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61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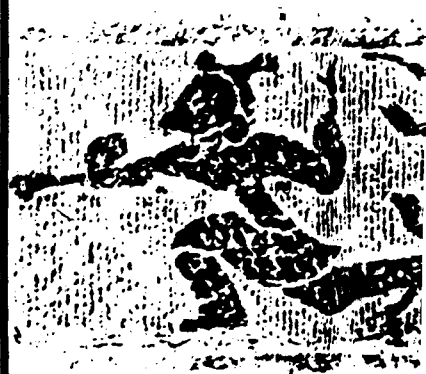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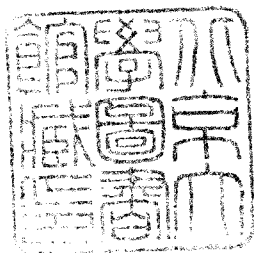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61 册



第六十一冊目錄

先忠節公年譜略	一
天山自叙年譜	二一九
倪文正公年譜	二六九
陳忠潔公年譜	四六五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四九三
吳先生年譜	六九九
張忠敏公年譜	七二一

先忠節公年譜畧

明中憲大夫蘇嵩兵備副使武水姻弟蔣英書諱
不孝次男蕃昌謹述

乙酉改元春三月旣望不孝孤子吳蕃昌謹
稽顙泣血。祗告於 當世立德立言大人先
生下執事。嗚呼悲哉。 邦家鞠凶。率士痛崩。
隨先忠節不敢墜先王父母教命。身蹈先
皇帝之難。蕃昌聞訃。不能北回。則則
君有臣。臣不有君。惟蕃昌不孝。無論先大

列亞卿。及身早從博士遊。持弟子籍。以講論
大義爲務。而念羈貫以來。衣析先臣之衣。抱
食拜先臣之奉秩。無寒無饑。底于成人。國
恩且深矣。不能極節。勉死。異於民伍。惟蕃昌
不孝。大禍驟臻。匈臆摧敗。乃蓬首。棗面。累牴
而走。百里一舍。慟或未竭。竭未卽賈。天乎。其
克手屬。續于寢堂。而中霑舍乎。與于哭泣之
位。而承衾說髦乎。竊天地之呼。無以畢其哀。
嗟乎。已矣。惟蕃昌不孝。且不能負土。亟襄大

事日月以幾。乃葬乃祠。弗克早膺。恩命。惴
惴寔封。無以爲禮。又不獲穿處冢廬。滅謝人
事。而猶言猶食。偷視累息。疾且藥。瘍則沐。頰
印如故。爲人臣子。固如是乎。惟蕃昌不孝。伏
念先忠節行已立政。自建及莆。內側于垣底。
乎奉嘗。克有成績。昭垂廟廷。而典策燬滅。
同朝賓友。相屬淪亾。無以考引先業。縣蕞
故事于草莽。天下後世。將安所取藉。惟蕃昌
不孝。嗟予伯兄。浴聞多才。能通知父志。不孝

蚤下世。蕃昌固寡識愚暗。無以傳。沒世汶汶。將有失墜。甚懼。入跪請母夫人。出稟諸父。退接友黨。受書筆牘。而重阨多難。神志荒耗。收召垂殮之魄。不終輻紙。則盡然鋒矢摧心。旬洎血下濡。若石矣。惟蕃昌不孝。顧所攬拾。曹曹無復訾省。千萬亾而一存。其與存者有幾。嗟乎。終已矣乎。竊冀采選倫誼。續百世史。與經營文詞。垂一家言者。憐其志。畧其辭。覽而動心。予以不朽。誠甚盛誼。惟蕃昌不孝。非所

敢望謹具年譜一卷。稽顙陳上如左。

神宗皇帝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春二月乙卯。十有八日。癸卯。大人生。乙卯之初刻也。先曾王父達泉公感夢五神吏。皆裁冠珮帶。登堂皇。列坐。公親拜其下。手爨一香。香焯焯爲數丈光。上屬于室。因驚寤。而王父跣屣入告。大人乳。曾王父告以佳夢。相向喜悅。按伯父中丞公哭太人詩首章云。神祖廿一載。予生始六恭。仲月癸卯吉。吾弟寔是覽揆。王父告佳夢。煌煌兆熊羆。家人喜相慶。吳氏世緒以家牒。涸墜不能遠溯。仲氏好男兒。

近可言者。天台郡人也。宗人或渡江跡之。得逸譜。多紀甲第賢貴。族居天台深山中。村曰水竹村。同居數十世。祠壟坊楔。自唐宋來。尙有存者。明興。洪武初。誠意劉公基信國湯公和經浙西。澉水。奏當海衝。宜城。詔爲城。且移近地。右姓寔之。始遷祖申巳公。諱忠。家之季子也。乃應募徙居。澉屬海鹽。遂爲海鹽吳氏。初世猶歸葬天台山。嗣有節婦者。負夫骸而歸。宗人難之。曰外死者不得與于家墓俗也。節婦請曰。如我何。

宗人曰。視女丘首。則耐女節婦。乃絕食三日。盡
吞所負之骨。經于壟木。宗人痛之。遂厚瘞焉。有
司上奇烈于朝。表識其處。或云。卒遷於澉之
南原。後遂無歸葬者。數傳至晴溪。達泉二公兄
弟皆嗜學。爲儒不就。隱鬻販中。皆有殊行。晴溪
公嘗折券棄責數十家。達泉公爲市。每納人贖
錢。歸楊淑人乘夜簡之。投胷井中。相謂曰。寧人
給。無留給人。蓋尙寬大。植德誼。類如此。其訓教
子孫誦書。必曰。非徒名高。當以報國。先蕭縣

公司寇公始兄弟顯貴。蕭縣公爲政有聲。及解
組賦歸。力學承先儒緒。隱南湖。學者尊爲南湖
夫子。司寇公忠盡表著。神廟以來四朝。行政
半天下。歸朝。劾婪司農。首牒大瑞指。去位。論
定。詔起田間。謝不赴。卒于家。先帝輟朝震
悼。予葬祭有加。當世稱榮焉。先伯父中丞公
學本蕭縣。先大人學本司寇。兄弟復同舉賢書。
聲藉江南。吳氏遂稱著姓。大人諱麟徵。字聖生。
號磊齋。後甲戌去官。改雕菴。癸未改果齋。家
居常。署日獅。日竹田。日鏡園。主人。繇

大人溯先世子介公。諱容。爲五世祖。容生翠峯公。諱崑。爲大人高祖。崑生仰峯公。諱芸。以孫司寇公貴。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爲大人曾祖。娶于李。贈淑人。公四子。伯諱霽。晴溪公也。以子司寇貴。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仲諱霽。叔諱雱。不再傳。季諱震。達泉公也。爲大人祖。以大人殉難。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晴溪公子。一。長蕭縣公。諱之英。字心沂。萬曆癸卯。舉孝廉。授文林郎。蕭縣尹。次司寇公。諱中偉。字生白。萬

曆丁酉。舉孝廉。戊戌。成進士。達泉公娶于楊。贈淑人子二。長諱中行。大父巨源公也。次中行。字道傳。補邑博士員。大父巨源公。初以伯父毘陵報政。拜恩封文林郎。再以南功曹。晉封承德郎。以大人殉難。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大母王淑人。繼大母黃淑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大人二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大人三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大人四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大母王淑人卒。大人五歲。

按伯父哭大人詩第二章云。嗟子夙多患。

仲弱體亦羸。十齡子痛母。時爾未知悲。大人繞戶哭。聲響裂牀幃。手撫一黃口。一語一泪垂。并自註云。歲丁酉二月十七日。太夫人王棄世。余病足不能興。僅烏烏泣。弟才五齡。忽一日。閉目不視。先君方哀苦。復傷二子。廢頓足呼天。聲出戶外。明旦弟視如故。子經年始瘳。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大人六歲。大父繼娶大母黃氏。伯父中丞公麟。瑞暨大人。查氏姑。皆王淑人出。兩叔父江西別駕麟武。邑文學麟士。及呂氏沈氏趙氏姑。又沈氏姑。繇黃淑人出。淑人祝前子過巳子。撫愛特至。是歲。大人始就塾。從鳳池錢先生。同伯父稟學焉。大人資性凝重。篤於所習。危坐木榻。未嘗移膝。獨過市中。行吟經書。目不左右。顧往往迷巷。事先生禮尤謹。先生之門未啓。恒抱書立良久。日暮。諸生散。獨留灑掃。正明日席。乃揖退。

按伯

父哭大人詩第三章云六齡爾就傅與我同一
席。爾誦我提撕。爾啼我哽噎。追思兩年內。憂喜
靡蹇隔。過此異師承。相歡僅晨夕。又自註云。
余年十一。偕弟就塾。閱再期。易舉業師去。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大人七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大人八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大人九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

大人十歲與從叔父麟祥

蕭縣公長子

同事心垣羅

師未滿歲會輟講復歸錢師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大人年十一更事養素鄭師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大人年十二再與從叔父事養素鄭師祖膈月
日會輟書卷同學相聚嬉弄或身狀古人故事
以為笑樂強大人一為之乃擬宋文丞相對置
字羅狀詞氣慷慨傾動左右擬字羅者致惛怖

不能持。局促而罷。時從父才十齡。笑曰。我兄激
烈男子。異時恐爲真文山耳。大人顧而笑曰。諾。
後四十年甲申。大人卒。殉國難。手書與從父
訣。書舉幼時文山之戲。蕃昌涕泣。不知所云。從
父語之故。且泣下曰。不幸斯言中也。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大人年十三。受業雲門陳先生。一奏藝。先生輒
嘆曰。氣端文徹。必爲國器。喜大人文。輒呵他弟
子。久而先生於大人遂號知己。前錢羅鄭三師

亦先見嘉異以善鑒名大人卒事之並謹諸師
之子若孫疏至羣從皆分贍其貧尼結兄弟歡
終生平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大人年十四

按伯父哭大人詩第四章云曰余既采芹仲亦事柔翰骨月具師資

言笑恒宴宴歡聚不可嘗五年同一旦業就飢窘迫糊口各分散又自註云丙午余遊邑席戊申後五年弟從余遊壬子第入羣席嗣是各就館穀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大人年十五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大人年十六。執經海槎鍾先生。先生不喜大人文。日示繩削。三月。以大父難作。罷去。大父雖布衣。謹愿。或趨人緩急。聲起里中。一二生平所不可者。中之縣有司某公。苛譎自喜。疑輕俠。聲號不測。大父且亾遁。胥史臺隸。謹集戶下。貧無以支。家人間竄不相顧。宗人友黨。無躡門者。而司寇始筮宦在遠。初未嘗以家姓屬守令。會事急。不及援。叔祖道傳公暨伯父。並列橫宮。號泣公

府聲竭氣盡。無緣以解。大人獨走匿一里長者家。長者姑內之。伏處單陋。有時絕粒。晝偃臥。出懷中一卷書識之。泪落漬書。書患一聞戶外履聲。輒駭。求匿。長者或故相給怛。以爲俳笑。其後大人卒厚報長者。里人至今羞稱之。然是時遭困殆不堪者踰年。會苛譴。令以事去官。後令寃之。得白。亾者漸歸聚。持泣如更生。而家益貧。

萬曆三十七年巳酉

大人年十七。家旣寒薄。更遭事。屢至饑困。大父

乃從賈客。風波江上。遠跡吳會。入門頓足感嘆。曰。吾一子一弟。已充儒生。搵三寸管。庸濟饑寒事乎。有兒不使習。乃翁辛苦。坐淪章句。何爲者。乃具米菽。掃半廛。置斗概。籌冊。指大人視曰。是而生業也。某日當受事。大人感激泣下。不能致辭謝。而隣家翁或聞之。皆來賀。當是時。業幾廢。然大父非真欲棄教讀者。特以困阨蹇苦。寄其不平爾。及伯父惜大人姿格不世出。從容解說。轉相慰悅。它日。偶咏古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大父問何人語對曰孟德詩大父怒曰謂汝學
聖賢者曹操語乃可誦邪。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大人年十八伯父館族伯達生家大人從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大人年十九伯父館蕭寰鍾先生家大人從

萬曆四十年壬子

春王正月大人年二十冠。三月母夫人來歸外

父鳳岡朱公諱儒林補郡庠其歲赴學使者王
生。族居徽之西郭鳳凰山中。

公畿童子科。以第一人補博士員。改隸毘宮。再從伯父館鍾氏。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大人年二十一。大父五十。身逐廢舉轉化之業。累頓道路。歲時不歸。曾大父親執家苦。年亦七十餘。老矣。伯父乃謝生徒歸來。請事將奉。以隙共大人就屋後地。灑埽布書。宿夕爲學。每逢案食。輟箸流涕。高堂落髮如絲。委積牀几。對之泫然。不敢仰視。嘗同賦長至詩。大人有願回寒谷。

暖先至白頭人之句

伯父詩第五章云。仲才寔瑰異。頭角日崢嶸。不才屢

遭躓。躓。躓。難為兄。有時廢書泣。豈為此牛聲。白頭在寒谷。勗哉思邁征。自註云。弟試輒前茅。蚤食餼。余苦平平。三戰不售。家君為貧。久客不歸。歲時必相對泣。偶長至作詩。弟云願回寒谷暖。先至白頭人。為淫淫滿裾。子題讀書處。日。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因顏齋曰我日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大人年二十二。與伯父皆奉大父命。應州郡試。因去家館邑里中。大人每第。輒居諸士上。名譽日聞。伯父業成行高。共為州里所慕。尚而策學。專篤。間接儕友。多逞復論辨。以當世之急。自負。

經年永夜。不廢吟誦。同舍生或耽飲。譙穴牖吹滅其燈。伯父嘗就榻闇坐。申誦已習。書聲達于曙。大人早歲羸疾。不勝勤苦。而湛愛古學。獨取閒靜。有悟。羣居論列。遠屏一席。默然無詞。攬制科書。亦取二三牘。見風尚而已。且雅意鄙疾榮炫。嗛抱不足。內自勉勗。以謂知愛。曰。吾聞小義破道。空譽違寔。凡文不見氣力。剽納聲名。宅時乘坐朝車。當更輾轉國事。名高早遇。非所願也。按遺書自序。小影云。子出應童子試。他人惟恐不售。子惟恐其售。鄉會場亦然。又按答倪鴻寶

書。丈夫屬有念。髀齧入股。最無益于身世之是。是
數。輒攢眉棄去。試俛上列。又自笑其不意也。
歲。大人館里中朱存初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大人年二十三。春二月。學使者周公延光行鄉

舉試。特鑒愛。次大人名第二。受餼博士宮。應省

試。不遇。歸益深匿。發求未讀書。嘗冬月單襦。雪

覆牀案。以手溫膝。繞室周走。而披誦不休。按集

戒云。杪冬之夜。微霜落白。淡月流寒。風更慘慘

排窓入戶。擁衾而臥。舉體如冰。兩腳凍直。不聽

伸縮。以手揉帖。移時乃溫。作隣家子竊愍嘆。或
而嘆曰。此袁安之所謂僵也。

相慰語曰。君爲學太勞苦。謂它日朱輪黃綬。賜
錢食邑。足相報邪。大人笑謝之曰。讀書求志。豈
同收責。其如不免。異時勞苦。恐當逾甚。不然。將
無負今日之勞苦乎。聞者太息。是歲伯父同大
人。同赴邑中彭氏。與申伯觀民。兩先生共席而
兩先生兄弟並發賢書。後三年。舉亦如之。同志
號爲盛事。秋八月。舉伯兄壯輿。兄補崇禎五年
邑弟子員第一
人。娶禾城項襄毅公孫文學。遂先長女。舉一子
孝貽。聘禾城朱少司寇長孫文學。葬叙次女。一
女。字海昌。祝
孝廉淵次子。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大人年二十四赴邑城朱天愚氏館移席端簡
鄭公百可園菁莪沈先生同學焉大人曰一歲
三夢端簡公又園有鄭少卿碑石大人嘗臥起
其下客戲曰君官當過此否謾應之曰止矣竟
驗雖然大人拜少卿七日而死于國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大人年二十五學使者蔡公獻臣試禾郡舉大
人第三再館里中朱氏時司寇公官大叅備兵

南昌爲書賜大人曰來吾署可讀書冬十月大人乃從從叔祖明臺赴之將渡江與伯父賦詩別大人詩云一劔衝風去三杯慰旅遊孤鴻兩岸濶落葉萬山愁擊楫憐雞舞傭書笑虎頭相思各努力迅速武林舟達署有間叔祖爲司寇誦大人句司寇默然久之嘆息曰招而讀書而言傭書何也然是男子也必自立者能恥依人于老夫猶爾況異日從大夫後乎繇是益見知愛是冬十月舉長姊姊適同邑鍾太學壽隆長子我文補邑弟子員太學

即大人從伯父所
館翫寰先生也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大人年二十六。司寇公嘗罷遣公事。為大人論
 列文誼。出大人文。質僚黨間。屬以品藻。爭欲引
 出。忘年納交。夏四月。大人辭歸。赴鄉試。公與顧
 淑人。垂酒治車。送于署門。大人還渡浙水。桀舟
 振衣。仰對明月。為發長嘆。既而簡笈中文。為辭
 以祭之。投江流中。按遺集答書云。丁巳。讀書官
 衙得百藝。戊午。渡江而歸。為
 文祭之。投次夕。夢履屣迎客。客王侯冠者。碧髭
 于怒濤。

鬚髮如綴篠葉。手握持一編，爲謝所投。覺而異之。語同舟。同舟皆驚曰：「此江中神所見狀也。」其秋，典浙闈試者，編修林公欲楫吏垣張公延登。被命獨後九月，抵浙理試策。其年元旦，大人菊於家圃，數之。大人所植少三莖，已而九月並舉。大人遲三年再捷。名未發，伯父與大人已歸侍大父。夜坐，大父仰視屋而嘆曰：「悲乎！頂公頂公。」鄙語謂屋忽且易人。遲明，我當去耳。豈待人驅爲也？蓋大父坐益寔困，至廢居著，而與人期在榜後，須此一振，相顧愴然，夜久欲罷。

俄而門外噉噉至。五六健士直排戶入。媼友從之。喧塞庭中。前引其囊。出朱帖于緇裘。得大人名。皆驚喜甚。未定。俄而又聞噉噉聲。先至者欲起拒之。外大噉曰。兩得雋矣。乃內之。衆益驚喜甚。曾大父扶杖出自屏後。媼友爭前告之。公職曰。咄。孺子事。何譁也。竟還臥所。伯父名次三十四。大人受知當湖令陳公昌熙。名次六十二。同籍慈谿馮氏兩先生。亦兄弟也。人倫以爲並榮。冬十月。將詣公車。大人忿然退避曰。吾二人故

單門士。狼被上世樹德。策名一時。聯鑣並轡。夸

先閭戶。將無泰乎。遂謝不赴。送別伯父于平江

而還。按伯父詩第六章云。簡練偶然遂。一時相

頡頏科名不足榮。相與戒循墻。是歲驕

動。機槍竟天長。輟晏各歎息。丈夫志四方。并自

註云。戊午秋。予兄弟獲雋浙闈。輒相戒無忘貧

苦時。時發難妖星示異。弟年二十六矣。又

二十六年。而身膺禍變。哀哉。又按第七章註云。

戊午冬。余上公車。弟意讓余先。報罷。

人異之。踰三年。遂輒得魁。成進士。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大人年二十七。偕族伯達生氏。讀書用里周氏

山居。春三月。伯父進士捷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庚申

大人年二十八。讀書用里山居。當暑夜。客至。具
羹食。有魚。怪之。童子對曰。頃捕自溪上。大人弗
然起曰。投錢飲流者。獨何人邪。亟覆羹于溪。與
客市菜而飽客。第五姑夫沈君也。嘗以教蕃昌。
曰。君公志節。自昔如此。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大人年二十九。春正月。舉次姊。

姊字海昌。沈氏。婿。再字。不嫁。

卒。其年。大人與禹仍湯先生寓武林靈隱寺。共
研席學。冬十一月。北上。與真如陸先生並駕輶
車。

大啓二年壬戌

大人年三十。奏試禮闈。大學士何公宗彥。朱公
國祚。主試事。會司寇公以粵東右藩司齎上
壽章。至。都禮竣。大人從而南歸。編修東粵李
公孫宸薦大人文第一。次十八名。春三月之四
日。捷抵沙河。大人逡遁。且欲謝。殿對。屬書移。

疾而故當湖令杲庵陳公時官京師趣介追

反司寇公又強之乃迴車對策三甲觀大司徒

政三越月賦歸夏六月舉不孝子孚舟孚舟更名蕃昌

補崇禎十年邑弟子員娶本邑鄭端簡公孫太學恕材女再娶武水蘇嵩憲副蔣公英女舉子

恬貽其年春大人初止長安邸時夢身經荒墅

一褐衣丈夫冠危冠負手仰天長吟曰山河破

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浪打萍遑復欷歔不已大

人爲之泣下或指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既寤且

不識劉爲何人爲何人及登第觀政升宗伯

堂上。上有懸版。題主事劉某名。愕然心異之。已而詳劉公當世大賢者也。居又比省壤。久之未嘗納交。崇禎壬癸之歲。始會同朝。初夢卒踐。

嗚呼天也

按茲夢既兆凡二十年。大人始遇劉夫子。如壬戌夢中狀。事詳壬午。而伯

父哭大人詩註有云。劉于壬戌董南宮役。非也。此因大人嘗言從禮部額先識劉名。遂誤記耳。劉夫子哭大人文。特悉夢義。今全載之。其文曰。嗚呼。死生亦大矣。而自知道者觀之。不過一晝夜之序。通乎晝夜。而知死生之說矣。又曰。晝觀妻子。夜卜夢寐。今也何幸。幾得之先生。先生之于宗周。固非有生平之契也。登第之時。忽形諸夢寐焉。且誦文信國零丁洋詩句以贈。而竟不知爲何許人。日隱者劉生也。夢覺而懼然。先生心識之。二十年來。不輕以示人。及夫晚年宗周

幸辱先生同朝。相見如平生。先生目擊予爲宗周也。未幾而予罷官去。先生愀然不樂。曰。劉子隱矣。予獨留。予其不免乎。因稍稍以舊夢示人。人或異之者。昊天不弔。今年春。先生竟邁。國難以死。零丁之兆。信不誣也。然則先生其信及宗周後身乎。當筮仕之初。而神已告之。獨其假先生。則先生忠義得之性成。初念之說。豈果待宗周而始決。抑天以先生賜宗周。而先生死矣。後先生而死者。其爲宗周乎。嗟嗟。死生事極小。聞道爲大。等死耳。而先生死忠。卽等死忠耳。而先生獨奉其初念以死。繇先生之言。邇其平日久已勘過。妻子夢寐兩關。至此從容踔絕。義盡仁至。頡頏前人。庶幾朝聞夕死者與。如宗周隱不成。隱見不成。見可以死。而不死。長夜之夢。自今伊邇。先生幸有以覺我矣。今者迫欲叩先生而無從也。臨風灑泪。借束芻以餽詞。冀先生之惠然。嗚呼。一死一生。一夢一覺。無成言兮恨

離索。用此公案
分萬古如昨

天啓三年癸亥

大人年三十一。夏四月。遭曾大父達泉公喪。公
年八十。夜臥惡寒。大人自七歲抵壯。時同臥席。
以身溫之。侍疾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持喪
毀瘠過禮。宗人以為稱。按伯父毘陵寄書云。聞
以稍安。竊謂吾弟斧思所感。豈知我輩福薄。不
能長邀天幸。然吾弟盡勞盡養。已為完人。為子
子。不媿丈夫須眉矣。爾兄奔走一官。全虧倫理。
七尺尚存。何以自贖。聞弟過哀。還祈強飯。更為
大秀。又云。得祖父訃音後。哀慟之餘。茫然不知
身世事。為一進賢冠。令人盡喪其赤子之心如

此吾弟盡勞盡禮。心力已竭。家中養生送死。賴
 第一人。又以甘旨未遂。悽惻在心。視不肖為慈
 為逆。賢愚共識。不獨不肖自媿不如也。秋七月
 願弟亦食此報。以為人間子孫勸爾。秋七月
 謁選。都門官司李。授地得建武。江西建武抵家
 迎大父。大父為具豚酒。告先人墓。以酒醉地而
 送大人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吾衰矣。願留與
 里巷長者遊樂也。大人流涕受命。履風雪去。里
 門徒御蕭條。遂達境治。候吏不能迹也。冬十二月
 月抵官視事。

天啓四年甲子

大人年三十二。理建武二年。是歲分典鄉試。得

上七人

李陳玉。黃端伯。程响。陳家禎。周書。劉光震。葉蔚然。又得自別房者二人。郭之祥。

艾南英

天啓五年乙丑

大人年三十三。理建武二年。

天啓六年丙寅

大人年三十四。理建武三年。嗚呼。建武之日。蕃

昌方處。禧葆間耳。大人去官。燕語卽不及居官

事。槩未有聞。茲受之母夫人所記憶。時久多漏

逸更不能次歲月。故臚載之。建武屬縣。有大公橋。當湖海津要。歲輸椎錢。行買經涉。日可千餘。椶皆有算。其占首不悉者。沒入緡錢。如關市制。會主事者罷。有司冬上書。請典其役。三臺大夫以大人持節清約。特俾司一月。大人乃設旣橋。上身視出納。數日計。國椎裁足。卽盡蠲商車算。槩不令自占。啓關縱行。無銖分之入。四方估客飛發。手香搏頽。誼呼化雷。歎惜未有焉。屬郡民挾行大錢。園郭標異。以一當十。轉相流遞。

已久。兵使者某欲禁行之。一如公貨泉。犯者愈衆。部吏奉令嚴蹙。不相平。郡中大譁亂。撤市五日。大人輕車赴之。悉召三老渠長。暢曉以義。日晏。多斂甬刀。謾然去者。旣復業。徐爲之疏患。設利誘。至于禁。如兵使者指。而民大說。又郡中亾賴子。多行錢竄託。德安王衛伍。乘氣凌衆。或暴辱學宮士。五郡士方赴試。雲集何。王出爭。遮迺于車上。欲訴之。強者于後。輒擊輿隸人。輿隸人又注槩犯諸士。諸士不平。直侵。王摧毀。

黼服。一城大譟。臺御史聞于朝。詔使戍配
斥降有差。人情益偪仄。未有定。大人至。乃屬解
之。大人以書檄示講。又進而廷論之。諸士詬許
者漸平。辨出曹偶之無與者。因較試。請得嘉興
上第。大人曰。罪有攸屬。未可長錮鉤黨。使士氣
頽落而貽王以隱憂也。王亦爽然許之。於
是藩庠皆賴大人區別得體。相與帖寂。又嘗
密衡郡故額之。不上司農者若干緡。悉以屬祭
酒博士。更葺黌宇。還起講舍。招耆儒及高才生

擁經而至。周旋其中。牢直以時。生徒闐然歸化。復審通省大患。以民力耗竭。帑廩空虛。而藩屏精祿。有加無已。開支飛詭。動見奢濫。無以善後。乃上言請均宗祿。與當事裁給。特蘇民困。蓋深抑損之。而王室長幼貴賤。咸懾服無怨讟者。劇盜何繼竹。建武之桀也。能衷中籠椎百步之內。中人其跡詭不可辨。剽殺滋久。黨號繁盛。前後監司。畏其執援。莫敢捕問。大人將緝之。會大巡田公某視建事。亦以何盜爲患。大人未

得何盜所在。乃先縛何所善豪猾大吏某至。繫之。號以它罪犯。必死。有間曰。能自贖乎。將令追爾法。吏叩頭請所使。因以何盜詰之。吏知不免。具白無所諱。盡得其狀。它日。大人出。顧車左有羽衣文劔一道士。卽叱吏檄之。乃何盜也。又縛前釋吏。同歸之。狴時大驚。一國人其徒駭走。爲結權貴者。請援立進。大人持之。終無所聽。亾何。又赦健卒。縛大豪黃孟嘉。黃孟嘉。藩戚。果獲自。藩禁中。方櫛髮。請終櫛。不許。反接而至。國

人益驚。黃孟嘉滋害。埒繼竹。皆有恃。勢盛。一時
踣門投書者匝地。或遺酒以入。罌者。大人疑之。
當堂皇。啓視。半寔黃金。乃漉酒飲之。還其金。已
而諸黨輒爲飛章釣誼。揚言路衢。思一中之不
爲動。卒具笞梏。上大巡。遠邇獷悍。褫氣。然大人
禍患未可計。會聞喪去位。乃免。當是時。江省之
人。高枕夜臥。按大人壬申寄伯父家書有云。弟
丙寅擒二犯送直指。一爲何繼竹。
以凶命恃援。魚肉良民。名在大盜案。一爲
戚黃孟嘉。慣放宗債。剝削巨室。甚爲慘毒。一時
發憤爲百姓。而諸生
至今以爲口寔云云。秋七月初五日。大父贈

司馬公卒于家。凶問至。大人懸裂衣裳。袒跣奔赴。八月抵喪。次哭泣。歐血。扶掖乃起。迨服練。垣東有文杏樹。高數丈。大父手植也。一旦摧折死。大人爲止樹號泣。餐不入咽者累日。樹爲之復萌。古傳孝感不誣也。其冬十一月。舉第益耜弟補

崇禎十六年邑弟子員。娶同邑兵部司務陳公許廷女。舉子敦貽。大人悉推先

世舊廬。與伯父叔父居之。歲盡。移家儻舍。遂有

卜築城陰之役。建武之政。痛不能多識其事。間發書篋。得諸先人手札。讀之。而

大人政治之槩。與先世教勉之旨。釐然備矣。區而載之。俾考家風治行者。從而準馬。按大父司

馬公寄大人書有云。清可律已。不可律人。法可
求明。不可求盡。伯祖蕭縣公寄大人書云。爲官
原要清。況司李處。不得不清之地。又況性地本
恪靜。如老姪者乎。又云。凡一事初到手。不覺手
棘。久之。漸習漸熟。自然有安靜佳境。以姪沈潛
之識。警穎之才。乃語刺刺如此。正可見眷重之
意。然有果斷明暢四字。乃不佞所願爲芻蕘者
也。司寇公寄大人書云。家世寒微。忽出我輩聯
翩仕路。斯亦造物之所忌。大兄信心強項。執法
爲民。卽一時暫抑南曹。終身官品人品。到頭自
有究竟。此殊不足淹也。假令我輩命當通顯。或
能炫耀一時。而秉權藉勢。威福造孽。亦非一手
一足所能阻格。安知不敗名喪節。爲世慘辱。如
遠近已事之明鑒乎。吾姪當畱有餘一言。深獲
我心。做宮士民一體。絕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
人。與較轢士夫。以干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所
以守已。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
士大夫公共之氣。我生平未嘗媚一人。乃求一

人之切齒而恨我，了不可得，固不敢爲。應世良方，然亦可以免于世患。吾姪將無笑其碌碌乎？俗吏查盤，專以贖銀之多，求媚兩臺，此最可恨事。如欠戶失黜之類，甚不可一槩稍力爲佳也。送見甲科屬官，多有父兄先達，而絕不以片語相及。仕非科貢，自足見長，不屑借家世爲牆壁耳。又云：每見江右士夫，無不嘖嘖吾姪。司李治狀，總之平恕之政，不涅之操，足以孚人，固不必人人覲面，乃成相知。無俟多方延譽爲矣。做官能窮，是好消息。阿翁固貧，頗能小營活，亦不至仰屋而歎。萬勿以衣食動念，平生志不在溫飽者。伊何人邪？事無難易，只以虛公斟酌人情爲主。人情處，卽是天理。理順情安，毀譽愛憎聽之耳。若查盤不多，罰鍰官評善善，寧長則又我輩種德第一事。上司不可曲媚，然不可率意異同。自取猜忌，只求政體大段不錯，無求事事勝人。也。時局翻變，脈理不正，驅逐者與暴起者，未必端邪誠僞。別若淄澠，而一意矯枉，絕無蕩平正。

直。嘉與天下爲善之意。恐後之視今。當更甚于
今之視昔。可恨者於國家無秋毫補。而載胥
及溺。異日士君子當追悔無及也。工曹某稱吾
姪治行無兩。益占姪才品治狀。無間於賢不賢
之口。楊方伯至。稱述歎服。輾轉不置。因得其調
停。宗室與諸生之方畧。謂遠邇上下愛敬。真
如神明父母。無間然者。我輩非大貪鄙人。無以
踪跡疎密。爲好惡毀譽。但恬澹正人。與周徧熨
鬮之人。其交情冷暖。稍覺不同。乃是非大較。臧
否公評。斷乎其不可易。夫何諭訛之足畏哉。不
肖一官落魄。冷氣逼人。求旦夕循資一轉。以圖
歸休之計。而竟不可得。斷金同心。契在平日。豈
歲月間形迹馳逐。帖耳促膝。所能附會者哉。世
路甚傾仄。亦甚寬廣。人情甚險巖。到光明正大
處。無躲閃。亦甚平易。天下好人尙多。功名事業
亦尙可爲。但非六十歲外老人。所能竭蹶以趨
耳。願吾姪放卻心胃。高著眼界。虛其心。寔其腹。
弱其志。強其骨。以圖遠且大者。勿區區效無用

之老人也。秀才不做官，俯仰無措。朝不謀夕者，甚多。奈何以兩進士言貧，自增介介邪？又伯父中丞公寄大人書云：聞弟在百冗中，且有署縣之事，勞苦固不足言，但忙處應酬最易錯誤，大都極小事，亦須再思求妥而後應，庶免後悔。不然，左右前後皆盡我之人，視聽輦笑皆其利藪。案牘字句之間，錢穀絲毫之際，關係不小。稍不慎而誤我于忙迫者多矣。傳聞弟窮愁甚于我，弟不云乎。丈夫之骨不鍊不剛，今始終持之，不以介意，真過于我矣。

天啓七年丁卯

大人年三十五，遷家北城草堂。先哲蘿石董先生灑陽明先生弟子也。嘗構蘿補堂，隱于其地。大人號于閭曰從吾里，儀高行也。顏堂版曰明

志愛靜泊也。齋曰知報。曰葵日不敢忘大義也。
軒曰澹足。曰未晚。志早隱也。書于屏曰通三才
之謂儒。嘗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
已責人。自勵也。又曰三益以直諒爲先。願勤攻
吾失。五交惟勢利最俗。幸勿墮彼趨。所以告過
從客也。十二月舉第坤釜。第補崇禎十六年邑
弟子員娶同邑高要
縣大尹張公源思次
女舉子厚貽廉貽
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大人年三十六。春二月舉曾王父母王父母諸

喪于澉湖之麓。築殯宮。秋七月。海水盆溢。嚙城。漂沒千餘家。大人從司寇公。親瘞浮齒於海上。

崇禎二年己巳

大人年三十七。春三月。服除。再之選曹。補司李。

莆陽。

福建興化府

莆陽去建武千里。其君子小人孰

聞大人之政。相與喜賀。秋八月。大人抵莆。卽頒示條教。閱寔刑法。蘇庸平課。損益有程。不爲文襲。一如所以治建武者。大人當視事。恒以款曲訓告。如爲家人道。纖隱使民自階蹠踏。不覺前

就几膝。露其誠曲。閩人語不易解。初案驗中理。皆顛首喁喁。爲悅服狀。亾何。乃盡辨之。對不敢。妄。嘗危坐論書。連繼日夜。中宵吏告燭跋且止。大人歎曰。上關國法。下繫民命。民命可出。吾豈待旦哉。撫中丞諸御史郡司諸大夫屬事決斷。郵封檄下。日且百數。皆立結竟文牒。不假譎數。摘發糾剔。殆似神算。無停擬庚翻之患。以事召見鄉三老田更市魁。卽片言達達出其意表。民爲謠曰。人能欺雷公。不忍欺吳公。故事。可理。

屬大掾吏。發求豪猾大姓犯法者。歲按論數人。以爲明。大人則手書以告國人。若令此曹子求索自快。是養虎以捕鼠也。故有所摘發。必廉民患。不藉左右之口。自公退食。嘗禱于神曰。不明之罪。罪及其身。不公之罪。罪及子孫。又語僚屬曰。使我得罪于鄉黨者。奴僕也。使我得罪于百姓者。胥徒也。以我子弟。恕我奴僕。何弗信焉。因著列廳事之右。以示共勗。公庭大事期會。大人升階。上承連率郡相。辭氣不少靡。上官有所督

過縣長情可貫。大人必下階爲請。曰。小事不足遂而未嘗有德色。歲例有大巡。手自治之內。不令子弟賓友知官吏姓名。外不令胥徒史屬知州縣殿最。大率嘉命賢潔。居十六七。有所去置。意在感起振厲。以同風一德爲事。未嘗過求於人。別駕王公某。同郡事。不以循謹稱。虞注冊不免來謁。坐久。出懷中金曰。公一援我。大人慄然色變而起。某退慚歎。卒解組投劾去。兵使者某巡詣他州。多內饋問。將來蒲陽。執事皆患

之。視大人首謁。大人不設厚禮餉。分席而談。不
外郡國利弊。告勞以退。官僚相觀。無復以賂賂
進者。使者亦心異之。卒不爲罪。大人疾。鄉先生
遺以桑寄生一束。受而不食。疾間。還之。年家子
某遺新茶一罌。傾之。得金。大人曰。此誤爾。乃重
械而答之。爲書曰。更得好茶。聊以相報。其人愧
悔。不敢晉謝。建寧令某呈茶甌十八。雕鏤甚工。
大人以爲浮巧。敗民業。非民父母意。正色譙讓。
而拒之。時鄭南安侯芝龍新立功海上。開府漳。

南得交公卿間。睥睨無所顧忌。而謁大人輒減車衛。修致敬禮。左右具禮狀。銜裏數欲出南安數目止之。其特見敬憚如此。大人受直指檄行縣。舉煩案劇。諸縣之人以先及爲慶。所至必夷其豪。縣無逋事。凡積讞所不斷者。皆深思窮訊立爲判折之。有疑婢殺主人事。經四十年。平反論出。有大盜亾匿。而無辜抵狴囚者。皆縱之。卒獲大盜。它罪輕繫者。多所罷遣。豪大家求直所曲。則不可得。送者獄丞上囚名狀于直指。直指

欲被以危法。則筆識之。適直指某公被醉。綴筆累累而出。大人適隨巡。丞以白。大驚。乃止名狀。懷之。留門下。俟間。夜分。直指酒解。輒悔。趣飛騎取丞狀。爲之頓足。大人入。乃出自懷中。直指喜且驚甚。握手笑曰。它日救時宰相也。大人視本郡太守事。六越月。修起橫舍。引諸博士。執經諷講。其有異孝奇節。表厥宅里。或驅車就憫。藉之以示風尚。仕黨大姓不與焉。九邊軍需。調度不足。分部篤趣州郡。大人患傷農隙。先期露書辭。

止委吏爲宣恩信。教民奉公上。而小家輸助。襍屬不絕。所屬屯田。或蕪穢不治。間歸豪長者家。大人屢按頃畝。盡招還其故農。以畀羽林侯勸。畊。更出公家錢爲置佃器。稟假之民。感動力作。倍工蒲鹵之地。更爲膏壤。江海有劇盜。出沒阻險。支黨寢繁。或竄山阻水。磐牙屯結。大人先示以威信。告譬之。多弭從。其有獯桀。則度形勢。約與諸郡。敕厲甲士。討捕。每有獲。終大人官。橐弓臥鼓。無所犯。閩俗編戶男子。皆衣冠羣居。以遊

博持掩而婦女擔荷在道。道多棄兒。夫人愍焉。捐奉秩。收養之。公所日枉車視之。觀者感歎。其父母則掩泣抱持去。委棄之風遂絕矣。大人聞屬令某治某邑。慘苛失中。乃躬抵其治。止縣外驛。見無罪而錮鐵銀鐺于塗者。親解之。令聞。一夕盡貫所拱押。大人卽回車。一縣不知所爲。隣郡泉州漳州。其去莆三四百里。二州之人爭請于監使者。借大人攝太守符。喧集使者門。使者不能從。違則俱委之。大人視漳轉而視泉。二州

之人更相爲賀。手香露旆，迎於境外。洛陽橋市，謹織累日。漳經數月不雨，四野如赭。得請，竊相告語曰：吳公來視事，天不日雨矣。大人入國，乘葦車爲撤蓋，勞民四郊，下車甘澍千里。果如民所期。海上寇鍾斌、李之奇薄海壖，友卽城事急。兵使者召大人議，大人受命，親鼓士陵城。夜出偏師襲之，賊氣崩解，撤旆去。乃馳書州郡，并諸里聚，皆令糾人完守，繕兵穡保。民情始安，而海上居人有爲寇舟所掠，旣亾抵，官吏目與寇通。

皆禁狴。或就戮。大人知其冤。躬清囹圄。禁多費歸者。漳兵使者某公廉而卒于官。不能殮。大人聞之。亟赴閱視。其記衾祝之事。爲送遣車。就道。其孤涕泣拜曰。先公以貧故。致無以爲喪。乃辱大夫。然而屬吏多矣。于大夫非有恩舊。且無遺言相及。何惠存之深也。泉俗好巫習禳禱。以妨農事。大人案得妖具。懸而示之。趣毀淫祠六七所。民大驚。且懼神譴。將及司李。久竝無患。民益以爲神。又妖妄男子數人。習厭勝之術。中者多死。

捕掠久無跡。自大人專訊詳擿。盡獲其方書獸器。焚之于庭。其魁抵罪。民始不惑。泉多仕族。有司試童子。多張列權富郎姓名。單寒士就之。輸金買名。乃得詣學使者。大人雖借篆乎。特扶拔寒畯。一泮舊俗。臨試則身率以貫入。無謹諱者。庠序益增氣矣。鄉大夫曾公某有子。縱不簡節。人聲其罪。大人風諭之。不悛。收繫之。令一時強武累息。威澤竝行于郡。以是二州之人。聞已除太守。皆悵悵不能舍大人。隨送歸蒲。莫不捧頰。

咽泣而去。蓋大人先治建武。當報政。補蒲之期。暮月而已。竟以廉靜無合。隨牒遠方。歷四三歲。始嬰。遷召。使政明惠施。恩浹餘郡。雖久守蒲。而蒲之人。以爲速也。

於戲。蕃昌從大人于建。初學語時。及再從蒲。僅勝衣。拜師傳。越歲。司寇之喪。蕃昌先歸里門。出後。司寇行嗣父服。既無所聞于建。又不。能多識蒲事。嗟乎。憶自就小學時。竊聽大人。一。二。政行。喜動心志。今涉筆釋思。涕泗流連。

已如夢寐。幸伯姊賢秀。手篋逸事數十行。匪
蕃昌所不及。惜乎詰兄之早謝也。蕃昌又憶
夜讀書。窺大人堂中。簡冊盈丈。燭盡然膏。繙
展不已。俄而鄰雞三號。整帶出署。以爲嘗。大
人視宅郡事。伯兄嘗從行。署中裁留一月糧。
稟絕。母夫人授蕃昌辭。以啓聞。曰某日當絕
炊矣。大人歸令。請于太守。預貲之俸。蓋計口
取足。蒸菽以外。訖無所市。歲需衣葆練緼之
屬。母夫人丙夜不息。加之縫綫。縫紵牽補而

已。伯姊又言。大人離建。受藩府素琴一張。掛廳事西壁而去。去蒲家人私持一漆盃。覺之。乃叱置五顯嶺南之郵舍中。繇此家無尺寸官物。於戲事。雖纖近。槩同古人。況乎遠大者哉。

崇禎三年庚午

大人年三十八。理蒲之二年。其秋闈較士。得七人。謝電。字莊。揭治。李開芳。周鼎祚。王皋。梁玉。蔡經。蔡經詮。其歲。三臺御史大夫計大人三年績最。報聞于朝。大人乃具狀

明大父母隱德。暨後大母撫教恩至。願同被
獎封。拜 聖命三軸。如請

崇禎四年辛未

大人年三十九。理莆之二年

崇禎五年壬申

大人年四十。秋七月。拜 天子召命。當辭莆。莆
鄉大夫士。爭聚爲賀。大人卻之固。先至轆軸。舉
焚于庭。鏡文廟石者。皆親到仆之。乃詣諸臺使
者謝別。學政廡下。伏一老生。疲曳躄狀。大人

詢之。告曰：僕持博士經者，白首不聊，董以歲序當赴對。明廷今爲豪家子所奪，數陳書，主衡漫滅不得達。是以增困。大人曰：持書來爲君陳上。老生出所上書，辭不足申意。大人爲手庚正之。學使者門啓不及謁期，以明日。大人至，日禺中。老生不來。又明日，老生來。大人則先至，已呈其書。復率見學使者謝，然後去。老生周氏名夢元。後卒以廷對授教東安。遇蕃昌於旅中，爲道此。涕泪交橫下。曰：孰能念一垂死不諧之士。

而降車騎。羈公事。比三日無勸色乎。初。莆民有訟其子者。大人曰。予之責與。當爲爾教子。收笏之。已復來訟。繫之。越數日。已復來訟。大人笑曰。趣女來者。其女後婦乎。民驚服。不能對。大人出其子。匍伏庭下。爲陳說人倫。告警禍福。甚備。遣之同歸。曰。若善事若後母。若善誨若子。無暱若婦言。父子感動至性。相向涕泣。願自今改。久而竟出其妻。遠比因之觀化。至時八月。郡人聞大人約襟被將孫。驚怛愁歎。日聚諏于亭舍。其父

老或謂子弟曰。公榮命也。我不可留。則持對涕泗。如無所歸。停市息業。擾惑不散。羣監司大夫異之。相率戒兵衛。飭車馬。而身送大人之行。酒脯鱗列數十席。百姓多爲盤盂。其道左右。遮拜于家。連亘百里。它郡傳觀者幾萬人。大人舍車徐行。一一慰之。次操豚炙。前後跪者二人。曰。若願嘗三訟其子者也。能父子俱來乎。二人應聲泣下。曰。嗟乎。微公。我父子安得全。大人曰。今若歸者。可返若後婦。毋傷孝子之心。二人益感動。

不能起。回首語送者故。大人爲之增飲一觴。驅車而去。送者相顧皆失聲。又歸道。嘗泊舟江上。旅檣四方集。與估舟同檣。估竊問大夫者。官何鄉。告以莆司李。曰。非會司李建昌者乎。曰。然。估乃推篷召諸賈。焚香謖足而前。曰。公江閩之神君也。我曹風波老客。渡大公橋屢矣。惟公不受一錢。爲不世遇。請以良夜。各進土音。爲公上壽。競出舟載所具鼓拍簫管。據船頭按之。聲徹野。秋江月明。聽者環岸。大人驚起。出酒勞問。皆搏

手喜悅。曲終久之。歛歛徘徊。有為泣數行下者。

當是時。大人廉正之名。傳動天下。以上建蒲政

獻案移文。部里姓氏。多無所考。蕃昌方擬身到

訪求。而大亂阻之。尚冀二三郡之名公故老。賢

史良士。倘能搜輯所聞。補我舟次錢唐。大人遺

逸漏。感德不朽。惟日望之。

家屬歸里中。以輕舟從平江而北。冬十月達

都門。時朝廷宏制大政。舉發無虛月。考績登

選。以時告竣。而皇帝思納諫官。彌切。嘗如不

足。少宰曾公楚卿。乃拜疏薦大人。同中書郎吳

公甘來。堪赴選擇。上可其奏。大人入應政事。

對。僦舍長安。

以下皆都門事。而大人自此三

啓書札移文之屬。悉已遺逸。始末不詳。姑自邸

客知事者所告。覈實而錄之。不敢妄增一字。嘗

恐有誤。惟願當世大君子深曉先朝典故

者。留心綜緒。所得大人逸事。即賜補綴表章。務

傳其實。非止一家存亡永戴

明德。國家典章。寔且賴之。十一月奉詔特

授吏垣給事黃門。十二月初三日。大人伏闕

下謝。恩齋潔。上疏。其畧謂。臣十年外吏。一介

腐儒。蒙皇上拔置首垣。深維知遇之隆。矢竭

涓埃之報。如候蟲自鳴。不能已已。一日羣臣之

情宜通。凡物有情人。豈無情。得其情則短長可

以竝觀。今上之情懸而逆揣于下。下之情鬱而無以自達于上。卽臯夔稷契。豈能一日立于無過之地。臣聞君猶父也。臣猶子也。生殺惟命。予奪惟命。而堂陛之間。家人父子之誼。斷不可無。疑畏跼蹐之形。斷不可有。而其責專在輔臣。二曰小民之隱。當悉農夫終歲勤動。所得不過數金。朝益一簞。則暮必受饑。加以旱澇不時。俯仰多累。卽責以惟正之供。尙有鬻妻賣子之苦。乃正賦加派之外。既有帶征。復有預征。數年

之逋并于一旦。朝廷四海之富。尙窮于提衿。小民滿瘠之餘。寧甘于剜肉。且有東事以來。時時憂餉。人人策餉。東事之壞。卒不因于無餉。四方之騷動。或反因于急餉。食肉充位之臣。民隱不切。皇上之赤子。皇上自爲撫摩可也。三曰精擇郡守。以興吏治。吏治之壞。皆繇激揚提挈之無術。撫按監司。孰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設施。非郡守不達。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則縣令不敢玩。郡守精明則縣令不敢叢。

勝。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仍之處。尤宜急于遴
擇。廷推禮遣。凡閭閻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
于天子。績成而後酬之上爵。此其方甚約而
收效最博。且古今所已驗也。四曰慎用司官。以
肅銓政。國家治亂。繫于人材。人材得失。繫于
銓司。宜以天下第一流處之。乃司官諮訪。出自
同鄉。已非公天下之理。及歷官踰年。遍陟四司。
以職掌爲託宿。而苟且之心。生天下人材。亦大
受困矣。臣閱人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者。持守必

堅得之巧捷者恣睢必甚。今殊方瘠地，何以片
席嘗虛，膺仕腴鄉，何以肘踵相接，矧枝官散吏
京逋既多，冠猴翼虎，縱之四出，堂堂選司，安知
不為釀亂府宰之地乎。踰旬再疏，陳用人之要
復申慎擇郡守司官之意。詔竝報可。奉旨
吏民最親，委宜擇賢，久任至選，司亟須虛公嚴
執，豈容輕徇。吏胥併本內陞，轉考覈及該科預
聞俸序等項，通着酌議具覆。吏部知道。章疏詳具遺集中。

崇禎六年癸酉

大人年四十一。春正月受巡視 皇城之命

遂薦食城闕間陳據兵簿發簡尺籍畫極其聰明又益以夜軍戍震悚無所欺遁大人既與聞國事則思有所考覈繩正一返列祖之舊樂稽先朝令甲典章與前執政興除故事下逮門闌傳遽之吏咸寄諮訪焉嘗以一事發諸曹之秕僻移布箋檄必尋其端諸曹郎竝見嗤笑及覩大人視城之勞竊傳語等比曰天下幸無事吾曹赴尚書期巧銜爵被策文爲子孫光寵已矣如吳公馳効城上指畫天地饑不及飯

徒自溺苦。何爲也。大人聞之。語所知曰。嗟乎。美
慶詎可屢臻。纖芥未能卒度。設一旦變。召不虞。
如前史所書。則徼道無巡。武庫虛設。將扞振羽。
衛以奉。天子號令天下。亦安可得乎。役浚。二
月。拜疏。悉陳衛卒虛額之患。請懲衛官。又謂宵
柝初鳴。嚴城未啓。臣等身在外庭。無繇供事。
則直宿勳臣爲政。周官以宮伯掌王宿衛之士。
蓋以禁密之地。委之肺腑之臣。其責任尤重。
違者勳官入直。聊遣帶刀官吏。一人提鈴。自呼

自應往來如織僅成故事而已則何益哉

詩云

軍士各有尺籍腰牌細開年貌極湯查覈何敢
縱令舛偽一任包攬雇覓積弊可惡着作速
還詳確造報以便查驗糾參三月
上駕畊籍

南郊大人從禮成賜宰相公侯九卿以下臺

省百官燕飲寢殿召問羣臣以次奏民間

疾苦大人陳江閩所治暨齊魯河洛經涉之地

人離荒屝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特賜顏

色明日敕發內帑泉布詣所在賑稟如大人

請故事六垣諸臣以序入直省掖中同官多休

沐不赴。或至虛夕。大人嘗獨止宿中禁。嘆曰。國家多事。愧不能竦劍執戈翼衛。皇輿枕社之勞。乃可謝乎。一聞無人。請籥自造。章奏多于禁中草之。公朝大會。大人輒迎期先到。恭謹待事。退嘗歎息。以謂客曰。屬者郊祀大典也。祠部上日。帝卽齋祓。以須吏部上官。帝卽宿外殿。至日登壇奉奠贊禮。帝恭且嚴。步趨拜起。惟謹。侍臣扶袖者不敢進。雖赫曦凝寒。持敬無劬容。而陪位諸臣。多晏息。稽故不至。或跛

倚以臨。扶醉蒲伏。夫使天子至勤敬矣。而大臣之賤。苦不畏慎。非盛世之象也。夏四月。典銷註事。上言考成無畫一之規。內外有偏舉之弊。

朝廷之法能行之于吏部。則天下之治思過半矣。臣垣註銷一節。計月開陳。法非不善。而該部奉行不力。度閣經年。封疆大任。皆功罪未明之身。墨吏經叅。猶晏然居于民上。言官之條議。撫按之披陳。未必言言中宜。而事關吏治。自應響答。年來嘉言善論。槩不見之施行。功令森

嚴。明威不測。容頭過膝者。多優游而遷化。手
口卒瘁者。反註誤以蒙愆。使後人復待後人。新
案頓成逞案。皇上卽欲內外羣工。黽勉職事。
身致太平。何可得也。會選郎牟某。臧汗旣著。先
經大人奏劾當斥。議者欲出爲郡守。同然一辭。
大人復宣言。郎官持領列職。不自砥勵。所坐狼
籍。幸寬幸戮。猥典大郡。僻壤專城。可以自恣之
地。有姓何罪乎。乃拜疏力爭之。五月。拜淮民釀
亂疏。具言淮道決沒隄口。陸沉百萬生命。流徙

飢餓覆溺劫奪死者澤量無算而盜賊日見生
 發彼紅袍黃蓋出沒江海者儼然與撫臣爭衡
 逼處莫或敢問古今僭竊之雄送送出此大可
 寒心非急擇賢能以治之臣不知淮事所終是
 上覽章惘然傷之始下治河之議奉旨云請
待問已有旨
議處這本內事情着吏
部會同一併看議速奏秋七月拜疏糾偽吏乞
 賜法究以儆官邪意在變緩縱橫世風瀾倒
 之會宜別吏治之真偽其以墨敗而監司不洗
 發者並治罪佞宦罷民劣生姦奪頌官表政行

者皆禁止之。冬十一月拜封疆多故。廟算宜

周疏。又拜邊臣功罪。部覆當嚴疏。五稿必選。凡

為某事而無全文可考者。今存其目。有詔旨者。錄詔旨餘多闕畧。以俟後輯

崇禎七年甲戌

太人年四十二。諫官章正宸抗言觸新輔巴縣

被詔詔即獄舉。朝恒懼。太人伏省戶下。持書

為之訟寃。臣聞古者宰相入閣。必使諫官隨之。

本朝內閣六科分峙。殿庭防微杜漸。具有

深意。今閣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肱而疎耳目。

恐非計之得也。且國家之事，就有大手爰立者，得其人，則舉朝酌酒相賀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痛哭裂麻而不失之激。萬一懲創之過，習爲唯阿，異日卽有藉叢豐蔀之事，誰爲皇上觸邪而止佞者乎？書上以言指激揚，感帝意。又帝嘗降殿臨軒，數見公卿，尚書奉引百官以下，延問得失。一日論羣臣曰：「今天下不幸有事，方夏糜沸，曩圖雷動，而未獲甄別善能，匡亂彌愆，用人方急，在庭之臣，宜無忌諱。」

其各言爾知。時首輔溫島程體仁揣詔旨不測。乃啓臣等名辱政府。權越百僚。不宜有所寵引。皇上縱延結于省掖。亦何患乎無賢。上顧六垣。左右行寂無聲以應。大人踰序出。申笏再拜對曰。臣愚所見不爾。薦賢正宰相事也。非諫官責。宰相可以開閣揖士。持吐握之誠。薦達疎遠。唯恐不及。所以憲章大典。簡覈賢才。以備皇上之用。諫官起而循名責寔。補闕拾遺。可。否不敢不自効。雖宰相無能枉其正。故人才清

于上。政事勤于下。今若委彈擊糾刺之臣。雜注任使。如吏部郎官者。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何人乎。臣不敢奉詔。上良久稱善。尚書令引六卿以下。悉陳上所薦姓名。多有授意。無所顧擇。殿上沸騰。大人退。因漏刻。博士周長庚之奏。請示儆罰。愾言。國家之中邪。猶人身之中寒。在忽然不覺之中。而因循至于不可抹藥。蓋以喻諫焉。居有間。拜人林彫。儆已極。國家審使宜周之疏。深有責於太宰選司。卒不見省。

疏未見邸書。僅獲殘稿于廢策中。其畧云。今之柄用人者。如慈母之賦館。啼者與之爾。又如搏者之醵財。強者授之爾。此以之挨排情面。獻酬羣心。則有餘。以之確核才命。酌量人地。則不足。且身爲六卿之長。非聽命司屬。卽請教當途。甘爲唯諾之徒。無復統均之望。臣竊爲冢臣不取也。皇上懷則喆之思。致其難之慮。未嘗不一推再推。以求至當。顧所藉以爲權輿者。不過數行。履歷與尺幅之揄揚爾。此真所謂按圖而索也。知之不能詳。則姑聽之。姑用之。一試不效。譴呵輒加。逮黜并至。或以尺朽而棄。連抱之未。或以一蹙而捐千里之程。此巧拙同功。賢愚共盡之術也。所任銓曹。又如行商販賈。貿易甚速。猶載甚重。而絕不留意主人之室。揆席則又如庸醫治病。惟知逢迎主人之意。不顧病之虛實。標本湯劑。襍投。症變百出。迨束手無何。則負橐以去。一醫旣去。一醫復來。更數手而岌岌不可爲也。安得不寒心哉。踰月上請罷

中官疏

啓云臣聞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地不交謂之否今堂陛之間何其落落也以

允恭克讓之主而有厭薄羣工之稱非所以

為名也。以聖作物觀之朝而有有君無臣

之嘆。非所以為治也。同一內官也。千古用之以

致亂。皇上用之以求治。太祖高皇帝惟恐

其于預。唯恐其有功者。皇上唯恐其不于預。

惟恐其任使之不稱。譬之于奕。此險著也。可長

恃乎。皇上之下。此險著。羣臣之不肖。迫之也。

然而臣心痛之矣。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諸臣

即非臯夔稷契之倫。亦係含牙戴髮之屬。豈人

盡不肖。人盡背主。不足當皇上鞭箠使乎。

祖宗養士二百六十餘年。原以儲聖子神孫

之用。人無盡賢。亦無盡不肖。惟在皇上之甄

別而鼓舞之爾。父之于子。至親也。父雖不慈。未

有舍子而信其僕從者。然使起居不相接。七箸

不相親。久之。父有疑子之心。子亦必有不可告

父之事。故父之於子。遂有舉世而不獲懽。愛羽

毛而疎骨月者也。古人有言：主仁則臣忠，願皇上稍加之意也。再請罷緝事
廠臣。畧云：人臣之罪，莫過于貪。國家之法，莫
重于懲貪。然楊震之卻暮金也，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而四知之外，誰知之者？唐用金吾
調伺羣僚，徒益猜嫌。先朝以西廠刺事，一國
盡驚，無補治亂，而吞舟之漏，鴻罹之嗟。載之史
集，昭然炯鑒。夫官之炎冷，地之美惡，遷之遲速，
任之內外，此暮夜之竇也。放之懸之，而使知懼，
頓之而使知悔，顛倒之而使知權之所歸。此暮
夜之招也。使招之不來，竇將自塞，則莫若復
祖宗之官制，使階級分明，汰冗剛繁，布為不刊
之書。一切陞遷降調，俱有成格，內外人地咸有
等差。仍于推陞之啓事，明開前任之年月，使速
化者無遁形，而才品超卓，功勞懋著，法應優擢
者，必加持題，取自上裁。一有不當，臣等白簡隨
其後，而仍扶清剛孤特之士。布之大僚，以風有
位，貪風庶其衰止乎。又祖宗任官之法，從無

內外之限。京官出補者固多。而郡守入為侍郎。藩臬入為尚書者亦比比。今一出春明。如隔天塹。故人情甚重詞林。以不可復出也。次重卿。難以拾給臺省也。甚薄曹郎。以一出不復入也。吏治不修。民生不遂。貪墨躁競之根。全在乎此。夫拮据芻牧。勞悴封疆之吏。有顛蹙而無升蹟。而悠悠呼唱于朝者。安坐而至三台。拱手而取對。此用人之過。而亂天下之道也。今得皇上以剛明之鏡。而飭典則之遺。通理內外。以盡天下之才。循致。祖制以杜天下之倖。臣將見羣公之用命。而庶績之咸熙矣。又書既連上。大人何事內官之小忠小信為哉。虞當罪譴。敬席草以俟。久不報。已皆留中。當是時。國家政事苛碎。陰類軒張。而天下災祲日告禍亂。寢加。大人危言鯁論。不闕時月。多被

詔溫慰。上幾有意重委試。而相體仁虞。臥
入論建。漸廣必閔。相業間啓。上曰。此臣公忠
而廉白。特操術。遊頓不及事。上輒以爲然。不
獲親用。久之。上意漸夷。薄僚士。疾焚忌黨。而
謂中人無外交。又不爲子孫謀。故欲委之政。其
巧借重。棟遂鮮疑。吝或提戎賦。醜剖鎮。四夏或
賦詩。講射侍從。禁園黃門嘗侍之。屬日益親。
比朝士皆私相悼歎。無敢抗一詞者。獨死。慙急。
僅見夫人前。三疏而。帝概不致詰。忠讜見違。

無所匡肅。悠悠糜祿。大夫遂取之。於是秋九月。

上疏請。賜歸里。改葬父母。情皆悽惻。遂被

詔許。大人乃慨然南歸。即日辭。性鄙人皆

天子疎遣道臣。首輔屬有深意。及考覈京僚。

幾呈之罪。猶豫不果。事現遺集書中雖終敬憚。各行無

所復中。而大人既去。出氣垂喪。一國是亦消。張

安重足一跡之勢成矣。按海昌秀廉朱是謀大人文有云。先生刻名

履實體。公絕私。道廣學醇。氣冲神定。天好不

能折其氣。宰相不能奪其權。君子不能援以黨

小人。不能中以禍斯數語者。庶幾得大人列

吏垣者三年。未嘗受人意旨言事。入朝端拱趨息不聞屬耳。講訣者何語。退則顧左右取馬。竟去。舍止窮巷。特寡輪轍。出與公卿。燕席皆市。盛具。大人獨報以蔬儉。嘗賣藥馬。鎔帶金。以贈孤士。日約俸錢。賙人旅。歿者。是年禮闈初罷。諸進士競鮮車衮服。騎奴相高。不知其僭。大人以先進遺風。有進士乘馬故事。并記同籍。石齋黃公。嘗徒步赴郎官。可爲師式。乃鉢木以傳。贈之。進士過大人邸者。爲解緹繒。外尙韋帶。而後見。

故人鍾君某者。久對策。長安。當授縣尉。夫人以同研交。爲明告之。太宰早授地去。委金數餅。牀頭爲疇。大人追而還之。并遺以書。謂昔者柳子傳河間。正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強忍力耳。今長安鼻息。可謂沸矣。某之爲河間。不爲河間。於斯已決。先生其能終強之乎。又未中郡太守。李公某治行不良。來覲。載六甕金。乘夜叩門。拒之去。越日。僚間卽有奪席稱李守所治循燉者。大人退而笑曰。此墮太守甕中人也。冬十月。大

入抵家。十二月八日。舉大父母喪。改葬泊稽山。
蕃昌按前癸甲之歲。大人抗言於一朝。後癸
甲之歲。大人罹難于國。嗟乎其始恰遺省
掖。補闕。禁門。公卿僚士謳歌竟國。方延
中天之炤。而厝磐石于庭。大人獨見其舉鼎
爲函牛。而絳織枯之末也。于是頭無枇沐。衣
不襟裘。日以不時之義。長呼國。國中標時賢
以猴虎鬼魅之名。指銓曹爲輦壁與金之路。
夫將顛之柱。一繩不可以獨維。而膏唇拂舌

之臣不駭以危則驚爲誕豈能援引以濟事
哉且時帝德方剛勤答下政輔臣峻忌讜
翼聰明下絕延求上愆匡正罔密事叢使公
卿奔趨顏色救過彷徨慮霜雹之被躬畏罍
杲以亘路得免于東廠掠治金吾笏試卽相
誇咤以爲厚幸又安望夫叩首信眉鳴其
匈腹者乎間者侈道空虛窮開漁採爭先貨
殖之門身鈔求飽膏且所以希以旨偶俗誰
日不然迨夫耘夫釋耒絲婦下機潢池赤子

闕圖問鼎臨城一呼。禁衛雨散。天下後世皆
外咎守令。內怨郎曹。至于台衡上衮。目不眦
三辰之忒耳。不聞九縣之愁。熏灼穢風。傾軛
比踵。長此流毒。決于一旦。然後思十年以前。
天路未祓。綱維可頓之日。有臣懷忠。鯁涕簪
筆。憂喙觸忌。諱于鼎鑊。列憂危于畫圖。言不
可謂不迫。計不可謂不早。而孤音少和。單壘
無援。顧使舍悲去位。縋血告絕。嗟乎。天邪人
邪。凡有心者。能無怨忿乎。

崇禎八年乙亥

大人年四十三。春二月。營先司寇公丘窆。有事于澱湖之雞山。令甲。德望大臣。碎于隱所者。屬臺使上。聞議。恩卹有差。辛未秋。司寇之喪。嗣父具事狀陳乞。未卒。哭以毀。歿。至是始奉詔。賜同顧淑人祭葬。部檄下浙。浙藩使陳公一誠捧。璽書臨喪。大人以從子攝哭泣位。既窆。率孤孫蕃昌奉。錦敕璽文及。御醢藥。器告于廟禮也。語具司寇行實中。夏六月。大人

侍大母黃淑人疾。秋七月朔，罹淑人喪。淑人撫伯父于總髮。大人則出諸懷衽間，教經，飭行，齊名一時。拜壘封。蒙祿養者十餘年。方無恙。兩大人赴官，馳驅東西。俄悽悽皆心動。其年大人倦戀不出。久違尚書期。而伯父參兵議西江。不。因告寧。假道歸舍。則大母歲月就急矣。適會牀下。視含襚。弔哭者傾數千里人。

崇禎九年丙子

大人年四十四。夏四月。伯兄舉一子。孺貽。剪鬢。

大人名之曰可孫。取陶潛實欲其可之義。奉貽者。亦於後五年庚辰命之。傷孝子早逝。庶幾有貽也。

崇禎十年丁丑

大人年四十五。冬十月服除。

崇禎十一年戊寅

大人年四十六。奉尚書符檄敦召。其春之官。三月補吏垣。給事右掖。上疏糾冢宰。冢宰田公某。已呈時議。特翫守舊位不去。漸啓營救。大人入


朝昌言之。謂臣自田間來。以見聞真且迫者。先入告。無如大宰劣狀者。何爲至今久不決也。遂因廷論。敷列其狀。明日。某公遂行。夏四月。遷兵垣。給事左掖。疏請卹故輔文公震孟。公故大人同籍友也。先是公膺東閣之命。人望翕然。其時。上篤好學。勵治求古。嘗因講席。諮問春秋傳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言震孟于上。特詔賜燕對。甚嘉悅之。公乃援引陰陽邪正之機。啓誘忠懇嘿禪。聖德一日。上就經

筵敕罷中官重鎮者。又論出諫臣枉獄數事。羣臣皆呼萬歲。先在輔席者心嫉之。布爲蜚語謂公對客自伐。不知歸善。無人臣禮。亾何策免官歸舉。朝惜之。宰相免官。蓋重譴也。大人初拜拾遺。公交遊方盛。爭效力。大人固與公同出。不因年籍爲親密。公數過大人。嘗懷劾潤州張某奏藁。風大人上之。大人謝曰。非時政所亟也。公爲色鞮鞮去。然心懾服其事。引納不衰。至是公歿數年。門人故吏。無能一問其後事者。大人特

上書追訟公事。請復故爵命。予大臣葬蔭之禮。事竟得。可。中外聞之。莫不傳寫書文。誦而感涕。五月拜命充使者副。冊封魯藩。魯王謙厚醇儉。有殊德。世子亦韶令好士。有聲。手觴使者。身御缶器。不及中大夫制。飲闌。移席臨芙蓉亭。以芙蓉蓋亭。庶掃石而坐。夫人嘗欲作冊封記。以傳美之。是役也。正使職持節。大人職奉冊。同抵國齋。祓以日卜。正使者陽陽。無行禮意。期數掄更。大人趣請之。然後成禮。

逮啓 金冊 冊字誤鑄 陽信郡王名誼當
奏劾禮官更鑄之 大人慮且觸 天子怒展轉
詰責留閣重典須畢事 然後發所劾奏書 王
與國人知之皆益見德 競具報禮謝之 已復飾
代馬六尺以上一騎贈行 大人辭不善駕借車
去魯 一無所受 緣道登泰嶽巔乃歸。

崇禎十二年巳卯

大人年四十七 春寒起居不和 夏四月載病上
道報 封藩 命也 江淮以北猥經  馬三牧

刳血屠腸幾千餘里道。殪相望。大人傷之解鬻。

勝束載貲糧于路。以旬施夷傷者。重歛累歎疾。

以寢劇中夏。抵德州不能進。止程氏北園。集中北園

草詩是時作也因慨然嘆曰。昔者王仲子屑屑不憚往。

來良友絕之于滎陽。國家事吾無所為濟。而

迂廻去就之介。將無類是乎。乃引疏陳疾篤請

致焉。是月有寄伯父書云。弟之行藏。有可言者。六垣之設。職在參駁。論列次之。祖宗朝

權雄力大。僚友同心。耳目廣寄。舊章分明。故有所建白。爭執必深切。宜察見之。施行定有匡濟。即得罪以去。心意快足。而無所恨。此言路所以多名臣也。天啓以來。盡收六垣之權。參駁不行。

六曹變亂成法拱手聽之。已自溺職。今則法網嚴密局促拘窘僚友不相往來耳目封塞。即一垣之事不能盡知。況九重之深四海之遠故有所建白論列不中事機。加以詰責再三多致失詞。不惟無所救正驅除反為內庭哄笑之資而已。第立朝不滿二年前後封事三十六通。唯參劉監視一疏留中。請改詔命為巴縣所格餘亦俱奉俞旨。然亦何益于事。至軍國大故每思打疊精神老坐京轂得一二年講求方可據其胸臆而今已矣。無論時事倒亂動觸危機非淺衷弱植者所能匡救且衰病已極兩耳重聽既乖登對而昨日之事今日忘之尚可苟且就列以重負國乎。蕃冒按是書大人自言已卯以前封事三十六通而今得輯入遺集不能五六章所謂參劉監視請詔命為時所格必危言也。已不獲見時當天下無事猶且沉逸不傳況今甲申之禍而蒐遺亾于已。疏齋如卯以前壬午以後豈可得哉。悲夫。

京。納言徐公石麒麟不可。曰。王室多難。而斯人有隱心。謂公義何哉。乃于更大人疏辭。以休假時日爲請。上之。拜命其緣道厚自持。早就視事。奉旨吳某沿途調理。既久之。大人疾逾委前來供職。不必請假。頓濟上撫軍大夫劉公景耀。躬就榻訊問。爲代上乞骸。詔許還里中。以須後命。奉旨吳某准回籍調理。病痊推補。該部知道。九月。德水回舟。冬十月。到里。作歸田之詩。大人留德水也。甚病。不自意適。忽診手左。擘筭有異。召問之醫。醫謝不知。大人爲噓唏。

叱從者起曰。唉。速約乃公裝者。倚門蔡母。孝子動心。入直臧君。千里傳命。坐是祥也。吾二人無存者。歸休乎。其必長子殆哉。悲夫。卒驗。

昔者里中先哲黃門許公相卿。與蘿石董先生。雲同學。以直諫聞。世廟間。年四十五。休致入林。沒壽高蹈。大人意慕之。四十五自壽云。其話雲。濤叟騎驢歸草堂。迨是懸車。將以追前躅也。洎乎壬午。掌諫之命。半載三下。大人不獲辭。癸未奉嘗之推。兩載不報大人。

不忍去。嗟乎。蓋進繇。恩迫則命緣義輕。退
不以私而身與禍會。夫豈命哉。志有素矣。山
陰夫子弔大人曰。等死耳。先生死忠。等死忠
耳。先生獨奉其初念以死。悲乎。大人誠奉初
念。正性命。以規乎臣子之極。始堅恬讓之志。
旣發繇纏之忠。其要一揆。援時而應。從容履
誼。未可語乎激觸捐生者流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

大人年四十八。春正月次姊卒。

姊行三。無名字。
生稟嚴正。嗜靜。

梁。在亂卽惡。與兄弟共器飲食。獨屏一案。去人
丈許。自御橫席。必拂滌再三。而後坐。善事父母。
尤勤苦。鍼紵。繼晷以夜。不息。初字海昌。沈氏。已
受釵而壻。殤。大人撫姊背。爲悼不幸焉。姊乃飲
泣。私棄鮮食。已而父母強之食。終不可。恒閉閤。
以居。披展女史圖傳。則留連咨嗟。洩泗橫衷。人
殊不解。所謂久之。改字武原。沈氏。姊聞。大驚。懼。
中夜語外。頽曰。人當誦我邪。頽曰。此恒禮耳。姊
曰。取甚取甚。遂禁不再道。怫鬱經年。疾作。溢膈。
中。呶斗餘。進藥汁。盡傾棄不食。而新壻家以婚
日告。大人治裝送。爲簪珥。悵怗之屬。一事成。授
姊。姊手捧持之。面壁泣。泣已投匭。則鑄匿如不
欲發。疾就篤。乃稍稍以初意告母夫人。夫人難
之。益慘迫。不自持。悲乎痛哉。慎視之夕。去嫁期
甫二日耳。年十有九。生年莊默。寡應對。未嘗輕
笑。見矧。而於目瞑也。乃歡喜慰藉。一一稱別。如
適所期。願以緦巾編衣。斂焉。此其搢志立節。豈
不哀哉。大人題于旌曰。清貞勤瘁。吳氏三姑之

匱。清貞者明其志也。勤瘁者紀其行也。別有小傳。茲附大畧于此。夏五月伯兄卒。大人哭之慟。于臨濟石車乘公也。法諱行化。號無斷。年二十有六而卒。幼有神童之口。嗜古力學。發爲文章。雄深奇博。而篤于倫義。志尙理宗。六經箋疏。與程朱之言。無不手自詮定。嘗嘆息曰。今儻有陽明先生其人者。吾何事于佛哉。旣學佛。有悟。奉其戒法。殊謹。而僅飲酒。畧存與尙。三應制舉。不遇。深自恥痛。至于散髮流涕。累日不食。慮無所建白于世。一夕。飲大醉。噴酒。酒盡。噴血。不止。益悲羸廢。鬱鬱不自意得。五月而革。以孝弟讀書誠孤子。語無它及。又請襚以幅巾。深布衣。氣歛歛然。大人坐牀。棧垂泣。問曰。子休矣。于生。死道。果能了了乎。對曰。同條共貫。聲與息絕。嗚呼。悲哉。生所與游士。江南可十百人。海昌張華爲之傳。其畧曰。伯載生而神異。七歲能讀左氏內外傳。一月而竟。終身覆之。不失一

字。所游閩筠名嶽大川。空窠委磊之處。必發爲詩。譎然不自愛。以故散亾。壯歲佞佛。世間俗人不少。譏訶終顏放弗顧也。又性僻潔。不愛錢。患貧。然時招友人數輩。典衣買桑落。橫筆賦詩。或縱身獨登高峯。間長嘯。興猶狂不得休。再踏大海數百步。平生不喜見要人。卒與相對。終日無一語。有時輒逃去。架上書幾萬卷。子從亂帙。橫掣以試。隨應如響。其讀書也。牀頭儲酒數甕。童子操壺科頭戟手。左右熟視。亟命點篇。兩侍史磨墨不給。大計飲酒一升。讀書一寸。飲酒一斗。讀書一尺。一有當意。乞詩得詩。乞文得文。走筆萬言不暇止。時或瓶水盡。卽以酒和墨足之。英雄佛子。未有敢當伯載之橫者也。海昌朱一是又傳畧曰。伯載性嗜古。糠粃時藝。歲不一二作。篇成眎之。猶古文爾。世爭寶之。故終伯載制義不三十許。大江南北百州邑人士。無不誦法伯載。喟爲奇絕者。覆髮受知。黃跨千黎。左巖先生皆舉第一人。應制科以奇抑。然伯載雅不欲以

文章士自卑。意致激昂。有志于植人倫。濟當世。又云。澈距朱子居百里。月必二三過。傲冠苴鞋。一豎子操輕舸。或夜半叩門。朱子出。芣蓐斗酒。必豪飲。極歡。媿媿忠孝語。數日不倦。已而感憤。時事。中夜。旁皇。不成寐。或唏噓泣下。旁人不解。何爲。其情摯類如此。武原彭孫貽傳畧云。伯載性薄。輕肥。樂韋布。角巾。苴屨。徒走城市。工詩。字復。適逸。隨手爲客。捉去。亦不復憶。年未二十。意氣激揚。愾然思見功名于天下。高自許。可。不妄交。所交不數人。相契如昆弟。每日我以朋友爲性命。寧然諾是貴哉。讀書以一卷爲率。乃引滿數觴。然燭而坐。倦則枕書臥。醒而起。則又讀書。飲酒。觸其孤憤。或中夜痛哭。沈醉而已。是歲秋時。時至于達旦。廢櫛沐。其湛于書如此。

八月得邸書。大人移官刑垣左給事中。

崇禎十四年辛巳

大人年四十九里中大遭饑厄。隔并屢臻。自四月至七月。雨不濡禾。大人乃力疾禱于海上。還遶城闔。踰步再拜。雨汗浹衿。父老子弟。然芳草秉之。從而擊顙者千人。踰月。小澍。禾甫就殖。蝗飛蔽天。暎日下灼。婦子驚泣。不知所終。蝗所食集。叟畝。皆相告以爲神。不可觸擊。大人以姚文憲公捕蝗論。榜于衢。令轉相勸諭。設置羅火具。分畀田家。爲約。捕蝗一升者。與粟半之。積蝗數十儋。載而浮諸海。其喙漸瘞。市粟值湧起。盈斗

千錢儲者閉之糴大人詣門敦勸以義多感諾
乃設儲峙列市一廛令長者督其事大人盡發
家糧授之日所食皆取給諸肆中又盡以家之
什器飾物付長者買穀四方歸更減直出之周
流往返全活者以萬計時閭戶方轉溝壑而簿
吏胥人買檄自將督米民間憑乘威力強有牟
索民望見青衣而冠皆驚據伏地莫敢禁禦者
大人憤之乃伺繫其尤黠吏扶責于市請以身
歸罪縣令門縣令大慚相戒不敢隄法以是饑

積年所遠近相枕藉死而澈上數十里獨流逋
四歸巷無泣聲。秋九月大人移居城陰東舍。冬
十一月改葬曾王父母于北湖瑩左阡。迎查氏
長姑居蛻園左舍。姑老而患貧喪長子孫幼。大
人治室分僮媵以養之。朝夕謁奉顏色甚謹焉。
是歲大人講道賑院之間親發水東日記所載。
高皇帝獎賜王布衣升詔及布衣家書謝表
爲一卷曰初筮告謂世典所逸特綴序而傳之
以教廉也。

按王布衣升者國初折右人其子
軫舉承廉爲平涼令洪武四年布衣

嘗作家書寄御史管勾宇文桂未達平涼而桂以事獲罪。太祖高皇帝下之廷尉。因傾其囊多往還私書。獨布衣書敎勗其子。畧云。凡事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又云。有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太祖嘉悅之。詔示天下。特賜金帛。及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獎異之。此國初盛事。紀載諸書所逸。大人始任江右。錄之掌間。茲復序而梓之。癸未。于都門重梓增序。有山陰劉夫子弁言。遍投授官。諸進士進士歸者。蕃昌就索讀之。鮮能出此裝中者矣。今董藏舊刻于家。又輯古今家人書問爲二卷。曰家鑒。大人因初筮告之刻。有感于家庭往來私書。多人所忽。而性行真質。品格貞邪。于此畢見。故再有此輯。芟定宋李公綱書疏政畧爲十卷。

曰忠定集。搜拾漢唐以來黨人釁禍。恒與一國事相終始者。凡封事書議爲四卷。曰黨鑿。謂當吾世。必有以二書爲明戒者。各編藁授之家。嗟乎。大人于家。國之感。蓋已弘深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

大人與同邑觀民彭先生。睿中張先生。皆年五十。坐憂并歲。曠尼。共謝賓客。賀大人作郊原。觸目之詩。時民艱生。糠豆不贍。委棄童叟。塞路。大人有所適。夜艤舟。聞饑號聲。閔然對客曰。我今

年半百。來日索矣。不能長博奉秩。賑施州里。擊
目災難。何以爲懷。天怒雖烈。于幼弱何誅。吾昔
嘗收贍閩海棄兒。誠憐其無罪覆折。況今當閭
里重困乎。趣歸粥郭外田。銷毀釵罌。加假質焉。
稻米菽若干鍾。收羣兒于道路。爲糜僧寺。寺爲
澉川
禪悅寺。有神鐘。聲聞五十里。屢著神異。載邑乘
中。與大人居最近。甲申之變。里人聞訃。聚哭大
人于寺。鳴鐘。鐘無聲者
十有四日。附識其異。身督奴御。遍授之饗。以
葆薦宿之。日瘴熱。作厲兼注善藥。且崇禱于神。
爲之請命。遠邇襁負相屬。至者日千餘人。羣兒

飽起爲連臂行俯仰頓足時或伏地誦佛其父母來者多望寺門搏顙叩地然後就舛其兒則抱持泣曰汝豈有父母邪已而歡呼感嘆聲動閭巷迨麥登民具糜麩食相繼攜去無歸者更留養之漸歸其鄉所全活不可勝計會邑令君編治田里十年冊故事胥倖爭捩擘阡畝丁戶之數多上下紊亂以中人衣冠世卿家援制除免有差而民困做不得申世廟朝沂陽王先生議均役人被其德湮久弊復滋大人欲深竟

其根株。具爲區處。自奉 詔歸里。不通州郡禮。命者三年。令尉造廬。七八至。往往臥病。不相接。時懷慷慨。單車出次。就諸先生父老議。因請于令。寔室之不勝繁。院者陰爲解疏之。其人多未嘗知也。嘗投令君書。自舉家食俸田。僅盈一甲。願當繇役等編戶。無寧以從大夫後。自逸于法。俾民頷其勞。則同志亦或難之。不果行。夏六月。聞 命召。大人方對酒。輟飲有憂色。擬拜疏辭。秋七月。再奉 詔。八月。旨下敦促。屬有司躬

詣隱所問期報。聞縣長吏數踏門促上道。去人。去幘。示以白髮。謝萬分無益于國。既而嘆

曰。子臣同誼。唯其所使。吾寧棲山飲谷。以忘吾

君父哉。四方艱禍烈矣。全吾誼。安得全吾身。

遂祭於河。決北向。

按祭河文有云。遭之多艱。欲全身而不可。

國步召

三黨老幼之相倚爲生者。益贈恤之。慮自此無

以長。願緩急。或識大人意者。退而灑泣。當是時

天下方多事。朝廷無人。皇帝操切勞苦。欲

專委使。以求治平。特召舊輔臣周宜與延儒

相之尊幸殊絕。相君顏詞聲度足以傾動。明
主。賜馳騶入朝。列炬出閣。時得奉對。便殿
上嘗親錄之掌上。予讌手觴。降坐拱揖。尊曰
先生前此宰輔恩異。莫與爲比。相君甄采時譽。
推進耆碩。劉公宗周。黃公道周。李公邦華。鄭公
三俊。祁公彪佳。倪公元璐。以次登用。前掌諫章
公正宸者。以他事罷。次推孫公承澤。不許。乃議
于朝。求通才。蹇正難進。易退者當之。上搏
髀嘆曰。今豈有此人哉。相君舉大人名。三請

上曰。是兢兢忍苦辯銓法。嘗爭諫官與閣臣並重者邪。僉拜手稽首曰。然。於是報可。遂同被旌命。天下想見風采。望太平矣。大人舟行抵淮。受命專掌六計。臨流引觴。與相送嫺友訣曰。恩命敦迫如此。奈何哉。行當抗憤建白。相見未有期也。渡黃河中流。驟風檣筏中折。送者相望悲嘆。疑爲不祥。冬十月五日。達都門。次日詣闕謝。帝望見大人班行中。占拜遲詳。彭齎迴白。爲日禮移時。大人起侍立。樞臣前奏。

事。帝廻視不已。出朝。諸公卿引手皆賀。明日。奏疏固辭新除。求補舊職不許。卽垣乃趨閣省謁。相君怪其後。戒門以絕。復遣客鈞致。謾謂相君懷公甚切。乃者實以他事不獲迎。再謁。大人於閣下均致手版。相君又怪弗專。復辭。明日。又遣客來如前語。時相君之第多賓客。三謁始延入。特置上座。稱先後辱張公。延登所知。爲同門交。攬結欵至。微察大人落落無感恩語。將退。乃字謂曰。磊老。今天下第一荷負。吾授公。公知

之乎。大人辟席謝曰。公不審某不肖。誤見擢序。願申公誼。如報私恩。相君佯笑曰。甚善。長安知者。或言相君旣意得。欲致罪廢某公。復列揆輔。以自副。然畏羣議向背未決。擇人情所嚴憚者。得今掌垣。期相推挽。以濟事耳。乃掌垣正人。遇不可。必達其志。相君得無悔乎。以何果風有司。於他事薦城守功。及之。旨從中溫答。達科。大人難之。謂苟非大賢殊傑。不當輕畔成憲。啓釁窺伺。密拜疏封還。詔旨。事不獲下。其語秘。惟

相君知外廷多未聞。居頃之。相君又設會議舉一曹郎。手姓氏問百官。百官皆許其當。大人復從坐上折之。詞涉剴急。相君自攬進退。久當人所違悟。前此拂其意。更聞語直。慄然色變。遂罷會。按家書寄伯父有云。入口破薊州已半月。當事畧無長算。今日曰考選。明日曰考選。止添得二三十臺省。而無兵無將無餉。較之戊寅。更是十二分窘急。賊若圖關門作家當。天下事便不可知。若止南掠。或有出口時。此時情形。亦尚未定。最可恨者。各邊節鉞。俱以賄得。吏部亦有所授意。不得自主。弟第一疏。已忤柄臣意。兩番會推。弟堅爲爭執。其私人不得用。因而大恨。弟處地甚危。雖有正人可依靠。而正人亦自不可久。今正圖引退計。決不至濡首胥溺。爲天下

笑也。又按同邑衡州別駕吳公文憲。時同大人入都門。詳大人事。補作太常逸事狀一編。其略。有云。公入都既。陛見。僿于閣中。面諸政府。而于陽羨無私謁。不一及門。同垣馬公嘉植。朱公徽。兵垣沈公胤培。公日與相對。論次天下事。輒頓足扼腕。嘆息。朝政之濁亂。而責諸公不相匡救。諸公唯唯。或以告陽羨。公文欲疏論陽羨。而難于回話。長安以言為諱。物色久之。終不得。夏領意。其特省掖故人。浮湛殆盡。僚友上下多。時俊。公朝論決。皆疑然稱長者。退則狎昵黷黷。不如所期。大人遂成獨立。乃引疏感嘆。固遜掌。事。求側散員。且請復召故垣長章正宸自代。不報。勉留久之。因拜疏首請嚴稽文憑。畫一銓法。

以救黷亂。

按邸書十一月一本為詳酌推升文憑之法事奉旨銓法核資俸序陞

日屬正理除事關破格特用另疏題明外一應陞轉着開填到任年月積俸若干不得但以撥官之日為始致滋營驟文憑依限拆繳并如議飭行其東省專任各官內察有違限太久的著照例究處該部知道上屢召元輔及太宰司馬六垣之長

奏對中左門諮求俞迫患臣下亾狀不足以紓

國難率拔奇才用多莫驗然愈益求之尙冀

一遇稍猷嚴苛欲試寬大以責近效相君承望

風旨一以不次用人為請自喜引舉神捷足示

權力奏罷東西廠緝事收羅一切名彥天下士

爭歸之。大人獨奏對不次用人。甚盛典也。然祖宗良法舊典紛紊無存。得詐僨失。今當取材行尤異。不事經職者。別署狀上。其餘科別行能。姑就資格短長。觀所經涉。才品易覈。不得恣心從好。概致流冗。又當廷議屯田齊魯。西至豫晉。頓設部院大員。下遊丞尉。一郡之中。盈十餘人。猶懼不給。大人以爲十羊九牧。不惟無濟。而生擾害。請從罷遣。責效守土之吏。時邊要撫臣動出特拜。器競之夫。皆得上書。自請奏對。一言寤

意致位高顯。出掌大軍。不復遷試。比歲邊關。請賞。賦發動以鉅萬。驛馬上之。則旋車完封。歸之私門。遠邇塗毒。行道興歎。大人力陳時政。淆鑿輕用寡效。邊撫一不得人。禍且旦夕逮。國後悔靡及。臣斷斷知其不可。既陳對。帝前未決。復拜疏申言其敝。累數十紙。舉朝一時利言寬政。悉去成法。聞大人諸議。咸不便焉。按邸書一本為徵臣

銜 恩就列事。奉 聖旨吏部用人。吏科原屬相關。恪核銓規。申明舊制。自是該科本職。這本內遷轉如流。鎖鑰輕授。及部僚陳乞。起廢營競等語。吳某確有所見。著嚴核力持。一清混濫。毋

但空託舉陳。至屯田設官。原欲專責深效。據稱墾荒係有司職業。雖屬嘗理。是否能得專力。奏功。事在必行。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新拜文部郎某者。同郡人也。有過人之才。以擘結聲執。交傾四方。于大人有通門之誼。特以迂直見疎。大人亦心異其所爲。時擢儀曹。未幾拜掌銓事。相君尤愛昵之。初相君與興化相吳公。同列爭衡。不相能。文部郎居間爲解說。灑掃供具。結權而罷。二相以爲賢。冢宰鄭公三俊。端人也。持政峻峭。行有不合。乃假文部郎。以交相君。始獲展其意。因善文部郎。

文部郎益權要。百官謝遷召。擊擊其門。夜達於曙。無何。受相君旨。來白大人曰。俊士充朝。咸出相君扶引。夫子其必和同共濟乎。大人謝曰。語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願協心力。效國家可否。是和衷也。斯何時而忍以乖異。隳公義乎。幸致相君。毋以爲念。他日。有問大人人才可否者。應之曰。學問淵深者。吾弗敢知。若行已清濁。釐然在前。吾弗敢謝。不知。蓋大人悼世濁亂。積不能堪。對客辭多莊激。冀相維挽。相君

聞之。私語文部郎。頓足曰。舉之適以自効矣。當是時。天下南北郡縣。不摧於■。則陷於寇。百姓惟戰鬪流亾。與漂決枯旱。蝗疫相因。愁苦迫爲亂矣。其患大抵繇上卽位以來。數委宰相司馬大臣以政。而無一人報主知者。雖比坐事。死譴相繼。其流愈下。邊關徼害。文武大吏。類多苟且。不知治軍。縱敵闕突。莫爲禁禦。兵輸日煩。遍地皆擾。牧民之官。又爭以爲利。所至箕斂。殘酷。昧員土行。租絲下竭。奸民去而剽鹵者。吏不

能縛。從而覆蔽之。會 帝又詔罷一切驛置。冗
糈。以佐軍食。傳遽之卒。皆盜官馬。劫客道路。齊
豫秦楚之間。結爲堡塹。張旌幟者。不可勝計。數
相并兼。或驅掠壯男子。以自益。連營數百里。米
脂盜李自成。爲天下劇。擁關自立爲王。設官署
將。所至糜潰。長吏失據。逃遁。誅殺不止。東 當
秋。復踰界嶺。黃崖諸口。陷山左畿南諸郡。 神
州震驚。大人有禦 卻賊諸疏。具陳策應關門。
申飭津渡。寬恤商民。呼吸輪轉。請登土寇。及時

除勦州邑城守宜嚴宜簡所列條策甚備奉

詔嘉許

按邸書云一本為景宗時事奉聖旨是又一本為時事奉聖旨

警患方殷吳某者遵諭盡言共舉諫職不必合詞請罪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固爾爾賊事奉

聖旨奏內策應關門申飭通津宜宜且郵城守宜簡宜暇俱切實可行土賊阻亂青登天津

該撫如議設法調護勦除又請整飭留都頓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宿重兵假大臣以便宜申國威以軍法為

京師聲援授詔南司馬吏可法節制江南帥

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略之士表裏六

師恢復形勝又請示天下蒐羅廢將咨送京

師以備采用。旨皆優答。屬王者奉行。相君與

中樞大臣皆以為迂。相格之。議俱寢。按邸書一本再奏機

正事奉 聖旨整頓南畿為 京師應援亦見

長慮梁雲構著確議奏奪廢將已有 旨了該

部知道。薊州撫軍王君繼謨治薊未有聞。而錢天

錫者。因垣臣廖國遴楊枝起。輦黃金以上相君。

文部郎陰主其事。屬兵垣方士亮疏糾繼謨。明

日。推天錫代之。俄而邊吏告事急。士亮再疏請

留繼謨。而移署天錫。一廷譁之。大人乃具疏告

廖楊罪。語連文部郎。按邸書一本為臺臣奏計非嘗事。疏詞有二。楊某廖

某者特簪筆小臣耳。入賄如此等而上之。能用
 人舍人。指揮羣司。而為出缺留缺之宗主。入賄
 當更什伯于此矣。乞下法司。嚴加課鞠。窮極根
 源。以清亂本。奉 聖旨。廖國遴等已有古了。該
 部院著速。營議奏奪。吳某職本首垣。勸廉懲貪。
 自其專責。以後有營私不職的。著據實指究。不
 得委 文部郎懼。復中救之事以解。又按人常逸
 事狀云。時關

外盡失入城。邊報日棘。天下餉悉輸遼左。督撫
 諸大吏。以餉為壑。橐既盈。則旦夕遷去。若傳舍
 焉。每一缺出。搶攘如市。亦有臺省為人出缺留
 缺者。選郎先詣陽羨。問會推用何人。議既定。方
 入啓事。松棚會推。僅存故典。吏垣封駁。無敢異
 同。大略推必以賄。賄必數萬金始得。咸文部主
 之。而幕客分其餘瀝。以為常。又以白金體質重
 大。不便將帶。易以黃金。金價遂為踊貴。御史大
 夫劉公宗周疏云。長安中。未幾忽奉 明詔求
 黃金之價日高。蓋指此。

公卿以下直言。慮有壅格。特啓弘政門。以招天下奏議。令無所忌諱。在朝憂國之士。耿耿欲發。無不側目相君。大人草書欲上。未竟蹤緒。少需。大行熊公開元。先拜書刺首輔。垣臣姜公採繼之。及奉旨。皆被責詆。欺促下。詔獄舉。

朝益振懼。不知帝意所嚮。大人首拜疏申

救之

疏略自邸客周君記憶有

皇上御極十

有六年。從無以言官付詔獄者。雷霆必無竟日之怒。臣等可以無言。又有老

母繫念各天。弱于悲號無地等語。 明日。上

臨朝。盛怒謂羣臣。朕不知二臣者。欲何所爲。

先時朝外約空一署。諍此事及聞。旨皆望相。君顏色。噤不敢發聲。大人從容出拜曰。以臣觀之。不過小臣愛君熱腸。忘所禁忌耳。陛下欲窮其意。正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爲躊躇稱熱腸者三。復諭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大人左顧相君。瞪目聲加厲。曰。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匈匈。誰當受難。首輔顧安所辭責乎。上回視相君。相君忍汗。乃伏地謝死罪。一時咸

嚴頓首。特敕大人起別詢卿宰以政事。憲臣
劉宗周前奏得失甚力。以次復及熊姜之事曰。
陛下外求直言而內疾言官。何以示天下後
世。上數變色數解。憲臣因感激奏。不宜止。竟
觸。震怒。促衛騎馳曳劉下殿。御史金光宸爭
之。並繫殿上大驚。失措。大人出再拜。聲琅琅以
奏曰。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之。今與臣等同
救言官。而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以事。陛下乃
免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敕冠起罷。

朝司記注汪公偉出語人曰頃者掌科廷叱首輔再救憲臣某亦汗下洽背然竊喜受書觚牘

與有生色時上已心善大人言始稍稍致疑

首輔而熊姜終不論死皆以是越日大人拜再

救直臣疏按邸書一本為冒懇天恩事奉

諭已明吳某不必合詞申救該部知道又一本奏為遵旨回話事相君患救草

爭上。上意不測遣客四出慰謝而諍者亦異

詞對不敢堅大人憤之因拜三救直臣疏按邸

本為時艱需人正急老成去國非宜事有云使天下疑陛下用人之不終主臣之間書之

史冊。非盛朝之所宜也。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劉先生既放。請

救者書。嘆曰。諸公言辱相援耳。若吳公者。誠念

在國家。真仁人言哉。蓋先生與大人。非有雅

故。始為通版交。先生受命。做車單。廉蕭然就

道。大人因其門人祝存廉。按祝存廉。淵海昌人。是時從公車入都。

門。拜疏建言。乞留憲臣。劉公奉嚴旨。乃從劉

歸里。癸未。被逮至京。即金吾。改司寇獄。甲申

三月十八日。奉詔釋分。賜金以為贖。呈其

獄。遂視大人舍殮之事。故封致詞曰。某幸無不義之取。為公累。君賜

也可。毋卻。先生謝曰。賜公恩也。不可以致私

義非君之友所敢望。都人聞之曰：兩賢大人已而感念舊夢，恍然大息，曰：劉子隱矣，吾殆不免乎。

山陰王生毓芝誦大人時與先生書有云：倘昔之妖夢是踐，我兩人不足惜，如宗社何。

崇禎十六年癸未

大人年五十一。同出舊臣，先後辭國。四方益多故，災妖時上，禍亂蜂發。驅中原久之，司馬檄召內地勤王師，無一應者。覲吏公車，隔塞不能達。大計禮闈，撤不時舉。天子苦國用耗竭，日事撙斂，臣僚贖貨不少，掩諱銓政大小皆

出文部郎指而冢宰以剛愎濟之。鑿錯逾甚。犬人乃拜疏抗言。詞斥太宰。又傷熊姜以直言獲譴。而楊廖薄罰。不足以蔽罪。羞與錄錄伍。引病求去。詔不許。

按邸書一本為計務殷煩等事。疏詞云銓政日艱。冢宰一手獨做。其間豈無異同得失。而臣不能為駁正。又云六垣之中。或以賄聞。或以慙斥。臣既無燭奸之明。又無援直之勇。奉聖旨吳某著即出供職。不得稱病。部科職掌相關。何云不能駁正。該部知道。又一本為臣職益曠。事奉再疏。特糾文部旨。吳某已有旨了。該部知道。疏詞有云。小人之誤。國必侵權。侵權必因貨賄。貨賄必至。敗壞封疆之事。又云。此在臣謂之溺職。在某謂之侵權。年例者。垣省臣外遷。

之稱。每年舉行而有例。故曰年例。其槩雖自選司出。而考核生平。裁酌人地。必與垣省長共計。采合盈廷。公卿可否。求無詿謬。文部郎乃專斷。概無啓聞。發素所疾忌多人。論例遣斥。國中譁爭不平。日者罷朝。大人與掌道事祁公彪佳先後造司馬馮公元。麟堂公卿皆至。文部郎來。公卿皆避席起。大人不爲禮。坐次論年例不合。祁公語相侵。司馬佯笑亂之。遂扶送文部郎出。已而大人拜疏。與祁公疏相繼上。皆不省。時秦

晉之間。告寇變。羽檄押至。而

并之地。既赤。則移鋒向。闕下。大人經畫視門

諸務。分命左右掖諸公。從司馬卿後。擐甲介馬。

棲止城塹間者。累月。按邸書一本為坐門事。奉

了。派委科員。係該科職掌。何待請旨。方行。該部

知道。又一本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孫承

澤高翔漢。註籍在先。知道了。以後印官註籍。應

著左右科員。暫代奏明。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印

務諸差。叢集事。奉。聖旨依議。著金汝礪接管

廠庫。稽核城工。其坐門著龔鼎孳去。該部知道。

又一本為遵。旨奏明事。奉。聖旨黃雲師既

經應。派委依議。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又一本

為遵。例題請事。奉。聖旨是。該部知道。又一本

為印。信事。奉。聖旨印著馬嘉植署掌。吏部知

道又一本為遵例移借事奉旨郭充准暫移
 兵科料理垣務該部知道又一本為感時思奮
 事奉旨吳某著炤舊盡心供職不得陳請該
 部知道又一本為遵旨封進紅本事奉旨知
 了。皇帝焦憂益甚，乃環殿徹夜走。太息聲聞乎
 外。召見臣下計策，即涕泗隨之。既■騎少卻。

詔親勒六軍，將西征米脂盜。廷臣泣諫，相視
 恇驚，不知所為。帝親於殿上議之，專屬相姓
 以平寇事，相姓頓首流涕而出，心嗛相君。相君
 不得已，乃請巡邊。一時同拜。寵命並餞。國
 門居亾何寇，向楚中。相姓坐論進兵不合旨。

以選懦罷。邊吏或告敵飽鹵掠。將去。相君乃發師追逝。竟以吉語聞。道梗稍平。天下大夫士銜次會。朝修歲覲事。上命吏垣長掌道御史。吏部尙書郎。共計羣吏。如舊制。四月之望。大人始受詔。掌垣之門。故事畜緝事丞吏數十人。朝出暮歸。羅織片紙課使剽索糾罰。以爲能。人不敢牾視。使銖兩之姦。澆敗名節。而婪暴或以免焉。大人獨身肅其事。手書門版。擯絕人跡。自涿州良鄉河間諸鉅道。皆馳文露告。令路人皆

得發視南來客裝。一言及計事者。就所在官吏抵殊死罪。移書借金吾厲卒。巡環于邸門。晝靜如夜。捧冊吏洗手斯須立。內外郵奏移牒。一言異同。繙較周密。甲乙次第。悉會尚書司功郎御史河南君公籍。慎重有加。下至倉牧郎吏。有秩以上。制置再三。不輕委決。凡綜覈殊劣。一一如身歷所治。四方進退。於是乎稱平。同朝公僚憚伏。咸賀。謂前此悲職雖慎。同官均有所庇。救以爲嘗。今公肅事。吾曹無敢以私請者。遂稱二

百年來未有之舉。大人既案舉臧吏，附離權右者，不致貫縱。按逸事狀載疏畧云：南北交訌，天胡以竊，墨吏朘之也。墨吏魚肉小民，半自肥，半貽權貴。號曰走名，躡踐清華。既入清華，衣鉢相承，傳法護法，又作權貴之後勁。而後來墨吏之先鞭長，此安竊不盡驅天下而膏溺焉。不已。臣謂今日撥亂反治，其要在安民而安民，又以懲貪爲要。外不得徇撫按之開報，內不得憑科道之訪單，盡汰百足之扶，以活生民之命。尙有權貴從中把持者，臣等據實指名叅奏，以憑深究。又云：貪吏如狐，逢人便媚，而其所依倚，必有大門牆。貪吏如鼠，遇穴卽鑽，而其所盤結，必有大津要。甚至內與外一線牽引，衆竅響合，卽有公道。若明若昧，其間而卒之寡不勝衆，亦捫舌退矣。此又豈當事諸臣之心哉。人情莫不嗜利，而有不經而馳之物，以汨其神。人情莫不畏禍，而

有通神不測之技。以撓其膽。考察之不公。不朝

自昔有繇也。又按邸書一本。為計期已迫。事奉

聖旨。計吏首嚴懲貪。說得是。朝期近逼。著該

部院率屬。廣諮確核。極力汰斥。以肅大典。倘撫

按開報不公。及廷臣狗庇有據的。即而小愆中

同貪吏一體叅拏重治。著通飭行。而小愆中

失。往往疏請寬之。按疏又一本為計典舉行事

以多黜為功。若明指缺多人。少為詞。燕居廢書。

易滋徇縱。這素著部院看議酌覆。

恒有人材凋落之嘆。詳見家書拾遺再竣。乃舉大班

糾劾故事。皇帝臨朝。會內外羣工。下至掾屬

令史。受升黜者。都會殿下。使諫臣之長。進讀疏

章。大言州郡治狀云何。宣敕。詔旨令甲。咸使

聞知。比年多自拜跪之頃。以詔免之。是期上意欲復舉行。臨寧正色。不令唱罷。一庭愕然。大人遂逞佩進履。北面立。率爾占誦。音吐朗徹。累千餘言。誦已。再拜復位。進止嚴敬。上大嘉悅。公侯以下。無不灑然易容。述爲盛事。大人退。乃奏告成事。請允歸田。詔不許。亾何相君還自塞上。進閱計冊。其私人多所屏退。怒至廢食。先時屬文部郎潛布小吏。出入大人前後。刺探起居。卒無所訾。垢必欲更署計冊。軒輊顛倒。

以快意乘間為上言之。上微哂曰。大計何

不便于先生。而須改作哉。及上冢宰條奏。凡欲

更計事經。帝覽者。皆用爪畫之。屢旨相詰。

相君恐不敢再議。按逸事狀云。文部既不能得之于公。遂與冢宰謀。倡為

材當惜之說。議以諸官雖被答。內有才力卓絕者。不妨酌量留用。一體考選。以收使過之效。疏

入。先皇帝大怒。以指爪指其疏語。殊筆又乙之云。是何銓法。下旨詰責。久之。尚

書令循掌計勞升故制推大人太嘗寺少卿。不

報會。廷議擢用西江撫軍。西江卿大夫減持

舊方伯宜。謂家伯父也。洎會單上部。候旨授

敕而相君復格之。陰發沅楚告難疏。改屬沅事。意以相厄舉朝駭之。然一時以爲得人。已而司馬適上條奏。請裁楚撫軍之二。以沅兵歸于鄖陽。伯父乃獲終隱焉。夫人于時累疏投劾。無已。則外任自效。奉旨下尙書。逡巡不決。益抗論。悖俗無所撓。隱孤立絕與。日在嶮岨之中矣。司寇徐公石麒嘗語人曰。賢哉掌垣。得邀放黜去。幸矣。副院事御史張公瑋曰。微吳公。吾生幾不得見真君子矣。所謂正直忠厚者。公實兼之。然

廼危甚。二公尋以事免官去。知者為大人竊竊

憂之。按逸事狀云。時陽羨文部恨公入骨。思中以危法。公亦自知不免。時時稱病。註籍束

一襆被。候有謫。逐。即日就道。尋有中臣奉詔行邊者。其歸

刺相君出塞陰事以告。言相君非能毆敵。以賂

縱敵耳。上遽悟。特下手詔赦廷臣。發首輔

蒙蔽狀。然貌禮未削。盈庭咋舌。未有以對。大人

大語公。卿問曰。今日之事。吾黨正恥墨墨。使

帝自發。奈何無所短長。益重其愧乎。首議不可

赦者數事。請論如法。九卿以次從之。詔皆溫

納之。姑以大臣禮禮相君。賜乘傳歸里。已而臨軒流涕。語羣臣曰。天乎。朕雖無知人之明。首輔亦何相負朕至此。令天下汲汲多故。何顏可對卿等。羣臣俯首至地謝。皆爲之泣下。罷朝。諫官蔣公拱辰、黃公耳鼎於是上書。奏發文部郎事。上方恨之盛怒。設朝召皇太子出閣侍。傳警文武羣吏陳列階陛。詔縛文部郎兼收衛隸考掠具至。將親鞠之。文武相顧失色。大人蹴刑垣長奏解之。股戰不前。乃身自出。

請曰。臣聞 祖宗朝。刑人不于廷。昌時一部郎
卽獲罪無所逭。宜暴治司寇。以明 國體。上
不可曰。吾亦患刑部不能奉法。委之聽受。萬罪
解耳。遂親鞠之。笏掠楚毒。哀動 庭陛。具得其
狀。事多連去輔。明日。追逮延儒。就請室。卒賜自
屏。先令司寇具文部郎奏。當上司寇果爲之原
贖。罪不死矣。轉激 上怒。 詔自內出。同日誅
封疆罪臣范志完等。文部遂不免焉。大人退
朝。嘆息。當食投箸抵地。曰。嗟乎。 國家元氣盡

矣。未幾次輔井研相陳演奉詔繼首揆席寧

遠鎮臣吳公三桂撫臣黎公玉田王公永吉自

軍中數上書冒死陳關外便宜稱入城盡失而

寧遠孤軍獨存援應久隔旦晚授敵將士俱死

何益於國而關門亦無與守者禍不旋踵不

如內徙以壯關門帝問相演演不能對廷臣

附和臆決皆持不可或首施兩端大人乃作議

獨謂徙宜

議全稿亡友人記憶其畧云自三屯

失守寧遠孤懸數百里外兵無可調

餉無可繼在三桂祇有背城借一耳何復求下

九卿科道等議也非朝廷之所樂聞然寧遠

之當徙不當徙。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
 輔臣樞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有
 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
 而死于法。死于■者。不啻比比。而朝廷曾不
 知惜。則夫裹革沙塲。橫尸西市者。未必皆非齋
 志而竟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亦當令人傑
 也。臣再三思之。不覺聲泪俱下矣。議上。帝反復心動。詔答

曰當與宰相司馬議之。宰相司馬議之。坐籌熏
 夕終不決。大人再草奏數百言。極言關外九城
 隔絕寧遠懸關二百里。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
 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
 天下將士心。是棄天下。益不可。吳三桂。忠勇材

也。早當拔用。毋委之敵人。今寇旆旦夕發秦晉。若使剋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急。無沾沾論是非也。趣六科署名。竟相顧諉讓。乃獨疏其事。未見省納。疏留中。按友人所憶疏為補牘陳言事。其辭不全。畧云。昔光武之詔馮異曰。朕于將軍。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蓋邊臣不可令有懼心。又云。邊臣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疏。其旨切。其情危。其中若有格格不忍言之隱。臣知其有懼意。始以裹革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又云。在三桂當與撫臣黎玉田悉心籌畫。纖毫無隱。而皇上之待三桂。亦當如光武之待馮異。又云。邊臣而欲與廷臣爭事。邊臣怕不勝。不勝則疆場受其禍矣。又云。西北之寇勢甚張。不使三桂徙近捍

禦京師。則將何恃乎。而在廷諸臣。絕不一念及也。又按家書云。目今醜。有二月上馬突關之信。沿邊缺餉數月。人無固志。邊將無一可用。惟寧遠。大三桂忠勇絕倫。又棄之寧遠。弟因集議。抒其憤懣。當局幾以此中第。上其歲八月。覽之而動。奈樞輔不肯擔當。何也。

大人分典禮闈得士十九人。錢爾登。周齊曾。吳易。凌駟。張標。顧之。

俊。社芳。王文棟。龔之遂。萬發祥。鍾掄芳。汪鉉。嚴爾琮。王日俞。楊一葵。陳熾。苟廷詔。史起明。賈席宣。

九月掌殿試卷。十月再典武闈得士五十人。

武闈齒書未見。僅於南都遇許君式玉。乃榜次第二人。長洲陳君思錫。今賣藥吳市。皆自言出大人門下。其他類取燕秦材勇之士為多。名氏未詳。

崇禎十七年甲申

春王正月。元旦。犬人。朝罷。隨拜。二書再請外。遷。願試危。疆勦力以自効。具言人情貴內賤外。吏治苟且。盜賊承敝。釀成魚爛瓦解之形。臣憤之痛之。救亂須人。扶危須杖。當此搶攘壞潰。藩叅岳牧。位列龔黃。猶懼不能塗塞禍釁。乃吏部職掌。盡委于各部。咨送人各私其屬。誰肯以才與賢者。出而任艱難瑣碎之事乎。峩冠援溺。裂裳救焚。無以濟矣。如天下事決裂何哉。書上。

報可。卽日自列姓名。移告太宰。太宰李公遇知。

涉事逡巡。訖不見補。

按是年邸書有一本為垣務曠誤事奉聖旨已有

旨了。俟部再推。自有裁奪。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再中就外事奉聖旨吳某已有旨了。不必頻

請。兩浙郡守員缺過半。何故久不推補。著作速補完。不得借口俸吝誤事。該部知道。又一本為

遵例移借村員事奉聖旨彭瑄炤例暫移料理。又一本為請銷選司積案事奉聖旨該部

未完甚多。定限月內逐一題復。其完銷的。即使清銷案牘。該部知道。并研相演之

繼相也。外托廉謹。而內不測。示反故相之政。先

是故相宜興暨興化。竝位參差不諧。公卿大夫。

各為肺附。長安號稱江南君子。江北君子以別

之聲勢。日相傾。帝聞而惡之。相演鏡上意。

爲 上密計畫徐令二相皆以封疆得罪去而
陰襲其位乃復請深究黨與窮其枝附求孤立
行意者于 朝莫大人若將屬以發端潛相要
致大人謝之曰惡朋黨者特以爲私相聯結故
使其奔走奉教于相君是又相君之所惡也他
日入 朝相演爲大人降車引年誼款接持手
屬曰今日 朝公能爲 上發朋黨弊害則
上謂公中立者其福不細幸識之頃之 上果
問朋黨事大人對曰臣聞本正源清何同何異。

古今邪正畢陳在。君相甄別而用之耳。若因之概抑。株案多人。所以快私鬪。非國家之福也。上良久爽然。遂阻懲錮之議。蓋天子之意。多嚮苛厲。顧因故輔試用寬大。事益乖裂。心竊悔之。臨朝。愾億。復有痛繩羣下之志。特溺相演甚。令得以私劄言事。有所陳決。人秘不聞。大人乘間奏。國事貴公言。宰相不容有私語。固請除之。上又患軍興賦竭。大事日潰。而廷臣章疏。無補于亂。深厭接之。廷論納言。非軍

國要圖。槩不得入。大人奏不可。曰。是使天下以言爲諱矣。今當禍亂騰起。祇變疊見。言之不忠者罪。非言之罪。皇上卽廣招鯁諫。厚丁寧之。猶恐更相飾匿。莫肯糾發。而顧禁之可乎。臣自委頓荒賸。無能申補萬一。乞歸不可。請上印綬束身司隸。以塞重責。遂據地擊額謝罪。至誠發中。深感上意。朝臣以爲難。明日。多詣太宰門。爭言掌垣久次。無以勸直。速當再推太常。以踐筵制。白相演。相演復遏之。疏兩推。俱不報。方

公岳貢者。以廉直名。繇掌院拜叅東閣政事。乃
務芻攬。以自見才。下索故籍于吏垣。大人持不
發。曰。閣臣垣臣竝重。小臣嘗昌言之矣。君主票
斷。小臣主糾發。無可下借。籍之短長。未可問也。
故司馬張公國維。坐中樞失事。檻車召。大人率
諸僚上書理之。罪解。請赴江南。辜權財制。以應
軍食之急。同官祖訣上道。大人舉觴屬之。曰。四
方空虛。流亾日聚。方以墨吏爲尤。公豈堪首侵
斂乎。吾聞撫字之良吏矣。不聞催科之司馬也。

張受觴汗下。謝曰。拜公言之。賜矣。當是時。秦盜盡掠關中河外之地。攻沒郡縣。無算。前鋒渡河。疾下。三晉。晉中丞蔡公懋德。拒擊不克。死之。訃至。國門。羣公卿聞之。亟緣間請升黜。以爲遷避。幾空署去。孝廉祝淵者。同里志尚士也。建言。被詔獄。獄中寄書。謂羣公之出。丐假差職。多自公手。何難一自爲計。踐終隱之志。大人答之曰。嗚呼。今非歸臥時矣。諸公全身遠害者。比比求去。顧媿不能遏止之。況可褰裳共逐乎。迂拙

繇來。唯有致命遂志。四言自矢而已。足下倘蒙
恩論出。姑徐徐行。視我骸骨所在。邸客周生
知外事。日蹙。輒抵手前說曰。爲官多求顯榮。公
勞瘁半生。徒服七品服。顯榮者固如是。故里無
恙。蓋歸乎來。況今禍亂可躋足而俟乎。吾聞以
公而謁相君。旦夕得晉秩南去。公何拒之果也。
大人喟然曰。求榮。人情也。求去。吾志也。雖然。吾
髭髮盡白。能復喪老嫠之節乎。夫匹士定交杵
臼。猶不負叩門之急。而某待言。帷幙有年。可

一旦臨事。委而遁邪。嗟乎。身可死。宰相不可私
謁。子忠我矣。雖然。勿復言。客嗚咽曰。已矣。事先
生日晚耳。吾將安歸。從者聞之。皆掩面流涕。又按
逸事狀云。憲壬癸間。客公邸中。見時事日非。每
抱漆室杞人之嘆。一夕夜分不寐。語公曰。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今雖無疆。勿替萬一。有他變。公
將何以自處。公嘿然久之。徐曰。公何以自處。對
曰。蟻蝨廢臣。無足數。有一篇舊文字。恰好抄得。
陶靖節吾師也。公曰。我則異于是。膝不可屈。世
不可避。唯有相演。忽罷。以魏公藻德代之。復
召范公景文還朝。擢李公建泰同理閣事。二
公。陛見爲上言天下事。分署廷臣可否。皆

亟引大人。有宰相器。謀國勞瘁。諸臣所不逮。急宜大用以慰天下想望。帝深然之。三月七日。始拜太嘗寺少卿。盜自成。已陷關中。三輔傾潰。上聞督師孫公傳庭久不戰。馳詔蹙之。戰。遂敗。剽盜北畧邊界。衝榆林。造陽。逼切京師。衆號百餘萬。上數問廷臣。兵餉禦捍之計。督百官蠲助軍資。夫人別帶珮。鎔賜器若干。盡輸司農。一時大臣多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領征下。貸殷。或開賣。充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

請 璽誥傳世者。入錢若干。搜削塵法。地墻勒
價。一切策慮紛出。大人皆以爲不可。第勸 帝
下令江南郡縣。委輸明年漕粟者。其盡折解。乘
遽速齎入。以班軍士。上皆許諾。又內發大人
前徙寧遠疏。立 詔吳鎮黎撫。赴援 京師。舉
朝皆知其已後矣。大人因爲書附介露馳。勉
其急驛兵策馬而西。如宗澤渡河事。按祝子殉節實錄云。
公於寧遠。獨主徙議。時羣論譁之。而井研通州
尤與公左。穀水移書南司馬。深咎公此議。已而
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如下 旨撤督臣。
促之甚急。寧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三月十

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陷矣。事介呼
敗。一失莫追。悔恨何及乎。事更悉。王公永吉。上
南都。移日復。召議殿上。諸僚面相怛愕。未有
所計畫。或曰。更請吳公計之。大人復奏。今事急。
圖之晚矣。唯有固結民志。與國爭存。必須與
耳。首請。上布罪已之詔。宣示近甸。約與更
新。行免畿輔賦稅。更繇。以漸及天下。又觀羽林
禁戍。日盡蹇弱。不足枝梧禦敵。當召同百姓
父老。面見廷下。深布誠款。鼓以忠義。使皆奮
激。徒袒欲戰。然後可以寡拒衆。又次請選鍊武

衛甲士。賜之裝錢。轉輸給食。治郭郭營宇。宿之
城外。別收廩粟。贍其妻孥于城中。使無私顧。可
致死力。又次請上自輔宰。下及曹吏。各宜分勞
宣力。親扼兵勒陳。鱗次百里之間。其半率家人
自食。臨陣并守。撫定人心。無以士卒增苦。百姓
以重其怨。再遺書少司馬金公之俊。勸令暢發
諸議。於是上下危蹙。憤耗言無一用。大人知不
可濟。遂寓信南還。與家人訣。時三月十一日也。
書自新城邑吏郵至。示蕃昌云。賊破秦晉。不費
分毫力。今且繇雲中上谷。直逼神京。無兵無

將無餉。人心皇皇。僞示僞官。幾遍畿輔。天下事
不知所終。我輩軀命等之鴻毛矣。山河破碎。身
世浮沉。此夢已兆之。二十年前。夫復何言。十二日。司馬上變。告寇衝
逼。近在畿甸。始議界百官坐門。分視守柵。如禦
故事。德勝阜城西直三門。尤當兵衝。十五日。
大人奉命。坐西直門。往時。警三犯三卻。營
部率在百里外。守陴中。官將士。憍逸不經意。坐
門公侯。但晏息城舍。執榼飲酒。陳立仗器。爲虛
備而已。時謂當復然者。大人馳馬抵西直。奪路
陵城。親桴鼓。冲鎬石。與僕夫共蓐宿城上。十七

日已刻賊驅步騎凡數十萬衆卒至飛塵障天衆始大驚郛外戍卒先棄火礮四野走賊乃突進轉載然擊聲震撼地圍城數重又爲衝朝撞城內外廨舍自壞賊望見守者爭引矢叩射弓弩盡發中者皆死大人方登陴左右急扶卻避大人麾之引門爲楯門被三矢矢貫木促使難萬人敵名應之不習反擊十餘人去大人尺許大人屹然不少卻衆稍定抵中夜賊發大礮忽墜丸火礮城樓下碎几案壁瓦皆飛大人端坐

神色自若。時長安營伍餉直逋懸。或匱至半載。禁衛戈冑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聲。相視戰慄。奸人伏匿。轉競驚譟。兒童數月。好爲秦聲。訛謠滿城。意在迎賊。莫可禁遏。於是人情擾惑。共有離心。大人親撫士卒。攬泪告誓。聞者感激。又手裹夷傷藥。令創臥立起。十八日。賊僞樹勤王旗幟叩門。請入。中官欲內之。大人不可。急指奴御。推石布土。穿內壘塞之。俄而大司馬騎士。又樹招勤王幟。飛至。請出。大人親詰之。語塞。拒

之。因轉赴德勝門。有守吏某者。乘馬躍城上。忽易緋衣。大人望見賊皆緋衣。目叱之。吏卸衣遁去。日昃。賊漸扶附壕隍間。束苜將乘。大人先求民間壯士二百餘人。懸之賞。亟縋以下。賊出不意。驚亂。乃截傷其鋒數十人。禽三十人。立斬以殉。賊少卻。分營而下。士卒騰躍。皆呼萬歲。大人臨堞指賊曰。未可賀也。將合至矣。已而果合。翼軍東西至。仰擊增力。會天日方昏。翁雨霧蒙城。鼓聲不起。同守武安鄭侯惠安張伯擁而喏曰。

爲之奈何。危在漏刻。公更計之。夫人曰。無已。願
白。天子請益兵餉。乃乘夜戎服趨。朝流矢
雨集。民皆負戶而汲。馬驚不前。卽棄箠下走。間
巷轉側。熒光數十里。從行之卒。有逃失者。卽西
長安門。鼓三嚴。守者少。宰惟炳問故。乃啓納。及
午門。遇相藻德。方乘帷車。呼唱而出。夫人前
告曰。事去矣。奈何。願見。天子言狀。藻德曰。未
天子退矣。誰爲趣起。令火后轟然。城雉嚴峻。何
遽言事去。夫人曰。此聲自敵陳。非內禦也。正惟

不可捍蔽。破在呼吸耳。藻德曰。姑還所守。明日
赴司馬門議之。窺藻德意。陽陽尙倖無事。而慮
大人得專面對。別有摘發。遂力挽而出。大人度
不能達望。闕叩顙號涕而去。轉奔總憲李公
邦華。李公具問狀。持大人泣。相向失聲。大人還
西直。足指皆裂。血流屢外。晨雞三唱。爲十九日
之寅刻矣。卽聞悲呼聲。聲四起。又告阜城門被
礮。半傾。士卒皆驚泣。欲潰。移時。德勝門守者叛
亂。大呼譟。自啓內賊。賊數十萬人。橫矛駢馬。爭

門竝入城中。大擾亂。哭聲震天地。西直戍卒。時墜城。竄散不可止。其環泣不去者。與奉嘗舊省徒御。不能三四十人。夫人憑城樓望闕。慟曰。事不可爲矣。唯以死報陛下。出東帛自袖中。距樓戶投繯。左右爭蹋開戶。抱持力解。皆伏地拜曰。公遽死乎。豈無所憾。夫人曰。何憾。唯憾不得與天子俱存耳。左右又泣曰。道路傳告。帝尙仗劍御門。親數賊罪。宮人自西華出。又言。帝匹騎巡幸。赴勤王軍。皆未定。請

尋求之。卽扶夾大人以行。賊騎馳逐大道展轉
衝刺。勢不得前。過道左三元祠。大人曰。止。乃入
坐兩楹間。盡謝去。徒御指祠屋梁曰。吾得死所
矣。語邸客周生日。我年半百。鬚髮盡白。衰病人
狀。而爵列卿貳。隆天重地之恩。無以塞責。嘗恐
負國。且以自負。頻年涕泣諫諍。爲輔樞所尼
輒思乘會。攀掣帝衣。一觸而死。陳尸殿廷。
冀獲感悟。嗟乎。悔不早決。乃有今日。天裂地傾。
城亾賊入。爲人臣者。顧安所辭命乎。奴從五人

因號泣持守甚力。夫人問祠中道士出薄酒。坐
奴子于東西向而飲之。自舉數觴。以醉別日。古
有忠臣曰文天祥。遭國覆亡。流離兵革。羈囚困
厄。終至于死。此乃大義。非有甚異。昔吾登第。夢
聞其詩。二十餘年。乃今踐之矣。事固前定。爾曹
固勸無益。徒苦我耳。奴子有稍知書者。泣以請
曰。文公之死。在募義恢復。十餘年之後。似可師
法。願留此身以有待。夫人曰。不可。文山身爲外
臣。氣力甚壯。可以爲所欲爲。吾待從臣也。當以

速死學文山之遲死奴子又泣曰黃冠歸故鄉亦文公言也。公盍從之。大人曰非文山之志也。吾意已決無多言乃作遺祝孝廉淵書屬周生與五奴子歸計。時道路又傳告帝問道南幸。詔求諸臣爲扈從。奴子復跪啓曰卽不可諱請忍須臾遲孝廉一見得天子真信未晚也。且乞遺令歸報。大人許之。拮拾祠壁間敗楮不能成幅。夜篝火倚案凡作五書紙盡而止。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移旦而失。雖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

不去。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
 以單衾。莫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
 望。祈知交為邪許焉。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
 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三月二十日酉刻。絕筆。
 罪臣吳麟徵書。又寄伯父書云。弟負大鬼之訓。
 于時無所建明。而橫罹百六之禍。十八日晚叩
 閤告急。時幸塵之。次早風塵塞巷矣。主此
 蒙塵。衣冠塗炭。弟即自裁。為奴輩所持。至刻下
 始決。自此永辭尊所。即欲追隨。詩酒以盡。友誼
 之懽。豈可得哉。子姪輩。教以敦厚。毋事浮文。江
 南不日有事。墳隴鄉間。若何為計。餘盡之。兒輩
 囑中。又寄從叔書云。幼時與弟輩嬉戲。每作文
 山對李羅。而王茂之夢山河破碎。驗之二十存
 之後。嗚呼奇哉。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不肯誦斯
 語。弟輒所之。今窮矣死矣。天缺地裂。時事之慘。
 殊數千年所未有。區區七尺。何有哉。又示兒輩
 書云。我守西直門。十九日別門失事。因而解散。
 即思就義。為奴輩所持。今始得引決。嗚呼已矣。

注上蒙塵。未卜何所。傷心慘目。豈能北面事人。五十頭顱。隙光無幾。但恨生平。嬾僻。所謂三不朽者。無其一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生不如死。今方悟之。後生讀書。只明義理。曉世務。且莫就科舉。食服用。俱要有農家風味。綺紈金銀等物。速速變易銷毀。我歷世難。知此等物爲崇喪身亾家。只爲奢華二字。切戒切戒。遺田鍾女分四十畝。桑園住居各一所。餘分坤兒及可孫。又查孫五畝。周子行送十畝。子行在此極苦。一無所有。還宜加意。炤顧。王宰跟隨最久。文儉忠順。卜正勤勞解事。三立亦可用。俱善視之。至囑我。柩如還。附祖父墓。昌姪兩家重擔在身。加意保養身體。大兄仕宦。想不復介意。六弟病在善費。好救排。八弟病在不通人情。未免近刻。此俱非末俗所宜。亦須三省。凡事多商量。與大兄優游泉石。以終天年。何樂如之。其餘親族尊長。俱爲我道意。陳幼芳。張睿。衷兩親翁。親誼甚篤。兩子藉其訓飭。宜竟以父禮事之。祝開美我已一

一面悉矣。此真古人也。我拜奉嘗命止數日而難作。衣服箱隻搶掠一空。區區銅束亦不爰腰。此舉只為僕從苦耳。若我心泰然無復遺憾。汝輩不必過勸。餘未及者以類推之。同鄉舊僚友多跡至祠。共引潛遁或以身早降賊。親詣招致。敦勸百端。夫人皆痛罵絕之。按親節寔錄云。淵于十八日蒙恩釋獄。即走謁公于西直門。禁衛嚴設。不得達。二十日聞公死。狀急往省視。值公作書畢。與脩而髯者立語。髯者色殊慘。公麾之去。已而復來。公益怒。擠之戶外。訊知為科臣翁元益使也。翁既身許賊。復計招公謀歸里。公罵之不置。有逆臣高翔漢者。已受賊署。雅知重公。解說百端。公厲辭卻之。翔漢愧恨而去。日禺中。祝子淵扶服入門。夫人墊巾青衫。棺絮在側。項有纒痕。祝

子爲涕泪交下。不能仰視。大人攜手止之曰。學道者亦如是邪。昔者山陰劉子。嘗語予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迳迳以轉念失之。今予持初念。行授命矣。子歸爲道自愛。道然坐移晷。爲平生譚。乃送別祝子。周生出門外。門外人傳告。皇帝。皇后殉社稷于南內。皇太子。二王不知所在。止之語。其實祝子哭而去。大人哭而入。于是北向伏地。慟哭。擊額。泚血。遂絕。已復哭。而蘇。顧左右曰。吾目百世不瞑矣。吾觀賊志。不當

久留。必酷焚掠而去。彼晝夜狙伺邊漢者。不旋踵將襲之。好收吾骨。秋月扶歸。南方必有災新帝。然國勢摧落。人無奇材。事有不可爲者。其識吾言。遂入戶投繯。童子踵而入。太人奮身上。左手捽束帛。童子驚。復前抱持。太人怒罵之。噴血蒙童子面。嗚呼痛哉。卒之日。皇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三十日也。祝子淵躬爲夫人。衾楔祝。祔哭。齎如禮。越三日庚戌。國人殮。帝于衢。祝子乃爲大人蓋棺。白髯戟張。凜烈如生。嗚

呼痛哉。夫人年五十二

嗚呼痛哉。天乎。大人蹈國大難。從龍天
士。曾不得一子奉左右遊也。又不得一子持
手足。將爵醴哭也。天乎。蕃昌等三人者。其聞
喪三千里。去變四十日。兄弟相捧據觸地。北
向投首。欲殉無從。頤血背流。交羅手面。不知
所終極。天乎。於情當立實。而法可侔也。悲乎。
已矣。死之事不可以勉矣。蕃昌又痛自降地。
有知。甫十齡所。執爵尙書之帷。署名從子之

職居不嘗舉席。出無將車。其當告寧之頃。承
顏接笑。曾幾何。晷至於今。遂欲揣記遺緒。亦
之無窮。亦安能聞述盛美。而傳其大旨乎。雖
然。無慮。太人單詞疇蹟。足槩生平。如在書傳。
悉爲微異。而死之日。烈節昭然。朝議多故。
皆論傳之所必須。非紀年之可分綴。又身可
也。譜事既卒。敢輟泗涕。而重縷次焉。太人
生而有奇質。疏眉廣頰。豐頤承顙。脣髭數寸。
勁且揚起。矜嚴有威容。自髫角習爲廉讓。沉

沉密靜有思。終身無怠裕之色。凡迹涉榮利。事比聲譽者。心勿欲近。簡御門族。無以盈盛。干法州郡禮命。概以辭擯。官吏造門。臥而勿接。非故人不書。非百里不輿。沍寒不設圍爐。歛暑不命鼓箠。治圃不致異卉。飲會不設絃。竹齋閣興寢。以二十年。非有省定慶問。不入中庭。子姓侍對。樂見真性。不責拜跪之文。十餘年御一褐。經數緝補。不棄。子姓不敢製統。穀具上壽。怕餼不兼飪。或進粉餠者。顧蕃昌。

曰。吾少時食此而甘。辭不復進。家人至今未
知吾嗜所在。慎無以饑渴之細容。長憎愛。內
及媼族外。至賓友。盱不炊必餉。壯不室必贈。
喪不克弔。祔者必賻。治丘壟者必助。遭事迫
蹙。待大人爲辦。必應。或以荒頓田廬。相質。揣
必相宥。人多敢于見給者。每臨祭忌。則齊。進
先人所嗜。則泗流橫席。燕御菲薄。典祀則豐。
營祠藻潤。遇宗長者。于道拱手避讓。上長者
書。必作楷字。伯父嘗遺書勸從。草書相貽。時

年已五十矣。愛接故舊貧窶爲之留連止宿。移月不倦。邨臯蕘牧皆遊而樂之。不好浮屠言。而軫念生物。客譽盤鱠者。大人愀然曰。食之傷仁。言之得非忍乎。形家勸伐墻東樹者。謝曰。斬其萌陽。以資吾福。不可。有時遘疾。不耐進藥物。而耽玩醫籍。管抹貧下。無有疲息。且語子弟。不可不少通脉書。知所戒慎。臧獲之屬。敕使不遂。坐客多爲之不堪。卒被寬贖。有大過。姑遺之。平居氣仁。而辭溫溫然。臨大

事侃侃然。文簡而旨盡。于立國門。則閭閻然。嘗云。言官以言爲績。不徒章疏而已。凡接對僚友。論辨皆是。有所斷析。諤諤然。間作諷人語。深而中。家庭言緩。多微笑。纒纒然。使人自告其誠。有憂患。暨子弟得罪。則竟日不言。不笑。令闔室慚懼。若受嚴刑。深嗜讀書。出自天性。更衣授餐。不離捲握。學旣精篤。益負不足。不自著述。或作已輒廢。不少惜。間舉經傳一義。多自古所未發。嘗謂詩書不自就人。人

自融結漸漬久之乃有得耳。愛誦陶杜兩氏詩。法書取孫虔禮顏清臣皆在几案。然非甚好也。嗚呼悲哉。此大人閒居之槩也。藉令天祚國家。閭里休息。大人進可匡弼。皇輿而退入疇野。歌咏葵藿。大人之志也。於懸車之詩見之矣。悲哉。天地不仁。命不可祈。壬午之詔。強奪林壑之身。屬以國計。摧權犯執。宜死于譖。不中。欲死于諫。不得。請死於疆土。不可。而大人卒死于宗社俱淪。帝臣

相殉之日。天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甲申之夏五月朔。邑有輓漕之人。亾歸者。指告大人。已殉。國聽者不信。或擲擊之。其人自請領繫。少須具實。闔門號泣。觸奮求死。國卹未舉。不敢發喪。十三日。寶摩徐先生示書。又詳在西直門事。乃奉書爲位哭。六月朔。南都詔下縣。縣令與家伯父中丞公。率父老子弟。臨哭於庭。父老子弟題大人主。陳於。大行之次。爲臨六日。始罷。無何。祝于開美周生子。

行間行先歸。詳大人死之刻。又讀遺書。蕃昌
於是徒跣。以北藉。史督師。祁撫軍符節。渡江。
八月。與奴子遇。挽紼而返。嗚呼痛哉。然後更
詳大人之死畧也。其春三月。大人旣殉國。
同時仗節引義。卓然章著者。范文貞公大學
士景文。倪文正公大司農元璐。李忠文公大
司馬掌御史院邦華。王忠端公少司馬家彥。
孟忠貞公少司寇兆祥。施忠介公御史大夫
副院邦曜。凌忠清公大廷尉義渠。劉文正公

學士中允理順。汪文忠公簡討偉。馬文忠公
學士諭德世奇。周文節公學士庶子鳳翔。吳
忠節公戶長垣。甘來。王忠烈公御史章。陳恭
節公御史純德。陳恭愍公御史良謨。許忠節
公吏部功郎直。成忠毅公兵部車駕郎德。金
忠節公兵部主事鉉。申節愍公冏卿丞佳胤。
孟節愍公進士章明。二十一人而已。其餘丞
相公卿百官。多不自決。年少名俊。轉于賊僚。
通書引黨相率降伏。賊渠據坐殿上。受之責。

以負國。乃盡被繫索。駢首笏剝。臙剔備毒。各輸選。鍰至數萬金。哀呼震地。死者不可勝計。輸金未足者。則人以二健士。搢之。令皆羸身而出。董衣中裙。行乞市肆。人不忍覩。奴子守大人櫬。依荒祠。大恐。而賊下令不犯死義之門。卒以無患。隣有髯人。包君者。感涕而請爲大人塗櫬。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求黍數。受創幾殆。櫬賴以堅。時就祠邸。慰苦如故。舊四月廿九日夜起。望見賊大焚掠。縱太廟火。

獨感痛至深。投智井以死。奴子二三人與其
隣叟收而瘞之城下。嗟乎義士也。賊乃傾甲
騎東出關。逆吳帥三桂戰。大敗西遁。五月初
二日。入都城。初八日。舊御史某者受新
署。巡城西。指發西直門。門土石築堅。竟日不
可啓。召問城卒。昔守官爲誰。皆對曰。太嘗吳
公也。御史慚嘆久之而去。初寇馬西突。皆自
平子德勝先陷。而諸門並啓。西直之封。至是
始發也。初十日。奴子扶大人櫬。遷宋某宅。宅

稍厰。與施忠介公凌忠清公二櫬同設堂上。十三日。扶遷順城門外福寧寺。六月初三日。扶櫬走及通州。登舟解維。焚紙而祝。公欲南否。時天風西至。紙灰南飄。緣東垂墜。觀者盡驚。又次德水。水膠不前。俄而雨集。新漲三尺。舟自徙而南者。一夕數十里。行道嗟異。當是時。中原州郡數百所。皆歷寇騎。燔沒怨讐。剽悍。滌地無餘。箭戟如林。骸骼穿拒。行人間走竄伏。日達數里。時就夜路。率皆驚怛。噫血脫。

死毛麓間耳。經過故壘。文武舊吏。擁轡俟命。及夫塲壁之民。類相聚保。自名一軍。望見舟。懸素旒。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許。爲算食供。具緣岸再拜。潑泣而送之。亦有豪強丈夫。出臨河干。因閘爲據。呼集數百男子。建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匍匐出其戲下。號泣告以故。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啓閘。交閘而止。以次復然。避難男女隨之者。皆得出。大抵碁置營陳。多以忠義爲號。南向

赤褊橫鉞坐者。召見奴子于帳中。使陳大人
節烈狀。則提酒揮液。謾罵將相。仰天指心。黎
面出血。以自明恨。蓋其中多有豪士。諸公旅
骨之得歸葬。實賴之矣。奴子所能記憶者。天
津故人路君某。孫君
某。故帥方君。蔽兵送三十里。臨清兵部郎凌
公。駟持門下士。服率義旅。恢中原。親送五十
里。東昌舊武臣許君某。遣送三十里。戴家開
宋君某。李君某。開河關中軍吉君某。吉君有
婦。亦擁兵屯河濱。各送所轄五十里。濟寧故
總戎李君者。發五十騎。關河道。導行五十里。
南陽書生吳君某。聚義師。秋七月。舟行抵宿
遷。遺民父老。始聞南都之事。詔諭所及。

哭泣傳告。日夜望見報仇之師焉。張總戎某尤叅戎某。東平伯劉公部曲也。移兵其間。閭伍殘潰。流民闕壅。侵奪道路。轉棘於北。久之始達清江。大巡王公燮。總戎丘公磊。臨輶弔入淮。東平伯劉公弔入關。閣部史公可法迎。齎諸公櫬於河次。哭之哀。遂渡京口。撫軍祁公彪佳。謁甲擗檄。而灌以酒。長號呼曰。悲乎。公千古完人乎。我結髮從公遊。辛苦喜樂。我無不知公。公其完人乎。公虛我坐于夜臺之

側。我不宜負公也。乃指劔而誓。以令一軍。軍中壯士從者千餘人。莫不流涕。八月二十日。抵禾門。諸父戚友皆遇。嗚呼。天乎痛哉。大人櫬還至。澈永安湖家祠之正室。發喪。山陰劉夫子以文屬門人祝淵來會。時八月廿三日也。冬十月。蕃昌再詣南關。上書陳大人守城死節狀。廷臣亦多有以卹忠請者。奉詔下。冢宰議贈贈大人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下宗伯議祭。祭大人四壇。議諡。諡忠節。議

葬。葬所須屬有司。管理全具。議祠。祠祭。京師。敕浙三臺使者。下郡邑。專祠。春秋俎豆。無闕。議祠名。名之曰旌忠。議恩。恩予先曾。王父母。王父母。及母淑人。誥命。如大人官。議廕。廕一子。入監讀書。

嗟乎。不孝孤。蕃昌奉述年譜。草畧具。久之。將出。以示人。又不勝掩面。鯁涕。泣而言曰。天乎。痛哉。蕃昌深自揆量。不能服從大人地下。銜哀隱痛。羞視日月。爲人臣子。何忍侈言。單君。

父死節事狀。且志昏無文。世所姍棄。謂如傳
大人無文。不如其無傳也。旣而伏藁長思之。
大人不幸爲明忠臣。丁國祚遷沒。策書埃
滅。耳目荒蕪。將使振古之烈。消于邇聞。蕃昌
幼不學道。猥多悲憂。以嬰心匈之災。驟承大
故。肝腑摧毀。坐令寢加。中夜頻發。則一氣上
逆。倚牀踣噎。指畫代語。山川藥物。無所申效。
彌增雜患。神不自謐。一旦謝苦席。百事便已。
悲乎。生爲兒男。加二十已四年。不克自樹立。

明先人教令。茲罹禍難。僅就大人成烈著行。鋪致大概。聊備遺忘。非蕃昌然。誰當然者。謂如傳大人無文。猶愈乎無傳之無文也。然則又安能須筆墨染綴。求娛人而誤時月哉。憶昨赴難之日。北向求大人喪。關阻豺虎之間。號咷齒駭之域。日迎鎬鏑。夜托魑魅。嘔血臨河。蹶踵穿裂。望見奴子。如我弟昆。憑觸樽車。况見吾父。悲乎痛哉。當此之時。死賢于生。及拜遺令而讀之。屬以自持。委託良重。大人桐

棺不固。墓石未封。血帛空存。遺文未輯。煢煢
母弟。引首蒿萊。當此之時。生賢于死。夫何兩
隳不下。仰天躊躇。成乎視息。固將有以焉爾。
洎乎殯歸北壟。書拜南都。褒忠之詔初
頒。采風之章屢上。舊京睽絕。姓氏淆訛。生
死臣僚。謗譽交出。大人名聞中外。逾久益章。
卹明五典之全。贈被三世而極。人臣之
榮。於斯號盛。雖然。未足以爲慰也。其時蕃昌
披衰泉。曳帶索。棲止市門。不能援引。時貴。剖

心上書。既已無復覽省。出而蹀蹀江壘。北首
長號。有時跪泣橫塗。問訊行旅。嗚呼。唯
皇帝之陵寢。何以安乎。青宮凶問。果乎
否乎。宗廟圖書。亦有存焉者乎。文祖鍾
簋。淪爲草莽。淮渚之師。不出。殺澠之寇。愈張。
當日之君臣。橫骸故國。灑血空城。足以昏
天地。感異屬。而不足以勸後死。諸公恢中原。
申大義。大人持炯炯寸心。侍帝天上。需以
瞑目者。果何時而可哉。故曰未足以爲慰也。

且蕃昌雖不孝。區區之私。亦欲身遇中興
之朝。一旦鏤心曲。訴吉凶。以干賢將帥。帶甲
荷戈。鼓軍關西。一飲賊血而飽。遂使膏塗中
野。骨播沙壑。無所吝惜。而窺候經時。終已莫
就。過此以往。天下事不可言矣。嗚呼。天乎。時
與願違。痛繇心積。夫人生不幸。至求死所。尚
猶如此。其難乎。不如其速返。而負土石開玄
堂。立廟門。肖德像。與隣翁父老。伏臘奔走。子
孫醴泣。以春以秋。庶幾大人形魄無恙。蕃昌

立焚制舉書。終謝人世事。操鉏耒以歸墓田。入承老母歡。出事黨里無過。狂惑偃蹇。以須死。人雖已重違其初心。猶足以明吾梗畧。慚不自解云爾。悲夫。偷生以來。何無不爲。而于年譜之述。多需滯乎。乃追時悼事。据實闕疑。若涉淵冰。固知攸濟。唯恐有所損益。以貽先人羞。蓋嘗挑火長宵。灑血成潦。而不自知其能終之者也。終之將有以廣之。則乘故國尙有遺老。世家多采舊文。烈禍之去。聞都未遙。

大義之在襟懷易發。學者聞家所在成列。於
大人生平。皆樂得論列而補究焉。雖小子困
頓不聊。言脫無次。固辱君子長者矜憐之末
矣。於是將事。斂木以布其書。玆日之旦。然香
薦水。先焚藁本。以告大人。痛哭拊地。而申其
說。

月心管公年譜

天山自敘年譜

武進鄭鄴謙止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初九日子生八字甲午癸酉甲寅戊辰
家世本義門宋時有爲駙馬居洞庭者橫林之鄭國初自鳳陽
徙來傳九世爲吾父太初府君吾母吳安人生予時正鄉試初
場日祖雲石翁嘗語予是日有集鵲數百鳴噪以爲爾伯中舉
之兆乃爾伯竟下第則此瑞當在爾小子矣外祖母金孺人又
嘗云是日之辰外祖吳太史後庵翁夢一駿馬負大斗金甲士
從之馳而東未幾而報予生者至小名仍孫外祖所命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年二歲

府君登進士第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年三歲

出痘幾危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年四歲

始能言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年五歲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年六歲

就外傳時從府君嘉興任所讀書得悸疾祖母董孃孃命輟讀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年七歲

病幼科醫郁姓者云予病當三年方可愈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年八歲

病

萬曆三十年壬寅年九歲

病愈讀書記誦與講貫並進見府君試士指卷問此何文義府

君爲解說一篇予心卽有曉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年十歲

府君因子問時義令塾師常爲子解說遂私作一篇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也題以一正一喻作兩大股府君笑曰文不如

此做然語塾師此子筆路大可望因教作破題未十日府君面

試命吾與回言終日題予破云聖賢相忘於終日而不覺形諸辭焉府君大奇之遂教爲文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年十一歲

府君上計予在家從師金景星諱鉉嘉興人金師教法文以英銳爲主予受益爲多府君升工部營繕司主事差回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年十二歲

府君北上黃河舟漂予受驚又吾母至楊村而病途中無醫幾危泊舟張家灣兩月始愈入京予是冬不得絮衣吾母病愈檢知之爲之慟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年十三歲

予大病自春迄冬凡九月冬乃漸起理舊業時梁谿杜鴻吾先生諱漸以貢來京府君延教子數月杜先生嚴毅端方甚有師範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年十四歲

季父明初來京府君命予受業時萬曆之盛縉紳多暇有講易
談禪分題作詩批二十一史之會而談舉業者則崑山顧開雍
湘潭李湘洲宣城湯霍林數先生爲宗府君常攜予聽教并及
諸大老之會予皆得有聞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年十五歲

聞小試信府君命予從季父歸命名鄭字謙止試得補常州府
學生員宗師爲武林楊淇園公是年四月府君上直發古今第
一權姦疏謫邊方雜職得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年十六歲

冬從府君赴永寧謫府君所至訪道河南登太室少室陝西登
華山繇棧道至四川府君手攜陶詩風前月下時朗吟之至山
海經丹木篇喜其句命予號曰峯陽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年十七歲

從府君登劍閣繇中崑上峨眉未至山有一僧策杖馬首曰豈

非南方鄭居士乎驚問之則紅椿坪得心長老所遣也蓋長老已預知府君之至矣至坪長老與府君甫迎見相持大慟各不能止觀者皆怪疑有夙緣云居數日府君欲命予及僕南還而自留山中曰棄家入道古人所有也予跪請得無爲老祖祖母驚乎府君點頭又三月下山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年十八歲

府君京察九月室人周氏來歸故考功郎惺菽公女也外父無子止生一女時熊宗師科試婚八日而趨宜興科舉得二等

萬曆四十年壬子年十九歲

從師趙鳴之諱萬和科試批首也課業家園府君督課甚嚴與張二無常爲七篇之社大抵文力須鍊如七篇恆苦不給然窗下三四爲之則亦不甚覺其難矣是時常熟顧塵客先生遷謫來爲教授命二百題予完其半每十篇卽呈先生批教先生於前輩法最精予得受益七月同趙師赴鄉試中六十名大座師

岐陽趙先生芝南邵先生本房座師王鉉林先生捷報後至南
京府君授以一柬悉遵而行其費甚省府君命之曰無爲花柳
惑也一染則終身之累予謹受教予後至粵東諸友陳順虎輩
醉予命妓邱小玉解衣偎寢黎明醉醒始知予卽披衣而起後
游武林年家兄弟張踴行以優旦侍寢且云大雨中渠無所歸
矣予峻卻之皆傳以爲怪不知予念府君之戒終身未嘗犯也
冬赴京會試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年二十歲

至京謁孫淇澳先生呈鄉試卷先生曰今年不連科也當遲十
年乃第骨氣甚靈貴十年中正好讀書學道也予時自意可聯
捷已而果下第再見先生先生曰吾言不驗乎努力勉之矣然
予時欲於舉業中登峰造極四月抵家病痧疹幼時未出痧也
痧所忌風與肉適當盛夏不能避風又早食肉疹遂不消自五
月至八月病中從舅吳巖所忽折簡云寒族呶呶有以訟事居

聞歸咎於吾甥者幸善爲解之且未敢聞之尊翁也予復東云甥病痧伏枕百餘日矣足跡未出內戶不知盛族何人訟事何指何所據而爲甥咎也卽已具稟家君不妨盛族賜顧面悉之耳逾日而嚴所同其族來至榻前指予謂其族曰此卽謙止甥矣其族熟視曰非也因叩其事乃是宜興署印爲陳別駕有一老同袍欲居閒訟事探知予與別駕未面遂託予名往投刺吳族則其所訟者聞知爲予居閒也扣老同袍之舟而愬之云雖疏遠亦母黨親豈得反佐鬪乎時老同袍者匿艙中命其子僞爲予狀出撫之曰母黨尊行也甥豈敢佐鬪當兩平解耳遂解纜別及訟而吳族者負故以爲予咎也吳族旣熟視非予乃向府君請罪府君與嚴所從舅皆撫掌大笑吾鄉人情之幻若此九月予病起而體中仍時時作惡家君命予讀書金山且就何繼充之醫繼充延陳古白爲塾師有金陵三陶生者附學陶以附學爲苦而力又不能延古白約以四十金延予予未稟命府

君未之許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年二十一歲

府君自辛亥察後常忽忽不樂云建言惟所處奈何借察典而處建言乎雖江陵之燄未嘗以此處吳趙諸賢也且主察者同鄉同聲氣奈何以我爲贅於權門乎意頗悔峨嵎之歸屢欲披髮入山吾母吳安人力勸之乃修居士淨業不入公府不見貴游不冠帶不赴親戚宴會曠然如與世隔絕矣前是買董壁仞宅一區價二千餘金壁仞爲祖母董宜人從弟以貧售宅府君京任時封翁與壁仞成契府君償價甚艱而鄰居楊姓者謀欲得之府君素負氣不能讓也則歎曰吾子孫其終爲魚肉乎吾則效王右軍捨宅爲寺耳峨嵎道遠今蓮池大師卽雲棲之得心也當就而問道太初可謂癡絕後來謙止之禍雖羣小之喪心實太初有以招之也是時東南縉紳無不皈蓮池者蓮池之配沈師太亦以比邱尼爲女流所宗吾母亦欲謁之乃與府君方舟同往子亦請從至武林府君

卽命歸曰游山玩水是縉紳歸老事汝且未到此時當今文匠
獨崑山顧先生汝邸中領略未深吾以簡送爾可就彼受業此
老史學古文俱精甚若肯以進於舉業者教吾兒則大幸矣予
受命謁開雍先生遂留予館家塾中甚受論文論史之益而舉
業鉗錘尤深蓋先生於此道直是王唐的派自言告人鮮能解
者獨許張宗曉與予耳府君與吾母盡吳山游覽之勝數月歸
次吳門府君來晤崑山遂攜予歸歸而聞謗議大騰有言府君
披剃者有言予亦披剃者又有言吾母亦爲尼者又有言府君
爲婢妾爭鬪而起者紛然無所不有府君與安人付之一笑而
此謗遂流不歇蓋圖宅者爲之有設謀以簧煽者非無端之流
言也是秋復往金山陶生仍在焉又訂來年之約予白府君而
許之而陶生不能待明年卽以是冬延至其家則繇鎮江而上
陸行百里至句容繇句容折入至其家四十里村名杜桂以前
朝有杜桂兩相得名今更無此二姓矣惟陶氏最盛相望五六

村皆一姓也冬底歸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年二十二歲

正月初旬卽赴陶館予自受教崑山之後每翻前輩文卽覺與前不同真是得訣回來好看書也乃就南都悉購諸前輩文肆力搜討之而盡棄趨時之業從游者陶玉陶鑄陶斯詠陶康衢茅茨紀筆諸生而館於鑄家鑄之兄陶嘉兆有德人也其家去南京尙五十里更無雜交故予得專其業值宗師試陶玉陶斯詠紀筆皆入泮而鑄原附學高等一時以爲盛十月歸理裝計偕過南都諸生仍邀予至館云至京及場期足矣竟在館過歲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年二十三歲

正月八日始離南都二月初一抵京場中卷頗得意及下第覓落卷批云無甚意味蓋摹擬先輩而近於枯淡也歸次東阿逆旅主人張少浦老而好客邀予至家因得遇孟連洙先生先生年七十餘隆慶辛未榜與鄧文潔同年相契道文潔生平甚詳

且精於玄學予就叩之先生留居一月而少浦遣子驟騎還別
雇送予孟先生出所批玄書解甚異曰二藏不可不閱也予辭
而南五月抵家以孟先生之說告府君府君曰欲閱藏則莫便
於南中矣予先往乾元觀主者意落落卽往金陵寓朝天宮閱
道藏而舊學諸生皆來是年得遇王寄凡王寄凡者朝天宮道
士也年可三十餘其應酬爲世俗禮甚恭初無異處然身祇一
衣有第二衣卽以施人人施與錢卽以施貧子必盡而後已自
言貪睡裹一襪臥堂牖下十餘日不醒亦無飲食便利予一日
數察之見有鼠跳躍其面亦不驚醒亦無傷齧門生茅茨自鄉
來呼醒之便蹙然起亦了不異陶鑄云道師十餘日不飲食矣
必無氣力能與我遶柱相逐乎寄凡云可於是鑄與遶柱走鑄
疲極暈而寄凡不喘以次更三五人輪與相逐皆疲極暈而寄
凡如故予至夜禮叩之自言其師爲茅若冲得道人也其談玄
又與孟先生有別府君來南觀予閱藏聞祖母董宜人之訃而

返宜人歿於季父許州任子隨府君迎及於清江浦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年二十四歲

府君葬董宜人於陳灣新阡拮据襄事必以子自隨一一指示之曰此兒曹他日事也既葬戒曰終天傍母他年必葬我於此是年八月十五日長子珏生府君命小名瞻孫封翁甚喜爲盡醉曰眼前看四代也子自閱藏時卽齋素室人亦爲母齋兩年矣故瞻孫胎素至今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年二十五歲

府君卜築樓村移家居之以近陳灣墓所也自雲棲還後府君吾母俱長齋蔬素至是以居喪尤虔子與室人居城從龍嘴寺僧假藏閱之甚恡畢一春不能百卷吾母云且當完世上功名事方可及此而子亦憶無意味之批以爲更當通俗因復購三科房稿詳點之點完而北以丙辰入京之大促也九月卽戒行至京寓善果寺得擬題三百每日午過則和衣臥近晚而起籌

鐙拈二題隨意更拈一小題中夜而飯至竟夜主僧起作課鳴鐘鼓則三稿完矣始解衣臥逾辰而起日以爲常從者四人日膳三稿者願中也日給飲食者張京謝仁也供役於鐙火筆硯終夜不休者張明也鄉試本房林老師方任工部每朔望攜課謁之師大欣賞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年二十六歲

初場畢宜興陳中湛公自過索稿大賞決當得元因而徧傳都下華亭馮五玉之文亦爲人傳誦而榜下皆不第予爲諸老所留及夏始出都至東阿又爲孟先生所留因得遇袁古堂居洪範池山中年九十餘茅廬數間入山旣深而倉卒客至乃無所不有亦異人也洪範池八魚皆出亦甚奇歸而從僧去華完閱藏之願

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庚申年二十七歲

開館於郡城之先賢祠每月三試品其高下旣而改爲兩試旣

又改爲一試以卷多閱不給也登門人籍者一千七百餘人凡首取者至今多科第矣然要之無益此事不宜爲後人可爲戒也是年生子文孫府君安人甚愛之百六十日而殤予爲之誌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八歲

予自辛亥成婚至丙辰室人六年不孕祖母董宜人未赴許州時吾母命室人朝夕侍奉宜人甚悅因抱其內姪董仲昭之女命室人撫女之且仲昭之配周氏卽外父之親姪女也後室人歸迎外母之妹適生女以貧故將溺之而與外母同守節者外父之妾鄒氏有姪孫女亦將溺室人皆就抱之歸故予撫有三女而丁巳遂生子吾母以爲陰德之報且甚愛三撫女蓋吳族謂之壓女生男也今長女歸吳挺裕衢州守求峰公子次歸賀元璽光祿署正爾楫公子次歸胡元烈太學茂先公子是年秋七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槎十月將計偕適臂生毒號楚欲死醫藥不效府君合陽寶膏自傅之而愈陽寶膏者予曾祖

野洲翁病發背幾危劉誠意石浦適至就視榻前遽命合傳此藥遂愈故予家傳其方然能合之惟當時三老僕已死其二矣止存一人府君亟呼命之其藥用籠糠火煨一晝夜方成果有神效以不易收口遂淹至冬月

天啟二年壬戌年二十九歲

前是歲內以會試文書附同袍投部至是起程至京適臨場矣初場中意甚寬然獨首篇謂當鍊以虛局三易稿始定日已將晡餘皆隨筆也榜下中七十名大座師養淳朱先生崑柱何先生本房座師機山錢先生先生後與予言闡中已定予首卷以策內門戶字爲主者所抹幾落孫山幸對房李媿庵先生竭力協薦得第四卷其後會試錄書經兩程用予墨以七十名墨卷刻程亦從來未有也

家有世僕顧倫之子顧啟行當予祖時家式微跋扈逸去營爲台州府幕子祖幾爲所侮其官以墨敗歸被憲訪啟行以爲府

君置之訪也日夜謀弑主報復已而啟行第四子爲啟行所逐乃自投靠府君契稱世僕啟行聞之益復大恨見子文名頗著謀遣其壻郁姓者持謗帖訟子使不得入場其人中途乘騾而墜足損不能行比至京則榜出已五日矣遂廢然而返聞其來又有與逆奴合而使之者

三月廷試得二甲第三十名觀政都察院總憲鄒南皋先生副院馮少墟先生僉院鍾龍源先生皆一時人望南皋先生時召予講學時新進見諸老皆屈折屏氣予每直達其意無所回互而諸老器重乃過當高邑趙夢白先生聯居日夕過從尤極款洽同年文湛持黃石齋蕭三峨朱滄起王心乾過從爲密以此數兄談易談詩論文論史旁及禪玄滔滔不可竟也王憲葵司寇以參輔臣沈淮及奉聖夫人客氏爲民出都子作蹇驢行送之頗爲人傳誦此稿丙丁閒家人焚去今亦不復能憶

六月考館予初不欲預黃石齋曰考而不得何害也乃與考試

題精一執中論命輔臣行邊紀事詩選得第二名

八月入館乃知所教習者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又聽自改一經也然署中極閒靜能於此讀書三年自可辦真實本領石齋遂移居署中子欲追隨之而不果

神廟末年端居靜攝而太阿自操中外無敢爲邪者惟政府得行其恩怨然埽除異已至削其官錙其身而止沈四明借妖書一案發其殺機將興大獄賴神廟聖明未幾而解四明陰謀竟不得行士大夫居鄉亦甚安各以講學或詩文禪玄相高細人亦有所忌憚其爲人心風俗益亦不少戊午己未閒山東大荒至剗榆皮以食飢民之南下者不可勝數然子計偕往還夜行無盜警飢民無言亂者則我神祖鈞陶之運也獨起廢永格縉紳意氣不得發舒光廟龍飛一鬯積鬱起廢殆盡然百鍊之剛亦可屈指數餘者大都委蛇游躡以善蔗境而已至熹廟初而釁始於內諸君子知之而無能深心定力遠識圓機爲國家謀

者於是賚李可灼於外殺王安於內未已而逐南昌逐周家宰
削王司寇逐鄒總憲削滿太僕孫宗伯登朝三月而去人皆知
客魏已得手而又有借客魏以得手者同心君子時懷隱憂相
顧而莫之敢發文湛持乃以朝講建言疏留中十二日不下傳
聞且廷楚斃之杖下首揆葉福清次輔韓蒲州力持之謂廷楚
之端不可開然而洵洵不測予乃卽以留中上疏中引武廟時
權璫之煬竈神廟時姦輔之藉叢蓋有所喻魏忠賢至閣戟手
大罵必欲票杖閣力持救福清又獨揭救講筵講官鄭方水盛
養陞兩先生又誦言力救蒲州至引湛持爲文信國裔忠臣之
後祇想做忠臣而表章府君萬曆時發姦疏云他見父上本有
名故一做官也就上本福清救予云鄭鄭三吳名士今滿朝耆
舊無不重其爲人故其揭云鄭鄭亦三吳之名士也今年選入
館皆慶爲得人逾日而旨下俱降二級調外任用謝恩辭朝回
籍候補文長洲參客魏交通事留中不發鄭謙止繼之因而同
罷自是謙止一生大節讀者正須著眼卽此類推縱小

德出入決非
杖母之人矣

以十月初六日出都途中過邯鄲縣見道傍有坊署黃梁仙跡
與湛持下車入謁初過醒心亭方塘湛然廟祀呂祖後爲盧生
睡像湛持題絕句壁閒予未及也出仍憩醒心亭忽聞空中鶴
鳴時道士在傍湛持問此閒有鶴乎道士云此縣中總無鶴況
此郊外僻地予向空祝仙翁若此鳴爲我兩人發者願仙翁更
令鶴鳴俄而長唳三聲音節嘹唳輿阜無不駭然予與湛持乃
作禮仙翁辭行輿中成八句

是年次子喆生府君命小名諫孫予至家府君命仍行新第之
禮得句云仍呼游子挂宮袍尙忝微官皆主澤益實錄也府君
率予展墓告廟合族拜謁尊戚歲內俱竟

天啟三年癸亥年三十歲

正月吳安人率予至宜興展外祖太史後庵公墓游龍池得娑
羅樹一本長可寸餘蓋娑羅子墜地所自出也二月歸同室人

展外父惺莪公墓遂至外家山橋

三月逆奴啟行訟府君於按使者蓋有大力者主之然奴之實不可掩又誣殺其第四子不知其子自靠府君未三月府君悟爲逆孽遂屏之不復用自死於家府君久不入公府與逆奴理皆予代之按君潘公批云以僕訐主真三吳大變也凡一年始結

吳安人爲予買宅於郡城之大南門母姨夫何仲昌之所售也府君與仲昌立契實吾母主之

爲長男珏聘於張氏文學張星高之女

天啟四年甲子年三十一歲

予向學詩而不專是年料理一徧討究原委乃知東坡所云當熟讀國風與離騷者此入門正說也夫子獨許商賜言詩此說詩之法亦卽作詩之法故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若至今日應酬盛而關係微可爲下流矣夫意所欲言言之而可無不

盡可不必盡者莫如詩予自是始好爲詩

買小山於三山去無錫二十里四周皆湖狀如金山小而露耳
子樂之結茅五楹時挾一帙爲浹旬留看雪看月頗絕勝同年
鄭大白署曰三山隱廬

爲次男詰聘於韓氏韓不挾之女不挾從予論文甲子闈卷出
決其爲魁果中第七名相傳以爲奇不挾有女與次子年相若

遂締盟韓不挾名鍾動崇禎
辛未進士湘潭知縣

是年九月二魏表裏大翻世界諸君子之難作矣

天啟五年乙丑年三十二歲

璫旣作聞邏卒四下東吳府君安人命兒且當晦迹山水之
閒子宿有浮海願遂往海上是游之勝者寶幢禮阿育王塏葑
山禮彌勒佛塏所至皆有詩將渡海而不果聞璫禍甚烈恐爲
家門之累乃還九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華甫暮月中丞
許定于公爲其子之溥納采

天啟六年丙寅年三十三歲

張按君遺書云都中盛傳六君子傳及黃芝歌出文鄭之筆禍且不測黃芝歌實予所作聞北司獄神前產黃芝六葉而六君子適當其時適符其數作歌紀之同鄉顯宦爲逆璫奴遂以之爲贖於逆若六君子傳不知何人所作也諸君子之過者子皆不避形迹周旋送之府君安人甚以爲憂亟命子避地子以西江多異人就訪之過赤山埠遇賣筆老者相從十日甚異小憩龍沙遇風道人同萬美叔訪道印山至廬山結夏遇一庵屬子永斷世念提撕悲切子不能從以及於此每一念之慚負無地凡子游跡所至皆有詩

天啟七年丁卯年三十四歲

北來者傳禍不測府君安人同自往海上進香以三月得報乃織予入願同寅案中與陳仁錫文震孟俱削職爲民追奪誥命永不敘用後查爰書中初無予名忽旨中票出此亦從來未有

之事後又見欽定逆案門克新項下有累及三詞臣語豈克新
疏中有予名乎然克新疏至今未見也夏歸省不敢見一人戴
京帽者晝夜守予門仍避地至西江渡梅嶺至粵東憩五羊城
陳秋翁前輩梁森朗同年歡然道故遂遊羅浮登飛雲絕頂聽
天雞一鳴患難中乃得山水朋友之勝所至皆有詩九月聞聖
主龍飛始作歸計

崇禎元年戊辰年三十五歲

還過泰和訪蕭三岷留止春浮園將一月而別三月抵家已蒙
恩復原官第三子姓生府君命小名傳孫室人病就醫京口逾
月愈因渡江游廣陵時王葵心爲揚州司李葵心玄理極精而
有巧思出奇器圖說相示予問以木牛流馬亦云可造若所爲
代耕風磨水漏之類真有裨於經濟欲盡試之聞起用之報而
返八月再奉旨原官起用府君促北裝予辭且過歲十月初十
日府君遂棄諸孤無疾坐化詳誌狀予以平日屬言卜耐葬於

陳灣董宜人之昭穴

崇禎二年己巳年三十六歲

三月第四子發生安人命小名壇孫以方爲府君禮大悲壇也安人移城同居是秋公舉府君崇祀鄉賢長子珏應童子試補常州府學生員

崇禎三年庚午年三十七歲

室人生女安人命小名銀章生之前一夕安人夢府君授予一圖書遂以命名居憂中爲諸弟長兒點課選明文稿彙意欲成明文選正而以諸稿爲之端今此業未竟也聘媳張氏未嫁卒爲珏兒聘於劉氏永豐大令季延公之女

崇禎四年辛未年三十八歲

春服闋第五子競生安人命小名同孫妾楊氏出安人促予北裝予應當以明年爲母稱六十觴乃戒北上母曰然則今歲爲我預壽可也卽以意語諸戚諸戚遂共舉觴以八月觴謝諸戚

甫畢慶而安人病初起胃疾漸劇予偕室人侍疾安人云吾病殆不起乎若有人耳邊告予云祇二十日可還來山中也果二十日而安人又棄諸孤矣垂絕命兒女俱朗誦楞嚴咒而逝詳具誌狀以遺言耐葬於陳灣府君穴之次吳後庵可行文才極許可聞鄭太初能文面試三藝遂以女字之此事亦見謙止所作行狀而近來知者亦少諸書皆說吳安人為鄭太初繼室細按謙止文集則吳安人卒於辛未太初結髮夫婦借老太初卒元年戊辰而吳安人所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謗者謂其擗殺婦翁即此類也明紀編年大書速故庶吉士鄭鄴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一句便錯起則史冊可盡信哉吳安人生於萬曆甲戌而吳中堂生於丙子則長兩歲矣女弟之說亦差

崇禎五年壬申年三十九歲

居喪乃知古人讀禮之義作宰我問三年之喪全章文一篇示諸子此千古祕義非筆舌所能竟也自戊辰以後所點較書有韓魏公李忠定公文信國公三大臣志三大臣志曾從七友龔而鑒成玉樓應召忽忽五年矣未如此陶李杜王元邵六家詩書尚在否附識於此以當人琴之感本朝六太史集制科論表策正餘多未就緒者予性一日不翻

三十一卷之二

三

書則不樂然楞嚴有云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深念及此悲淚自
懺

崇禎六年癸酉年四十歲

珏兒年幼而弱予常自課之是年文宗科試予亦往返江上常
爲兒授舉業不減老腐儒也秋兒往南京鄉試亦偕之行寓神
樂觀主葛道士房道士引予示建文出宮之路同年楊貞吉掌
科引謁孝陵瞻禮煌煌徘徊追仰黃了袁道長引予觀內城觀
天壇黃石齋適相晤於神樂觀兩宿而別爲予寫大松奇絕有
前中允後中允唱和詩兒完場偕歸是年室人雙生二女命小
名銀鸞銀鳳長兒婦劉氏來歸

崇禎七年甲戌年四十一歲

春服闋予性好游旣畢喪更欲尋吳越山川之勝而數爲孫淇
澳宗伯所留宗伯與府君同年自幼府君常率予聽教癸亥以
後則比鄰而居宗伯清介絕俗所著明洛易義自言有異授予

從而受之劉乾所水部遷謫來爲郡別駕亦從宗伯受易此風味近時所希也宗伯前有困思鈔予童子時親見與府君往復商訂至是慎獨義則兩年心血無晝夜不寢食於此而後成謬以子爲可教輒亦命之商訂予匡廬遇異人爲子說中庸大有非世閒文字解者時拈舉爲宗伯言之今宗伯序中至比予爲邵堯夫則小子何敢當然而不虞之譽求全之毀鄉人之善者好其不善者惡遂相乘除以至於今若宗伯拳拳知己九原安可作也

初黃石齋之假歸也時方奉伯母而南予父母方在堂石齋修升堂之禮府君久謝客於子同年中獨見湛持與石齋耳亦兩兄求見之意堅也及石齋北上則弔吾父而嫂夫人亦流連至浹旬及是歸則又弔吾母投詩十絕句相顧悲慟尼陽郁穆當似有夙緣者

是年次兒喆應童子試補常州府學生員

妾高氏生女小名銀

次兒婦韓氏父母俱喪其祖茂暘以孫女各歸夫家而年未及笄令與予外母毛節婦及予第四女同居其母有所寄於陸陸欺孤女無償意女索之迫則大鬩既鬩予始知之陸而及其翁姑陸者韓之中表姊陸完學之媳陸卿鴻之妻此今日毒殺之繇也論事理亦殊無謂當繇夙冤耳女鬩後病傷寒一月死

秋游武林百日盡其勝西谿看梅而歸則歲盡矣族兄小峰住西谿三十餘年茅堂三楹小樓一楹魚池竹園桑地各數畝有茶有魚有筍有泉取之甚適歲以蠶絲易米爲終歲之糧予不如也作詩比吾兄爲東臯子

此境真不易得謙止翁早知此樂則不及禍矣惜哉

崇禎八年乙亥年四十二歲

爲第三子聘荆氏太學士揆公女爲第四子聘白氏中丞希量公女爲第五子聘浦氏太學源之公女第四女受聘於賀寧陵

令止叔公子第六女受聘於范雲南提學長倩公子公子年伯
 也第七女受聘於吳文學載颺公子載颺與子爲郎舅此吾母
 安人之遺命也結夏洞庭宋鄭之裔出舊譜相敘則皆是義門
 後分散耳遂游靈巖而返時相知多勸予北裝而孫宗伯亦奉
 欽召而北責子大義強之同行乃以八月廿五日起行相公抵
 家謝恩疏於六月十二日辭朝八月廿五日抵家青門抵家日
 謙止起身日期也時謙止服闋一月廿五日抵家青門抵家日
 青門公罷相纔北行而謙止起身日期與青門還里日期不先
 不後則甥舅向來有隙正未可定此讀書論世者所當知也先
 時莊烈帝以屢次置相不當特召孫文介及山陰劉宗周福建
 林銜入都皆有爰立之意劉公爲烏程攻去補工部侍郎而孫
 公途中抱病於初二月入國門竟不能見遂於丙子正月十
 三日病故林公初司業以忤璫得罪然聲望遠不逮孫劉兩
 先生烏程尚不甚忌帝遂獨相林公而劉公不久削籍矣莊烈
 帝之舉錯如此焉得不亡讀史至此可爲長太息者一也近人
 知孫公出山始末又不知孫公與鄭庶常交誼橫一成人於
 中或有爲之說曰孫鄭既相與鄭庶常交誼橫一成人於
 不得夢矣夫爲古人不平反復不知何不申救眞所謂寔人前
 不考據而橫生議論其弊必至於此也先三日而郡城有汪氏
 龍魚之異室人送予至廣陵欲攜妾高氏從以孕不果以仲子
 詰自隨中途游泰山

十月十三日抵京見朝時卽有語予者君來誤矣君與文湛持同患同年誰不知之溫文方相構豈得不相及乎及見閣於朝房體仁足恭作折節狀執予手低問曰家居久矣靜觀必審將何以教我近日南邊清議如何予直應曰人都說有君無臣耳體仁愕然則曰公不知天下事做不得又無人材予應曰從來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用之人做不得三字不知誤了多少老先生如何作如此說體仁微張其手曰你叫我做那一件好子曰如防邊蕩寇難道好不做罷體仁曰人材到今日可謂絕無子曰有人則能做事用人之人則有人人材成色原不能足能用則三五分人材可有八九分之用不能用八九分人材不能得一分之用體仁曰如公言防邊蕩寇此事當如何做起當用何人予曰某老於山中人材非所敢知也若論做事則防邊蕩寇必須兵將今廟堂之上但言募兵而不言練兵但言用將而不言選將如何做得事來老先生當擇能練兵之人而任之

為將能選將之人而任之中樞則此兩事非難蕭何之識韓信
岳武穆以五千破兀朮十萬亦祇要辦得眼法手法清耳體仁
色大變拂然而起曰公與文湛持同任國家事罷我久要歸了
予曰老先生下問某不敢不以正對也予途中草一條陳疏首
言揆地曾以示人同鄉權犬遂以為奇貨奔告體仁曰鄭荃陽
不日上疏相糾矣體仁徧告其徒募人論子無應者乃以昧理
蔑法先糾文湛持何象岡而次以蔑倫糾子寘予刑部獄按烏
荃陽在十一月初入荃陽下獄在十二詳見前獄中草自序程糾時間續自有疏糾倪鴻寶許石
門其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乃止而鴻寶之禍終發於半年
之後石門之禍終發於兩年之後獨予最烈
參予疏甚草草其情亦甚露首云鄭鄭少有文名天啟年間建
言起用人多譽之有謂當破格優異者其後論子引吳舊輔為
證何以多人之譽不足憑一人之毀便可信也是謙止又云豈
可藉援倖位援予者何所指豈非與援予者相軋而引繩批根

乎所糾子無居鄉立朝事而捏稱惑父披刺迫父杖母蓋即向
 所道府君之謗而今則飾坐於予當時邑中皆洞然而權犬屬
 體仁妝點以聖主之崇儒敦倫也而借此挑激其心路人知之
 乃糾纏遂以殺予亦當繇冤業也烏程原參以吳青門相公為
 八字一切蒸父妾姦妹云云皆系許巖楊琛輩後來妝點載筆
 者不察大書宗達揭其杖母即此一端餘可類推下獄將原參與
 續參歸併一處則失實矣即此一端餘可類推下獄將原參與
 刑於亥夏五罷相丙子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家而鄭謙止受極
 不陸原無確據野史傳聞異辭豈可盡信即謙止自敘年譜亦
 不過有微詞耳乃延陵後人無學寡識信委巷流傳之語動稱
 勞舅不和則分明暴青門之嫌隙矣嗟乎不讀書之人自証其
 重可歎哉

崇禎九年丙子年四十三歲

時有滋陽令成德南臺張壽祺在獄中奏揭體仁諸姦狀體仁
 遂具揭謂出於予訊二公於錦衣衛皆不承乃急訊予刑部初
 審請敕撫按行查體仁票不許貴州司回話體仁亦自知其誣
 知行查之必虛也乃請三法司會審麗邊戍又票不許聞體仁

亦欲戍予而陸完學力持之以爲非殺不可非立殺不可予婦之言其入耳乃若此司寇馮英曰卽如原參無死法於是別謀殺予急足南構楊氏舊隙而徧雇募里中訟師亂民之魁贈以厚資許以納官爲必殺之計值予病傷寒瞶眊中則密令醫投以大黃黃連石膏熱良解而寒邪入於四肢意卽不死成廢人也至今手足尙攣廢

二月五弟郝自家來省聞妾高氏生女臘月吳載颺同珏兒自家來遣詰兒歸珏兒留侍病自夏迄冬暈絕者數舊游親戚無復一盼以世講常存問者獨比部周方厓也

崇禎十年丁丑年四十四歲

諸姦迫欲立殺予司寇云吾不能殺人媚人也乃請敕同鄉文武公奏吾鄉鮮武職惟陸卿鴻爲錦衣而常趨迫司寇故特指出文武字體仁仍議處司寇而移予於錦衣衛以二月二十八日至錦衣獄寘予後監大金吾鄒之有向人云首輔以此事屬

我豈以我為小人哉乃連章請告決去體仁以其門人董琨代
 命琨密上予病狀予時實病而上疏之意則欲得嚴旨立訊予
 斃之刑拷耳忽奉旨責調治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至今一息
 之餘生實聖主如天之賜也未幾琨以他故被罪吳孟明代責
 予調治如故七月體仁被言去按正史體仁於丁丑六月罷則以殺予事付
 屬張至發薛國觀時宮諭黃石齋疏救予遂欲因此并處石齋
 至發復具揭謂石齋之不得列東宮講官以救予故也前後疏
 救予者司空劉念臺黃門傅右君李衡嶠及石齋而四按黃石
於丁丑六月官春坊諭德以救謙止為溫體仁所糾十二月升
少詹事戊寅七月初五召對平臺復與楊嗣昌辨論杖母之誣
侃侃不屈語具春明夢餘錄中
傳右君以救謙止杖斃明史有傳

崇禎十一年戊寅年四十五歲

獄中諸案皆去子然僵臥珏兒留侍疾湯藥必親命之出則泣
 然久而不衰亦是此子至性也舊年同繫有雷應元京學諸生
 也執弟子禮以房稿求選雷之戚有為書林者遂刻行之而譁

然又幾以爲罪案至是有提牢之子張生偕路蕭黃生問字從之購數書春秋四傳管子國策呂覽史記前漢書皆鈔一過又自刪定詩集十六卷改定尙書制義五十篇續成書義十篇皆付珏兒受之

張至發陸完學相繼去位以必殺予之計付許曦及雇募諸流棍聞更有大力者領袖未得其主名也六月清獄西曹縉紳無不釋保恩覃海外獨予在繫金吾奏請疏中卽具陸完學王章語上救據實具奏芳洲回奏不敢暢剖然是非之良未盡昧也曦等恐予不死無以償雇募之值遂自具疏亟上妝點曖昧極其穢褻顧亭林先生偏聽陸來復之言有一詩罵鄭謙止依附東林詩題頗長備言許曦一疏系陸來復代作則陸之確矣鄭劉元城云論人須觀立朝大節未有清平之世可以曖昧殺人者以曖昧殺人之圈套自溫體仁始也曦等更深一步則串成穢惡小說嵌入姓名此乃極古今以來未有之事而陸完學七十四歲之翁深狎諸惡少而成之予死何足惜世道至此

正以死爲幸耳曾記李緝敬中丞寄予道命錄乃洛蜀交章之
彈文所參晦翁夫子有兩妾爲尼先姦後娶及縱子盜牛事當
時門戶相軋卽如此而漢書曹操以不忠不孝立殺孔北海萬
世而下公論竟何如哉完學付託許曦先入之爲武英殿中書
使之擎拳曲跪表裏旣熟乃便於浸潤其謀最深而特自家召
楊琛來琛者前之鄰居予鄉同年楊惟寅之子也其惡性成十
餘歲爲小天罡營入泮則爲文天罡八條龍之首其穢業有非
人思議可到筆舌可罄者里中皆知之挾讐應募甘心於予是
時黃石齋疏糾楊本兵嗣昌不宜奪情入閣上召對嗣昌訐奏
石齋薦予事以相抵上降處石齋而詰責金吾卽訊予以七月
十三日衛審受一彬具奏旨駁嚴審金吾請曦等面質二十三
日再審許曦楊琛等冠帶衣巾跳舞於堂上搖扇指畫如說書
又如降巫金吾惴不敢忤而嚴刑彬予敲一百予大呼太祖高
皇帝告金吾請問曦等此何年事也曦云此初做舉人時事因

又請問曦等各若干年歲於是有言二十四五者有言二十六
 者二十八者總之皆三十內人也予言無論是非情理所有即
 考此年歲則予中舉至今二十七年矣諸人有甫生有未生者
 而以二十餘歲之人質證近三十年前之事可乎天理人心自
 非彼等所有而敢於無忌憚若此者則恃體仁中毒之深完學
 主持之祕也謙止自敘極言鳳臺尚書之下石則來復之攻擊
 其得罪鄉邦未嘗坐實其杖母可見本心之明不容盡昧當日
 猶有清議也鳳臺回奏其杖母可見本心之明不容盡昧當日
 天啟年間罷官崇禎元年起用卻未嘗附瑞或有以東林正人
 稱之者聞之錢鑄庵先生云鳳臺於天啟年間罷官輒對人辨
 別非東林泊乎崇禎改元與眾正並起則又揚揚得意自附於
 東林矣其反覆如此子復問此語之由來答曰此事頗確先祖
 嘗對先君子說故知之極細備按鑄庵令祖學聖先生夙稱吾
 常文獻又生於明季則其見聞決非近今人所及碩齋鑄庵一
 脈相傳亦頗留心談事而鑄庵今已入十中風後不能動筆說話亦艱澀過此以往吾鄉愈無人攷證舊聞矣當時
 秦檜以謀反殺岳飛有小卒王俊證之想其狀當亦若此然檜
 與韓世忠言莫須有三字當猶是秦檜良心積極若今則抹去
 莫須直以有字耳質對曦等語皆窮於是曦等不待金吾之奏

尺山自文三譜

自撰一遵旨面質疏以質對所窮之辭改攷編捏雜以鬼夢戲
褻之說及金吾奏與曦疏不合上怒落金吾職更命司禮東廠
法司錦衣衛會審自是家人不得相聞問矣八月十一日會審
於靈濟宮予有確供口詞載語之略嚴刑兩梟一夾奇慘極刑
非世閒所有予終無以承惟號呼皇天上帝太祖高皇帝而已
曹司禮云不承奈何乃密提予家人張睦徐英宋寅刑拷亦無
所承無何又從衛鋪提家人張成至張成者珏兒書役童子也
五月中罄盜牀頭盤費裹身而走爲沈夥長所獲連贓呈於金
吾故金吾羈之鋪中追未獲贓曦等知之令人與言爾主且殺
爾可從我嘻王俊證岳飛之故智遂重扮登場矣前歲在西曹
時家人有八九人温陸徧購之許以金帶武官後多從詰兒歸
而圈套仍弄於此使僕證主又使盜僕證主春秋主逆乃今見
之是日曦等欲就此中并殺珏兒以曹司禮不從得生不可謂
非天幸也審歸暈絕昏聩三日衛卒晝夜守予予久已付屬後

事矣十四日絕而復甦提牢周公過存甚厚盡以行李付之家
人既皆別繫郭金吾仍命役送珏兒至令得父子相守亦感之
欲涕也自覺意中更無一事生死呼吸亦復坦然惟初入獄時
曾欲自敘年譜以病置乃從提牢借紙筆口授珏兒略記生平
以俟後之論世君子謙止受此奇禍至今無人為之訟冤論
世君子殊不易得披閱一過為之嗚咽
寄周室人屬云結髮夫婦相從二十八年一遭璫難再罹權毒君
獨力持家艱辛歷盡未有一命之榮是予意中耿耿事豈知今
日遂至此哉未完兒女隨時了之因緣修短莫非數也君年少
予一歲久學內典當知世閒那有不死之人勤修學道早得相

見

屬兒珏姓發競人不可不讀書明理我府君嘗言舉業文字不
通而旁通別業皆不通也繆西谿云一本四書一篇八股文字
能通則無所不通此是我聖賢詩書之靈所語甚妙不可為我
受禍而不讀書也讀書必以通舉業為始不然如豎屋之無基

天山百文三書

既通舉業仍須讀書閒中與珏兒打算經史詩文典制字學五年可辦一副本領若性命二宗繇於根器須自得之趙文肅教子云傍通醫卜業餘力叩嚴楊此尤衰世養身之善術也珏兒識吾言量諸弟根器次第教之諸子聽兄言如父相聚殷勤娛母晚景能讀書明理則處世居身待人接物自然有法不至馬牛而襟裾也

國恩深厚頂踵難酬然宜自量力圖報如吾自不量乃更取禍畢竟聖賢之道不可易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前賢云一官羈絆實藏身此語自關至極慎無談兵兵事未有能善其終者慎無居要俗云上得高跌得低也繡襦黃帶呵殿鳴騶風沫水漚有何可羨淵明堯夫真吾師也當常講究勘此一重關過

聖學自有心印大舜贊堯舍己從人孟子贊舜舍己從人此是堯舜打合處顏子一生學舜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此是舜顏打合處故夫子獨許好學後儒講
學鮮透根宗故於問字理會不及大學修身是舍己入門修者
修而去之也顏子克己是舍己實力克者克而治之也至夫子
毋我則與舍己正打合矣此之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此是聖賢心印慎獨是關捩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關捩中之關捩如開鎖之匙鍵
也孟子得道子思得此而已得此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無咎乃可以達天德吾貫串數言以盡聖學非杜撰非勦襲有
所受之蓋非空言口授珣兒守前待後無負學之一字

居家有道敬神佛虔祭祀孝父母刑妻子四者乃爲人爲學實在
處刑妻尤難古云晝徵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身無不正則自然
觀刑而化非可以道理言說繩束之也此儒門第一步學力
家庭之禮亦宜簡淡莫重於事親然而菽水承歡何必鼎烹也凡
事量力凡事隨分越其力必躓不隨分罪之階也不可守者勿

創爲之不可久者勿暫爲之世俗之盤合宜痛裁酒食之宴會
宜痛避往來奔走之禮節宜痛簡逐勢之奴不織之婢宜痛驅
也

一身之計所需幾何冬夏兩布可以溫一日再食可以飽五尺之
牀可以安一架之書可以老百畝之田十五間之屋可以養十
口之家辦此非難安此不易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爲
至論富莫富於知足貴莫貴於無求此爲要訣吾以淨心取奇
禍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與人交淡爲主太濃則離構生焉世閒意氣徒虛語耳緩急那有
得力者其得力者正是夙緣非關交結也處親屬以疏爲道吾
年長於仲弟十二歲其他皆更幼府君早厭世務以家事任長
凡事命予照管子亦身任不辭肝腸太熱口語太直取嫌取忌
叢謗叢疑以至於此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人皆爭身外事未嘗自觀其身偶然爲人此身在天地閒何啻一

葉上壽不過八旬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閒光景能復幾時倏忽影現何可著處要當實實看得此身如寄與世閒事莫甚相涉與世閒人莫甚相干能自尋得安身立命之處此爲上根如不能者亦作世閒一極淡之人庶幾哉苟全性命之道也苟全性命夫豈容易諸葛武侯一生學力纔了辦得此四字來易稱避咎詩貴保身孟浪自殘亦復何貴兒曹識之

世閒能殺人者莫如財吾身能自殺者莫如口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二語相配正以言貨有如兩刃當知此書警戒之切

能讀書而未窮理祇覺文緣深重必多好著述似不關世閒名利事此亦當大戒此是以道理爲裨販也從來聖人於此節度不差吾夫子之文祇是弟子記載言語耳刪述之外無別著撰也故曰述而不作老子爲關尹所留強之著五千言彼時若放過關決不肯自作道德經一部寄回與關尹流布矣莊生道力去

老關尚遠其絕世之識絕世之才盪盪晃晃而不能自抑然自
觀甚審觀世甚透於是寓言卮言荒唐汗漫觀其書意兢兢然
日如刃在其頸惟恐不能免者看得到此乃爲道眼持得過此
乃爲道力盲子願以爲憤世豈不謬哉太史公頗窺其意故一
生精力祇了史記一書極愛司馬相如之賦未嘗擬作一篇然
而已不免於腐刑矣莊子曰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
之知避夫禍重乎地則無往而非殺機矣司馬遷班固之才殺
機也蓋寬饒張蘊古之直殺機也龔勝孔融之名殺機也岳飛
楊漣之忠殺機也若此皆自取之也文文山獄中詩云得因真
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現風消水自平功名真滅性忠孝
太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又云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
年前原未生此之謂聞道

佛說冤親平等吾於此亦頗有道力錦衣獄審時吳金吾爲我說
万俟卨錢盞因果蓋知予之冤而漫相慰勉也吾兒孫自立爲

主勿復太於此計較郭汾陽父母墓爲人所伐德宗欲爲之報讐而涕泣辭謝往時讀書至此每作數過徘徊要之人間恩怨何足數者惟天道乃好還耳自以好還聽之天道毋爲於此多容心也是爲最後之屬

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十五日天山翁口授
來無名先生傳

既敘年譜復爲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少有文名爲官有直名家世清白以名得奇謗生平砥礪忠孝以名得奇禍慨然曰從此生願無名因自署姓氏爲來無名志當來之願也性喜讀書有婦共艱辛子五人長者孝少者慧常慕龐德公家風又云淵明非責子也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此淵明之善教淵明諸子之善學也而所志竟不遂自爲傳贊曰誰殺我者豈人所爲浮名爲累乃今知之從此曠然與造物游圓明周徧俯世如漚

十六日候旨未下珏兒相守兀兀乃無可言者乃無可思者與兒說生死之故拈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一章仍爲舉業體多生結習脫稿自覽爲之一笑

十七日夜夢見兩尊人吾母摩挲牀頭若有所覓云昨所得玉今以付爾吾父云是刻得好玉不大刻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謹記以詩

宵宵夢游依依膝繞魂魄所歸清虛之表不磷不淄何彭何天秦山非高天下非秒至聖肇登瞻言則小永錫寶章俾獨見曉錦衣衛提牢百戶浹旬而代二十日周仁齋過榻前子問候旨云何仁齋云聞有密封下刑部矣因舉手公過一重關也子問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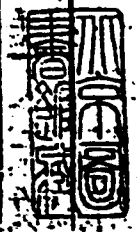
云十二日司寇諸公皆欲借盜奴成案有一少司寇獨持不可云天日在上誣服卽是枉法況彼未曾誣服乎吾不惜此官不能昧此心也因移白司禮司禮亦以爲然想別作提質矣其詳不得而知也問司寇姓氏云王命璿從不知其人因又言此

番公之銜冤王之執法長安喧傳三尺童子皆能道之矣下旬
提牢鄭光宇自會審後內外聲息如隔世子寄食提牢廳仁齋
光宇皆能周其飲食者也九月初旬提牢馬伯長有舅楊體元
京庠生也私以課業來質從之借書得後漢書一部八大家半
部雖殘缺指示珏兒爲古文法漫爾遣日讀後漢書翻黨人之
禍憑弔古今俯仰身世真是黃梁一大劇耳

天山自敘年譜

天山自敘年譜一卷明鄭鄭撰鄭字謙止小名仍孫武進人天啟
壬戌進士選庶吉士上疏糾客魏降外後又削職崇禎元年復原
官起用又爲溫體仁以蔑倫糾之下獄楊嗣昌張至發百計周內
鄉人惡鄭者從而附和之十二年八月獄成磔死所撰有三大臣
志陶李杜王元邵六家詩本朝六太史集崋陽草堂文集十六卷
詩十六卷此譜卽文集之第十六卷崋陽冤獄信者半疑者半鄉
人湯狷庵五辨最和平亦最精確崋陽之冤人知之楊張殺崋陽
以激崇禎帝之怒石齋人亦知之而崋陽有自取之道焉則人皆
不知而狷庵獨揭出之者也此本卽先生所藏其辨皆主是編眉
端所書亦先生手跡今改雙行注於下狷庵賴古堂集亦已發刻
故五辨不附惜崋陽草堂全集未見俟他日搜出當爲刻之可也
宣統庚戌四月武進盛宣懷跋

此器之制，其法甚奇。凡欲用者，先將此器
 置於水盆之中，然後將水盆置於火爐之上，
 俟水盆中之水沸，則將此器取出，置於火上，
 俟其氣味芬芳，即可食用。此器之妙，在於
 其能去水中之雜質，使水質純潔，且能去水
 中之毒氣，使水質甘美。此器之製法，實為
 居家旅行之必備良器也。



隄南正公小像



隄南正公小像

一
粵雅堂叢書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麤皇輿折軸
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
青史千秋何媿何忤孰肯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
下鎮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男會鼎恭述

先文正公諱元璐字玉汝別號鴻寶又號園客在
先宋之青州人兄该弟侗從蹕南渡宣文閣學士
文節公思卽侗仲子而该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
溪该子安徙橫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募兵禦
寇有功爲防禦千戶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春洪
武時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中輸粟三
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

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述初子宴宴子堂堂

生仰菴公諱鎧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

仰菴公生南望公諱應蘄績學孝友以雨田公貴

封文林郎南望公生雨田公諱瀨萬歷甲戌進士

官南駕部郎定船政東南軍衛戶祝之歷撫淮荆

瓊四郡守是為文正公父徙居郡城篇首稱爵論者專詞以告

海內全編稱府君者統詞以志家乘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府君生青烏家推干支

為癸巳年乙丑月丙申日壬辰時

初大父艱于嗣嫡大母曹太夫人無出伯父又以疾
錮至是年四十三矣生大母施太夫人夢白鶴沖霄
而府君適生伏犀貫頂居數月大父漫謂之曰爾耳
在此爾目在此詰旦問耳何在卽舉手自指其耳蓋
夙慧天授勝于香山之無二字矣說者謂大父船政
成而畱都四十八衛之衆尸祝之者已五載天之報
施此其徵也

二十二年甲午二歲大父內艱服闋補荊州府知府居
官十有二旬而漕撫以宿憾彈去之

二十三年乙未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五歲 曹太夫人幼習毛詩終身不忘
恆置府君膝閒口授之故未入塾而詩已成誦大父
每隨事命對因圍爐命紅爐白炭對黃卷青燈因剪
髮命光頭和尚對麻面書生蓋自謂也皆應聲立就
不假思索

二十六年戊戌六歲就外傳

二十七年己亥七歲嘗隨大父舟行月色皎潔命賦看

舟月口成五絕云憑欄看舟月看月何須仰水底有
青天舟行月之上

二十八年庚子八歲大父敬禮賓師夕必共飲一日叩
所講左傳右尹子革謂倚相不能近知祈招之詩焉
能知遠所謂遠者何指師不能答先公從旁對曰遠
者卽指上文墳典邱索耳大父嘉之摩頂稱善

二十九年辛丑九歲一日侍親觴花下退而成牡丹賦
數百言不敢呈大父以呈太夫人於燈下口自披誦
琅琅然大父自戶外聞知推扉入取視中有紫則佳

人之舞袖黃如帝治之垂裳之句甚悅謂終不落人
後太夫人亦大喜舉樽相賀每府君夜讀太夫人必
坐待及入問所誦習幾何所屬構若何得當則採果
餌勞之始就枕以爲常

一日趨庭大父指水仙使作破對曰其臭如蘭其白
如玉春風得意脫白掛綠又一日舟行大父示句曰
綠水遶青疇對黃花欺碧草大父曰不若彤雲龍紫
閣又一日送客解衣指腰閒金帶使破對曰若用汝
作礪不下而道存大父驚異他年題柱曰僅容旋馬

廳誠隘太祝奉祠不隘手植三槐我不做兒子二郎
必做蓋大父以公輔期府君其後位司農舊稱外輔
則名亦猶公至尊隆遇名而不姓則禮亦如公及盡
節贈太保又爵實三公云

大父嘗于前庭手植黃楊二本楊固無華萬厯己酉
一華而府君拔解崇禎甲申一華而府君遂志明
年黃楊枯死似與府君相終始者事又異于三槐附志
于此

三十年壬寅十歲

三十二年癸卯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歲大母曹逝世方疾篤時搏頰呼天哀號請代大父得所籲辭每爲長慟

三十三年乙巳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十五歲時大父林居已十餘載少宰楊

公時喬疏薦起補瓊州府知府大父以燕翼自安雅

不欲出控辭不獲命乃就道將發畱訓以戒

訓曰示璐瓚兩

兒兩兒舉業正當成毀之間工夫不可一日錯過吾今各延一師分塾而課之宜時體吾心時憶吾言凡

所立日程毋得鹵莽作輟自墮惡趣爲不肖之子且
年幼禮度未嫻性愚世情不諳毋得輕事交游致取
罪愆如親友泛然見顧者俱不必相見或蒙賜帖只
稱遵奉吾言槩不敢領如有以德行文藝訓誨吾兒
者宜洗心受教頓首謝賜別時亦稱遵奉吾言一槩
不敢造謝凡親友乞念區區萬里之外拳拳于兩兒
一日迴腸何啻九次宜導吾兒使爲善士非禮之事
勿使見非理之言勿使聞非係正事勿入此堂如或
諛浪笑傲道世情淫靡說他人短長又或以杯酒治
遊牽拉師傅致妨吾兒之功者皆非端人吾兒宜謹
絕之凡任長善揀失之責者宜省于斯 此
訓府君恆奉以誨勗子孫故不敢遺一字

三十七年己酉十七歲府君夙成而大父初不令應童
子試謂當待其驚人乃鳴夔喏何益至是郡縣監司
三試皆第一是秋遂領鄉薦六十六人時主試者爲

翰編晉江黃公國鼎給諫臨川周公曰庠分考詩四
房者東陽令漳浦蔡公思充也督學使者則陳公大
綬也府君既雋大父遂引疾歸以爲堂構有人焉能
老風塵吏鍵關著書不復出 府君時已有星會樓
稿盛傳國門市人因之賈利摹印至三萬餘板字漫
滅重鐫者再行卷之廣向所未有也

三十八年庚戌十八歲正月公車至都家世儉樸大父
遺之故裘不能禦朔風棘漏夜二十刻疾作迅書而
出不獲與濃淡及簡廢牘房考評曰此必英年異質

也惜末藝未稱暫抑以老其才需大就耳

三十九年辛亥十九歲客有攜府君書扇九日詩游雲
閒者徵君陳公繼儒見之驚歎以爲仙才遂赫蹏致
殷勤身先之繇是聲譽日盛

四十年壬子二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一歲再上公車不第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二歲冬十二月大父厭世府君哀
毀過禮迄今讀喪祭諸辭者猶泣數行下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三歲閒關吉水乞誌銘于鄒忠介

公元標以公負天下重望與大父同官駕部又皆江陵逐客稱患難交故不遠千里云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四歲秋八月歸藏大父母于上虞之白馬湖其地大父所自卜以依親也封樹威儀一如制焉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二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二十七歲三試南宮不第

四十八年庚申二十八歲府君既屢躋喟然歎曰窮達

固有命要不堪以無用空言消磨歲月作讀誼自警
又立之法多擬場題分箋列壁箋各七題日抽一箋
伏而思之義句皆備則焚箋引滿不形筆墨於是歲
月之間胸藁纍纍果以獲雋然惟府君至精彊記能
爲之他人不及也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九歲是歲會鼎生是爲長子

二年壬戌三十歲偕計吏者三矣始捷南宮第一百二
十八人與從父三蘭公同榜方試竣時府君自錄闈
墨以呈舊司衡陳公閱竟默默意殊黯淡府君請曰

傳不工公全言卷之七
七
敗軍者將又北乎曰正以非北所以邑快失第一人
將奈何聞者或迂之然先輩瞻矚期許固自遠大
兩主司皆宰相正爲金谿何公宗彥副爲秀水朱公
國祚同考詩二房爲右諭德博羅韓公日纘

殿試第二甲二十名是爲文公震孟榜觀禮部政改
翰林院庶吉士故事進士服官以甲第爲差二甲多
部曹其次五及十者除州無清華望所知競勸赴中
祕選府君喟然曰帝王良法美意必賴守令而全生
平恨罕覩循吏奈何身自去之所知曰循良一州何

如循良四海乃就選

三年癸亥三十一歲以官格科條失宜竊議之而身在
修業之列抑未敢言

四年甲子三十二歲除翰林院編修故事庶常去留準
館閣累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者二人例不
並留府君恬淡自如又文多指斥試輒不前而同鄉
之延譽者日至及集議前輩多右同鄉首揆葉文忠
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
一等矣乃留府君翰苑而出同鄉爲給事中 仲弟

會覃生

爲伯父後

充經筵展書官

纂修記注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殿試充掌卷官

奉節冊封德藩王新襲驕不知禮使節近郊長史出
逆陳三事王不外迎朝使及宣讀官同王跪起府君
曰王黃口耳曲譬不聽長史再反府君正色曰所可
假者稱疾免外迎耳至于典禮孰敢干之更不悟則
卽日迴車返命長史匡翼之謂何於是王稱疾擁兩
寺人迎冊於殿門之外餘如禮

册封事竣卽引疾就中途繳節乞假歸里省母時璫
焰日熾刑賞顛亂府君計還朝不能無言言則遺北
堂憂故引疾歸

與客品題新榜名流曰今春奇士多在中末止翁解
元得在魁選榜首卷本房閱及時忽自動知其有神
也榜中最少如萬元吉王敬錫皆英美之姿萬尤奇
杰不在何項諸君之後大率甲子登儻多才文皆高
古亦是風氣一轉如此世界不應有此文運其運有
升泰耶

六年丙寅三十四歲在里

七年丁卯三十五歲四月假滿赴闕甫至以資序奉命
典試江西薛給事國觀副之時璫焰日熾羣小懲前
榜試錄之譏畏人議其後矯詔懸主司誹謗朝政之
令坐無赦府君故撓之以孝慈則忠皜皜乎不可尙
已命題忠觸璫諱不可尙譏進爵上公翼祠文廟人
爲咋舌及撤棘而璫已敗幸免于禍返命在道聞大
行上賓兼程入臨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六歲正月首論國是 璫既磔死

餘黨猶踞津要欲禁錮林下諸賢力攻東林又創爲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府君憤甚抗
章極論首爲上別白言之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
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
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
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
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亦天下之才
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
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所援

引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中實有謝華撫其若
脫置黜陟于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日邪黨則
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
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
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
五彪之徒公起而背叛名教毀裂廉隅矣夫頌德不
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
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心也又將何所不至哉
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

復疏奏

詔所奏未當施平湖票也

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府

君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于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簡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

而緩態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
漣及擬戍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以魏忠賢之窮凶
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
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彪虎之結交近侍律應處斬
而法司初擬止于削奪不啻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
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
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關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
非篤論矣卽廷弼之事爌條旨僅免一臬未嘗赦之

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
宮一案無從讎以受賂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
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于不附紅丸
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
之王之案不侔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
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
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
如王紀清正著聞以參沈淮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
紀削奪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于破帽策蹇傲蟒

王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
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
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爲榮辱抑宮保橫玉
之劉詔何如極楛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
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
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
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
多藏則猶之稱厥臣不要錢云爾臣雖斬首穴胸不
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

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
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
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
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遂以真儒自
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
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
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言之
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
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

賴此人哉維垣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遇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黨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命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

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
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
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
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
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
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
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

傳之工全言卷之二 四
秀之故智不可奉之爲經守之弗失願維垣之熟計
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而起廢之旨于
是乎下

鼎按楊素附璫爲之驅除善類不遺餘力及璫敗
維垣度無以自免乃疏糾崔呈秀婪賄庇奸以盡
其跡遂儼然以正人自負而國是益濟自府君疏
上公論始出於是臺省連章劾褫猶潛通中貴詔
逐而後去

四月遷翰林侍讀奏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

九移宮之三案鬪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
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
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
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
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
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
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簾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
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

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歌
功於假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慮遺鱗勢極盛而
或憂翻局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
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
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
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
之論者誠未深思若乃翻卽紛改亦多事如臣所
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
亘古未聞宜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

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
帝爭聖崔呈秀欲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誣先帝偽謨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鑒之
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矯竊誣妄當毀
三又况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
有一成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伏願
敕下該部立將要典 毀開館纂修實錄捐去成心
編摩信史至一切妖言市語如點將選佛諸謠毋許
妄行奏瀆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書奏

閣票部館會議意存兩可上不嫌益聽朕獨斷行五
字及部館以焚毀奏覆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力爭
繼以痛哭復疏言不可毀狀天下傳以爲笑言路相
繼糾之放免尋定入逆案

五月上諭會儒臣于奉先殿前焚要典宣付史館賜
宴出

鼎按奸黨變亂是非非徒明編要典亦復陰淆實
錄是時府君能知要典之繆不能知實錄之譌緣
故事實錄進呈則尊藏于皇史宬副本儲文淵閣

又會官焚草于椒園闕密特甚故先疏未有一言
及者後七載詞臣文公震孟以承纂熹廟實錄請
光宗實錄較對始知其繆奏請改正政府動以要
典已焚是非久辨爲解竟持不改夫要典焚而失
實之實錄存則焚猶不焚二事實相首尾故述顛
末於後 崇禎七年八月文公請改光宗實錄疏
曰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
對見其閒乖繆甚多如先帝冊立與挺擊紅丸諸
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陰和之蓋天啓三年

七月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
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
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所進今皇
史宓所藏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
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皇
考二十七年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
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
宜改正者五事以聞疏上留中四十五日御平臺
手文疏示輔臣極論催請國本及三案主議之事

改議之非略謂立儲自關職分何爲好事挺擊何等奇變反云捏謀紅丸據法執奏甯爲失禮烏程

温相體仁

巴縣

王相應熊

力護之動以要典已焚自可垂信

爲解上以疏授閣票閣擬抑揚軒輊與上諭懸殊而實錄卒不聽改上亦未之奪也時詞臣許公士柔亦有帝系不可略詳考補牘二疏大抵文爭其筆許爭其削俱以不必煩議報罷府君亦于八虛疏中委婉納約有曰許士柔力闡先徽倘終度閣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不報

時府君屢上章言事蕭山來相宗道謂曰詞林故事惟燕

香啜茗養望待遷耳何事多言府君曰趙用賢徐中

行非詞林先輩乎抑何矯矯來不能答時人謂之清

客宰相

充經筵展書官□□□□□□□□□□□□□□□□

○詔敕撰文 府君每言文體惟視草為難宋之制

詞兼乎褒譏其義則史今之制辭無譏有獎媚于卿

士援筆欲下失型是懼必也戒勉浮于詡獎君德冒

乎臣功庶幾近之

府君嘗鑿視草之文名代言往事以爵爲序先綸閣
顧以其人未稱乃類別之曰卹忠曰賜環曰功敘曰
恩覃曰考績出乎其類必先卹忠所以陰制火城沙
路使不得爭尊也

伯父侍御恩覃之制府君所草也時人以為弟草兄
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與此鼎峙傳爲盛事云

二年己巳三十七歲 四月遷南京國子司業欲遵祖
制積分而未果 先是北祭酒請復積分之制禮部
覆言教成之日以經書後場課諸一日府君以爲此

舉既求真才非如月季小試可以窮其蘊而卷經御覽又非如春秋二闈可借手易書得以藏其拙請分爲前場後場前場必三書一經後場必一論二策分二日行之乃草疏副祭酒侯公恪上之然是時生徒寥寥又多貲入而府君席不暇煖未覩其益也

大母性畏舟車府君通籍後未嘗一就板輿及遷南雍乃迎養官舍舍左修廊疎牖俯瞰雙池爲施曲橋朱楯中通小舫放鶴則銜枝駢舞出入霄漢時奉慈顏以爲笑樂

嘗夢有僧謂誦經不如寫經大母因命寫經乃虔寫

金剛經一部竟日而畢無一字率

鏡存雲棲寺中

見者以為

樂天復出

後會稽姜孝廉公銓又重鐫于其家

三年庚午三十八歲

於池濱左栽齒菖右植芙蓉欲

以承九月稱觴之權春暮忽量移右中允府君以席

初未煖又將絕裾悵甚蓋後資者樂南署之不聞烽

火推移而前也于是奉大母歸里受親朋介壽之章

而後發 府君南雍首拔士獲雋于南闈四人蔣鳴

玉萬壽祺王寢大張一如也

四年辛未三十九歲 加俸一級 會試分闈詩一房

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宜興擬元

五日忽改第二及發糊名深悔之故於試錄首程不

鏗元而鏗楊以示悔蓋創例也 館選詩一房獨盛

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 倪後授御史時同鄉章公正宸出為

給諫府君歎其非公論既而日羽侯殊有骨性置之言路亦為朝廷得人慶 詩二房分考

為文公安之闈卷兩房互商彼此師生亦舊例也

府君偶過詩三房劉公漢儒適有落卷在案因策語

觸時已刷之矣府君力持之遂得入彀又書四房黃

公錦在闈患疾屬府君代閱于落卷中拔得三卷初
皆不知何許人既復半載有進士李清及馬成名沈
延嘉者謁謝自述則向所拔卷也稱門下士執禮甚
恭府君初不欲承顧誼分不殊卒亦受之而劉黃二
公之不隱人善與三進士之不忘所自具見於此矣
分房例有房稿之選蓋芸窗簡練之文也府君選獨
後出然紙貴一時又嘗自製十三篇欲爲文字開山
擇門士最謙雅者一人當之時會鼎在髻齟承誠祕
慎故迄今不言姓名

四月上憂草步禱南郊羣臣從

九月大凌圍久不解上發帑賜劍遣中官督戰府君歎
曰此觀軍容之漸也聖明自出無奈然外廷無人至
此豈不可羞可哭

以南院冰天人所不取欲藉遷迎養言之政府不得
十月武闈更端遣官重試內閣循資奏以詞林方公
逢年爲主考府君副之先是主司爲詞林楊公世芳
劉公必達監試者侍御余公文燿馬公如蛟有武舉
末場曳白外簾例揭通衢武舉布蜚語欲傾監試會

下第者徐彥琦有絕力牢騷自試中人撫以聞上疑有私收監試主考並繫獄盡斥諸士更試之至是上遣中貴六人偕勳樞大臣監視前場去取技勇府君慮末場亦然抗疏以待然不果遣乃止蜚語者粗有技勇論止兩行外簾不敢復揭且以號達內簾期必得及榜發蜚語者竟無名中官所屬意標識者十餘人皆落榜知貢舉及監試咸危之顧事不可易惟爭首榜首名張景星不宜復在進呈之列府君力持得無動撤棘後在事者皆惴惴府君獨坦然已而上以

新榜第三名王來聘爲一甲一名以首名爲二名以八十九名爲三名餘如原榜事遂定逾月草疏揀四累臣欲與方公連章方懼益四公之累府君乃獨奏上雖不從亦無譴責云

按是時上特重武榜親定甲第臨軒臚唱悉如文儀自是遂爲典例鼎元王來聘初授遊擊逾年遷副總兵先登擊賊戰死不負科名特典云

五年壬申四十歲

五月上賜麥餅宴元制名不落夾亦不恆舉世宗以

其不典改名麥餅至是再行府君有詩二章紀盛其云百二十年如待今者指此

八月再乞歸省閣票下吏部故事下部無不覆放者上忽傳改票竟復留蓋上監知久矣而府君滋鬱伊九月三乞歸省方草疏所知多尼之或言上眷不可拂或言屢瀆必怒府君歎曰小臣何眷之有求退有何可怒章遂三上有旨任任調理閏十一月請讓官黃公道周召還劉公宗周略謂右中允黃道周學行雙至至清嫉俗奧深經史洞精時宜陛下試假筆

札自可倚馬萬言此誠天下奇才天爲陛下生此一

人仰佐天章非偶然也且道周以掾罪輔錢龍錫忤

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陛下之知道周久矣華亭

錢公之下獄繇宵人構之謂袁崇煥之斬帥主款謀

出龍錫故論斬黃公上言將謂殺罪輔以報毛文龍

之仇如此則邊將必驕閣臣權落陛下御極以來閣

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閒甯有幾輔而固固憤

及孤卿駢首於是降級五月京師大旱上步禱南郊還宮釋華亭于獄遣戍甯海衛是夕大雨臣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閒者中使四

出驕凌庶司臣懼天下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陛下

奈何式怒蛙而重摧折之乎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猶棄砥砭
得良玉也又言原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
道周而亦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
用安望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
昧則忌不以入告耳不納

按是時府君以所陳未聽思補贖嘗貽季父書曰
讓官石齋之疏係吾一年積衷非汎常推轂如不
見聽卽當以失實處分李邕因孔璋滅死禹錫與
宗元換郡此皆誠至語激立取回天如其不然魏

其日終不令灌夫獨死則亦蒙誅尹洙曰臣義不
當苟免則亦得貶未有不阜不白出此悠悠七里
之霧布於綸扉而欲求天下之治平烏可得乎今
上不聽不譴方擬補牘會徐翰簡九一并繼起有
讜論先獲臣心之疏中間見推及吾恐上疑朋黨
故止不上

四乞歸省 初政府以府君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
留籍客致殷勤咱以美遷府君謝之退曰吾平生不
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既不能鴻鵠舉其可

與蜜蠶待乎今石齋九一已去而吾獨留享寵榮有
覲面目詩其謂我哉由是引退益力

六年癸酉四十一歲稍遷左諭德充日講官故故事講
章撰自講官衷于內閣閣有去取講官依違而已至
是府君初值講派彼奪其民時三節啓沃云因考成
而吏急催科則非省刑以兵荒死徙而賦額如初則
非薄斂烏程以太長發刪旣以不渾成命改府君持
不可中書往復數四乃謂之曰啓沃自講官事此後
不渾成更有甚于此者設有進規中堂之言中堂亦

命改乎必欲改者惟有自陳求罷耳烏程以上意方

屬府君不即劾論然疾之彌甚

先二年羅公喻義講章侵政府烏程劾其

正少規多非經筵體下部議部覆聖聰天縱而喻義曉曉多言處以閒住天下笑之事與此類

府君在講筵占對詳明上無不前席傾聽一日直箴

政府上怫然以手摩書印首上視府君徐申正義音

嚮琅然頃之上稍頰就案卒霽容受焉

承纂神廟實錄告竣因請省親以新補講員不許

時以起用廢籍諸臣冢宰會朝士舉鄉里人材府君

當以建言爲第一義餘以次及事亦竟寢

力辭典試南北正副主考需詞臣四員府君資最後
應南副而前輩之應北正者樂改南睦于烏程遂素
例授之府君謂是將免我乃力辭南副并辭北副俱
不就及南榜出物論沸騰臺省交章奏劾以烏程故
得薄譴遂疑彈章出府君意而日與徒黨伺之矣

乘

頗有載者
故不詳著

既而府君見闡牘多庸淺喟然歎曰閱南卷使人氣
失此非遵功令過也正是悖功令耳不見明旨云期
取古雅典正貫穿經史通達治體十二字乎本求奇

士豈爲庸人設耶文運正啓忽爾摧墮悔吾不承此
役遂使儒書坑焚張橫渠曰使文章無權吾等之責
也甯當不自咎罰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男會鼎恭述

崇禎七年甲戌四十二歲 遷右庶子掌坊事 十一

月五乞歸省不許再疏又不許

指陳時政得失制實制虛各入略曰制實者關時急

切不可失之一瞬最急莫如離插交插既他附勢必

內侵宜乘初合離交伐謀豈當橋足揜胸坐承禍患

按插漢大會虎墩兔愁元小王子之後也萬歷中王象乾總督薊遼撫馭有方得其心邊陲宴然崇禎元年上命袁崇煥督師寧錦東禦奏舉象乾總督宣大以待插使無西顧王自信往績持撫議沿踵馬市以

羈縻之然是時王既蓋期而議者又急于見功變而
言戰於是二策皆紉不半歲插內犯關入大同此不
能用閒二曰繕京邑畿縣土墉庠薄可超而越敵苟
所致也

因糧于此何以堅壁清堦悉宜增繕奪其久持

如玉田三

河豐潤平谷諸縣

三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戰士無功嬰

城自固守兵著勤今無功者餉厚而賞行著勤者廩

薄而無賞懼生偶語宜有調劑四曰靖降部徒戎之

論昔人所持今散口零衆非魏晉比為釁端已見終

善為難要俾蕃漢無猜庶杜突厥九成之變

按裔丁勁悍敢

戰無大部落列處塞下未為失策然府君猶恐蕃漢
猜嫌變生倉卒後崇禎十三年顧募入京營將妻子

殆萬人廩給豐贍漸騎肆爲民患十四年分發數千人于宣大復譁噪提督總兵張福臻誘殺之京營裔丁聞之洵洵欲爲亂上丙夜手詔兵部授方畧翌日次第遣發安插延緩以原營總兵王王定等將之給賜甚厚苟幸無事曾不得隻替半拳之用坐糜厚糈肉食之鄙如此及思府君言晚矣

五曰益寇
鈞寇蔓秦晉呼庚待輦何不卽以兩省之賦還供其地之糧小費必有大省近饋逸于遙解六曰儲邊才邊才難遇練習斯才請凡邊方職任自守令上至司道皆以三年爲限能見卽遷本疆節鉞重任亦取諸此庶邊吏以軍旅爲家功能日出七日奠輦鼓漢徙富民寶京蓋爲衆貧有賴今車戶流商傾家蕩本市

井無藉告密畋漁富者皆貧人無固志宜酌甦商之

策塞告密之門

車戶詳後東廠中官因緝訪非常而羅織閭巷

八曰嚴教育

祕館辟雍所以儲才今教習乖方更弦更急經史典

故祖憲時宜加之誦考設為處分以窮致其才深微

其意疏奏詢用閒實著議教習事宜餘報聞

制虛畧曰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

一時為之而有數十年之利最大莫如正根本治之

根本惟在絲綸政府誠能引辜懷恥秉忠絕欺恩怨

去懷好惡循性無以意見讐獨立之士無以聲顏拒

來告之人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政府指首其次曰

伸公議吏部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非徒邪

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蓋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

凶所以向者盛傳句敵之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將

見金錢糜至宜密遏萌先是八月上御平臺命大僚各舉第一等才品司銓政科

道糾所舉不當者張捷舉呂純如上曰純如名在逆案奈何舉之捷力辨其誣上曰科道諸臣曰云何於

是盧公兆龍孫公晉蔣公得瑗金公光宸韓公一光楊公繩武並奏純如列名逆案又實無才不可用捷

猶嗽嗽不已上手麾之始退明日從烏程薦以謝陞為吏部尚書純如之薦也烏程巴縣實主之而發端

于捷不虞上之堅持也已而吳給事甘來范給事淑泰交章劾王應熊張捷黨謀翻案俱不問捷亦屢疏

見之巨公王普卷之二 三 粵雅堂叢書

乞休以奧援並邀溫旨故府君復上書言之不省會
四川巡按御史劉公宗祥回道考核捷恨請託不行
鈐制內臺擬加重譴劉以手書
上聞上怒下捷刑部獄論配
三曰宣義問詞臣許

士柔力闡先徽不宜久閣即前文許憲臣王志道抗

爭內遣匪可終沈初上以太監王坤監視宣府朝士

泰發端謂其盜竊科名比瞿首輔周延儒副都御史
王公志道疏糾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謂內臣論劾漸

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
糾輔臣矣駸駸乎口銜天憲手握朝綱而輔臣不問

焉用彼相哉上怒以為私諸鎮要
朝廷命削籍去未幾周亦罷歸
四曰一條教卓異

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將撫按不能治貧殘崇禎四年十二

月考選科道事竣更核前任錢糧登降于是給事熊
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以戶部尙書

畢自嚴失糾下獄自是考選必先劾財賦不問撫字而胥吏得以操官評矣 例轉本處庸

凡其名曰優陞將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資羣議

而所禁乃在把持則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

評而敷試仍以文字則閣部之取舍難憑崇禎六年

不專取考選館員須先應知推於是甲戌科遂停選庶吉士 盍求畫一以定章程

五曰慮久遠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

始觀之則兵譁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絀

必繇于文尊宗辱必繇于官玩為要終之論則劣將

易制而譁兵難制初甘肅兵變戕殺巡撫畢自肅自是脫巾上必重譴督撫故府君以

為言及後九年甯夏巡撫王揖方閱武戶部頒犒軍錢至軍士競前求散捐故遲之軍遂鼓譟稱亂砍揖仆死卒符所料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

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時周府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萊陽家奴

擒歐輔宸族人蘇生垂斃諸生不平詎諸直指盧經督學胡澥萊陽率八王子飛石橫挺擊諸生自裂衣

冠膚翹周王據單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這緹騎收經澥輔宸俱下錦衣獄蘇生竟斃獄中

抑揚操縱宜有權衡六曰昭激勸自劉之綸以庶常

片語而佐樞叱馭嬰凶崇禎二年城下之戰督師袁崇煥以疑繫獄總兵祖大壽

東還滿桂舉軍陷歿于是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書請纓自效上即擢之綸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改

金聲為御史監其軍三年二月之綸帥師至遵化前軍敗劔招降不屈力戰而死金聲尋請終養至是府

君請卹之綸不省及十七年正月上念聲舊勞起翰
林院修撰復追卹之綸蓋出特恩而天步已蹙矣

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燹先登遇害王事見前法
官地未考

應殊卹顧反寥寥請宏斯義駿骨可功七日勵名節

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于犯顏敢諫

誠以斧鉞之與鋒鏑爲畏無殊摩厲之術必握其原

八日明駕馭督撫封疆大吏全資威重彈壓臨戎小

有過差不當囑呵沮氣所言皆先見洞微閣擬多係

奉旨不必繼陳

回奏用閒之術 畧曰插之他附其情出于畏死救

亡雖蘇張復生烏能離破惟失賞于我不能弛心于六十餘萬金錢可以設計招徠餌此疑彼成則坐渙其羣露則相猜自賊要在邊臣相機制變非廟堂所得授謀乃今之用閒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以招麻鮑是乃正告非閒何以伐謀 末又言監視中官之設非可久恃今邊臣歸命軍容陰藉逃罰陽謂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陛下但專責邊臣而信必于後欺玩自破又何苦以近習試鋒鏑適予邊人以徑哉始陛下謂行之有緒卽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奏上閣

票詬詰交至上發改票執如初上抹去親批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十一字烏程見上所改抹默然變

色忌之益深矣

自四年十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自是銜命相望王坤往宣府

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吳直監視登島兵餉監視閻思印逼勒供應汾陽知縣費甲鑣至投井死府君所論指此輩也上雖未從固心識之明年遂撤諸鎮監視然未幾以邊警內員復出大同巡撫奏薦僉事劉彝鼎上以彝鼎貪污命同監視會糾收繫論戍自是中官遂操吏治權愈重而庸才匪人益藉以掩過邊東敗壞此其一端也

十二月疏駁張少宰捷執言反向府君還駁之又

多侵譏政府上兩不問

回奏考選議稿 畧曰頃夏秋閒吏禮二部方奉旨
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紛然未決臣於客座偶攄臆見
舊冢臣李長庚聞而問盲因具揭公投謹將原稿錄
呈如左考選創制聖明盛心會議未定實有難焉蓋
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
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
銓而官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
所據實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卽考試可不設考必

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閒者稍顛輿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於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詮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卽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爲定而授官編簡仍準

官評如原議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
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
文章可以按圖眾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
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
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則事無不順而行亦可久
臣所議考選法如此未嘗品題人物而冢臣亦全不
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安所得把持劫制乎報聞駁
固不須詳載今以考法甚善雖當年未行亦備列之

八年乙亥四十三歲 寇禍陳言是年正月賊陷鳳陽

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
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皆戰歿故府君忼慨借箸以
爲寇禍非常國家大辱此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
臣嚙齒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
衝本謀不立他變或生願陛下立下罪己之詔痛切
撫謙布告天下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興元一詔悍將
感泣事固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然固非空言也因
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蠲崇禎七年以前之逋負
寬繁瘠州縣之考成改折雜解官代輸將於下誠益

于上無損非徒無損且得贏焉又今發弊而遠追數
十年之事拔賦而遠及數千里之人蔓引波翻冤號
載路去此數端人必感奮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
苦卽應以捄饑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鈴戰權及今不
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
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辭甚切直上嘉納下部
酌行已而戶部條例款項稟成政府特拂抑之僅以
名應府君聞之揭致戶部曰頃職爲民請命謬陳數
事荷聖明一一下部度貴部自有權衡乃竊聞外議

以貴部于此尙且悠悠冀以小塞而已職以爲惑竊
意此番發詔自繇聖上以永懷之至痛爲戡定之上
謀非尋常典則循例明恩之比如其行之不能實脫
湯火聽之不能隕涕投戈者不如其已謹將小疏所
陳逐一開列以竭區區如左

譜內諸疏止載畧右揭
獨詳者以疏爲世所共

見揭未
之布也

一款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

右件七年旣稱現征四年以前已經屢詔蠲除今
所議蠲者止五六兩年耳以兩年小塞尙恐未必

歡呼今聞議只蠲五年將無黃葉之止兒啼乎

一款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
右件今天下疲瘠州縣實亦未必能完十分亦屢
蒙貴部軫恤不必今日始言今所當卹在加意繁
鄉耳就如松江一郡轄糧若干萬郡守四品之官
至降二十八級將何底止凡如此等悉宜少寬什
一 是繁瘠二字所當並議今聞議瘠而遺繁未爲
圓滿也

一款東南本邑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

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

右件上供如袍段軍需如弓張竹箭之類獨此兩項驟難議更其如餘絲綿布帛顏料漆材油蠟魚膠鉛錫銅鐵水銀茶椒等項本非急需又可召買宜自今始悉從折色決策爲之其便有六凡物估一兩者民間必倍費至于二兩今議每估一兩外加四錢另加鋪墊二錢其他增減不同悉以此例爲率則是在官常得四錢之贏在民常得四錢之

縮公私兩利便一也凡貨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駁換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時日久稽今斂銀入官官自買購徵材必當需用之時致物祇充所用之數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濫便二也貨物積之內庫日就耗損積鏹千年豈得無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賈占望緩急京師所需物必輻輳便四也官自爲市國帑之財時與民間流通京師亦有潤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黃絹本爲撫裔

而絹或不敷卽以折色與之度更忻然便六也故
爲折色之議者乃百年不易之策今欲僅以五年
前逋議折似乎愚民矣本色之所以有拖欠者以
其駁換往復年復一年以至于此究竟民力止辦
一年未嘗并三年之需今若現徵本色如故而虛
議舊逋從折以明德意非惟愚民將無罔上乎大
都貴部所慮者惟十庫中貴耳今聖上焦勞主辱
臣死豈無賢者應有同心貴部豈當以此遂懷躑
躅耶

似才工公全言名二二二
一款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止嚴本犯勿
聽扳牽

右件贓犯扳牽曾經貴部奉旨禁戢而海內沸騷
未已者蓋絲變產之說仍是扳贓也凡奸犯所供
之產多是他人之產一或不察行下照追郡縣火
差勢同捕反在本犯方居此爲奇挾欺致富而無
辜之人家命俱喪者有之或云同爨之人例應賠
認不知贓犯供扳之時孰辨其是否同爨卽郡縣
追呼之時曾不言事止代認於是有以非同爨爲

同爨何從分辨何從聲訴卽辨明訴理而家已蕩
然皮骨俱盡矣今請厲垂永禁凡贓犯口供產業
不得遽認爲真先行本縣毋出牌拘但大張告示
開明月日緣由及所供產號地界與夫同爨姓名
旬日之內如果虛誣必有來辨者因而查其真確
據實報部俟部再行下然後行追庶免冤扳可無
擾沸矣若夫贓非重大事經久遠卽同爨之親免
行波累當此人心思亂之時非同熙攘訶衢之日
若猶拘拘何事可以見德乎

於是遷延近期纔頒赦詔冬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布袍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而閣擬無感發將士之絲綸部款不大去閭閻之疾苦時禮部侍郎陳公子壯陳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東兵豁贖恤宗改折寬驛旌敘事例十二事雖奉溫旨亦俱貌應有君無臣何以致興元建炎之效哉

按鳳陽之變非寇也商民苦守備太監楊澤之貪殘憤而揭竿句賊于頴攻陷鳳陽故前疏德綏爲勝著而無如當軸之藐藐也

再按陵變之後上命科臣林正亨周視寶城察方
中封處自常奏外有密聞爲圖以獻而傳者動以
獲穴爲解蓋其中有不可問者矣

四月六乞歸省

五月七乞歸省

六月二十八日上以枚卜召翰林自尙書以至編簡
及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時府君引疾求歸尙在
杜門政府香山何公兩使至謂上意久屬機不可失
卽命召無偃蹇理文公震孟方病因註籍亦手書勸

駕府君靜籌久之歛然而起曰諸君誠愛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歸言言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將何以對明發友生及其衾影乎况枚卜大典自應確稽品望博采輿評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遂堅臥不赴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牘使平章之越三日御札下吏部令以禮部尙書姜公逢元等七人履歷進文公與焉及宣麻惟文公入閣辦事蓋不試而得之而六公與試者皆不與繇是文公益歎服謂同年曰鴻寶每事高我一籌

早我一著

八月遷國子祭酒 先是撤講既不聽歸內閣循資
擬推府君少詹事管玉牒日講如故具牘將上府君
聞之詣閣力辭以爲求歸四載若復留講筵母子相
見何日必不得去且圖南以便版輿願以少詹讓南
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則具有斑衣之樂無躡等
之嫌首揆烏程謂講官南徙將無屈抑若以詹銜掌南
院猶或庶幾府君謂得南已幸何敢望詹銜祭酒自
榮無庸領院也首揆爲之首肯已而被論下直旬日

嘉善

錢公士升

香山

何公吾騶

又欲留府君以詹事掌北院府

君以爲若爾非惟大拂初心亦且紊資越級上書縷縷千言二公乃止仍申首揆南雍之說而首揆意屬後資事遂中變府君爲扼腕累日歎曰吾初只求歸非敢求南以南亦官也所以言南借爲歸計耳乃何以退難于進出難于入吾一生升沈總不結得政府緣向官中允三年宜興以爲已驟不肖逐隊推陞今官庶子半年烏程以爲已深不聽借途歸省去年作南祭酒亦不爲躡越而過抑方書田

逢年資在先公前

以壓

我今年作南祭酒亦不爲屈抑而謬昂我不使壓後

資

失其姓字

何政府之扼我如是哉憤極只得一笑

所載殊觀

縷聊以見府君難進易退之一端

府君經營南席者十旬而竟領北

司成云

九月奏陳造士規條

府君初以歸省不得快快既

思樹人大計事在辟離期不負吾君不負所學實在

于此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爲己任時太學積弛生

徒率以貲入不足敷教而天下新拔貢選需明年鱗

集闕下然後分入兩雍肄業府君乃先加小刷而以

更絃之大預條八議一曰分合流品以貢選爲正流
援納爲閏流貢選主于教成援納惟依限撥所謂分
也遴援納之英奇進同貢選黜不率之貢選退處閏
流及夫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
鼓之舞之其在分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
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孟月
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
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
八分爲及格得撥厯出身不及格者仍在監讀書所

教自德行經術文章而外必與讀經濟之書求天下
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厯技射以時間及其援
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
其次中人之資亦教以貢選之教惟不輕改流以滋
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使講讀律令稍
通治民大義不致面牆一議慎選六堂師表得人則
百度不勞而成請令吏部博訪名儒罔拘科貢一等
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
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皆有

範法可以造材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助教
以下得與博士一同考選一議崇尚經學海內郡邑
諸生有通三經以上者有司考驗得實卽時通詳撫
按督學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一議申闡文
體陛下所禁者詭怪謬悠之說意本求奇今過畏功
令者以庸爲正苟幸無過亦豈真能無過乎五經平
正之歸從無凡語請令中外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
無抑才一議分別選格往例貢選職銜由吏部考試
而定今旣以積分教成而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

爲兩事自後積分出身卽從國學教等分別上等優
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分惟
變吏部一日倉皇之試爲太學歲月漸摩之功較爲
責實初不侵官一議召試簡授高皇帝欽定規條于
出身一款有才學超越者取自上裁又常親召試授
翰林科道部曹方面者不可勝數今教法盡復而此
典不行則士不勸請于三等之外特疏奏聞陛下召
入親試之有當卽破格擢授每舉卽不多收但得一
二而多士之精神自奮一議清楚厯事祖制積分及

格卽撥各衙門厯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進士觀政之意今乃使供膳寫猥差或輸寫值失矣宜令諸司設法磨練考其勤惰俱奉俞旨下部

又陳雍務六事一國學傾圮亟應繕修一勲貴子弟到監習讀一養士錢糧開申明白一例生咨撥設法防詐一監生訐訟所司移文知會一監地寥曠屬員遵制巡防

十月遵旨率屬捐助陵工

時御史詹爾選極言捐助苟且之政收繫論罪關甯

大監高起潛又請捐俸市馬劉公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萬一而時奉

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是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節省愛養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尋亦罷歸以陵寢震驚奉詔省愆因言今之人情率有四遁曰縮胸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循此四者誤國有餘又爲嘉告之言曰尊謀所以用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于赴功不出于揀過天下之智悉注于實事不注于空言兵且卽銷賊于何有優詔答之

九年丙子四十四歲 正月奏候聖恩

以醫
諭政

二月請頒諭激勵生徒 時禮部覆議積分斷以是

年五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為始

時已詔下直省命提學官以鄉試格

彙試諸生監臨分考臚錄彌封學拔一人貢入禮部分送兩雍肄業

府君思造士不難

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祖制曠廢二百餘年一

旦修舉人將以為申飭故事此非宸翰碎訇何繇感

奮閭票不之許

定齒冑禮

釋奠太學六堂與勲冑爭長六堂曰吾

師也勲冑弟子也弟不先師應長六堂勲冑曰吾師

司成不師六堂非生徒比應長勲冑議未決折衷府

君府君曰六堂非勲冑師然固為生徒師道惟尊不

不可後勲胄卽未可儼襲封之極品然固有秩視千
戶之五品朝廟尙爵亦不可後宜兩全之乃身率勲

胄莫啓聖祠而令六堂從司業後陪祭先師爭者皆

服

故事釋奠先師遣閣臣行禮翰林分獻而司業陪
祀焉啓聖祠祭酒行禮南雍則祭酒釋奠先師司

業莫啓
聖祠

時上重春秋之學府君日與生徒講論不沾沾傳注

而引據井然號春秋問答

書逸

以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
十一史授之載之兼輔生徒莫不鼓勵思奮尋又因

保舉守令之例從而薦之

以本監屬員李克昌等十餘人博洽端方可與造士
俸己及瓜時當遷轉咨呈吏部仍留本監充六堂之
用

三月恥羅猥薦求罷 黃安諸生鄒黃妄行薦舉中
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而
言者以毀之道譽之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而更有
憂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燭幽隱而宵人遂以干進
至敢薄孔孟爲糠粃網簪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蠶涌

波騰誠宜亟垂厲禁以大謀付之廷議以清議還之
士大夫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訟寃
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庶幾幽隱仍通紀綱不
墮報有旨

時武舉陳啓新以一言投契立致清華而
諸生鄒黃遂妄加月且未幾而武生李璣

至欲搜括巨室嘉善駁之反爲烏程所擠
橫議之患其流日甚此府君之所爲憂也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二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男會鼎恭述

崇禎九年夏四月勲臣劉孔昭疏訐府君罷歸 烏程

銜府君侵議每思所以申之以雅負時望遷延未果

及領司成官四品例與廷推枚卜府君前乞歸疏臣自明骨相以五品

為登巔窺上意頗嚮搆益急顧言路無可喻意會誠蓋謂此

意伯劉孔昭覬戎政遂以昭之出袖中彈文使越職

訐奏府君冒封詔下吏部議覆於是同里朝士尙書

姜公逢元侍郎王公業浩劉公宗周等及從父御史

公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烏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撫按覆奏烏程慮勘報之得實也卽擬旨登科錄二氏並載朦溷顯然何待行勘於是部議冠帶閒住烏程票革職上從部議而封典如故已而誠意戎政之謀泄勲貴惡之暴其事於朝堂乃不果行尋爲特設武操江以酬之喉附者尙有人屢見埜乘茲不及

詔于七月朔下是日日食有山人黃太和颺言於衆曰倪先生此一處分在實錄最可觀七月朔日有食之國子監祭酒倪某罷居庸失守或以告府君笑謝

曰此言似佞而不厭也所知以去位弔者對曰六年
陟祀七疏陳情非荷人言何緣子舍今罷休已慰素
心章服尙娛斑綵知者宜賀何以弔爲

九月朔 登車南返

舟中作兒易初以易不可爲典要偶取爻象之變化
以資發揮後遂覃思著作書成號曰兒易自敘曰漢
人說易舌本彊楸似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
成學究學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
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蓋自謙

不敢當註易之名及門以古文兒倪通用遂以姓稱

倪易失府君指矣

詳見後

十二月舟將抵省馳使白太夫人會欲禮佛雲棲府君乃輕舸渡固陵迎抵會城瞻諸名藍因以卒歲

十年丁丑四十五歲 二月奉太夫人歸里

五月治宅城南之羅紋

川疇交錯其紋如羅

府君性好山水不

樂廣廈以城南雅僻有綠疇碧水舉目南山故卜築于此 十二月規模略成遂入居焉

十一年戊寅四十六歲

製一舟小者淺檻疎簾往來城曲手額芥爲之三字
廣者簟廬竹榻探問湖山中榜鋤水外揭倪家船有說
後興至輒召賓故縱其所如日暮則襍被舟中見者
知爲府君有李郭仙舟之慕

每遇月夕輒留連庭除倦或倚石小眠復起歎曰一
年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

太學生涂君仲吉謁府君遂定交 先是黃公道周
數直言及奪情相武陵又言不宜破非常之格奉不
祥之人上積怒廷杖收繫涂抗章論掾并杖俱論遣

伊ノシノリノ言クニスニ 三
詣成便道過謁府君連留旬日乃去

已而黃公被放亦渡江而東其門士陳公子龍司理

越州並盤桓於府君之廬時人以爲德星聚云陳後亦盡

節

十二年己卯四十七歲杜門却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

公門里中吉凶重弔而輕賀

斟酌古今定家廟時祭合享之禮

十三年庚辰四十八歲著兒易成分內外二儀外儀發

揮微義雖因實創內儀特標元解不離經內之義又

分之以兩編者以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
皆歸樂革以治歷明時全卦皆歸歷尊仲尼以兼三
聖俾程朱不得不俛首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從
而重之卦占一辭取易所固有而箋釋以通之使焦

京無所擅繇象

若易處在宅左筵妙樓樓峙水上前通蓮沼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

云山

兒易既成海內問奇者如市德清胡公麒生徐公倬
三吳葉公培恕江右劉公勃戴公國士甬東馮公家
楨上虞徐公復儀皆連袂橫經問難往復館於兒山

累月乃去府君亦時爲設具啓發之猶記與陳子誠

怵一扎云適葉行可

卽培恕字

徐方虎

卽倬字

過小樓留之

五簋屈兄過從與作款曲並可談易正是文字飲也

行可注毛詩至秦風乃以焚香搗管登之白簡云昨

以束帛登龍願輟稿附大注梓行席閒庶可面商耳

十四年辛巳四十九歲 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

公鮮宿儲米廩將罄米價日騰當事者通糴未至城

市不逞者聚千餘人剽富家米日再告長吏患之造

廬請策府君曰折亂在萌療饑宜速道止此耳太守

寬仁不能決郡司馬繼至府君具以告守者告之司
馬以爲權在太守府君折之曰君職司捕遏亂固君
責也今攘臂者無械具無計畫抑之甚易失茲不治
他日亂成君欲諉責得乎第須明示賑期以定民志
耳司馬乃械繫數輩囊頭于市浹日而舍之亂者皆
懾伏於是府君以爲亂雖粗定賑宜近捷欲求近捷
必先大戶兼紳民言然而富者多吝貧者習驕務使大戶
捐米而藉捍衛于貧民貧民效力而令素餐于大戶
貧富相資困廩自出乃請郡守下令且代之草曰照

得今日揀荒定亂之法惟有三言曰坊各養坊坊各
護坊坊各戢坊而已坊各養坊者計附郭兩縣三十
九坊各以本坊之大戶給賑本坊之窮民窮民不得
食責在本坊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府以憑督促坊
各護坊者各以本坊之窮民守護本坊之大戶大戶
或被搶失責在本坊之窮民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
懲究坊各戢坊者各以本坊之鄉約總甲禁戢本坊
之窮民窮民有出各坊關搶責在本坊之鄉約總甲
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罰治令下之後限各坊鄉約

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于通糴之謀責在本府自當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貯及糴米之繼至者俱候臨期出示分給各坊自行給散事完繳報若夫亂民搶攘此後惟有軍法從事令在必行通諭知悉又謂當事曰饑民呈至宜先令約總察報察報得實卽令約總率饑戶能言者數人赴富戶處婉切哀求不許喧嚷其在鄉紳亦不妨封送原呈或賜一帖賜一顧以媿趣之也其有一二窮坊無大戶可恃者宜行兩縣察明官爲幫貼則令無不行澤無不暨矣繇是民心大定而富戶亦鮮有頑拒者

於是又廣致粟之路曰平糴糴本出于官或出于商

各就温台稔鄉糴賤至則依時值扣本歸官商便其
循環繼糴餘米減價而糴凡饑分三等上饑給粥次
饑授米下饑平糴

又定村賑之法饑者欲于郊圻分設八區廣召饑者
府君曰不可地廣人眾則稽覈難而敝竇出且枵腹
者豈堪奔走道路而待升僦之廩耶坊各養坊卽行
之城市於都鄙何獨不然總之事求徑便一則近而
易察無逸籍之民亦無冒支之弊而仰我者還爲我
衛一則散而不雜無守候之苦亦無疾疫之憂而非

常者亦有可稽其窶村零聚則附入鄰鄉董事者率以士人用朝氣以窺學術每涉旬則鄉達身先慰勞之踰月則當事者獎勸之出于至誠人思盡力全活不可勝計 季弟曾稔生

十五年壬午五十歲 三月官商繼糴之米至甚少議者以米少人多欲裁饑口府君曰如此則饑口必譁莫如并改煮粥可使食惠羸而延度久因代山稽二令草文告曰爲改平糴爲煮粥以大便饑民事照得糴米于台本爲平糴而設不意米至甚少本縣

米纔四百餘石察本縣二十三坊居民通共八千計口均分每口不過三升除納銀六分之外所贏不過二分纔充半月之食何濟于事今遵道府明示改爲煮粥之法于坊里民廠外各立官廠每次饑納錢一文以當平糴上饑免納以當賑日給粥一大盃自十月望始至七月中止分票領粥不許他坊村及流移等眾攙雜混支計粥每大盃連柴火工費約用錢五六文今使饑民以一贏五延度踰月較諸平糴之利不啻一倍其各仰體以待豐年 尋又別設粥鋪以

便行旅流移而納錢倍之依次給領于是饑者歌舞于道

時官商米給附郭二邑城市者長吏使山稽中分之府君謂今兩邑饑口通二萬四千而山陰僅八千不計人口而計縣分非平也爲誦言改正之畸零者分給各坊爲開廠置器柴薪之需

又念寒士好修恥于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四閱月閒分三期就郡庭給領周之可受但不許自行陳乞以全儒

雅

又創爲一命浮圖會以贍失賑之夫而廣行義之術
序略曰米價方騰天災未已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
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
疾囚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誰不有懷所患
無術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
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
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眾萬腹仍枵苟
只一橋專渡一蠖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各

務盡心共同厄運敬當白佛告成脩齋圓會所得福

數詎減恆沙

一册到願與者直注其認抹一命不願者聽一有志存多命而力足副之者

聽得雜舉家眾姓名人占一命既可廣仁又不違例

一力不足者聽以二人朋占一命一注認之後

不必關會首事徑自舉行惟須訪查確覈無或受欺

一每十日給米五升自三月十日至七月盡止

一至七月望日司會傳册徵填各眾所抹饑民姓名

擇吉具疏白佛集眾焚香誦經圓滿其齋誦等費首

事獨承一有跂足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

自一名以至三名苟無冒混與賑同功同向疏中一

體中

白

是錄輕便易舉雖擔石之家得效其實屢空之士可盡其心故行之者眾而多所濟良仁術也

札示中庭曰殍殮載途何心復御酒肉自三月始至

年稔止常日悉罷牲割其長幼生日及月之朔望兩
弦盡室持齋客至亦然節省分銖以捄饑命告天白
佛自爲塞咎之謀如此客若甘之卽客福德

已而越城之粟不繼册募傳勸其詞曰杏花寺名一徒

東仰坊名中離欲果善緣重申募事招招繼至望望增

輸請以次第僭自隗始須明及時行義此灾荒卽千
載奇逢要取同道爲朋以樂助爲兩坊勝氣云爾其
後募不足解腰閒金帶又不足破禁令子姓將伯于
門下宰官資斧之外悉以充賑

上虞府君祖籍也宗族聚焉饑戶不少而捐賑者只
填箠兩宦戶因復爲族自賑族之議一則使貧族不
受賑于他人一則使富族不報名于官府此兩護之
策但恐富者因此遂不關心要須各隨田畝多寡分
等捐輸所捐有餘卽兼賑他姓

上虞五都饑民數十輩以富戶失賑奔籲分守使者
併告急于府君使者有怒富戶之色府君以太夫人
爲五都人急作調維立勸耕爲大母倡捐千金傳募
諸家皆欣然餽輸不五日事竣而使者之檄始下於

是致邑宰盛獎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
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以持兩平報上使者大悅凡
府君之處分曲當類如此

賑事至半爲之長慮却顧以分守使者鄭公瑄力拊
循而瓜代將及則公揭兩臺咨留久任時蠲貸之詔
未下則遺繡衣以書曰敝浙連歲大荒而杭湖紹尤
甚斗米至錢七百請蠲不得或且冀緩卽不得緩而
德意旣彰所司亦且暫戢追呼之吏在有司不過爲
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粟今卽矯詔緩

征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而言今日在東南
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
爲比惟仁人圖之又以收會開局收除民業派定徭役十年一舉郡
邑定于八月則言之郡守以殫疫猶盛米價減而復
騰聚食啓紛慮生意外又各鄉有田者粥賑未止力
田者刈穫方忙奔命分身勢必不逮宜收回成示更
延一月事亦不遲而所全者大又以外邑剽粟之案
未結胥徒作奸鄉落小騷遺書上虞令使銷檄湔除
之報書當力行根究杜絕此輩府君謂根究之爲杜

絕不如湔除之爲杜絕惟盡銷搶劫之票示諭遠近
則反側者安而奸胥無所鬼蜮不必根究而自然杜
絕矣威斷之後宜布陽和惟使君圖之蓋始終周密
若此

瘡痍旣起復慨然于備饑之無術乃參稽古法創立
社倉序略曰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
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稽古社倉自隋唐
而下戴王所條參之伍之皆有未協以其資計威教
悉仰朝廷非鄉自爲功者也鄉自爲功者古今惟考

亭一法然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倣考亭不
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者能人義人慎
人信人廉人今苟不得數者之人事必不立悲哉法
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某之
法察鍵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
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尊于官卽廢興絲官官雖賢
三年而權盡今以土人世其事子孫習見百年常在
望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雖非能人亦可不
害者一也曰居約戴王之法畝責升輸是使數十人

共執倉命也今約之五人則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
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咸則銳雖非義人亦
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
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
殓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閒
漕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爲功金粟
迭處不離其據雖非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
伯夷守藏不如緘封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蚨飛來
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遼古結繩之化雖

非信人亦可不害者此也曰藏富執炙終日甯當不知其味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園予凡穀六千石受息十二準腴田二百四十畝是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自抱其珠誰得珠者雖非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錄成命之曰翊富倉書謂爲富者策掾使不得貧非直起貧而已於是建義倉于所居之西陶坊名其樓曰善有爲閭里倡穀半集而召命至未竟厥功及領戶部

奏上之

時詔起廢籍諸臣又將枚卜閣員宵人忌之布匿名書於朝堂列二十四氣在朝在籍皆無免者已而上戒諭言官以爲代人規卸給事中姜垞上言爭之謂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必大奸巨慝欲箝言官之口耳上怒收垞下詔獄

宜興再召府君上書以效他山曰帝求舊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溫國物情則有然者顧其勢會微似不同何者熙甯做政罷之而

已但一舉手立致歡呼若在今日滅竈更燃先須措
薪鑽火卽如一日見上爲上言者一及寬征上必先
責之足用一及宥過上必先責之致功足用致功非
一日可副之責而天下之以寬征宥過望老先生者
似不可須臾而待也卽此一端其爲艱阻徘徊豈温
國再入時之所有而其深信老先生必有可得而爲
者以其道廣而術尊才大而節警誠與氣會無堅不
入耳天下之計在明標本寇深之繇于民窮才遁之
繇于法急今之所爲本計失也與其日日治標標不

得治何如繇本及標循序而求之積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乎至若世道人才之計老先生八九年來胸坎中日打百十迴者卽一出而厭天下無難惟是人心亦甚難厭也某竊謂難易之勢可以相權在天下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難在老先生之所自處者不必皆甚易惟老先生無僅塞天下以所易而諸君子無遽求老先生以所難則赤烏几几可以沛然上下之間而無礙矣某鬢髮已衰明農踰量無論其他卽八十一歲老母在堂萬無出虎谿一步之理老

先生藥籠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不能奮
飛敬馳一介書達宜興善之而不能盡用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男會鼎恭述

崇禎十五年冬十月詔起府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府君家居七載天下益多事上思舊德宜
興慮府君不拜命故以佐樞環召府君以母老疏辭

甚力已聞畿輔震驚

時閏十一月八日也

部檄徵四方兵入援

府君瞿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乃
長跽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曰吾尚健飯爾其勉諸
府君又計此行匪徒赴召合議勤王遂毀家募士號

召義旅得敢死數百人計淮揚天下巨鎮兵必聚史
公可法撫其地訓必精先馳書假勁兵三千鼓行入

衛書

仗劍繼之及抵淮撫帳健兒纔二千畫淮自守

未足府君怏怏失望史公以無兵可分亦怏怏會留
都江浙援兵相繼至諸將吏請府君就統其衆便宜
部署府君爲按行營壘察士氣不揚又無馬甲不任
用不得已則欲大募鹽徒問糧齎使者不應府君乃
投袂而起曰吾卽不能捍衛旦夕必達不貽君父憂
將三百騎夾趨衝險出濟北

十六年癸未五十一歲 時大師深入自良涿南下破
臨清分兵爲二一趨兗郡一趨濟寧鐵騎三十萬連
營九百餘里亘山截流無隙可入裨較以孤旅無援
請暫退觀變府君正色曰吾千里勤王有進無退且
北兵日南進退皆危與其退不免危何如進更得全
君輩本以義從不當復計利害將較皆服于是申約
東以故副將張鵬翼參將牛化麟老于邊情使各將
一隊分覘身率百騎閒進兩幟左右相望十餘日達
京師時計吏援兵杳絕都門晝閉京僚聞府君至一

時皆驚上異之即日令見首奏彼已情形次奏目前
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
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又奏今之本謀在乎主術力
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興尚氣節定心志一議
論信詔令慎誅賞上嘉納之明日補充日講

曾鼎

侍漳海夫子駐軍信州時客坐抵掌嘗論府
君勤王之舉膽略倍于宋賢宗澤在衛聞二帝北
轅卽提兵趨滑據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其志壯矣
然兵力未足不能無待于援師而援師卒不至宗

亦不果卷甲今倪公以必達爲主甯進尺死無退
寸生豈非膽力過之紹興末金人南侵充斥河北
諸軍無敢行北岸者會召張浚判建康浚小舟徑
進人驚以爲天降其事偉矣然浚召自行閒部曲
微而具體王言不宿義在直前倪公起于田里無
兵柄亦未有官守進退之閒綽有餘裕乃張空拳
冒白刃竟以百十子弟批熊羆而狎驪睡計無反
顧旬日瞻天方之于張難易何似漳海之論如此
敬爲述之

五月十一日特簡府君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日講如故以馮公元颺爲兵部尙書詔無例辭復召
至中左門諭府君曰卿忠誠敏練朕知卿久諸奏議
無不井井有條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
漢三傑卽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劉宋數輩耳今擢卿
戶部爲朕力致太平 又諭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
國家艱難宜共治合謀其有以報朕府君念太平非
司農可致引祖制浙人不居戶部例固辭不許乃奏
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

以權餉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節務求一舉
而得鉅萬毋取纖濇徒傷治體一正做以仁義爲根
本禮樂爲權衡政苟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終上
褒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根本之計乃叩首謝受事於
是五日三召禮有加及退遂以三做額堂用明司
計本謀首求實做者三曰慎餉司以清兵也并三餉
以馭紛也定差規以杜競也清兵者以天下財力什
九費兵非費兵也費于將校之虛冒也故務博選才
能不拘資格以戶郎而兼兵銜仍得實行兵部之事

誠能潔清無欲轉饋以時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而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何意外之足慮今限以二年報滿以清釐之多寡爲賞罰從之

按祖制邊餉出于民運又有屯糧鹽課儲備自充未嘗仰給京運京運始于正統閒然不過數萬兩至萬厯漸增至三百餘萬已苦其多至末年又加至九百餘萬謂之遼餉又有剿餉斯大濫矣然戶

部未嘗全發天啓中或四發其一或三發其二崇禎初上厲精邊事部始全發相沿成例不可復損十二年廷創抽練之議又益餉七百三十餘萬謂之練餉合舊餉共二千二百二十餘萬出于田賦者什八九蓋竭天下之力以奉邊而兵反單弱關甯薊永遵密六鎮之漕帶遼練及臨德二倉米百餘萬石派買畿南山東河南米豆九十餘萬石不與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焉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則兵多責以戰守則兵少戶部惟據邊冊給發莫得而問其虛實也至于祖制額設之民運屯糧各

督撫所自徵收徑餽行閒者反概置事外而惟以京運部欠爲辭盡予則不給少予則邊帥藉口僨事江河已竭漏卮無窮天下嗷嗷羣起爲盜此府君所以首事清兵特重餉差惜乎上之簡用不早自十六年六月著令司餉以二年報滿而先公筭計纔九閱月又一月而國事去然宣府餉司孫公襄已報清六十餘萬甯撫黎公玉田汰七十餘萬而兵部亦咨報缺兵之餉三百萬使府君展布於寇禍未烈時所清甯止爾邪

馭勞者以出入款項參錯奸弊易生勞莫過于三餉
故奏請合一之略曰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
曰練在有司催徵名色紛歧胥吏易于游移會計不
清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
三餉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爲一凡徵民糧悉去邊餉
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正賦萬世
永經兵餉事平賜復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鎮爲二
以司官二人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餉名旣一
於是令兵部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夫抽練猶是兵

耳未嘗有異而移徙徒煩糜耗不少罷之便上又許之

又按練餉者抽邊兵而訓練之所用也夫兵有本

餉練在其中卽欲別存鼓勵無事張皇乃餉額既

過多所練又至寡

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

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三百餘餘皆類此諸邊將吏甚至匿全鎮

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

廷是非因抽練而兵強更因抽練而兵弱蔣晉江

數言其失上慮裁餉不足以飽士未之許也至是

府君申請罷抽練還原伍不言裁餉而餉裁故上

納之事下兵部未覆

裁練餉事見下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杜競者司屬諸差有苦樂大小之殊營之與謝苞苴
輿焉府君謂不正已無以率屬不率屬無以致功乃
分別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凡六等特
差卽餉司慎選才能不拘格序大差各司保舉其餘
以苦樂次序爲乘除規旣定率僚屬誓於戶部之神
祠

次求正做者二卹車戶以能適也改雜折以柔遠也

府君蓋以設施有序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
宣仁義於天下而其餘次第布之故首卹車戶故事
漕艘抵通畿縣僉報車戶陸運入京官子直不及半
畿民歲苦之至是欲改民運爲官運而漕已至津更
弦無及姑爲半掾一併倉東倉距大通橋近而西倉
遠今米至不過二百萬石可併西于東坐縮地十餘
里一橋支軍故受米于橋者今使受米于倉道里遠
而米特純且無勒索短少之苦軍更樂之于是又量
增腳價石三釐部費不過五千金而驩聲動地矣次

改雜折東南雜解內庫所需民間辦解甚艱而中官以爲利藪賄或不稱駁換無紀究竟逋多難徵時久倖赦民命可矜物力可惜故請于上聽暫折三年不妨倍輸價值民猶以爲善也上命開列款項以蠟粉之屬五十有五及工部之弓箭弦條上十庫中官各疏爭上僅改折顏粉五項及弦箭而已十六年以前未完者則炤常價折納是時恩膏未盡沛而閭巷已如釋重負矣

按實做正做二義已宣揭于右其大做不復標指

者以凡所生節無往非大也譜內業以歲月爲先
後無煩復分門類

六月薦舉桐城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從之蔣先以
保舉謁選入都朝士多言其有用世才造邸訪之傾
籌日成遂以入告

府君自言受事以來有任大之憂有察細之苦且法
久弊生事須通變苟精神弊于簿書何暇興革劉晏
只用士人故能博通旁求乃擇清通敏惠之才於司
屬得劉君顯績張君鳴駿陳君裔誦介君松年堵君

允錫分司稽察而蔣君任司務以總之由是冗猥無
擾經權曲當

七月辭日講疏云心計既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
繫不能兼典衣冠上溫旨留之

疏請宥罪錫類時邊需國用缺額懸殊生節效需數
年而所急近在旦夕又不敢以權宜之術自形苟且
惟求見于詩書近於仁義者而爲之乃上言贖罪之
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舜典今請赦下刑部自成遣
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別情由等差則數而聽

之鏃贖是乃仁術亦何傷乎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親揚名者孝也今誠令外官厯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以品級爲差朝廷報以應得誥命贈封其親初不臨民于名器匪濫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父母于名可受于力必竭矣奏上上慎重名器留中久之府君於是申請并及京僚畿吏以歲終爲限及會吏部條上已在明年春半國事且去凡先公之權不悖經率類此然猶未可遽得于上此當年司計之所以難也

奏撤催餉京朝官先是朝廷急餉每分遣侍郎科員
四出催解府君以爲朝廷增一官則小民增一供億
且糧餉責成原在撫按今別遣朝臣以分其責是教
撫按以諉卸也撤之便又言遲解之弊不盡在州縣
而在藩司州縣完徵解司而司或挪移緩解部未由
知罰仍歸于州縣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
收印結立申致部卽注完考優移吏部紀錄開復凡
收結不到罰在州縣收結旣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
里遠近歸罰藩司俱奉俞旨七月就近派撥各督撫

鎮兵餉而撤催餉侍郎先是以總督勦寇設催餉重
臣以戶部侍郎莊公祖誨任之轄餉三百萬東南勦
餉率解會焉有言其不宜逍遙衡嶽去軍自便者事
下戶部府君覆奏衡嶽離軍誠遠然實不敢遙定處
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兵以逼賊爲功餉以避
賊爲智轉輸最便在于武昌而今武昌破矣苟以規
近而賈盜糧將若何各督撫額餉莫若由臣部酌量
道里就近派撥各聽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軍所在
關會秦鳳二督委解則餉部無所事事矣上從之撤

莊還朝

扣漕運爲積儲以罷召買 時新漕未至京倉僅支

兩月上憂之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京商豪家聞之並深藏居奇府君慮其騰踴計惟收漕爲便於天

津歲運四鎮關寧薊永米三百萬石內扣米五十萬石輸

京倉而以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石值八錢邊兵樂于得金太倉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及問之津撫僅得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而已于是復因京軍匠役之情扣折一月糧得二十四萬猶餘帑金七萬

糴豆以分其勢凡所變通類如此

按四鎮米者其初故運京通自萬曆戊午遼藩多事始設津撫加遼米練米于天津截漕從海分運四鎮而四鎮將士惟利金錢視米豆如泥沙由是漕兵與所司私折薄解鎮將苟得金錢不責全運也耗蠹米豆歲二百餘萬其事惟倉督漕撫爲政戶部不得問焉府君早悉其弊故于截幫疏中有漕船利于津截之語然猶意本折參半以扣五十萬石則有餘而竟不然其後蔣晉江主議裁津運

入京通亦僅罷甯遠四十萬石永八萬餘石其餘不可究詰也

欽天監奏七月庚戌夜四更月當與木星同奎十四度及二更月星漸近相去一度五十餘分陰雲上升不見其犯木星主司農占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見其災化爲風雨

八月臚陳生節 以爲大道疑迂權宜多陋乃博采羣言折衷睿慮一曰漕鹽出司務蔣臣之議令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

江數千里之險運節旣短往返不稽一日鈔法聞之
通督王鼇永欲自關稅爲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
鈔行如流水一漕折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欲使
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
收米也從昂值以七當十而北民樂之其折漕也責
倍價倍之至再而南民猶便之誠爲兩利但恐本處
粟米京軍不肯受又恐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食貴
是在戎政督撫熟籌通算一截漕此臣舊說漕船及
淮改海運通膠取道千分水嶺而今科臣曾應遴又

有養魚池之議是在躡勘擇行一京鹽有議者欲于
都城開鹽引十萬引價八錢本折均半納太倉就各
運司綱引之上派行十綱則一京無京引者不得過
關橋取掣立可致課二十萬一雜折說見前一清兵清
兵已責在餉耶然今方候旨領敕未曾任事請更設
一法冀諭各鎮將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則餉司尤
易爲力一省弁往時戎籍所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
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者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奈
何官多于士士皆恥爲兵而倖爲官扣剋荒飽餉是

以絀樞臣馮元麟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
役稅聞諸總憲臣李邦華今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
首文契悉令呈官納稅始得授受臣初以爲傷道旣
思是亦道也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此輩不農不
商以蠹取財在官爲市則不止逐末矣旣不能絕又
不征之何以服彼商農乎一洋政聞諸通政使施邦
曜福建有東西商舶歷代俱收其稅自天啓中海洋
爭利不靖遂議禁止實未嘗止也上下相蒙而徒陰
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

司官閩人王之驥亦言洋禁開而閩盜始稀此有識
之言也疏上上量行雜折而寢漕折役稅餘令詳議
謹按右條十事府君生節之謀蓋通數年爲計匪
可責功旦夕然而庚癸四呼急在眉睫救急惟在
權宜亦復不敢苟且其鈔法則博采臚列之一端
非專請也亦僅以關稅爲權輿主于入不主于出
行之漸不行之驟而上意不然穰使四出府君卽
極言中撤始終斤斤當年士論或以支吾匱絀諒
府君而未知府君曾不以行鈔支匱絀凡所生節

如前疏十議并改折截漕諸款或格而不行或杳不奉旨蓋上以焦勞成叢脞而其奉旨者又遲回不卽行雖桑劉復起可濟于事耶

九月殿試充讀卷官殿試例在三月先因戒嚴改會試于八月故遲之又久

賊兵盤踞陝西分半趨宣大府君上密封言事有旨宜祕遂焚草

十月上急鼓鑄苦銅本未充諭戶部行民間銷毀銅器府君言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此爲絕源

不須嚴禁卽欲嚴禁毋及士民恐告訐四起從此騷然又聚銅之法莫如使有司罰贖減半徵銅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旣貴則有銅者莫不居竒射利何患銅之不歸官治乎從之

十月申督撫得操利柄之議 先是府君以樞貳陞見奏言今日大患在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貞丈人不得自制財用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之轉運使以是軍用沛若所向有功今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上以爲然命條議以聞府君咨移直省

令各舉境內所宜未報上因關門三協之餉思前奏
諭戶部令督撫詳議便宜府君奏言古大將所自生
財亦只數者不外屯鑄通商屯取聚衆而言本爲兵
事今邊外已不敢屯薊永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
悉宜稻黍棗栗薪芻皆可致貨又聞薊州黨峪產鉛
可鑄往察未報薊督或已知之他如鹽穀諸商踵背
相接又如贖罪事例輸米于邊而請命于朝一曰便
宜百事俱在總在薊順督撫詳求悉計以是爲其家
當薊順行卽可漸行諸路矣

請敕諭秦晉二王同讐饗士時李賊西犯盜竊仁義
所至望風瓦解開門款逆新督呼兵號餉戶部不能
大副府君奏言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尙
亦能國請上立垂手詔切諭兩藩以勦賊保秦責秦
以遏賊不入晉責晉如兩王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
之權如遜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
事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亦足報之矣
上嘉納命禮部擬詔然是時西安已陷秦藩府庫盡
爲賊有僅詔晉王而已

十九日上舉枚卜故事齋宿文華殿以金甌二納姓名一貯翰林府君暨李公建泰一貯卿貳銓佐沈公惟炳副憲方公嶽貢禱穹昊而探之方李皆前簡入閣先是上數爲廷臣言計樞二臣皆公誠有才至是復品題諸大僚及府君則曰計臣却好有心思會做文事且公忠事事從國家起見主眷如此而不能進乎咫尺或以爲宦官媚嫉故進枚卜之說多其人以幸先公之不與云

二十八日撤歲遣兩淮巡鹽御史改命重臣久鎮以

成富强之業 初府君以淮揚爲東北咽喉財賦都會劇寇睥睨最足寒心宜改命才望大臣專鎮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至是吏部推舉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務撤巡鹽御史及所司擬擬敕書府君復宣明改官職掌以爲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兼總爲務通貨貿遷非特鹽筴而已否則御史執之有餘何事紛更十二月朔奉諭奏釐漕五弊

三日請停開採 時國用匱絀泰西人湯若望多藝能精術數奏上火攻水利坤輿格致諸書上善之諭戶部奉行開採府君力陳未便其說有六鑄山雖侔煮海利害實相逕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一也廬墓所在鉏斷及之二也毀掘所加動傷形勢三也自萬厯年間礦使爲害議苟復興羣心動搖四也當年進奉總屬包承盡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卽必有礦賊殃礦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以臣之見莫如確循前諭使各

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不聽 追敘平叛將劉超
功廕一子金吾奏辭不許

九日奏借內帑時歲行將終京邊翹首廣浙解銀六
十餘萬在途未至府君欲早定人心奏借承運庫銀
二十萬解到繳補

薊督陞見以兵餉不敷請責成戶部上曰生節效遠
外解不前計臣豈置度外見知于上如此

二十四日爲萬壽節上撤樂疇咨至漏下十刻涕泣
而求長算通州魏相藻德乘閒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

詞林錢穀終非所長請有以易之者上默然徐曰計
臣實心任事但時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穀城
方相岳貢奏計臣誠敏練達至清絕塵在廷無出其右孰
爲可代通州又言臣今誠處萬難在計臣必謂臣求
疵在廷臣或疑爲卸擔第軍國事大不得引嫌耳喋
喋語不止上躊躇久之乃從其請翌日府君自陳求
罷不報

十七年甲申五十二歲 正月二日磨對兵餉初蔣晉
江進御覽備邊冊紀載九邊十六鎮原額兵馬錢糧

上諭同戶部堂司磨對至是府君以兵餉左右二司
劉君顯績陳君展誦攜新舊冊籍詣東閣逐款較閱
亦不甚遠但各邊兵馬之數報戶兵二部者多寡懸
絕虛冒強半晉江謂須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
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矇弊盡出矣復條上十款以
便部答府君登對詳明晉江以行晚爲憾

三日上傳倪元璐令以原官照舊專供講職仍視部
事候代

奸胥結璫漏網 先是冬十月上虞人趙鉞故部胥

也。曾歷各邊，身爲奸蠹老矣。與新胥瓜分不平，憤激叩闕，盡發夙弊。京邊歲蝕數百萬，上重其事，諭輔臣密傳至閣，按條詳詢。鉞具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匿可百萬一也。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詐分歲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通虧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

增銀兩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也各處召買尤爲弊
藪殃民省之卽可致數十萬六也各州縣攤派里甲
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晉江以其言非
無稽語府君縛見胥窮治之府君曰事須候旨若窟
穴生名則固得之矣至是奉旨而諸胥已輦金星散
晚矣蓋連結內廷始終恃以無恐也

四日內閣請以府君改領禮部上以六卿禮居尸下
似近左遷不許內閣承旨出以南吏部員缺將以屬
府君八日上祀太廟還又傳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

名而不姓者惟首輔為然隆禮異數舉朝瞻眙內閣
以上眷方深供講又經再諭不可出之于南惟令料

理候代云

後南中贈郵於原銜稱
戶禮二部尙書者誤也

初十日朝畢宣旨御賜蟒衣一襲以示特典當卽謝
恩溫諭良久

十四日開京引以漸復鹽法之舊 先是府君主蔣
臣鹽漕合一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
避江險而省漕費惟變更之際懼鹽課有一年中斷
之虞故未決策于是復采羣議欲于都城開鹽引十

萬以爲之端每引定值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京倉行
兩浙鹽司就綱引派行議具會保定巡撫徐公標上
言請令諸商開荒屯種以屯之成熟爲引之多寡而
輸粟京倉則鹽與屯漕三事合一亦通商足食之策
也事下戶部先公覆言撫臣之策與臣前議相符惟
慮開屯徒有虛名鹺務因而反絀莫若以米易鹽則
諸商之在畿者自行屯種以備輸將將無事督責而
耨鋤遍塋矣上然之

二十一日以賊入秦申河防三議賊闖旣陷潼關所

至瓦解督師孫公傳庭死之上命曲沃

李相建泰

督師率

宣大兵三萬進勦不時至所將惟禁旅千五百人乏
精銳財用不繼府君乃陳虛實五議虛者鼓倡忠義
收拾人心其實卽在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
數百里處處可渡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
各自爲防蠲今年田租之半使人有固志收其半以
資地方防禦用一也扼勢建領然後防易爲力審度
要口各築敵臺以憑砲擊則可以數十人而制數千
賊之命以土爲之可以速成一也遠餉不及宜謀近

取多給督輔空名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并給以工部
事例文冊凡輸資行閒者立爲具題徑得戶部謁選
一也兵貴乎精□明用寡請撥真定額餉三萬別募
敢死材健五百人人六十金督輔與同甘苦性命此
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以寡勝衆近亦足自制其
衆使懾息不敢惜死上善之下曲沃酌行

請免軍籍爲民籍可立致千萬不聽 是議出于京
西屯撫方公孔昭府君深韙之特以入告蓋以凡軍
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者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

似文正公年言卷之四 三
裝累數百金其說以爲句補故絕也夫軍之絕者屯
田爲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既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
軍名似堪除豁合無聽納軍裝銀兩免其句補改爲
民籍天下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百
七十餘萬除殘亂地方外千萬可立致供一歲撻伐
有餘矣上以祖制不可變不行

二十日奉諭密議討賊之師 時逆賊李自成已據
有關中上拊髀躑躅欲調關寧大帥將精騎星馳西
禦命中揆及計樞大臣就內直房會議府君言關帥

兵精誠可藉以勦寇但此兵一調則寧遠驚疑勢將潰散揆之重輕未見其可中樞以爲關帥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撤不撤倘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中揆亦皆以爲未可莫任其議上獨斷手書密封下兵部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令關帥西討

二十三日遵旨議推行鈔法 上以侍郎王公鼐承司務蔣君臣之言銳行鈔法諭戶部詳議府君言鈔法祖制也而今爲非常之原欲行難行之法先須安定民心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凡正賦關

稅罰贖稅契閒架等項悉俱收鈔其朝廷所發軍餉
商本役餼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願便更
無抑勒其初不怖既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其領散
不必強諸商賈惟宜官自爲之法行有漸甯徐無驟
上以鈔有人無出弗善也已召京商領散貫責一金
莫有應者急且卷篋去鈔法卒格不行

二十六日上行遣將禮府君與宴 督輔曲沃啓行
勦賊上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御正陽門樓宴餞
官軍旗幡十餘萬旌旗金鼓甚盛駕至則鴻臚贊禮

御史糾儀內閣部院五府京營並與宴酒七行上親酌金卮三賜之獎諭數百言內璫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劔而出

二十七日請撤桑穰中官許之時上急行鈔法手爲之式特設內寶鈔局兼工廣造需用桑穰二百萬斤遣中官孫元德乘傳于吳浙山東採買又令五城御史勾攝鈔匠三千人民閒洶洶訛言將就桑取皮先蠶毀葉府君以爲此使者未然之事而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流弊有所必至今人心風鶴何堪擾動請

撤內員而責撫按猶通蒞隱上爲撤還元德

按是役也桑穰則有抑勒之苦旬攝則有擾累之
憂匠餽穰價則有措發之艱府君旣奏停內遣晉
江又同日具揭奉旨桑穰鈔匠俱罷

三十日召對文華殿諭府君錢糧戶部職掌目前務
措百萬以濟邊需時庫貯不滿二千而責成重大如
此府君奏外解朱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東陽義烏
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議足

蔣晉江惡練餉之失數爲上言至是光給事時亨復

言練餉殃民追咎首議晉江擬旨有聚斂小人之語
上疑諷刺震怒諸輔豕宰皆爲申揅府君至以鈔餉
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乃稍霽命起晉江又極言練
餉之失退而具揭求退詰旦而練餉議裁矣嗟乎府
君與晉江積慮極言而不得者乃得之一怒之餘
聖英轉圜如此

二月十一日上行捐助之令 借助斷自宸衷令廷
臣舉奏中外文武之有財力者設格鼓勵繼有旨借
及士民府君言官紳義無可逃鼓勵猶存禮體士民

何知臨以詔令名爲鼓勵實且迫脅挾仇取賄百害
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從賊其爲陛下同心讐
寇者惟恃富人此卽外府金湯留之有用上爲罷借
士民而命張公國維勸輸浙直

十四日奏謝啓沃無當 府君旣奏撤桑穰內員及
爭借助士民多危言上怵于正論從之意弗善也及
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敷陳畢上諭書講得
好但今邊餉匱絀壓欠最多生之者衆作何理會君
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奪漫府君徐對曰聖明御世不

妨經權互用臣儒者惟知守道之誠藏富于民耳亦
不引謝出明日上悔之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
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先生每宜
挾正朕仍傳諭講臣照常啓沃毋生避忌上撫謙引
咎僅見于此于是府君始奏謝温詔答之每猶云輩
輔臣講臣
之共稱府君嘗以
先生每三字鐫章
十七日奏劾司屬椎闕之苛虐者

二十二日奏撤催餉中官 上遣中官王坤科員韓
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四出催餉并罪輔罪督贓罰銀

各四十萬府君上言賊罰重大何容易辦勢必遷延
時日牽引親朋而科內諸員一時并至有司望風督
責甯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浙語甚切至上爲撤

內員

二十九日敷陳大計 時賊已渡河上命閣輔集議
先公奏言一首衛京師心膂畿輔以定本謀臣觀賊
勢披猖皆由人心渙散今日急著勝氣惟在固結人
心請特降溫文延問畿民疾苦立議更釐罪繫情可
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一特重留都肘腋

鳳淮以通中脈祖宗兩都并列今日始知深心誠宜
移變蕭疎還其赫濯一切官設軍容必與輦轂並重
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爲兩翼其一聚粵閩江浙爲
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就
四省而論閩爲中權又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
撫爲督通轄四省一處聞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
則連衡四藩雜連而吳會得以虎視議甚壯而惜乎
無及也

上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筭計務先是

上重司農之寄吏部五推內閣六舉上意皆不屬至
是閱兩月府君始得代解部事府君雖謝事猶惓惓
于車戶以去年僅止半掾更申全議以爲車戶大累
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貧羅富脫一報百擾
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後
聽子孫相承亦許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
民安枕然而運價不敷誰官領任察車戶例所取資
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及本部額給統計每
石四分今議增給每石五分多不過二萬朝廷歲捐

此二萬出邦畿水火以成金湯豈有靳乎于是又爲
杜沿途偷盜及號中竊取之弊甚悉蓋勤卹如此然
時事孔棘未奉進止

賊逼畿輔陳守禦遏援之策又請命青宮循宋康王
故事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未報

三月五日寇勢日亟府君謂所知曰今無兵無餉無
將無謀而賊如破竹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以上憂
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英而
一敗塗地者但近日舉動凡遣委封賞聽言用人多

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又
馳家書曰脫有不測幸好謝慰太夫人

十九日辰晷都城陷府君聞之束帶向闕北謝天子
南謝太夫人畢舉酒酌關壯繆繪像亦自浮滿門士
金子廷策進曰公何不效信國出外舉兵圖匡復奈
何輕自擲曰身爲大臣而國事至此卽吾幸生何面
目對關公曰太夫人在堂獨不爲地耶乃默然一淚
旣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高健夫復何憾遂題案
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毋紿棺以志吾痛以帛自

經而絕嗚呼天乎

致命踰時有賊校入邸舍見遺蛻歎息而去頃之以偽兵政侍郎王

躬弼榜至戢騷擾家人乃得治斂石齋黃公輓詞所云盜賊亦猶有涇渭忠臣之家不敢毀是也

南都繼統卹死節諸臣詔褒忠烈第一贈特進光祿

大夫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上褒三代子祭五壇加

祭一壇有司造葬

祭葬部文已下原籍所司未及舉行

祠祀京師曰旌

忠任一子金吾世襲順治十年

詔卹明末殉難諸臣禮部援洪武中卹元臣福壽之例

從舊撰文

諭祭仍行原籍賜地七十畝有司春秋致祭追諡文正

葬會稽縣白蓮塢聖儀洞之左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有二日乙亥
皇帝諭祭故明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諡文正倪
元璐之靈

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沒有餘榮維爾元
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
之誥似爾正氣伊誰較多爾才鬱勃砰礪江左弱
歲聯翩赤墀青鎖再任成均德重型尊暫蹶復振

主眷方殷司農告匱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
蹶寇躡都門維絕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嗚呼
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髯攀鱗喜隨君後泰山鴻
毛死爲重輕疇能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
日星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尙其歆承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足傳而無關於宗社之存亡天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尙論悲思焉嘗讀睢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警字墨和泪瀆血與汗青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愾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

伯紀抗節殞身如文文山固光嶽閒氣所鍾而亦祖宗
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迂忌諱
幾致危殆及冲聖登極初且揚輝太阿新御而宮鄰金
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
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清濁王心大定國
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
合權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扈隨時補救世事雖
非尙可撐持而柄臣媚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
說使爲遜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

爲天下國家惜也。迨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主國計，左枝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真實經濟，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宁信之最深，言無不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條寬而條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以無人啓沃之故。

也然則公之一身甯無關於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媚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媚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治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

公子如靈光古殿璧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
矣公又有墓田之錫予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
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
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
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
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
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
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
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

蓋雁而來者旅進旅退日數百人倬亦在旅進旅退之中公不知此童子爲何氏也時無功卽享盛名捧珠盤執牛耳人遙望之以爲巨公宿德不知長倬纔二歲耳亦在弱冠時也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于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于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掇公數語于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故有在矣末學荒陋浮沈世俗固不敢妄學昌黎亦不能如龔聖開作文謝二君傳惟

與無功俱在耄年結方外交吳越相隔二百里無繇覲
面祇以蠅頭鼠鬚書疏往來相思有路江山不隔今獲
茲年譜當奉爲天球河圖永作世寶因跋紙尾以誌私
淑之意云吳興門下士徐倬謹薰沐拜手跋

右倪文正公年譜四卷 國朝倪會鼎撰案文正事蹟
具見譜中明史本傳所錄奏疏並在焉其他未盡臚列
者亦史例宜然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歷日之頒明
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
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廷者例
俱得賜文正天啓中賦頌歷詩最爲典重亦豈虞明社
之遽亡也又稱文正晚年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
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旣成始歎其精工時
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於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

東飛閣三層匾曰衣雲憑闕則萬壑千巖皆在鳥下適
漳海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
多艱吾輩不宜宴樂文正笑曰會與公訣爾旣北行遂
殉寇難亦可哀已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祠堂碑稱藪
山劉公爲文正同鄉初人尙未盡知其學文正與之語
而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
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文正始光今譜
中無此語全謝山所見殆別本歟趙恒夫寄園寄所寄
稱文正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尸又稱文正諡

從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
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名亦定
詹事名理順杞縣人其弟殆卽是書所稱元瓚者曾鼎
字無功文正長子鮪琦亭集稱其受業黃漳海之門嘗
官職方參漳海軍事後爲遺民有高節則亦克荷門基
者曾冕士廣文偶以鈔本見示爲鈔版焉原書詳列男
會稔恭校孫運建恭次曾孫長駕長庚長康分訂等此
家譜之例茲不備錄附記於此咸豐甲寅大雪日天氣
頗暄南海伍崇曜謹跋

陳忠潔公殉難錄卷二

年譜

明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是歲正月十二日公生于永州府城之掄魁坊先世
長沙府寧鄉縣人永樂初有祖曰智以百戶軍功授
永州衛經歷遂家零陵智生達景泰庚午舉人任四
川彭縣教諭事詳郡邑志達生二子曰典曰冊典舉
成化庚子經魁崇祀節孝祠冊補郡諸生生子憲食
餼於郡庠憲子廷珍廷珍子禹咨即公父也母胡氏
後以公貴膺封贈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

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公年八歲入小學父授以忠孝經輒終篇成誦畧示

大義輒了了

萬歷三十年壬寅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公年十二歲日讀書數萬言爲文刻晷立就每晨起必敬視父母安乃入塾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公年十五歲應郡童子試卷入署誤爲燭所燬署郡守李某難爲白遂遺其名公面請其故守曰汝年穉

進勿躁也公曰如鄭氏子少某一歲今獲錄將謂孝廉子可躁進耶守語塞徐曰童子安得遽崛強姑試一對會天微雨乃云淺淺薄雲豈礙天邊日月公應聲曰微微細雨能興海上波濤守大激賞以其名上之學使者王某補郡弟子員後郡守餘姚鄒學柱見其文評曰小秀才勁筆直達迥異常畦他日方遜志練子寧一流人也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

萬歷三十八年庚戌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萬歷四十年壬子

公年十九歲娶室周氏爲同邑貢生鳴陽之女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

公年二十歲郡守華陽進士王景雅意作育每招郡
人士分季考課數拔公冠其曹公亦自感奮隱然以
舌人自命是時士氣漸靡乃倡爲攻錯約同人周振
凡王命吾陳玉凡虞天與胡玉疇雷海霖謝賡虞涂
長白楊魁垣雷仲凱等作社課郡邑多效之者常自
銘於扇曰醉酒燒酒戒不入口閨語訟語戒不出口
又常語玉凡曰人生功名不可不就非必爲富貴也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公年二十一歲學使者馮某歲試首拔公與語皆至性流露厚贈以金公歸以金跪置父母前曰兒愚劣不堪此學使大人聞吾父母隱德命此致粟帛也聞者賢之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

公年二十二歲將近秋闈王郡守寓書畧云人事應酬強半碌碌自非一意謝絕恐涵養不得力也應試文須自性靈中發出一段精光機局自足出色口耳家數終落時套以記問勝非長策也常記先輩語不

佞云混是大家混跳是冬人跳言雖淺近讀之惕然
賢友勉之

八月子才偉生公方應鄉試報罷寓舍有鄰貧甚死
亡相續無以殮公惻然節旅資購二棺與之僕歸以
告公父父喜曰如我見之固當然耳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

公年二十五歲應鄉試罷歸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

公年二十六歲衡永觀察使謝渭觀風永屬見公文
奇之

萬歷四十八年庚申

是歲八月為
泰昌元年

公年二十七歲鄉大司農周希聖延為子弟師

天啟元年辛酉

公年二十八歲秋鄉試與薦未售同人憤然曰遇不
遇命也公曰飭躬行已或多所憾命不任咎也公父
粵遊歸至黃田鋪墜馬傷臂公躡屣走迎歸醫者云
骨當折不可治公惶懼走關廟祝請代夜夢神語云
何不延賈人治之覺而求之無醫人賈姓者薄暮一

醫至曰姓賈與異藥傳患處即瘥人以為孝感云

天啟二年壬戌

公年二十九歲館屈虞部家

天啟三年癸亥

公年三十歲復館周司農宅

天啟四年甲子

公年三十一歲赴秋闈試未竣有訛言公父病不起
輒長號棄試事徒跣走里門比至父方飲客執手慳
甚始知言者之妄

天啟五年乙丑

公年三十三歲館粵西俸氏五月歸前郡守王景觀
察岳州以書招往相慰勉益諄尋以父母晨昏故言
別會衡山黃某爲觀察後輩先在岳狎一妓公亦與
有舊促之同行比登舟黃猶戀戀壯向指曰彼雲之
下美人在焉公亦南向指曰彼雲之下太先生在焉
黃慚謝不復言他日其父招至家謝曰吾兒感君錫
類舊染胥被也自是郡邑皆知公至孝且義咸與師
事之

天啟六年丙寅

公年三十三歲約同父結社東山別業遠近有來就

學者公咸相勗以道嘗曰古今人何不相及吾輩當
厚自醞釀他日登仕籍或可報朝廷一二事不變初
心人以爲名言

天啟七年丁卯

公年三十四歲巡按溫觀風奇公文及臨永郡邑士
舉公德望溫贈以匾幟且厚贈粟帛以資孝養先是
永郡守段樸極賞公文品至是遷海南觀察寓書畧
云不佞在永無狀獨得士如君比之懸藜結綵甚寶
貴之亦君之自爲其可貴乎願比來精進唾手燕雲
國家需才如君必有以自効非僅僅慰故人望也八

月闈試罷歸

崇正元年戊辰

公年三十五歲館俸氏家六月歸

崇正二年己巳

公年三十六歲學使者蔡歲試拔公舉明經

崇正三年庚午

公年三十七歲館觀察使傅良官舍

崇正四年辛未

公年三十八歲貢京師廷試優等將授職公以科名未成弗就也南還至衡州車泣夜泊有盜掩至欲索

利於公公躍出遂墮水水深不可測如有掖之起再躍則泥沙陷至膝自臍以上無恙苦烟露蒙幕不能尺寸視盜亦索之不得攫衣裝而去比曉乃知坐蘆葦中去泊舟已數十丈矣

崇正五年壬申

公年三十九歲春三月弟純怒入郡庠秋八月夫周氏疾卒

崇正六年癸酉

公年四十歲冬十月有偷兒入室被執公誠家人不得加朴楚使拽至前責以非義令改行偷稽首誓曰

今夕如他遇死矣公再生我我敢再偷耶公與之錢
粟泣謝而去

崇正七年甲戌

公年四十一歲主濂溪書院講席從遊日衆作學說
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貴寧靜然或沉滯鮮通
不能濬靈以入理氣質貴重第或拘隅未化不能
大受以終身亦爲不善變矣是故寧斂毋恣寧柔毋
躁偶一二談笑必再三躊躇或關入名節或係入閨
閫或起人猜疑切慎之戒之見無禮於我者知之而
若昧隱之而弗宣凡此皆以養其氣質也使歸於寧

靜厚重他日之所建樹者視此矣

崇正八年乙亥

公年四十二歲館蔣氏宅子才偉補邑諸生

崇正九年丙子

公年四十三歲秋鄉試罷歸有爲公議室者公謝曰
吾有子且娶中饋爲不虛忍復議此耶

崇正十年丁丑

公年四十四歲復館蔣氏家時歲比不登居民惴惴
作風鶴驚公自館歸行山谷間猝遇雨忽有人執蓋
馳至詢之云我向者偷兒也感公義無以報以蓋授

公而去

崇正十一年戊寅

公年四十五歲復主濂溪講席巡按白表公爲孝子

崇正十二年巳卯

公年四十六歲應鄉試中式第三十五名考試官翰林院檢討王邵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同考官福建興化府推官曹惟才

崇正十三年庚辰

公年四十七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一百六十名大總裁內閣大學士薛觀國蔡國用同考官左庶子李紹

賢三月十五殿試登魏蔭德榜賜公進士出身第二
甲二十三名時莊烈帝勤資時事勅禮臣選新進士
四十人入對公侃侃陳屯田便宜稱旨授御史臺之
職四月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刻意圖報稱銘其座右
謹慎執法不要錢尋派巡城及蘆溝橋等處奸宄肅
清八月有旨命公巡按山西嚴裝時有求爲中軍者
峻拒之其人復懷金營薦劄邏者得之鞠其實以聞
上優旨褒之加俸一級九月按部晉陽未入境嚴檄
誠屬邑省供應適平陽令供帳頗盛公以首違教令
疏劾之得旨罰令俸加公秩一級自是所至肅然晉

藩雅意重公每召宴酒三巡輒謝不能飲有所寵賚拜受而出悉以市米作粥賑饑者

崇正十四年辛巳

公年四十八歲歲饑道殣相望公寢不寧席上疏請卹度遠近緩急爲調劑又自捐俸益之多所全活然流氛日熾河南郡縣蹂躪殆遍漸近澤潞龍門等要道公與撫軍蔡懋德協心捍禦飭保甲嚴蒐練介馬馳河酌沙孺津渡處遍立斤猴鉦鏹相應天門凌井等關俱設堡堞以備之又親冒風雪率健卒鎚河冰賊皆卻渡民稍安又抗疏陳抽練之弊畧云兵抽則

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隴之戀思歸則
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
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
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
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
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
今日行間之大弊也

崇正十五年壬午

公年四十九歲七月秩滿還京疏陳時務七事不報
尋乞歸養親數四弗許左都御史劉宗周乏炊謀欲

貸於公夫人曰陳亦清苦非有餘當別爲計劉曰非
陳氏粟予弗樂爲貸也使至公傾囊假之他日劉使
橐以還或云不當受公曰劉都堂還粟昌弗受耶冬
閏十一月順天學政缺故事臺臣上其屬之考以待
命下劉爲公考曰品高才富氣肅神清會劉以疏救
熊開元罷官歸僉都毛士龍掌其臺事士龍與大學
士周延儒有契誼命公往拜順天之命即下公曰東
西南北惟君所使某能附勢以求擇地以往耶終不
往拜

崇正十六年癸未

公年五十歲以福建道御史兼掌浙江道事六月李忠肅公邦華起南京都察院入爲左都御史忠肅威望朝野憚之有故人子來謁假忠肅名東爲介公曰故人子本不拒第多此一東有誣李公遂不爲禮人以爲忤上官忠肅聞而歎曰好御史劉念臺知人哉已而忠肅奉命考覈臺職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又黜冒濫者一人追黜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各一人臺中震懼獨署公考云文行兼優未幾命下授公提督北直學政于二代勅命

制曰嘗考圖經丹崖黃溪之間多名儒焉呂陟其一也然皆周敦頤所興起今得無有發真弗耀而默契

道體者乎爾陳禹咨乃福建道監察御史純德之父
 築性端凝樹儀純古書倉溢而未糗每留意于古今
 邪正之間困栗指以賑貧更為德于閭里解推之內
 呼訓無非忠孝戩福躋夫壽康是用封爾為文林郎
 福建道監察御史蘭臺揚萬石之休芝蘭表太邱之
 裔

制曰古今有稱令妻而未必壽母或偕老而未必子
 榮惟夫婦德母儀其子以繡衣而祝皆壽斯亦人世
 之完福矣爾胡氏乃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純德之母
 貞靜居中惠柔率下負戴相攜同石戶農而偕隱愛
 勞兼至穀柱下史以摠忠齊梁案於鹿門導潘輿而
 燕喜是用封爾為孺人服第輝而未艾舞萊彩以常

新制曰臺使者之職號曰執法蓋為國耳目紀綱賴以
 振肅故必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者而後無忝雄班
 爾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純德品資峻整志節清嚴甫
 振羽于南宮即乘駟于西晉而爾著搖山之威望奔
 豕潛踪需憑軼之膏霖飛鴻集澤至侃侃而抗糾彈
 之廣尤閭閻而推端亮之標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宋司馬光言諫臣第一不愛富貴次重名節

曉知治體斯真可稱諫鴟矣爾尚迨配前哲俾朝廷
得爾以尊

制曰婦道相規亦以諄諄亦以法法亦猶國之有諍
臣法吏也乃富貴可偕而困蔡早櫻何殊壺閣中失
其一鑑爾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純德妻周氏生德義
之家抱慈和之性酒漿得職待鳩杖以怡顏刀尺頻
聞對螢牕而肄業詎張網之秉憲乃潘岳以啣悲是
用贈爾為孺人嘉遺直于鳳鳴慰同心之鸞彩

是年八月獻賊連陷岳衡九月陷寶慶及永州巡按
御史劉熙祚死之郡邑相繼淪沒公父遜灌陽遣公
弟純恕子才偉及門人周自發唐周慈張周之歐繼
脩等醵金結客走西粵揚總戎國威軍前涕泣請援
國威調集士馬復永八城賊稍卻時南北迢遞道路
多梗里門被兵事公尚未知

崇正十七年甲申

公年五十一歲二月按試保定三月遣僕回楚請父
母安狀並書諭才偉云吾爲人子久缺晨昏罪日滋
戚今幸恩綸及於所生兒當代爲舉觴稱慶稍展烏
私也浪聞流寇過粵近楚或云未至心甚懸切然銜
命奉公義不得返顧吾兒學問想日益進而存心積
善尤爲要圖與人便宜自貽子孫便宜算盡秋毫子
孫豈有餘地哉爾父居官如昔日作村學究風味勿
望宦囊亦正不欲以此爲爾會長計耳學差忙冗親
知不及裁致統爲申意三月初六日父手書是月中

旬行部至易州校士未畢聞闖賊薄都城公激憤裂
皆攜三僕戎裝策馬窮一晝夜馳三百里馬上占葉
請募將勤王比入都見帝聲淚俱迸急出從李忠肅
公守城陴爲羣閹所拒走諭德馬文肅公世奇第相
持慟哭約以身殉十九日城陷倉皇問帝所在二十
日始知煤山凶問即具冠帶北向哭拜將自裁三僕
環泣持曰太爺太太老矣奈何公曰吾身已許國不
能返顧吾弟與子可代養也索楮墨作書報父母云
男仗父母洪福幸提南宮隨蒙欽授山西御史自入
仕以來信心信理不敢一毫苟且但緣時事多艱三

月十九日都城破男食君之祿義當死節永用永興
 永安力為哭沮然人臣義無所逃于二十日晚自盡
 忠孝不能兩全劬勞之恩矢報于來世而已晚弟及
 才偉雷胡兩賢壻俱宜存心積善做好人是望各至
 親知己不及裁致統為申意男獲從文文山謝疊山
 於地下矣父母不必痛念才偉萬不可言奔喪三僕
 可善視之三月二十日男純德薰沐書永州方言解
弟書畢自經死三僕市棺瘞湖南會館側持書南下
 九月方抵家先是楚中六月始聞都門變公友陳三
 績謝君堯陳朝鼎易三接知公必死三績即有一死

定能成一是之語至是僕歸果然公父拭淚歎曰有
子如是吾復何憾僕又言公殉後援兵至與賊戰雲
中覺數十丈夫戎服躍馬以助內有如公狀貌者京
師人咸見而指之是日殺賊數萬人聞賊中流矢遁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誥

皖南後學夏燮賺父編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生一歲

是年九月十一日先生生于貴池縣之興孝鄉

按劉徵君城撰先生本傳不詳其生卒之年月今攷

先生抗節于順治乙酉其絕命句云半世文章百世

人則先生正命時年踰五十也再檢樓山堂集第二

十卷禿筆賦自序云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

既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擴文顧眎其豪則已禿矣

感爲之賦遇注遇爲先生之族子見集中是年爲天啟癸亥以此

上推則先生實生于萬厯甲午也又二十五卷九月
十一日生辰七律首二句云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
初度感風塵又先生誕生月日之宦證然則先生正
命時蓋五十二歲矣先生之考妣名氏皆不著本傳
但云父某隱者家世習儒證之先生集中及自撰畱
都見聞錄未冠而孤事太夫人最久詳夫人姓李氏
爲同邑李首川先生之女集中有祭外明李首川先
生文蓋先生之師也

萬厯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十六歲

始應童子試于南直隸之句容不售歸

按明史選舉職官志南畿始設提學一員兼轄上下江十四郡萬厯癸丑始分上下江增設南畿提學一員時先生應臺試於句容蓋未分以前也證之留都見聞錄科舉條下言予往見金陵瑣事載萬厯科場事至己酉而止蓋是時予亦以童子應考句容矣是爲先生應試之始

萬厯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八歲

丁太公艱

按先生少孤太公之卒當在是年證之留都錄中自言壬子守制据科場而言言是年正在制中也參之

集中先生以癸丑入學則丁外艱當在是年

萬曆四十年壬子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守制在家未預臺試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歲

是年上江分設提學先生應池郡臺試補博士弟子

按是年分設上江提學則臺試在池陽郡中

見計六卷序中

先生應試不復至句容矣先生之門人劉輿父序樓

山集言吾師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無智

愚皆舌橋而不能下又證之留都錄自言乙卯至京

而未入場則先生補博士弟子當在乙卯之前又證

之集中三十初度禿筆賦云三上不行十年未字三
上者連乙卯數之十年則正先生二十補博士弟子
之宦證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二歲

始至金陵赴南都試未入場而歸

按先生既補諸生例赴南都試證之畱都錄中蓋至
金陵而未入場也明代科舉之制每鄉試中額一名
以科舉三十名爲率中間或增或減錄送之數多寡
不一先生是年至南京已奉錄送而不入場者或以
疾或以事不可攷也又畱都錄言乙卯始分上下江

者据科場言之蓋大比之年兩江督學共集南都也
提學之分實始于癸丑詳上

是年夏挺擊案發先生以七月在南京聞同鄉御史劉
光復以殿對失旨下獄初以爲一篇絕好文字繼聞其
與王之案爲難長安有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之
謠心竊薄之

按此見畱都見聞錄及東林本末中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黨人借京察以攻東林且爲挺擊樹幟黜王之案
等東林門戶之禍實始于此

按丁巳京察具詳東林本末中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五歲

至金陵始應試榜揭不第歸益厲志于學

按留都錄言是科以主考失期初九日始入闈又自言戊午至己卯麻場屋者凡八次此爲先生應試南都之始神宗崩在後年萬曆科場止此故集中己卯述歸賦云惟神皇之季麻兮予捧檄而觀棘又云遽一試而輒靡兮蹇予放乎中流又云次家舍而交承惻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皆指是年初試事也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神宗崩光宗嗣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踰月光
宗崩熹宗嗣位詔自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按集中弔忠賦云鼎湖再泣皇沖深拱蓋熹宗時方
十六歲也紅丸移宮之案皆在是年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八歲

再試南都不第作吁嗟行

按留都錄言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以主考司房
知文者不能一二也又言是科關節較前科更甚攷
是科主應天試者黃立極黃儒炳皆奄黨也立極旋
入閣後隸逆案儒炳貌獮甚時有盧杞之號見兩朝

剝復錄

又集中己卯述歸賦云予志適而遭下兮奄再試焉
猶不振又七言古吁嗟行云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
學劍空踟躇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皆
指是年報罷事也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九歲

正月

大清兵攻廣甯陷之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按集中有聞敗七絕五首其二首云將軍灞上笑素
楊又見輿尸督府王言是役之敗罪在化貞也四首

三原先生年譜
云可憐門戶能傾國，穎上中樞已待邊。自注：時熊王守王主戰，本兵張鶴鳴則右王也。攷廷弼前代楊鎬經畧遼東爲黨人構退，去年遼陽陷，袁應泰死之，乃復起廷弼爲經畧，本兵張鶴鳴銜之，乃愆患。巡撫王化貞分其權，時廷弼主守，駐閭陽，王化貞主戰，駐廣甯。是年正月，化貞敗于廣甯，廷弼退守入山海關，遂俱被逮。一時經撫不和，皆從門戶起見。詩中云云，證之明史及計氏北畧，皆是年事也。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三十歲

九月十一日先生三十初度，族子諸文學觴之，先生因

箸禿筆賦

十月先生至池陽郡中見賣樞者大如斗索價甚昂先生欲歸奉太夫人語僕如其價予之賣者聞而感焉奉五樞寘錢去先生命僕追償之相讓久而後僅取其值之半先生異之因作賣樞說其年月皆具說中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一歲

七月至金陵三應南都試不第時楊忠烈公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傳人南中家鈔戶誦頓覺忠義之氣鼓暢一時

按忠烈公以是年六月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先生七

三
月
夕
至
詩
二
月
至
金
陵
得
見
之
語
具
留
都
錄
是
科
主
應
天
試
者
李
標
姜
逢
元
楊
揭
金
壇
周
鑣
舉
首
皆
見
錄
中

又按高邑趙忠毅公以吏尙主癸亥察典盡黜黨人
是年之春吏科都給事中缺阮大鍼次當遷高邑謂
其輕躁不可任謀于應山梁溪卒轉魏大中
大鍼憤甚乃附忠賢與奄黨爲死友值忠賢進香涿州遂有
叩馬獻策之事東林諸君子之絕大鍼自此始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汪文言之獄起楊左諸君子竝下獄死熊廷弼亦

論葉市

按集中有弔忠賦皆紀奄難事又詳具東林本末及兩朝剝復錄中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秋冬間游中州訪王乾純先生于汝甯署中遂畱
度歲

按乾純先生者先生之同里時爲汝甯太守先生訪
之故有中州之行證之集中有渡江五言律自注往
河南作又證之丁卯歸過眞陽驛致乾純先生書言
去冬過眞息二縣卽指是年然則出門渡江當在秋
冬間集中有六安道中亳州道中固始境上諸作皆

往河南取道也過光州訪州牧吳君畱數日集中有
光州公廨詠林亭竹石七言律其證也至汝甯館于
府廨集中有咏蠟梅七律自注王汝甯衙舍又汝甯
咏雪用蘇長公韻七律二首是年冬間作也又有汝
甯念老母五律自注是日立春以明麻推之是年置
閏立春當在十二月則亦是年之冬也又有除夕憶
諸同好自注汝甯署中凡此皆先生在汝甯度歲之

崔證

又集中七言律有和方李兩御史就逮題滕陽驛壁
詩二首蓋李達自燕中歸所傳先生讀之愴然感而

和之檢集中復方孩未先生書言丙寅有自滕陽驛
來者傳執事赴逮別子詩且悲且和云云證之此詩
其爲是年河南道中作明矣孩未先生名震孺李即
仲達先生應昇也以時事攷之方之被逮先李一年
蓋方先過滕陽驛題詩在壁而李繼之先生和作自
注云方訣子李思親證之詩中弟一首云舊年聞詔
已吞聲蓋指方也二章云莫以傷莪可廢篇蓋指李
也攷仲達先生之詩載之黃氏碧血錄者有書滕陽
驛壁方壽州詩後絕句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
堂步步思正與先生詩注合惟先生所和是七言律

之月
似仲達別有思親之作而錄中遺之今證以先生和
作疑二首皆用元韻也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三十四歲

歸自汝甯與王乾純先生之二公子同行秋至金陵四
應南都試不第

是年八月熹宗崩莊烈帝嗣位

按先生自汝甯歸當在是年之春汝甯二公子同行
則先生過眞陽驛致乾純先生書可證也書中注丁
卯言過眞陽驛見眞息一帶田皆荒蕪不治詢之父
老云爲差役糧派所苦率弃產逃去又言百姓愁怨

地方官無過而問者先生與二公子聞之相與涕下
書中云云蓋欲太守之厯念民瘼以蘇重困也

先生不第歸檢昔年制藝感知已之未可多得因有

兩明府咏兩明府者梁公夢澹王公榮棠皆評先生

制義而賞識期許者詳見先生詩序中又已卯述歸

賦云閱子卯四禩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

無又云耻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蓋謂甲子

丁卯二科也按科舉文字之厄無論二科甲子試官

以試錄論策觸瑞忌凡論處者八人舉人等皆罰科

途革程文不用是科則奄黨鑽營試差關節賄賂公

行時則崔呈秀之子捷于北周應秋之子捷于南時
稱穢榜故先生以不第爲幸也又留都錄中言是年
監生樊元修首請建璫祠浙之人大半和之主應天
試者陳其慶張士範時璫孽方封甯國公因以萬國
咸甯命經題士子爲之咋舌後事發與司房之岑之
豹等皆入逆案

又集中有聞報七律二首報莊烈嗣位也首律云聞
說真人自代來七年日月幸重開趙高已失秦庭馬
董卓難封郿塢財蓋是時逆奄已得罪其黨皆次第
論處故特慶幸之次律云滿地冠裳共祝年嵩呼猶

幸未盈千那知殿閣曾三震遂有龍飛自九淵先生
竝自記于剝復錄野臣論中以誌一時快事

莊烈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同里受先大令采始倡復

社之會蘇松名士楊解元廷樞夏考功允彝陳黃門于

龍皆附之江以上則先生及劉伯宗徵君城預焉一時

有小東林之目

按莊烈改元窮治奄黨贈卹同難忠臣一時東林桴
鼓復盛据明史張溥傳及吳梅村復社紀事皆言起
于崇禎建元之初而劉伯宗撰先生本傳言崇禎初

元三吳中倡爲復社才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冒公子序亦云大江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張天如然則此十餘人者皆執牛耳主壇坫爲東林之中興先生其一也先生是時未至吳中而聲氣之通若合符節迨庚午金陵大會復社之名遂聞于朝野間烏程構衅實始于此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欽定逆案示天下先生箸兩朝剝復錄叙至南北二京察止蓋二察卽逆案之張本也

按二察皆以除逆黨爲主北察主自王永光猶有所

庇惟南察則鄭三俊方以南戶部攝吏部事而陳于
廷時亦起爲南總憲二公同心定案皆于察前先劾
故先生謂其以霹靂手而操風雷之筆爲南察數十
年所未有按冢宰建德人先生推爲同鄉前輩而總
憲乃定生公子之父於先生爲父執疑一時月旦之
評待先生而定者居多剝復錄終于京察者以逆案
頒行故也

是年冬

大清兵薄都城遼督袁崇煥率甯錦兵入衛帝召見咨以
戰守策未幾下之詔獄先生有出塞五古詠其事

三月之全上
按崇煥之得罪以朝士謀翻逆案也初上召錢龍錫入閣時定逆案多出自龍錫更定黨人銜之迨崇煥殺毛文龍遂謂其謀通和議懼文龍梗之又謂其與龍錫有成言迨

大兵薄城下朝野洶二僉言崇煥將引敵脅和以爲城下之盟值我

大清設間縱所獲之明宦官歸證其事帝益信之遂于十二月下崇煥詔獄先生出塞之四章云縋城召元戎夜半咨籌畫賂敵良非虛危矣處堂雀蓋襄愍之通和議百喙同聲故先生亦不能無疑而度其必不

免也又集中憫亂賦云己巳之怯捍禦卽是年冬間事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是秋五應南都試不第大會復社之士張溥溥等于金陵又與同里劉伯宗始舉國門廣業之社

按戊辰以來先生未嘗東游

据集中東游始于辛未

壇坫之盟

實始于是年解試之役据杜九高社事本末言婁東聲氣至辛未益廣則是年白下之會啟之也畱都錄云是科主試爲姜公曰廣陳公演司房亦多名人號稱得士榜首爲楊廷樞一時士論咸服記闈後予輩

同社三十餘人數爲高會張溥語予曰今年十舉其
七猶爲缺事然已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
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部重吳大令繼善錢
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教陸坦李憲
吳應筍等皆是年所舉士也按張天如亦以是年中
式辛未捷南宮錄中前已及之證之梅村復社紀事
言三年庚午省試胥會于金陵江淮宜歛之士咸在
主江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榜揭維斗哀然舉首
自先生以下先生謂張溥也梅村之師若卧子及偉業輩凡一二
十人吳江吳來之昌時亦預焉稱得士又云四年辛

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凡此所記皆與先生錄中合然則是科得人之盛而復社之名亦以之大著惟先生是科仍不預則亦十舉其三之闕事也

社事之設于金陵者曰國門廣業廣業者南國子監六堂之一也明制積分之法皆自廣業遞升至率性始試以文學經義一歲積至八分者貢入京師遂爲出身筮仕之始每大比之年諸生論文考莚率萃處廣業堂中是年合十百人爲雅集主之者爲劉伯宗及蕪湖沈崑銅士柱等竝約以自後三年一舉行更

番主會以上具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

八月袁崇煥論磔先生有悲東莞之作

按襄愍之死酣謳竟路

語見南雷錢相國碑中

皆以為主和之

戎首直至我

朝定鼎露布昭雪南都始賜卹謚

南雷預聞其本末故所撰機山神道碑與明史合先

生固不知也然其悲東莞詩云即今跋扈將軍苑上

國何人更口口又集中閔亂賦云悲銜刀于東莞其

感慨獨深矣又按明史本傳崇煥東莞人計氏北畧

以為梧州府藤縣人今以先生集中之詩賦證之計

氏殆失攷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游吳越間有詩曰前東游草已佚

按先生東游以集中攷之實始于是年据新建蘇桓序先生後東游草蓋甲戌作也序言歲在辛未次尾游吳越先有詩行世以此證先生是年所作當爲前東游草也先生自預復社之會屢作東游集中可攷者凡四是年一也辛未二也丁丑三也戊寅四也惟戊寅之游至無錫宜興卽溯流由鎮江金陵歸未嘗至蘇浙也東游之詩今皆散入古今體中其最可攷者惟丁丑戊寅兩年編次井然證之時事亦合若丙

子以前大都甲戌之作蘇序所謂後東游草者亦經先生手定存者無多若是年東游疑佚之矣知者集中有辛巳過當塗贈吳令君云十載來青山驅車恐不遠是十年前在當塗正是年辛未也又邸中大雪首二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此詩自序予往年有詠雪詩今更作詩志喜以此推之云往年者卽指十年前之辛未也又集中辛巳詠雪再用東坡韻自注十年以來會三和此韻汝甯府齋及上河客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其詩云十年逸句還來夢則正指辛未上河之草又自上河至當塗

北風半日可到則當塗詠雪同在辛未明矣凡此等詩集中皆不見必同入前東游草中而竝佚之也又按集中有江南弭盜賊議江南平物價議見弟十二卷又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見十三卷又小試單騎詣敵論見七卷以上諸作集中皆注辛未中間所論皆崇禎初間事蓋流寇自北而南江北遂受蹂躪先生是年所作皆先憂之論明者見危于無形何況其幾之已兆也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儀部主事周鎮疏論不當寵任奄宦罷斥言官上

怒遂削籍歸隱茅山先生聞而壯之遂定心交

按留都錄謂仲馭既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爲前有顧涇陽後有周仲馭云二自此薦紳之主社事者推鑣爲首其後卒罹馬阮之禍見集中祭周仲馭文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夏應南都試至金陵再舉國門廣業之社與如臯冒公子襄定交秋謁陳少保于廷于省寓定生公子父也凡六試不第歸以是年冬丁太夫人憂

按冒公子以是年定交于先生見冒氏樓山序再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爲楊龍友文驄方密之以智

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据雷都錄言是科方行限字
之令過五百字者不錄癸酉南場所取多腐陋枯竭
之文解元桂伸石埭人文不厭士心主考丁進蔣德
璟丁大千物議聞中口語藉二所不忍聞首題生而
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科
場題不獻諛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
按先生久困場屋甲子及是科之文未動一筆其所
取可知也謁陳少保于是年之秋見集中陳中湛歸
來草序及少保傳蓋少保之中子貞達以南水部迎
養至金陵季子與先生爲同社因得見少保竝爲序

其後歸來草皆在是時

先生少孤事太夫人最久然集中賣糶說作于癸亥
汝甯念母詩作于丙寅之冬此後皆無所見惟集中
有述懷詩十四首其一章云四十未云暮爲學羞從
橫六章云予也慕義烈攬事求內安流連范滂傳中
夜摧心肝据此則先生是年正四太太夫人尙在堂
也再檢畱都錄官政條下先生自言呂豫石爲司馬
時嘗下交予先施折簡招飲予以丁憂辭呂貽簡云
以老親有疾兄權換一吉巾何如予卒不往呂公極
稱之云二按豫石蓋呂公維祺也明史呂維祺傳維

祺以崇禎初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儲六年拜
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先生錄中言呂公爲司馬
正在是年則招飲當係六七兩年間事八年呂公以
鳳陵事罷去
南而集中述懷之首句云歷春方無事觀書感慨生
据此則是詩作于是年之春而先生以是年之秋應
試南都則其丁憂必在是年之冬報罷之後又先生
以明年夏東游吳越當已踰卒哭之節矣至先生以
丙子應南都試則其丁憂必非甲戌之秋冬又可證
也今繫之是年之冬似得其實

又按集中有與周仲馭書屬序所編四家文選四家

者明初之宋劉王方四先生也證之書中卽是年報
罷後事又集中有上嘉善錢相公書注云癸酉錢相
公者士升也證之明史本傳及宰輔表士升以是年
九月入閣先生上書卽在是時二烏程枋政先生書
中曷以愛惜人才護持善類又言近日之弊無過情
面資格二者語皆暗斥首輔欲嘉善之有所執持以
戒迎合也畱都錄言錢居南時爲正人君子歸心後
在閣中烏程以鄭鄭事傾文長洲而錢之心迹頗爲
諸公所短望亦以減于南然則其不能受盡言可知
也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一歲

夏東游吳越間是年有刪選房牘之役凡數月歸有詩曰後東游草今皆散入古今體中

按集中古今體詩編在丁丑戊寅以前者如五古之西湖七古之蘇州行五律之虎邱半湖等作七律之虎邱社集華亭社集及杭州泛西湖宿靈隱等作六氏皆後東游草中詩也

先生屢試不第而文名藉甚一時程墨刪選之役多以屬之先生及袁州張爾公是年南京試竣先生集其獲雋之文之已刻者刪之選之又自爲之序又選

三
月
夕
生
記
二
歷科房牘自序署崇禎甲戌夏月蓋先生奉諱在去
年之冬至此已踰卒哭之節而刪選之役大半書林
藉重以取聲價之增先生讀禮之暇受其幣以資筆
耕讀先生集中房牘序及序張爾公詩經程墨之作
知皆爲貧授讀不得已而爲之非疲精神于八股以
弋虛名而投時好也

又集中有與楊維節國博書注云甲戌按維節名以
任時爲應天府廣文證之留都錄中言應天府學掌
教多甲科爲之癸酉任者爲楊君以任楊極清苦以
名節自砥至官盡卻贊儀不受而薦拔諸生不遺餘

力四方問字之屢不絕日接賓朋夜校文藝至嘔血
不止厨無瓶粟而見義必爲未幾分閩闈歸以疾死
斂具皆當事所助旋祀名宦論者謂自有教職以來
惟維節一人而已按先生之推重楊公若此而書中
所論乃以其評駁時文爲不必謂某以丹黃寓食且
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
之志又畱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敝神于此亦何
益矣讀此書知先生非但直諫之可風而其志之不
役于刪選亦大概可見也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二歲

自癸酉報罷後浩然有闔廬著書之志乃葺園于舊宅
萬山中凡二年而成之而自題其園曰暫園因記之

按集中有暫園記卽是年作也據記文葺于癸酉閏
二年則乙亥也餘詳記中

是年春流寇自河南躡皖北攻潁州霍邱皆陷焉又焚
正陽關越壽州而趨鳳陽正月十五日陷之遂焚明陵
連陷廬江巢縣無爲州圍攻安慶桐城于是池陽一江
之隔郡中戒嚴先生時在山中致書當事備論防守事
宜又成春興八首

按集中有致徐令君二書及復王乾純先生書皆注

乙亥卽是年流寇之役也春興八首蓋仿杜陵秋興

寓時事之感其一章曰十載秦川走挺多言延綏邊

寇起于天啟之末也曰封狐一夕渡黃河言癸酉之

冬澠池之渡也二章云人間賣卜豈王郎先十餘日有投書道

上言將以明年上元勾賊至在事者漫不省見綏寇紀畧節制何人控鳳陽謂楊

一鵬也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變滄悲陵殿

也三章云廬江郭道已成塵舒六桐潛失所親言廬

江之陷四州縣皆告急也戟嬰刳妊悲三邑廬鳳一帶賊皆

刺孕婦注嬰兒于槩以爲嬉笑亦見綏寇紀畧弔死扶傷過一春謂賊縱淫

掠于江北也其餘所詠大都是年春三月間事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四十三歲

夏至金陵三舉國門廣業之社遂訪周仲馭于句容之茅山不值返金陵

按集中國門廣業社序言自庚午至丙子三舉社事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時天下方以社事爲諱北若毅然請身任之復哀諸聚者之文而刻之蓋乙亥丙子間烏程當國方起復社之獄故序中云二北若名濬浙江之嘉興人冒序言是年同人數爲大會姚北若國門廣業其一也是年之會仲馭不預證之集中時務策序言丙子七月自句容還是訪仲馭當

在夏間時仲馭以抗疏罷歸讀書茅山故先生訪之
又集中有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
不值以詩中編次考之卽此時也仲馭暫歸蓋回華
陽也受先之晤應亦訪仲馭來者先生以六月去七
月返金陵則試期已及矣

秋先生與冒辟疆陳定生顧子方等大開桃葉廡館悉
會天啟奄難死事之諸孤十三人惟應山公子未至時
懷甯阮大鍼方避寇居金陵遂起畱都防亂之議

按此据冒序二 中言魏子一

卽忠節公之
子各學濂

出血書疏

稿示社中人因齊聲痛罵懷甯樓山大快云 二蓋忠

節之死由大鉞故子一請雪之血疏及之值大鉞方
居金陵欲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爲黃緣起用地復
社諸君子適觀此疏公憤填膺于是始起留都防亂
之議而冒氏遽謂防亂之揭出于乙亥殊不知也明
史大鉞傳言流寇逼皖大鉞避居南中則正在乙亥
丙子間是時大罵懷甯自係實錄然此揭之出證之
先生集中與顧子方書乃戊寅在梁溪所草雖戊寅
之前早有此議不過託之空言卽子方請任揭首或
亦席中偶及之而冒氏遽以起議之年月爲出揭之
年月又誤早記一年以爲乙亥今以時事攷之其爲

濫觴于丙子者似得其實別詳戊寅條下

七月與徐尙寶石麟張子自烈飲于方正學祠旁之木末

亭席間論于忠肅不諫易儲事

按此見集中書木末亭酒閒話徐卽虞求先生時爲
南璽丞張卽爾公一號芑山袁州人與先生齊名集
中有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刪
選之役自注友人袁公繼咸也按繼咸宜春人與爾
公同里時提學山西爲巡按張孫振所劾諸生詣京
師訟寃者數十輩袁方被逮山西巡撫吳牲力白其
誣事在乙亥丙子間爾公之自燕中歸正在是年夏

秋間又集中有爾公詩經程墨序言爾公今年同試南都甫入闈視老莪不自得擲筆出遂不卒事時爾公貧不能西歸合百金爲之裝爾公不可之詞見于色強之則曰非我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所不可若予今者以選書受其直而甘之雖聖賢不以爲非據此則與詩中所云時有刪選之役者正合又冒序言芒山僑厲生子貧甚共釀數百金爲湯餅會芒山峻謝云二序中亦繫之丙子與先生序中云二同一事也

八月七試南都不第是年先生見時事日艱始懷用世

之志草擬進策凡十事至南都聞兵警又草兵事策時
務策皆見集中周仲馭爲之序

按三策集中皆署丙子其時務策序署崇禎丙子七
月言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證之冒序
是年之會雲間夏彝仲陳臥子皆以公車不至疑所
謂雲間友人者非夏則陳也

先生是科仍不第集中有題貢院壁云自我低眉入
蹉跎二十年以戊午始應試計之正是年出闈時所
題也畱都錄言自戊午後場事怠緩至此而極闈中
至上午始得題次日下午始完場又言南都賄賂公

行司房多取夾袋之關節充數餘皆弃不閱卽予
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又與鄭太
宰書言今歲闈中之墨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
是年

大清兵入塞南中議出兵勤王值試期譎言兵薄都城諸
生一日數驚先生謂此必逆案中人造爲蜚語搖動人
心久之遂定

按明史紀事本末及計氏北畧是年都城戒嚴迨九
月

大清兵將大舉深入因見援師稍引而南實未嘗進薄都

城如己巳之急故先生云二語見留都錄中

是年吏部議舉孝廉詔下先生之友如沈壽民眉生劉城伯宗皆應薦辟伯宗上書言不如先生者數事請以自代先生卒不可而眉生入都遂以劾武陵竝及阮大

鍼名震天下

詳見戊寅下

按伯宗舉先生自代見集中陳名夏序

又按集中有令文士試騎射對序言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自後大小試非兼通騎射者不錄先生以爲不便擬對駁之又有丙子上鄭太宰書蓋言復社之獄也時太宰以南吏部內召爲刑部尙

書烏程溫體仁方謀剗刃於復社諸君子遂及樓東

二張先生致書力爲昭雪而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

太宰皆見書中又有悼吳門二首悼文湛特震孟姚

現聞希孟二公也證之明史文肅以去年罷相歸

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吳之慟亦卒据文秉烈皇小識

言文肅之卒在丙子夏六月先生悼吳門序言今夏

正文肅卒後在金陵所作凡此皆集中詩文時事之

可攷者

再按先生與顧子方定交恰在是年今證之集中梁

溪唱和集序言丙子遇顧子方于村邸又戊寅贈子

方涇上行云土橋班荆語未終虎阜高談生悲風虎阜之句係指下丑子方見訪于虎邱若村邸相遇及土橋班荆皆在下丑之前疑是年子方應試至金陵先過池陽訪先生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四歲

夏復謀東游自新安至杭州遂溯湖州嘉興至蘇門之虎邱凡數月歸有詩曰丙丁集今散入古今體中

按先生是年東游蓋刪選之役也證之集中崇禎丁丑房牘序言予之選房牘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不得復辭金閭書林迎予千里予于是

入天都下錢唐游茗禾至虎邱而休焉據此則先生
是年應自貴池踰嶺至新安灘行至錢唐又溯湖州
嘉興而至蘇州也集中書杭州某孝廉事言丁丑七
月自嚴江抵杭州是先生出門當在夏間至杭州則
七月也嘉興聞信三首亦七月作以時事攷之蓋聞
烏程罷相之信也烏程出閣在是年之六月先生至
嘉興聞之其首章云壬人甯失算聖王正當陽言其
欲構復社之獄而卒不成也二章云萬安終罷相福
達可逃誅言其罷歸之後未知其能免誅僂否也三
章云莫以通儒號居然費論評言復社之名爲當事

所忌也先生抵蘇當在八月時寓虎邱之竹亭會舍
與張天如同寓集中感事贈張天如虎邱自注時寓
雪珂之竹亭予同在焉詩云寥落相逢處金閨氣正
秋時正中秋八月也又云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奇
謂天如方罹獄禍也按烏程構復社之獄先後鉤致
周之夔陸文聲陳履謙張漢儒等告許錢謙益瞿式
耜坻及婁東其後奸狀洩上始悟體仁從中主其謀
命枷死漢儒等烏程以病免復社之獄始稍二解一
時社中諸君子朋簪畢集楊維斗本吳中人自天如
至自婁東外若周仲馭自金沙來沈眉生自宣州來

方密之自龍眠來陳百史自瀨陽來陳卧子自雲間
來沈崑銅自于湖來而陳定生顧子方聞先生至亦
自陽羨梁溪來于是復社之會交游文物炤耀江左
先生集中凡丁丑觴詠之作班班可攷百史者陳名
夏也時腐竹亭之西與先生比鄰出其詩古文詞見
示先生爲之序而百史亦序先生文自以爲不及均
見集中皆是年事也丁丑房牘之選自序不五旬而
畢則虎邱之游不過兩月有留別百史句云與子相
逢日吳門秋已淒又云五十日作客一千里爲朋則
先生八九兩月皆在吳中其去當在冬初時節矣論

先生歸棹應由無錫宜興然梁溪唱和確在戊寅冒
序以樓山子方合刻唱和集繫之丁丑證之先生序
文亦誤早記一年也是年先生在虎邱定生子方過
訪卽已訂明年梁溪陽羨之約是時歸蹤雖不可攷
然集中別無唱和之作卽過亦未必畱也今以先生
之書證先生之事差得其實

又按集中有丁丑元旦詩首句云聖主垂衣正十年
是年承丙子大旱之後徽池山中多掘土爲食先生
感之同劉伯宗作食土行序言丁丑正月蓋嘆春荒
也又有書虎邱禪僧誦經事時先生與族弟應筵同

往觀焉感書其事竝言丙子在金陵甲戌在杭州俱見之又有次仲馭天如等見訪七律首章云相看霜色盡吳中二章云遊子深秋似遠鴻此亦當爲是年畱別之作知先生之去吳在初冬時也

是年長子孟堅生

按劉伯宗撰先生傳言先生卒時長子孟堅十一歲次子穉圭十歲誤也證之孟堅樓山集目錄書後自言先生殉節時甫九齡以乙酉上推之孟堅之生正在是年無論孟堅自記其年必無舛誤而甲戌乙亥先生方在制中呂大司馬招之飲且不往焉有御

內生子之理伯宗此誤最有關係今据孟堅自道之語繫之是年者爲確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歲

夏六月東游梁溪主顧子方家凡兩月游錫山謁道南祠與子方合刻梁溪唱和集時陳定生自荆溪過訪示以沈眉生劾楊嗣昌奪情疏遂及大鉞于是先生與子方定生成留都防亂揭

按全謝山撰梨洲神道碑以留都防亂爲戊寅七月事與肩序所云乙亥者相去四年梨洲先生碑文乃据其孫干人之請蓋卽本之南雷行畧者竊意黃昌

二公皆身預揭事之役不應所見異詞因再檢南雷

文約自撰陳定生墓志及沈耕岩墓志

耕岩即眉生之別號

則言眉生保薦入都劾楊武陵竝及大鍼先生

此先生指

定與次尾因草畱都防亂揭一則言耕岩劾楊嗣昌

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芭之語于是顧杲吳

應箕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亂揭以攻之据此則此

揭出自沈眉生抗疏之後攷嗣昌奪情入閣在是年

之六月眉生抗疏即在是時又證之先生集中有定

生見訪子方家五律首二句云客裏秋風起荆溪短

棹開正在是年之七月又定生見示眉生疏草五律

句云懷忠必我友羈旅直批鱗次于定生見訪之後
若此揭之出則集中有已卯復顧子方書言頃布唱
和之詞騰防亂之揭是二事同在一時又有與友人
論公揭書言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正欲補
眉生之缺云二與南雷所云推耕岩之意如合符節
以此參攷其爲是年之七月先生與子方定生三人
共成此揭其餘列名之一百四十人皆在後也冒氏
之誤蓋因此議起于丙子又序係先生之子孟堅所
請追憶五十年前事遂不能無舛錯其謂梁溪唱和
爲丁丑事誤亦同也

先生去年在吳與子方定生訂是年梁溪陽羨之約
于是復謀東游有出門行云丈夫不得志焉能守一
邱江東有好友期我山陰舟指子方定生也以先生
集中詩攷之其出門當在夏五之後至無錫則六月
也集中贈子方涇上行云招我六月出秋浦長楊空
堂相對語又同子方避暑舟中卽事自注六月大暑
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立秋絕句云梁溪不道江南樂
爲有清真第二泉以麻推之是年六月十三日大暑
二十九日立秋明之大統麻相差二日故立秋在二
十七日大暑在十一日也此皆六月在梁溪之證又

秋興八首其一章云天空何處不淹留客倦梁溪已
半秋則已七月矣四章云臨風爲讀宣城疏江夏移
書獨啟予是此時得見眉生疏遂爲草揭之張本矣
又梁溪唱和集自序言今歲戊寅居梁溪此倡彼和
一月間積至數十首据此則六七兩月皆在梁溪與
子方唱和中間游錫山謁道南祠皆此兩月事道南
齋祀楊龜山爲東林故址詳集中道南集序此先生
梁溪之游其本末可攷也

八月至宜興主于陳公子定生家約爲南岳之游以十
五日看月往閱四日歸有南岳看月記及題吳氏園五

言律時定生子其年檢討

維崧

方十三歲先生爲作陽

羨歌畱一月溯毘陵華陽歸

按集中南岳看月記云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卽擬往定生日待之已八月十四定生約徒治具自亳州拏舟行四十里登山看月嘆爲天勝遂游吳氏園二卽山水爲之有詩紀其勝而直蔽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三世者吳自安節徹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已三世矣問卿者園主人也予與定生游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卽移具至是夜十五兩人

看月幾達旦小卧起卽理棹歸方出谷而問卿至強
留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多談義興先哲及問卿先
世事極歡而散据此則先生至陽羨當在八月之初
其時卽欲游南岳而定生請少待者欲以十五日看
月往因有十四至十七日之游時先生爲定生題家
臧書畫扇記自署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則游南岳
之前後事定生之子其年檢討髮方覆眉先生愛其
才故陽羨歌有我來十日九課菟之句蓋檢討之受
學于先生自此始以先生不久卽歸故至己卯始執
贄也此先生陽羨之游之可攷者

先生白陽羨歸當在九月据集中二十六卷詩序蓋
湖毘陵華陽白門而歸詩云爲君一月瀟湘意淒絕
江南萬樹聲又云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得句定還
呼其爲秋末冬初可證也又江行句云日暮三山鼓
棹過夜泊霜寒姥下河又云梁山赭山一夕過槽港
荻港三日畱皆先生自梁溪陽羨歸蹤之可攷者
又按集中有與田令君論鄉中糴穀書與孫碩膚職
方書注皆繫之是年碩膚者孫忠襄公嘉績也時公
赴武選之召先生與書論兵事以項忠襄劉東山相
期許其後南都亾浙中起義師推公爲主蓋亦先生

之同志也又有與徐虞求通政書言碩膚豪傑及臨
行期許之意又薦友人劉城以爲今之更生攷伯宗
與眉生同薦薦辟其入都當在是年與眉生抗疏相
先後也書稱通政證之明史本傳石麒麟官南京應天
府丞十一年春入賀時鄭三俊爲刑部尙書議侯恂
獄不中上指下獄石麒麟論救始釋石麒麟官南京十餘
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攷三俊下獄在是年二月正
徐公入賀之時先生詩中有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
寇下獄疏有感當是二年三四月間作故詩中尙稱
少京兆也此書言復社之獄竝及沈眉生上疏事當

在七八月以後時徐公方晉陝臣故先生因眉生之
 疏不得封進而惜徐公之不早膺是職此同一年事
 而先後之次固可攷也又有致金天樞侍御光宸書
 亦言徐救司寇竝及詞林之黃石齊等侍御時罷官
 居南中先生通謁在前當是東游過南京見之竝有贈詩致書在後
 集中皆可攷也又集中有題交游書牘手卷自署崇
 禎十一年月日又與方仁植中丞書方即密之二父
 書中有六月在錫山寓呈二律即是年主子方家作
 此皆時事之可攷者

是年冬

定生書先生以初春答之論揭事也集中復子方書
言臘月某日弟自郡中歸使者至蓋除夕前一日矣
又證之五言古中有除夕前一日得子方定生書却
寄同是一事其復書及卻寄之詩當在新年初春時
也復子方書言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揭俱述去
年在梁溪事又答定生書云接良報踰十日又辱芳
問則是定生兩致書并答之也又復子方書言足下
此舉一二先輩有識者願在下風乃同人矛盾多在
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盈之區反不可與古處邪
據此則吳中人必有不欲列名而尼之者證之先生

答友人論防亂公揭書言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于泣下蓋弟實有耻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削板而獨力任之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集中論林宗巧于自全賈偉節一輩也哉蓋當草揭列名子方自以東林之後請任揭首故先生推重之而所謂友人者疑卽復子方書所謂吳中人也懷甯方以新聲高會招集名流如南雷所云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謝山所云東林諸人思相埒和皆梅厲宜興錢常熟一輩人物也

是月先生應科舉試于郡邸安慶之就試者方密之等同至郡中先生與劉伯宗等集而觴之手是有池陽郡邸分韻之集

按集中有池陽郡邸分韻序卽是年正月應臺試事也序言席中取上平韻分體爲詩方密之七言排律先就餘皆次第成伯宗合而梓之又證以集中五言古一首先生分韻得一東也其相聚之地在郡齋樓山廡堂亦見本詩自注時上江督學爲金楚畹先生蘭賞先生文寘之高等又進先生于階下俾得盡言先生退而上書以爲知己之感百年來所未有又附

上科場條陳据雷都錄言金公移文京兆監場釐革弊端然已極重難返矣据此則先生上書正在臺試之後科場之前也

夏五月至金陵始與歸德侯公子方域定交時四舉國門廣業之社比揭中之一百四十餘人大半入會中周仲馭亦至焉于是留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大鉞欲求解于侯公子不得遂與社中人爲水火之仇

按朝宗以是年始至金陵聞先生名遂定交贈詩云我來秦淮五月終先生所序國門廣業之社至丙子而止已卯四舉主之者爲先生與陳定生具見南雷

文約維時防亂一揭業已傳播南中大鍼兇慝避入
牛首山使其心腹之黨收買檄文愈收而其布愈廣
大鍼旁皇無計適朝宗來至金陵年踰二十賦才所
弛社中人交相援引而一時所稱四公子者陳定生
方密之冒辟疆皆在焉金沙周仲馭抗疏歸有重名
時以謝喪來南都集門徒五百餘人于高座寺于是
揭中之執牛耳者布衣則推先生薦紳則推仲馭貴
胄則推定生而東林之後推子方忠臣之後推南雷
日置酒高會輒集矢懷甯嬉笑怒罵以爲常朝宗初
至不預其謀且大鍼與司徒公有年誼其父執也金

陵有名妓曰李香君獨善于侯公子大鉞偵知之以
爲可暱而餌也乃遣其所善王將軍者日載酒奏伎
與朝宗游久益訝之屏人問將軍乃以光祿願納交
于公子對朝宗意頗動而社中人斷二持之香君亦
素薄懷甯弗樂也朝宗卒謝絕之大鉞益沮喪遂爲
甲申乙酉報復之張本矣是役也諸家之書不載年
庚而王將軍一事遂爲孔東塘桃花扇却奩一劇之
藍本又以楊龍友代王將軍傳奇之體裝點排場巧
配脚色義亦無嫌惟以侯生納李姬大鉞辦裝係之
癸未三月則不然也證之壯悔集中癸未去金陵日

與阮光祿書備述王將軍致殷勤事則其事在癸未
以前又證之朝宗自撰李姬傳叙其事于己卯之歲
惟言謝絕懷甯出自李姬之勸此歸美之詞而敘入
致光祿書中不但非行文之體且尤恐光祿之棄疾
于平康也以時事揆之己卯正此揭盛行之時大鉞
收買不及始設此計若待至癸未則鑄錯之術已窮
噬臍之悔無及而猶欲以代人作嫁友顏事仇妄冀
挽回千萬一大鉞不應若是之愚況癸未三月正亂
兵東下之秋大鉞方乘機下石之不暇豈有明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乎要之侯生之果納李姬及納之或

早或遲皆不可知而至于狹邪之游事在己卯同心之結何時不可而必於兵臨城下時定情修好豈非三軍之懼桑中之喜一時兼之至于事急欲求如巫臣之竊妻以逃豈可得哉今以公子之書證公子之事則李姬一傳年月班、可攷且傳末言會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送別云、以此證王將軍修好正在己卯榜前無疑也至于朝宗致書甯南已見與光祿書中同在一時乃左兵癸未東下之事後爲李忠肅公草檄沮回而李氏南臺佚史勘本誤以爲乙酉討馬阮之役勘本已非溫氏之舊彼蓋未

見壯悔堂集又不如傳奇之書之猶有依傍也

六月避客于城南舟中繫舟赤石磯之旁凡半月有大
雨卧赤石磯及城南舟中長千舟中東應試諸子之作

按集中自注諸子者定生子方朝宗密之辟疆也据

留都錄山川條下先生自言己卯之六月先生之孫

銘道注云先公有湯薦元假州城南詩寶應真吾友

輕航許乞居云、据此則舟中主人乃湯薦元也薦

元名延璉寶應人證之肩序薦元時以事被提學禡

革先生責辟疆不援同郡之難適袁臨侯繼成擢兵

憲揚州先生相過數言袁公轉語學使得免遂入闈

意卽是年事也惟假舟城西詩集中已佚

詳樓山遺事

秋在金陵寓鄒滿字閣子陳公子定生遣其子其年檢
討執贄先生門下是科八應南都試不第泛舟歸秋浦
作述歸賦時吳梅村爲南司業請行積分之法趣先生
入試先生以朱雲折薛宣事答之卒不就

按其年受業見冒序及檢討序畱都錄中先生舟寓
城南半月當以七月回會垣也集中有寓鄒滿字閣
子五言律二首卽是時作又畱都錄科舉條下先生
自言戊午至己卯歷場屋者凡八次蓋錄中所敘至
己卯而止又證之述歸賦序云神宗皇帝朝箕應試

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游流東歸追感前事歷然愴懷舟中無事賦此述之按此賦蓋先生備述八試之顛末也留都錄言己卯闈事之怠緩猶之丙子主考張維機楊觀光張旼不省事所出論策題淺俚不成文爲通場士所笑榜發皿字號中式者少舊額五名諸監生刻搨攻詆且圍貢院而譟之主考因先出檢舉一疏以塞後議又與監生之爲首者陰解之又言是年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贗士欲于副榜中隆其選于是中副榜者刻錄設宴亦稱正榜爲同年按副榜得士之言其流弊亦與拔

貢保舉回而先生卽以下科得之亦可見科第之因人而重矣積分試不赴亦見畱都錄中

又按冒序方密之以是科售朝宗擬弟三下第又沈眉生時方應薦疏論武陵不報還里遂不至證之先生集中是年有答眉生書言不就試爲正但制舉本分事又親之屬望者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但足下自有主持耳然以冒序攷之是眉生終不就試也書中言擬春間過敬亭作數日夜談因考事未竣卽是年春應臺試也將于春夏之交一訪姑山按集中五律有畱別沈眉生兄弟時在宣城然

以詩中編次攷之當在眉生未應薦之前是年過訪
與否不可攷也

是年先生箸東林本末成以書及原稟寄陳公子定生
授梓又有四書大全辯序自署崇禎己卯孟冬朔日又
試前自哀其論策詩文凡若干卷謀梓以問世而金壇
周仲馭袁州張芑山為之序

按此竝見集中東林本末据先生之孫銘道言歸之
陽羨陳氏久不可問語見跋
雷都錄是此書竝先生之孫亦
未見也其後有得之琴川毛氏者原序下有夾行小
字云書共六卷有陳其年維崧太史家則銘道之言

信矣今證之先生是春復定生書蓋已將原藁手付定生家無副本故銘道云然至樓山堂集成于是年其卷數不可攷今所行樓山集二十七卷乃先生沒後張爾公集貲梓于

國朝順治癸巳因增入先生己卯以後之詩文以今攷之實非先生自定之原本也自定樓山堂集所載詩文至己卯而止證之張爾公及先生之門人劉輿父所序一題崇禎十二年正月一題崇禎十二年孟夏仲馭之序雖不著年月然其序末云吳子行矣方今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卽以今所箸者徵之實事請修

國史補三百年闕失云、時先生方圖進取亦當在
是年解試之前又證之壯悔堂樓山集序言予交吳
子歲在己卯今己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
三十餘年矣又言壬辰來陽羨陳子出其所藏樓山
堂集遺藁完好如初按自戊寅序前己卯蓋
連戊寅計之至壬
辰正十五年距先生之沒己七年矣然則定生所藏
朝宗所序皆先生己卯以前手定之原本也若爾公
增入己卯以後合之爲二十七卷者又在壬辰後一
年疑卽定生手授之原本而增之也今按爾公後刻
無序惟孟堅自錄書後識其事于癸巳則正在侯序

之次年若先生自定之本或已刻而散佚于兵燹或
未刻而展轉于滄桑皆不可攷然宜與珍之踰于陽
羨之田先人之賜則似屬先生原橐與東林本末同
歸之陳氏欲梓而未梓者也今據張劉二家之序繫
之己卯以存廬山真面目讀樓山集者宜分別觀之
又按先生是年之詩有己卯集陳臥子爲之序今散
入古今體中又集中有折檻行序言南待御成公寶
慈成公被逮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沈眉生等祖之
京口予以道遠不及赴仿杜陵折檻行紀之攷侍御
劾武陵在去年九月其被逮入都當在是年春夏間

侯朝宗自言己卯求友金陵司徒公令謁侍御迨至
則侍御已得罪去以上見與阮光祿書是侍御之行朝宗尙未
至金陵先生亦以事羈秋浦其爲夏五之前臺試之
後可證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七歲

春二月楊嗣昌視師入蜀左良玉大破獻賊于瑪瑙山
先生聞捷有卽事五律疑之嗣昌在軍日手華嚴一經
謂可破賊且以上聞先生作誦經行刺之

按武陵視師之命在去年之秋是年春賊自楚入蜀
良玉與秦兵會邀擊獻賊于瑪瑙山大破之嗣昌以

捷上聞先生素不滿子甯南疑督師張虛捷自說因
有卽事之作其一章云春官首舉士藉二語都門謂
是年禮闈也三章云文筆知誰健淮西石好刊自注
督師報破賊于瑪瑙山聞者疑其不實蓋武陵方以
楚師之敗歸獄于方孔炤上命逮治嗣昌亦戴罪視
師及聞是捷上特賞其罪而賞其功故先生不能無
疑實則瑪瑙山之捷左以不受中制得之然以與督
師不協卒縱獻賊去與羅汝才合終爲蜀患矣誦經
乃嗣昌駐彝陵事語詳綬寇紀畧先生詩云督師楊
公總六師小醜何難滅朝食不言兵法言佛法亟請

誦經下詔敕皆實錄也

夏五月先生出游歸葺小園避暑作園居賦

按集中園居賦序云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爽以修竹夏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于游歷園居就蕪今歲五月來歸剪滌掃除又廓理之偃仰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有餘矣遇注是年爲崇禎庚辰按先生去年歸秋浦今年復出五月始歸未審游歷何處以時事攷之黃忠烈公以劾武陵謫江西蕃幕江西巡撫解學龍首薦公上怒與學龍俱被逮卽是年事時吳梅村爲南司業遣太學生涂

仲吉入京訟寃先生集中亦有送仲吉入都詩疑是
年復至金陵五月始歸也集中有賈家園同梅惠連
作又飲惠連寓中兼言別二詩皆次于己卯之後中
有最憐春色暮語又云共是羈栖客情親獨有君按
惠連名之煩麻城人時亦在江甯太學中故集中有
賈家園之飲園在江甯南門內見雷都錄以詩中春暮考之則其
歸當在夏間園居之葺正其時矣小園疑卽癸酉所
葺之暫園證之集中夏日暫園七律其三章云敢謂
此中吾獨勝公卿何用如虛名自注時傳貴人欲殺
三名士之言謂黃解葉三公也詳五章云北闕故人

慙上第指方密之也密之以是年聯捷參攷前後諸詩皆是年夏間作

七月箸木山蜂房賦

按集中遇注庚辰七夕前一日

八月寄詩周仲馭論黃解葉三公之獄

按集中此詩自注時黃石齋解石帆被逮葉戶部疏論救被杖八月初七日作以時事證之卽是年之八月與暫園詩中欲殺三名士之詩合貴人謂武陵也冬十二月自山中至郡遂寓郡邸度歲除夕前一日劉伯宗餉以酒肴贈詩兼訂移居之約除夕酣飲卧起箸

旅中除夕賦

按集中此賦遇注崇禎庚辰池州郡邸作餘見賦中
移家見辛巳下

是年箸憲朝忠節死臣傳成自序

按序題庚辰正月故繫之是年又集中有弔忠賦咏
死臣也憫亂賦有殿閣列榮之句正武陵視師時疑
亦是年作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元旦和伯宗書懷遂訂移家連日王大參

建和招

飲索句有詩贈之

按先生移家之約已見去年詩中時流寇躡皖豫間
所過城邑殘破自上年獻賊圍桐城池州戒嚴故與
伯宗謀移居金陵也大參招飲亦見集中詩云莫疑
猶有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因索句答也大參字
達卿先生同里人其子心膺心介皆從先生游
是月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踰月張獻忠陷襄陽襄
王遇害督師楊嗣昌在軍自以連陷兩大郡喪二親藩
懼譴遂自盡先生作洛陽襄陽行時薛國觀亦以罪賜
死先生又作薄命詞二首蓋嘆二相也

按此詩皆見集中其襄陽行云嗚呼武陵楊相誠可

哀忘親負國何愚哉清漳有士尙未死

言下獄之黃解等

豈

知身已委蒿萊時薛相先後死故借薄命詞以嘆二相之不終也

先生將移家畱別貴池王石卿明府

家柱

是年夏遂至

金陵時方孩未侍御何給諫

楷

有贈移家之作先生酬

之又有贈張少京

璋

及馮躋仲

京第

招飲戶部園偕郭

孟白涂仲文及桐城方氏姚氏兄弟

按集中畱別王明府句云游倦自慚稱國土年荒無計倚賢君時郡中兵荒游臻米貴至三兩六錢且有加無已見畱都錄以詩文放之移家當在春夏間也

孩未侍御時亦移廬南京何則以劾武陵左遷南禮
部集中稱其在金陵閉戶著經張時任應天府丞見
留都錄

六月在金陵書所見老娼事著老娼賦蓋刺時也

按賦見集中末段云悲夫淫女不可以爲婦貪人不
可以爲友知止有戒鮮終足醜故疏廣之乞歸觀者
爲之嘆息而華顛之嬰侈不過自喪其所守而已按
此借老娼以刺時蓋亦薄命詞之微指而兩相國之
輓章也

冬十一月過當塗訪吳令君韓起寓陶氏齋中是年大

雪凡兩月有咏雪三和東坡韻及效歐陽禁體又箸雪竹賦遂畱當塗度歲

按此竝見集中過當塗贈吳令君詩次于湖後疑先生定居南京復返貴池屏當家具將歸金陵自于湖舟過當塗因訪吳令君也有邸中大雪志喜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語詳辛未條下又雪中用東坡韻凡六首一二首係大雪節作一二首仍用前韻證之自注合汝甯上河至此凡三和也未下未一二首係雪中與鮑曼殊胡胡之陶氏兄弟移具召姬度曲仍用前韻有句云水盤羔切水精鹽自注

太平美羊肉又有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致謝

不用東坡韻凡此皆先生是年在當塗詠雪同人觴咏之

崔證也以麻推之是年大雪節在冬月之初先生度歲後始去凡在當塗兩月也參攷前後先生旅中遇雪用坡公韻凡三汝甯一也上河二也當塗三也汝甯二首上河四首當塗六首此前後編次之可攷者

上河四首已佚故集中無之

然此三和皆東坡之七律所謂尖义

二韻者是也若是年在當塗則又有咏雪效歐陽體

用原韻及用東坡效歐陽體原韻竝次子由韻凡三

首其第一首云當塗有友攜具來謂陶氏兄弟也二

首云幸有仙令餽不掣謂吳令君也三首云夾徑修竹垂欲折亭二終不借扶持證之集中雪竹賦作于辛巳卽郡邸中物正與此合又云我笑十年無此樂則與前詠雪之詩合皆同時事也蓋是年之雪最多最久故前用東坡韻在大雪節此用子由韻則云屈指十日歲行盡已入十二月下旬中間之或作或止凡四十餘日故詩中又有我來十日五日雪之句此又先生咏雪前後次第之可攷者也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歲

看自當塗返金陵

夏金陵解試之期將及社中人先後並集時漳浦黃忠烈公謫戍過金陵通謁祖餞者後先相望先生謁漳浦于石城橋凡過從半月又送吳橋范大司馬景文內召條陳當世之務

按黃解二公下獄時劉澤深為刑部尙書謂二臣無

死罪請減等遂擬戍廣西

此見明史冒序言戍五溪則湖南也然漳浦未至戍

所已奉詔起故官冒序言先生大罵石齋先生閩人蓋周宜興有力焉

于淨海寺不可攷證之先生集中補編壬午之詩有

夏日雜興六言有句云起居石橋半月自注石齋時

寓石城橋此為霍證送范大司馬亦見冒序

六月至丹陽送周仲馭北上凡十日始返金陵

按是年仲馭自禮部主事召起郎中集中有過仲馭
丹陽寓舍卽送之北上也詩云君出無忘處相期之
近秋又證之是年所作六言自云還往雲陽一旬當
是六月之下浣故詩中有近秋語

秋七月社中諸君子同集于劉魚仲履丁河房看懷甯
燕子箋傳奇劇畢先生大罵懷甯竟夜有從旁而側目
者先生則或奮袖激昂或戟髯大噓旁若無人

按此見冒序卽桃花扇偵戲一劇之所本惟繫之癸
未三月者其誤與卻奩同

八月九應南都試榜揭實副車同時膺是選者多知名
士上江督學金楚畹先生謂是科副榜之盛百年所無
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序齒二錄以寵之

按冒序自言與先生同榜一時知名士如侯雍瞻岐

會李舒章 雯宋轅文 徵輿 夏仲文 四敷 吳玉隨 國對

宗鶴問 觀上 共百餘人同實副榜又按貢舉錄是科

主應天試者爲何 瑞徵 朱統錦 有明一代賢書遂終

于此

冬先生歸秋浦遂畱里中度歲

按集中有次年春阻風和尙港蓋先生以明春返金

陵則榜後冬歸可證也見下

又按集中第二十七卷係補編壬午一年之詩之後
得者如過仲馭丹陽廡舍及夏日襍興六言等作是
也此外又有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則侯公子是
科同應南都試之證又有江行襍咏七首又聞二首
詩中有口跳廿五載及還憶口口廿五年計

大清兵入撫順清河在萬厯四十六年畱都錄所謂遼
東之難發于戊午至此正廿五年也此皆先生之詩
史可以攷證時事者若江行襍咏則又是年報罷歸
秋浦之宦證矣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五十歲

春初自秋浦返金陵阻風于和尚港有聞荆襄兵警南
京城守之作至金陵聞左良玉兵已自武昌東下時侯
公子報罷畱南中大司馬熊明遇請爲其父司徒公馳
書止之而阮大鍼揚言于清議堂謂公子實召左兵爲
內應公子去先生仍畱金陵

按上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入荊州左良玉與戰
不克遂統全師出漢口下武昌自成遂圍承天是年
正月陷焉詩中所云聞荆襄兵警者正是時也詩云
我亦欲乘風直去依然窮港狎沙鷗又云柳條欲舞

風自動無意僧寮聽早鶯是先生返金陵在初春時
節恐南京不可久居故感而賦之

左軍之自武昌而下也以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
正月十六日啟行艤幢蔽江凡五晝夜九門堅壁居
人登蛇山以望皆呼叫幸更生日左兵過矣自漢陽
以下降將叛兵皆竊左軍號左之守將王允成實爲
亂首大軍未達小孤允成挾亂兵先駟破建德劫池
陽舟師泊于三山荻港間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
親信三千人俱入于是文武操江陳師守禦江上士
民遷徙商旅中斷先生以初春過采石舟中聞警尙

不虞左軍之從亂也至金陵則城守戒嚴譌言四起
時候朝宗方以昵李姬畱金陵其父司徒公在揚州
故司馬有馳書之請而大鉞方以揭事之役銜朝宗
之不援譌言之起浸之乎及先生矣

三月李忠肅公

邦華

內召過九江聞亂兵之役倚舟草

檄告良玉沮其東下竝檄九江補其缺餉十餘萬良玉
遂畱皖中不復東時表兵憲

繼成

方起故官總理屯政

未赴詔起總督應皖江楚四省軍務開府九江先生致
書請備左軍越二年再亂卒如先生言

按左兵之亂在正月忠肅之過九江在三月明史及

綏寇紀畧言之鑿二詳其草檄告良玉令無過安慶
一步則良玉是時尚在安慶以上彭澤湖口間也其
破建德劫池陽皆王允成等先驅之亂兵良玉得檄
畱皖軍心遂定南京解嚴當在春夏之交而大鉞揚
言及侯公子之去金陵必係二三月間事彭仲謀流
寇志以左兵之亂在秋其誤固不待辨而桃花扇係
修札于八月此修札即爲司徒公致甯南書也辭院于十月竝所記
侯公子事亦誤也攷左軍以五月畱皖八月回武昌
是時東下之念息之已久何待公子致書作此馬後
炮語若忠肅以三月過九江六月入都即請誅王允

成而獎良玉故良玉遂定武昌是則公子修書與吉
 水草檄之同在一時同為一事明矣傳奇之誤蓋自
 卻奩之三月而遷就之也先生致書袁臨侯亦當在
 春夏間書言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徼幸于亂
 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
 督已撤又云敝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為三百
 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敝按此即劫
池陽之事
時尚未陷乃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謂鄭彼
三俊
 亦豈能嘿二處此也予謂此書當在左兵就撫之後
 忠肅公時方奉召內援其處分此事意在攘外安內

而先生尙謂其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蓋深知左軍之不可撫而力勸臨侯預爲之備迨宏光南渡乙酉之役左兵再下南都遂亾而宜春爲其所脅持亦幾預于晉陽之甲乃知先生固有先幾之億而一時復社中人猶有左袒甯南者先生則斷不可者也讀集中乙酉甯南檄五古二首一則云諸君行努力毋爲驅除資一則云誰覩于未然炯鑒昭前史其所以告社中人至深切矣

又按朝宗以癸未去金陵以壯悔堂集年誌攷之是年避于宜興又四憶堂詩集有世事五律一首自注

癸未卜居義興作詩云過雨花扶杖微風草長階當
是三春時節其集中又有九日雨花臺七律五首自
注癸未作以時事攷之必公子因譎言已定不忘情
于李姬因復至金陵訪之直至次年宏光既立黨獄
將興始避于練大司馬國事廨中事急始去依蘇撫
張尙書迨檄捕至吳越間始有渡江之行故集中有
金陵別練三貞吉司馬作燕子磯送次尾作渡京口
江作攷其前後宏光之立在五月馬士英薦阮大鍼
在六月下詔逮周鏞等在八月先生時與定生走金
陵謀救仲馭而朝宗已先期行迨先生九月得脫歸

則朝宗方自蘇州來將謀渡江故有燕子磯送先生之作其事當在九月其渡江依史閣部遂佐師與平軍中則十月以後事而侯集賈注以爲甲申冬與黨人獄者亦誤也以此參攷侯公子甲申之在金陵蓋以是年九月至而九日雨花臺之作其爲旣去復來已無疑議其詩云却憶新亭多感慨近傳荆府出江流蓋喜甯南之補過而回憶春間致書事此亦崔證至其次章有句云重陽秋色正蕭森耽勝還來到碧岑詳繹還來二字其爲再至金陵尤明甚也

是年獻賦陷黃州先生之友易曦侯道暹罵賊死先生

金陵聞其事有詩哭之

按道暹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賊過黃岡曦侯守其所著書不去卒罵賊死事具計氏北畧證之詩中則曦侯以己卯至金陵先生相遇于荻港舟中遂定交所云濶晤已三年者正在是年集中誤編次于丙子之前證以詩序則先生是年正在南京也先生是年之詩有癸未集劉伯宗序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爲崇禎十七年二月真定陷先生聞之謀歸故里山中作詩畱別所知遂以踰月返秋浦

按集中畱別之作自注時三月十八日詩云四年挈
室倚南京二載兵戈日數驚溯先生移家在辛巳至
此正四年二載兵戈則自亂兵之役以後也又云吳
門未穩藏梅福江夏何由致正平自注時賊破真定
諸公有欲畱予者故云蓋先生預料北都必不守南
都亦將亂所謂見幾而作不侯終日者歟

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時先生已返山中有五月五
日聞變之作

按此亦見集中詩云敗亡何必會先見痛哭猶存未
死心自注先予慮北京必不守聞者唾之

夏五月福王定位于南都鳳督馬士英以定策功入閣
薦起廢籍阮大鍼六月定北都從逆諸臣罪案大鍼追
憾揭事之役遂按揭中姓名造蝗蝻錄謀盡殺復社中
人時周鍾已麗逆案亦社中人也于是大鍼遂藉此爲
一網之計

八月逮故禮部郎中周鏞下獄先生時在山中聞之亟
走金陵與陳公子定生謀救仲馭畱一月獄事日急傳
言大鍼將甘心于先生及定生密遣緹騎偵捕之先生
方視仲馭獄中有以難告者乃跳身出都門而定生已
爲校尉縛致鎮撫獄南雷預焉

按大鈹以防亂揭薦紳實鑣主之乃揚言朝堂謂其
均高宏圖姜曰廣等謀立潞王又從逆之周鍾其從
兄弟也法當從坐先生謀救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言
甲申八月先生被遠遣急足報予二立起赴其難居
白下一月貴人銜之使大金吾諭意促之出京據此
則貴人無意殺先生故趣之去也又先生詩中有朝
發三首卽自南京歸作其三章云金吾貴且偕生平
雅識面晝夜承指揮搏擊如風電一朝戒旗卒微行
通情繿坐爲貴人非疾趨出郊甸詳繹詩詞則貴人
諭意金吾趣行皆與祭仲馭文合而自序言先生跳

而免全氏南雷神道碑亦云壽民應箕亾命明史本
傳則云應箕入獄護視周鏹大鉞聞急遣騎捕之應
箕夜亾去皆與先生自敘之詩文不合以今推之貴
人專指馬士英而言蓋貴陽與社中人素無隙仲馭
則以謀立潞王爲大鉞所誣以激貴陽之怒故先生
一言貴人銜之一言貴人非之蓋責其不應預聞周
鏹事故趣之使速行耳若懷甯之仇仲馭正以揭事
之役而先生與定生皆在屬草之列宜與下獄南雷
且不免南雷同入獄見自撰陳定生墓志豈肯實先生邪詳先生朝
發之二章云鴻飛不可爲澤藪已布弋則正遣騎急

捕之明證然則先生之亾貴陽實陰縱之而一時之
錦衣衛鎮撫司如桃花扇所記張瑤星馮可宗輩皆
稍有天良不欲助阮爲虐者因有諭意趣行之事揆
之當日情事或當如此也至傳奇謂先生與朝宗同
入獄乃逮社一劇裝點之詞實則是時下獄者止定
生一人而定生亦旋以救得出屍下

九月先生旣出都門將溯江歸秋浦適侯公子自蘇來
將渡江聞先生出遂約會于燕子磯蓋謀救定生及仲
馭也公子旣送先生歸遂至揚州

按此見四憶堂詩集有燕子磯送吳次尾五律自注

甲申作卽是時也集中有甲申九日過澣墅張員外
詩則出吳門正在九月其送先生應在望後至朝宗
至京口先生返貴池皆不由燕子磯此蓋朋友患難
相依迂道邂逅又證之壯梅堂贈陳郎序是時出兼
金付錢吉士謀之又爲求援于練大司馬而先生謀
救仲馭亦致書袁州東平硯皆可證也

又按冒序言方大鍼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
今有欲吾謝大鍼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
哉此語竝見壯梅堂集練注予謂當日金吾諭意必
有此一段轉折言先生之結怨懷甯行則可以免禍

不行則一謝以釋前嫌竝可轉禍爲福先生卒不可
遂去此必先生在燕子磯告朝宗之語亦正可爲遣
騎急捕之雀證而當日遣金吾諭意之貴人其爲馬
士英無疑也

先生既別侯公子振舵南歸阻風于和尚港用去年韻
又有朝發三章遂歸秋浦山中

按朝發阻風二詩皆一時作故朝發之首章云朝發
上新河輕舟飄一葉暮宿和尚港南風迴歸楫是阻
風之證又阻風和尚港用去年韻首章云霜落江寒
水半流依然野泊問沈浮正秋末冬初時節二章云

一姓乾坤猶鼎革終朝風雨任留行正咏南渡事也
又文集有公討從逆賊臣檄自注甲申六月又有原
君原相原將原兵原亂等篇皆是年山中先後作詩
集有近事五律六首皆詠南都事大風行簡周仲馭
獄中則九月別仲馭作過陳定生寓舍七律則定生
已下詔獄矣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爲南都宏光元年先生歸謀救仲馭致書袁州東
平事寢解而大悲僧王之明之獄起遂不果

按先生兩致書謀救仲馭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蓋歸

秋浦後事也時臨侯方不爲政府所善而東平侯劉
澤清以山陰劉忠介公劾其寄家江南大鉞誣爲仲
馭屬草以激東平之怒先生致書力辨之東平意漸
解而南中僞太子獄起左兵復謀東下矣

四月甯南侯左良玉率兵東下傳檄布告遠近以討馬
阮清君側爲名先生時在山中聞亂作甯南檄諷刺之
左兵旣出馬阮揚言于朝謂周雷實召之遂以初八日
僂從逆諸臣周鍾等周鏞雷縝祚竝賜死獄中值良玉
薨于九江其子夢庚率兵東下行至板子磯爲靖南侯
黃得功所破夢庚遂投降于我

大清

五月

大清兵南下克揚州史閣部死之渡江入金陵宏光馬阮皆逃獄事解南都遂亡先生時在山中聞變三祭仲馭為文哭之

按集中增入是年之詩有莫道五言六首中紀黃鎮爭東宮左鎮舉兵及周雷死獄中史道鄰殉難揚州皆是年五月山中作

閏六月故僉都御史金忠節公聲起兵于新安之績溪先生亦自池州起兵應之時公奉閩中正朔承制授先

生池州推官監紀軍事

秋先生糾郡中義兒拳勇攻郡城不克同事者皆遁去先生歸泥灣山中練兵厲士以計連復池州之建德東流等縣

九月金忠節公敗績于績溪十月執至金陵不屈死先生既失督師之援兵遂不振

冬治兵泥灣山中有怨家偵得之以告大兵進攻先生兵潰走山中遂被執行至距郡十餘里郡中馳卒出城令手刃先生不受復遣總兵官出從容就刑請勿去巾幘遂正命于貴池之石灰沖有絕命詞其受刑處血

跡洗之不去持其首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觀者咸異之

按明史謂先生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證之伯宗撰先生本傳竝計氏南畧冒氏序詳畧不同其從容就義可想見也本傳言先生自起義以來飛檄郡治語皆醜詆遂爲怨家偵告又言先生被執在塗不欲與官兵伍每至輒僂上坐自稱明官官兵亦敬重之不敢加害至先生不受卒刃令官自來證之南畧則就刑于總兵黃某也明史金聲傳以九月下旬敗師十月朔張天祿執之于休甯解至南京據此則忠節

之死在是年之十月內先生被執在後則十一十二

兩月間事冒氏以爲乙酉之深冬者近之證之集中

先生有觀兵泥灣題寺壁七律

泥灣去郡九十里

云已看下

葉霜威肅則已入冬令矣又有題泥灣壁五律皆同

時作二詩皆先生之絕筆也絕命詞已佚僅存一句

見集中云半世文章百世人去郡十餘里之地疑卽

石灰沖南疆釋史則云松林

先生面黑紫髯目光奕二射人見伯宗撰本傳壯悔

堂集祭先生文言時二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

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蓋言夢中所見適肖其生

平也又言定生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
 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此與冒氏勿去巾
 幘將見先朝之語合皆先生抗節時實錄也至南畧
 謂先生兵潰匿婺源源和門界證之明史及伯宗本傳
 但云山中意去泥灣不遠尙在池陽界中蓋先生死
 志早決必不遠匿以圖倖免也野史又謂先生起兵
 奉朱盛濃爲主予謂先生已受忠節官同稟隆武正
 朔豈肯襲浙中爭詔之嫌而盛濃以疏藩後裔据顧氏聖
安本紀盛濃乃楚宗也不入宗盟先生亦豈售其賣卜王郎之
 詐今所敘述悉以正史及諸家之書爲据

附錄樓山遺事

先生之交游出處及其論文論詩之旨凡著之年誌者從其所繫之年月書之餘則畧焉然其散見于國初諸家之紀載者生前膾炙後灰釘論定久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輯樓山遺事

明史附金聲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

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鉞得志謀殺周鏞應箕獨入獄
護視大鉞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
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唐王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尙書曹學佺通政使馬
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巡撫邱
祖德推官溫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尙書總理軍務
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士傅冠巡撫金聲
推官吳應箕等 質實云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聲屯
師泥灣諭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忠節

御批通鑑輯覽

附明唐王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甯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職方郎中尹民興監紀推官吳應箕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授聲等官遣兵取旌德甯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于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甯不屈死應箕見
獲死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諡忠節

吳應箕 監紀推官貴池人爲諸生尙氣節起兵應金聲
屯師泥濇諭降不從被獲死

計氏南畧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
躡治詩古文詞意氣橫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
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奇計畫策門襍進武夫介士不復

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
以自見矣署詩于壁云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
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
德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
牒署應其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自
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聞百出 大兵逼
戰潰困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倨上坐亦敬
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
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
地下也其就刑處血跡洒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

不變人成異之

吳應箕起兵池州

按此大畧据劉伯宗所撰先生本傳惟遠匿和門婺源
界本傳無之辨見年誼中至殺先生者為總兵黃某計
氏必別有所据亦與先生令爾官自來之語合

溫氏南畝釋史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一
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師公卿以
下咸加禮異跡其滅否為榮辱先阮大鍼在南都應箕集
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諫逐之大鍼弗敢校然憤甚欲得而
甘心焉後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鍼亟捕之乃乘夜亡去

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旗應金聲攻池州復建
德東流數縣大兵逼戰潰匿婺源卍門界被獲不屈將
僂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
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
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
猶存酒之不去義兵本傳

按此言護視周鑣與明史同證之先生大風行及祭仲
馭文皆實錄也以下皆與南畧同惟松林就刑疑與集
中之石灰沖相去不遠或一地而二名也

汪氏史外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臯冒襄爲之序曰嗟
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嘆啟禎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于殺身成仁不待傳檄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靈
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咸直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
養氣運雖盡而黼黻日月之光兼督英雄之畧者受命挺
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
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

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干理命駕
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舊京
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勝踰于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
珠槃玉散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
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厲期許大江以上
爲吳樓山劉伯宗城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廷樞張天如
溥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郵合吳楚則予與鄭超
宗元勳梁湛于淡揚州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犖淹
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過與
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于經

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
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予
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署下
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吏部許琴公焉同予與
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宣城陳則梁梁海鹽張公亮明弼金壇呂霖生北龍
金壇劉魚仲履丁漳浦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泉無錫侯雍瞻岐會嘉定方
密之以智桐城孫克咸臨桐城沈崑銅士柱蕪湖陳百史名夏保陽麻孟璇
三衡涇縣梅惠連之煥麻城萬年少壽祺徐州劉湘客湘陝西周勒卣立勳華亭
李舒章斐華亭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閣公孚遠華亭宋子建存標華亭陸子
元慶會華亭諸君數為大會姚北若嘉興國門廣業其二也雲

間夏彝仲允彝年伯李存吾待問陳卧子子龍以公車不

至乙亥留都防亂揭出倡之者橫山子方陳定生貞慧而

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甯也阮大魏忠節公

大中嘉善死懷甯手忠節中子魏子一學濂刺血上書請斂始

定城三丙子子一以蔭入南雍懷甯欲甘心焉予大開桃

葉厲館挾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為左子正國棟子

直國棟子忠國子厚國繆采室江陰周子潔茂子

佩茂蘭周長生吳縣顧玉書麟生高永清無錫黃太冲宗

甯李膚公江陰同子一共十三人陳則梁長歌末句有獨

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公子不至為恨觀者如堵子一出

皇朝

血書疏藥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聲痛罵懷甯意阻樓

山大快益重予為防亂駢逆後勁又與諸君共佐吾師吳

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父子勤王時芑山僑廩

生子貧甚共釀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山峻謝當時友生

咸集勵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

為念哉閏歲丁丑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

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倡和詩已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來

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灑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

生勒苜芑山密之梅朗三朗中惠連姜如須核錢開少

及予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

維松

來負笈樓山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

友松柏芝蘭而公亮捷丁丑令揭陽伯宗魚仲以薦舉出

眉生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

郡湯薦元

廷璉寶應

之難予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

者適袁臨侯

繼咸

先生出獄特擢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

言袁公語學使免褫革送入闈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

伯周仲馭

鏞

以謝喪來南都樓山諸君左右之日于高座

寺收門生五百餘人予在寓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忤也是科密之售朝宗擬弟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

調衡永又調甫破之襄陽監甯南軍予往反萬里上書萬

言得救先君于二百萬曠賊三十萬驕兵中皆同志力是

年密之聯捷尊先生孔炤以楚撫逮下獄陳子育常州尊

先生撫偏沅護荆藩困賊中與予同予苦辛密之子育

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予從方孩未先生震孺楊機部麟廷

臨錢殷求朝彦魚仲程皇士濟士孟長人應春和洗心詩

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戊五溪同魚仲蔡懷直忠拮据行

李送吾師范大司馬內召時樓山罵石齋先生聞人于淨

海寺于司馬多所條陳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嘉興看懷

甯燕子箋于魚仲河房復大罵懷甯竟夜多側目樓山者

惟予知樓山五嶽在胸觸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

奮袖激昂或戰鬣大噓卧鄰女旁搥鼓罵坐皆三年後死

事張本也是科唯子一信予已入毅與樓山雍瞻舒章宋

轅文徵興夏仲文四傳吳玉隨國對宗鶴問觀百餘人

同寘副榜京兆金楚晚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

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詎知南國賢書之竟以是終也

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鳥獸散矣甲申崩拆南都

建立吾邑割隸興平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

懷甯翻案驟用放手殺吾黨修報復予靜卧一小河房聽

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

屢及予門不縛或曰劉誠意孔昭力予不解也予時以獨

子歸侍兩親走鹽官轉徙驚憂瀕死更生還里之後三奉
薦書扶病告籲始得免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
盡節死江上其後兩年之間諸君無不死卽生者咸大半
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或以僧死或以歸死嗟乎烈皇殉
社稷自閭部以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
與魏璫殺戮忠義種子殆盡何以奪義竭忠死者如微之
表甄逢父與昌黎書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
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
於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
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

加祿食不進死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
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
卿皆漢亾國事試思甕牖繩樞乾螢朽蠹與朝廷似有間
乃一聞國變同毀弃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
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
羣居確然切磋砥厲安能以天下己任綱常名教共有一
至于此小東林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古文詞高古不必
論讀其廿一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
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窻塵埋八股時根救治亂尙論
千古至蒿目時艱于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

手抄存之夾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
矣冒襄之序如此方大鉞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
今有欲吾謝大鉞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
左良玉稱兵聲言清君側而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
義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
于地下也談笑而死受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
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
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墮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
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

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埒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吳副榜傳

按冒氏序已載傳中不復錄

壯悔堂集

侯朝宗著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于先友吳君次尾曰嗚呼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狂醒酣醉時一呼之

不知吾友之云亾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
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賊與
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
見定生嗚呼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
邪是夜卽夢君握予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
未必死也予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
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
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
頸就刃意氣彌振嗚呼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
次尾何慙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予與定生哭者朋友之情

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予與定生之
于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
神乘雲策畧今古蜉蝣乾坤糠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
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
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呼
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祭吳次尾文
按以上皆專記先生事者集中惟增入明史本傳一條
餘皆失載

同上

方域豪邁多大畧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

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
賈開宗侯公子傳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入南雍應試交陳公子定
生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鉅主盟復社侯公子年譜

壬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釀酒爲會以
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咏咸極其致蓋建安南皮之
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其時桐城方檢討曾爲讌集徵
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
問而一時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賣志
以沒梅金吾棲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逸于海上風飄烟散

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恨未黍之悲從可識矣

陽羨譙集序

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憾由今思之恨不得起二君子九原者其年幸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因憶予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嘿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三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于予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

陳其年詩序

按黃門陳子龍也舍人李雯也黃門以丁丑成進士公
子時侍司徒公在燕邸與之論詩似也若先生實未至
燕京證之樓山集中是年先生應吳中刪選丁丑房牘
之聘由新安杭州抵蘇之虎邱至冬始歸其不在燕邸
預于論詩之坐明矣朝宗此序因己卯在金陵李舍人
坐上或以燕邸與黃門所論轉告先生而作序時牽連
並記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姬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
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奄論城且屏居金陵
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

大鉞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言姬私語侯生日妾少從假母譏陽羨君其人有高誼聞吳君尤錚錚今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因怏怏辭去不復通

李姬傳

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乃屏人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

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
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
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
益光祿辱相欸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

癸未去金陵
日與阮光祿

書

按此所述卽李姬傳中事傳文敘之己卯甚明下文所
云初者明此揭之早出也公子己卯始至金陵不預公
揭之議故大鍼之求解正在此時辨見年誌中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伸理遜國時事
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鍼尤爲嚴而正卽此已與

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

書周仲
馭集後

按復先生書卽先生草此揭成示仲馭仲馭答書慨然
任之遂爲甲申詔獄張本

四憶堂詩集 同上

不盡登臨地依然燕子磯波心懸帝闕帆影動江暉擊楫
乘風志行吟紉芰衣相憐分手處轉恐再游稀 燕子磯送

次是自注甲申作

按此詩宋牧仲注云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黨人獄大
鉞將逮捕之此蓋應箕避難出金陵而侯子送之也据

此則朝宗之出金陵在前先生視仲馭在八月則正朝宗往依蘇撫時也先生出金陵在九月則正朝宗聞捕及吳越將謀北行渡江時也九日過潞墅張員外則其至燕子磯送先生不過數日間事予撰先生年誌以爲九月望後今檢湖海樓集先生以九月十三日出金陵下見此崔證也至朝宗先去金陵年誌中引其別練三詩爲證今再檢侯集中有送練三詩云獨洒楊朱淚兼揮祖逖鞭授餐藏室壁解佩贈韋弦宋注甲申黨人獄侯子避貞吉家又證以詩詞其別練三卽出金陵往依蘇撫時也然則賈注以爲冬與黨人獄者旣誤以渡江至

揚州之月日當之而侯公子年諗及本傳敘次多混蓋
但知其依張尚書依史閣部而不知中間自金陵至蘇
又由蘇北至京口一去一來流離轉徙集中詩文皆有
雀證且與先生去金陵相值之月日如舍符之析昭然
發蒙矣

吳公挺人傑家在秋浦曲早紉薜荔衣兼嗜邱墳篤一離
燕雀羣翩然沖黃鵠嘗過金陵游公卿欽瞻矚孔融空許
洛揚雄擅巴蜀氣槩託杯酒文章洗雕縵廓然示周行辟
之長夜燭沛然飫殘膏辟之儉藏粟名高氣轉降撫躬頻
自屈甯爲澗底松甘韞璞中玉賢者出有時曜日祇取辱

我聞貴池言再拜肅忠告當時柄國者前歷鳳陽督潛引
皖江子謀害清流酷吳公髡怒張奮義感抵觸彈抗叩冰
山目中無大纛黨錮至今榮願下范滂獄但傷漢運終不
竟鍛鍊局吳公徒步歸弃其妻孥屬長笈斬其林襍幟毀
其禱連合羣少年草草一結束聲言取九鼎重復還邾郟
江波水何清江干日何旭照徹吳公心七竅環相續豈不
知非敵忠貞從所欲廢陵走鼯鼠荒殿巢雉鴝六朝建業
城淒涼百草綠昔日豪貴兒駒隙哀短促後死秉銀管追
敘山陽錄特書吳應箕千載愧頑俗九哀詩之七

山陽錄

陳貞慧定生著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
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走四方士
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柄嗚焉次尾憤其
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以爲
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臬子方曰臬也不惜斧鑕爲
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藉揭
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
使一點破如贅癰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
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昆陵爲張
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卧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

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
極嘆此舉爲仁者之勇獨雜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
衆湯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
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
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
聞會揚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
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
者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
刻骨揭發而南中始鯁鯁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
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鉞氣愈沮

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
有酌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跡荆溪
相君幕中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
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
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予往來
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爲相圖也且悻
且恚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
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
思所以整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
心喜鉞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

史事
七
亾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夤緣官兵部尙
書以迎立福邸首謀卽翻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
周鏞雷演祚于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
童子見我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
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
造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
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
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
鉞之耽耽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
去予嘆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

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爲仲
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郃公維經將井中
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踪跡余所與仲馭往
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日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
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
代請問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
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
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卽殺其
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
旣日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

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
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
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
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團牌縱橫勢張
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鎮打點予不爲動徐曰某
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
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欸予
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
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
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

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予次吳
應箕次仲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
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踪跡詭秘以無實跡
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怏怏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
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
臣吳甦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
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
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
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玉衷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
南都震恐大鉞以爲雷周所構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

陽基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
諸不靖者尙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
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防亂公
揭本末

丙戌八月阮大鍼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逼騶衛
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戟聲鏗鉤浴鐵如百萬怒
雷大鍼馬上嘯喏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
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二人綠
袍者一人綠袍爲介公紅爲仲馭李侯云

附記

阮司馬大鍼之先世督部公諱鶚者予高祖方山公
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鍼之叔自

峯尤奧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
赴南掌院任晤間談及大鉞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
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
若大鉞此曲乃思自湧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遷
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爲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
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爲平
甲戌春大鉞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欲獻手
抱予兒繼貞稱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風游趙
忠毅廡下抑丁艱在魏閣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
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卽牽畱張筵出童子演春謎

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搆致罹黑
冤十錯認取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益耳予乘醉
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
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
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爲國家起見勿生仇恨
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兩都大變大鉞托彭天錫相謝
因相招阮鬚已鱗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編
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
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鬚但爲語鬚前此
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疆此時何時而猶

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益服數君先見
而予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予無着本懷覺一切原
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
不能帖息効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
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

衲米坊記

按以上皆見山陽錄後衲米者薛宗也

十子篇

同上

吳貢士應箕

次尾翫體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槩祖鞭劉
嘯虬髯颯颯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魯仲連欲烹醢梁

王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大辭舌不平氣亦以是不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之志也

贊曰郢人運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湖海樓文集 陳其年著

里中要人某者謂周故相方貴幸倨見里中諸父老顧獨時時嚴憚先府君嘗以好語召府君曰公子如出吾門者吾能尊顯之客以語府君府君卒不往居恒負大畧一時江表諸先生比之東京厨顧府君與諸先生者亦深相結也戊寅而畱都防亂公揭之事起公揭者蓋為懷甯阮大鍼發

也懷甯魏奄乾兒思宗皇帝鑄之九鼎比于魑魅罔兩然
猶橫踞南都以酣歌聲伎奔走四方無識之士輦金十萬
至闕下朝中多陰爲羽翼者勢且叵測貴池吳先生次尾
時讀書予家與府君扼腕此事會無錫顧子方先生來三
人者雅相善也意又相合吳先生隨于燈下草一揭顧先
生首倡府君次之蓋揭中雖徧列當世清流然主之者實
止秋浦梁溪陽羨三君揭未布或泄之懷甯懷甯愧且恨
恨乃刺骨無何而竄迹荆溪要人幕中二憾往矣酒闌歌
歇襟解纓絕醉二參懷甯輒絮語陳貞慧何人何狀必欲
殺某何怨閉門泣目盡腫是役也雖僅僅太學舉幡乎然

義聲一呼枉正立決使天下後世知春秋之義不陷于亂
賊之誅府君此舉實爲首功云明年爲己卯府君射策陪
京寓溧陽宋憲副園中當是時金沙周鹿溪先生方以讀
禮家居宛陵沈耕岩先生以諸生辟召首掇擊揚相奪情
歸卧敬亭不起秋浦吳先生則主持清議于南中一時名
德如芑山張爾公吳門錢吉士龍眠方密之歸德侯朝宗
如臯肩辟疆嘉善魏子一諸先生無不雲集石城府君顧
盼其間自大司馬范公司業周公以下皆虛左引重之每
當車騎闕集冠蓋絡繹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仰天耳
熱復與諸先生戟手罵懷甯不止灌夫之禍始于膝席矣

壬午之秋復應省試不第屬朝中正人黃石齋道周范質
公景文成寶慈勇相繼竄逐府君屢變服走送江上日涕
泣里中要人且再起事殆未可知屬有天幸要人起卒敗
然天下大事已去勢且爲之奈何至甲申而遂有三月十
九日之難主事公小臣死之謂處士之兄貞達也府君益日涕泣方
圖與雲間金沙諸先生共襄劉琨祖逖之舉而懷甯驟用
事矣宏光甫立府君則走之南中蒲伏闕下爲少保公請
卹上書得允旣以恤典久居南中而阮懷甯者方費用事
夙又恨府君次骨蓋先是已捕鹿溪先生繫之請室矣先
生者亦以防亂揭故爲懷甯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則席藁

銀臺門前夜則橐餽從先生請室中或且爲府君危之府君奮髯抵几曰男兒死則死耳何畏邪卒詣獄自若九月十四日下春卒有白靴校衛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秋浦吳先生名吳先生先一日亾去而劉儵者故思宗皇帝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與鎮撫馮大畧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鑑也馮獲書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事亦爲府君馳詣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以書致鎮撫獄稍稍解府君歸里又一年鹿溪先生卒賜死獄中 大兵旋下江南亦亾嗚呼小人之於人國也甚矣哉府君歸遂鑿坏不出坐卧

村中一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樓之上度十三經
廿一史各一部餘則襍列樓山堂集壯悔堂集陳黃門遺
詩吳梅村樂府朝夕吟誦寒暑不輟以爲常

定生府君行畧

按防亂公揭予撰先生年譜据本集及南雷文約證此
揭爲先生戊寅在梁溪陽羨時所作以訂冒氏乙亥之
誤今檢定生所撰山陽錄及檢討撰其父行畧則先生
實此揭之主草者與子方定生三人共之故其所敘年
月與全氏南雷神道碑合惟先生以戊寅七月主子方
家定生自荆溪過從示沈眉生疏稟乃起草檄之議若
八月先生至荆溪主定生家值子方有約未至而檢討

以爲讀書其家則八月事檢先生詩文集確係作於子
方家與定生共成之則謝山系之戊寅七月者尤得其
實至甲申鉤黨之獄據錄中謂先生與馮錦衣有舊使
梅惠連示意得免則與先生祭仲馭文及朝發之弟三
首如合符節也

文杏齋者先大人讀書之室先大父少保公所構也齋之
上大人讀書其間一日呼崧而命之曰爾小子亦知斯齋
之所自乎自爾祖少保公之構此齋也三十年矣自爾祖
之棄世而爾父之險阻艱難以處此也又二十餘年矣念
平昔踪跡所之燕趙吳越之間名山勝境歷歷在吾目焉

然自甲申乙酉以來予不復出矣念疇昔交游如貴池吳次尾金沙周仲馭宣城沈眉生梅朗三雪苑侯朝宗吳門錢吉士雲間李舒章曾盤桓磅礴于此齋者今其人或在或亾又不可復見矣齋之中吾畱名山記一焉庶幾不復出者可以當卧游也又齋之中度綱目一焉庶幾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古人如見吾友也齋之中又襍皮樓山堂集壯悔堂稿雲間陳黃門詩婁東吳太史樂府焉皆吾友也吾又雅善是也小子誌之

文杏齋記

貴池吳孟堅撰讀史漫衡一卷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才年

十四耳記一日者予以制舉執呈先生題爲葉公語孔子
及太師鞏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
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徧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
鄒臣虎先生于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師
見予晉人假道于虞以伐虢文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
智也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予作霍光論責光
以不早選保傅補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決于田延年
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精熟于史其教維崧也亦必令其精熟于史今
先生沒二十年矣愧予將老而無成篋中僅僅保守樓山

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
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旣傷予之老而無成又傷
予縱且暮不死有所纂述卒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
節共相揚扝也已嗟乎予以是不得不泣然于予師之旣
沒也

吳于班讀史漫衡序

先是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吳先生意氣雄
偉倜儻非常所箸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識成一家言有極
筆之歎矣

錢礎日史論序

維崧性者典籍卽至叢言脗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
諾臯者流非算博士卽鬼董狐耳旣骯髒不足道間有裨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則又腕力孱弱文采
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嚮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
不觚續錄議論絕有根据近則汪鈍翁戶部說鈴敘述不
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惟此二種今又得牧
仲是編相鼎足矣

筠廊偶筆序

聞先生有國朝古文之選誠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
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爲經術曷茂搜葺
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
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與張芑山先生書

擬古樂府當日貴池吳次尾師謂予不宜多作近則梁園

侯朝宗亦以沿習爲譏然僕以爲才情之士不妨模範用

見倩盼耳

與宋尙木
論詩書

湖海樓詩集 同上

夫子驍騰甚當時命世雄弃繯陳漢疏擊缶和秦風捫虱
才難售游龍術未工嶙峋一坏土落日大江東

當代論兵會何人可擅場劉琨歸朔北孫策入丹陽一諾

輕車騎千言破混茫靈旗如彷彿毅魄想飛揚

讀貴池先
生樓山堂

集二
首

東都壇墀立名字西園邸閣紛袿襜懷甯乳贊老逾怒矯
尾直拂鍾山巖我師秋浦魁壘士便樹頤頰張鬚髯一呼

貴

三

祖禡暴猛獸筆陣霍若霜鋒銛甬東陽羨迭相和摩旌掉
執交無嫌么麼得志逞報復一網盡矣心所甘王師南下
明社屋人頭畜鳴盡夷殲四十年來市朝換曜靈急景奔
驚帆崇文門外黨碑倒沙石磨治落文嵌平生先子膠漆
友半作黃葉經秋芟晨星落落只翁在開元軼事餘誰詣
先朝鉤黨有本末冰玉珞譽秋陽暹今人往往咎過激毋
乃醜正叢譏譚寄黃梨洲先生
求爲先人志墓
白門城上夜啼烏有客單衣泣路隅舊事逢君心惻愴故
人憐我立斯須下彬啟在誰修墓李燮家亾但賣珠試向
平陵松柏望當年賓客尙存無贈吳
子班

冒氏同人集

南門舟中同辟疆定生密之朝宗作

吳應箕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為迎未能忘得失而苦學逢迎悅性
無非水忘機敢避名依然城郭近徒羨濯纓清

寶應真吾友輕航許乞居何殊割邸宅況載入關書我不

為公度人誰賦印須城居空擾攘野泊竟何如

此詩共四首同題共

後二首已見樓山集中不復錄

按此詩為先生己卯六月南都之作詳年誌中諸子據
先生自注尚有子方此佚先生避客城南舟中之詩惟
此二首集中已佚其寶應真吾友一首見留都錄先生

之孫銘道注中題爲湯薦元假舟城南證之詩詞湯卽
寶應人也惟第五六句云我有乘桴與人誰作楫須與
同人集小異蓋先生後改也

丙寅孟堅至如臯謁呈五言律三首和韻 目 襄

紀事三千字包羅數十秋

壬戌春子班徒步入都爲尊人
求以忠義表章付史館竟崇浩

薄歸過予謁請追述往事者三日予爲作樓山
紀事本末字溢三千人有百餘盡當年節義 余惟稱後

死公等遂長留冥漠應含笑黃泉莫寄愁況逢無忌日鐵

匣不須投

按和作三首今錄其第二首證樓山序正作于是年也

漳浦文集

黃忠烈公著

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
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
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
之倫甯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
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
與鄧太宰
元嶽書
按此書則朱盛濃之非其人可知而謂先生肯奉之乎
故年謔斷以爲野史之誣

南雷文約

黃宗羲
梨洲著

方阮大鍼之在南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
下有事行其裨闔耕岩劾楊嗣昌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

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
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鉞恨甚以爲主之者周鹿溪
也及天鉞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
耕岩爲首予亦預焉且聞溧陽亾命投止耕岩矯詔將下
溧陽遂北耕岩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亾而事解沈

岩墓志

崇禎間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
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
巢潭浦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我不如援
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

而故相原前曜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
苟使大鍼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揚焰置酒
高會南中之士入其半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
許也遊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仲馭持
論不下此仲馭親爲言會眉生保薦入都劾揚武陵竝
及大鍼大鍼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
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啟忠
臣之家故予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鍼杜門
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以吳中事沮
之則請起廢籍馬士英以爲化身故相許之去崇禎己卯

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暑揭中人也
邕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苑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
冒辟疆及予數人無日不連袂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
鉞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瘳無不噬也遂
按揭中姓名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而予與
先生爲校尉縛致鎮撫獄事雖解已瀕死矣若是乎宏光
南渡止結得南都防亂揭一案也今日聞先生事者徵之
于予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與

陳定生墓志

仁菴爲黃寓庸虞德園外孫館甥更廣之爲讀書社如江
道闡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季直叔

夏巖子衿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
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班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
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
則劉墨仙仁菴各取其長以弦韋爲幽贊非一關於聲氣
者比也

張仁菴墓志

按南雷二志證之先生集中及檢討所撰處士行畧奄
然如合符復析者也周宜興之起在崇禎辛巳而三吳
君子之謀起宜興則在丙子丁丑間蓋烏程任首輔時
也證之吳梅村復社紀事謀起故相之議發自張天如
而吳中人爭埒之宜興懷甯一鼻孔出氣又證以先生

之書則此揭之出吳中人從而矛盾者亦卽謀起故相
之一輩人證之山陽錄楊維斗其一也至于揭事之復
獨先生與子方定生三人倡之乃以書致仲馭而大鉞
之必欲甘心于仲馭者則以求援之書不應而焚之故
疑其爲首唱耳若朝宗同在會中咀嚼大鉞正謝絕王
將軍之前後事大鉞以其與社中人初定交不爲援手
從而下石故其恨此二人反甚于先生及定生也觀其
聞左兵之下先殺仲馭惟恐失之朝宗遁後復以乙酉
捕及定生家覓本而定生反以王相練司馬之緩頰而
出此可見也

鮎埼亭集

全祖望著

當崇禎間中官復用事于是逆黨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鍼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觀望南中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爲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鍼恨之次骨時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

之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
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杲竝逮
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亾命梨洲先生
神道碑文
按周相入閣及起馬士英皆在出揭之後蓋因援大鉞
而終言之南雷言漳浦入獄亦後事也

明詩綜朱竹垞編

美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于難有樓山堂前

後集

張爾公云樓山人文似陳龍川詩
旨類屈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

靜志居詩話同上

先生羅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亾順逆之迹當

崇禎中預料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閩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袁宏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按詩話選入先生練鄉勇一首何以一首蘇州行一首詩綜又增入歡聞曲一首悼吳門文相國一首耕田苦一首俱見集中

明之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等是日應社當其始取友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伯宗城吳次尾應箕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等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肇起復社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一時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

孫信孟樸詩話

按此與伯宗所撰先生本傳合

北若爲尙書善長之孫英年樂于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

日勾隊末有演此者

姚幹北
苦詩話

按此與先生國門廣業社序文合据序則丙子也看懷甯燕子箋冒序人之壬午實則丙子以來每社會多聽阮曲所謂嬉笑怒罵也

崇禎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請逐奄黨阮大鍼子方實居其首有云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大鍼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讐在必報矣

顧杲子
方詩話

按此敘公揭于戊寅與南雷及檢討所撰行畧合此殘明一大案而揭文已佚蓋南渡後被懷甯搜毀殆盡也

沈宣城之劾大鉞僅存二語于南雷文約中復社之具

公揭為先生屬草獨此數語存于秀水詩話中

復社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時烏程有

子求入社扶九堅持不可于是乎有徐懷丹之檄陸文聲

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又繼以王實鼎之飛章而復社

禍機既發扶九亦日在憂患中遺書散佚殆盡有子南齡

予女婿也僅存復社同人姓氏一冊出自扶九手書爰錄

其副按籍以求諸先生之詩蓋千百之什一爾

吳飴扶九詩話

伯宗次尾足稱貴池二妙才氣亦相敵也

劉伯宗詩話

按竹翁所采明季之詩大都得之復社故其詩話所敘

注...至許且核蓋詩史也先生狎主會盟故其所
論左右遇之今錄數則以見一斑

吳梅村集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
相遇于南中列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
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
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爲之屈撓有院人者故奄黨
也流寓南中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
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鷄鳴埭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

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一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璫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邪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于是大恨刺骨思有以報之矣

目先生
雙壽序

按冒序樓山事言看懷甯燕子箋于劉魚仲河房乃壬午解試之役梅村所述則己卯也證之南雷撰定生墓志言崇禎己卯先生與定生舉國門廣業之社時則有酒酣耳熱咀嚼大鉞之事檢討自撰其先府君行畧言己卯射策陪都先生獨持清議于南中時則有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酒酣耳熱戟手大罵之事是則己卯

壬午兩次之看傳竒罵懷甯先生俱在坐也至此序中
言置酒鷄鳴埭下即爲孔氏桃花扇偵戲一劇之藍本
予謂大鍼之移居金陵在乙亥丙子間而社中人自丙
子以來徵伶非止一次則罵阮亦非止一次惟傳竒以
此繫之癸未三月則不似耳辨見年誥中

耻躬堂詩鈔 彭躬菴箸

庚辰黨禍起輒欲死李膺 黃公道周自江西藩幕 淮陽湖

歸舟獨與太學全 涂名仲吉南國學生同送至淮返 氣矜吳與馮顧我特

開肩 吳名應箕馮名京第俱于南京開關選書

按黃忠烈公被逮在庚辰其自江西北上在是年之六

意旨 卷

月彭涂二公送至淮返當在秋間證之先生集中庚辰
 五月葺小園避暑作園居賦八月寄周仲馭詩言黃解
 葉三公被逮及廷杖事是先生自五月歸遂居山中是
 年在郡邸度歲集中詩文皆可證也所謂閉關選書者
 乃先生辛巳移居金陵之時集中有馮躋仲京第招飲
 戶部園正在移家之後躬菴謀救漳浦復有次年之行
 故先生及馮公有開局之事此詩因送漳浦歸牽連記
 之否則老年追憶偶誤一年也

已疑誤
 記也

下詩有明年適京口傳
 以檻車徵之語正指辛

死者亦多門志士骨縱橫

自記解者斷首死

○注云吳名

應箕貴池生員起義被執解歸南京不肯見敵求解者所

首

山中感逝
五言長古

按先生不肯至南京求解者斷首躬菴先生或別有所
聞野史俱不及也然亦可見其求死之決無苟免之心
躬菴此記雖竝存可也

寒崖近稿

陳士業
宏緒箸

貴池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
炬酒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
來日同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亾公益孤無
所向

徵君伯宗劉
公墓志銘

應

三

按徐巨源榆溪集有劉徵君傳記先生與伯宗哭野事
大畧相同今不複錄

當南都再陷時蘇州文學顧所受儒服哭文廟投泮水死
常熟項志甯含山張秉純絕粒死貫池吳應箕宣城麻三
衡桐城孫臨常州吳福之舉義不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

者太沖為吾邑人故知其死為尤詳

揚文學
太沖傳

予曩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璿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
江上獨伯宗似續得與父及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蹠相
慰勞如其先人疇昔

黃俞邵居秣陵問業于予友高座道人復取江上州郡詩

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
按其姓字予雖不能盡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

戚黨

以上竝建初諸子詩序

鴻楠續集 同上

予友劉伯宗嗜古耽竒負盛名于海內而尤深于經學曩
與吳次尾有皇明易選之梓

劉伯宗易選序

江城名蹟記 同上

江城西門外有司馬熊良孺先生

明遇

見予友吳次尾應箕文

序問此何人頡挫酷類子長而議論骯髒當是鬚眉男子
予為言次尾生平甚悉今次尾一死已不愧文陸先生亦

遺事

卷

自間關蓬轉埋骨首陽久矣悲夫

堯峯文鈔

汪琬著

君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鎮
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
往復上下其議論時謀數大鉞罪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
屬草而君與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鉞恨
之次骨禍自此始矣宏光卽位大鉞用事將盡殺黨人君
與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鉞
訶知之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
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傳致禮部于死

陳處士
墓表

青門旅稿 邵衡著

侯魏合傳

良齋倦稿 尤侗著

陳檢討傳

按二家論鉤黨之獄大畧與定生墓志墓表同今不復錄

壺山集

臨川陳興霸孝威著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尙貴爭及其衰也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俊厨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

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竒者聞詭而警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爲治而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益文字之矛盾釀世宙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吳次尾書

呂子粹語

吳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尙
有何書前此作者尙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返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于一
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
月盛

謁次尾師墓用泥濇韻

貴池李愨

綱常自今古敢慨汗流青老死非吾志捐生報國心結蒲
思象似掛劍欲龍吟何但神洲恨淒然淚一亭

理樓山遺書有感二首

當時坐擁百城尊千萬今無一二存筆絕麟書悲魯壁棟

充牛汗總秦燔憂深不復燃藜照歲暮徒資爆竹喧簡斷
編殘餘蝨在整齊什襲授兒孫

竒法何如正與葩青箱聳鵠浩無涯籀書買粟新良賈斗
米稱兵舊世家脫史雖傳猶放廢龍門欲擬定紛拏祇今

游夏無詞贊塵土飄零鄴架牙

自注先生欲修宋史屬與父與予兄弟及其家諸子

代草故篇
中云爾

按貴池李行季達敬中愨兄弟皆受業於先生此詩采
入程皇士輯啟禎兩朝遺詩中李達先先生卒有詩序
見樓山文集皇士號濟士見冒氏樓山序

吳麻沈合傳

明三峯萬應陸著涇川叢書刻有三卷傳稿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倜儻非常之士居不必似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固有可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疑臨大節則不奪馳逐紛華靡麗之場而寄情原澹汎濫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藐富貴輕生死振天綱立人極不學堯舜顧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居今之世一見諸貴池之吳吳次尾名應箕邑諸生也幼甚貧嘗依人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顧其資穎敏絕或詫異之亦

不驚蓋其自視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社起
其在貴池予推劉伯宗城伯宗因薦次尾逡巡次尾稱名
下士矣次尾美髭髯顧盼煒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
交于金沙婁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屬筆甚敏
坊客厚貲購其書輒獲大利或好獎借人太邱道廣然餽
遺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大都會矣予嘗寓
意箴之不予答跡其所行亦未屑改也亡何甲申之變劉
伯宗繩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殆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
食肉如恒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崎嶇致
死卿當不如我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旅自効時多

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薙髮降臨刑鬚磔目怒亟叱刊
速布席于地毋汗吾鬚遂坐席受刃死

吳先生年譜

貴池二妙集第一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

先生名應箕字風之更字次尾明南直隸貴池縣人曾大父椿林曾大母陳氏大父國珍亦名琇字藍田以文學名於時大母李氏陳氏父思周字玉由布衣任俠傾產從諸賢豪長者遊日購書以遺子孫宗族貧而文者捐橐贍之不能嫁娶者賑給之見袁州張芑山自烈吳氏譜序母李氏唐氏兄應斗應秋應參弟應閏先生未冠孤事太夫人最久詳夫人姓李氏為同邑李首川先生之女李男蛾時之姑集中有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蓋先生之師也先生舉崇禎十五年副榜明唐王授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兵敗不屈死年五十有二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生一歲

是年九月十一日先生生於貴池縣與孝鄉高田里

案劉徵君城撰先生本傳不詳生卒年月今從其家譜

得之先生正命之日他處未見紀載若其生朝則樓山

堂集第二十卷禿筆賦自序云余春秋三十族子諸文

學觴之既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攄文顧視其豪則已

禿矣感為之賦遇注遇為先生之族子見集中是年為天啟癸亥以

此上推則先生實生於萬曆甲午也又二十五卷九月

十一日生辰七律首二句云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初

度感風塵又先生誕生月日之確證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十六歲

始應童子試於句容不售歸是時提學未分上下江應臺試於句容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八歲

丁太公憂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歲

應臺試補博士弟子員是年上江分設
提學考於池州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二歲

始至南京赴南都試未入場而歸

時事 挺擊案起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二十四歲

時事 黨人借京察黜王之案東林門戶之禍始此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五歲

至南京應試不第

案留都見聞錄言是科以主考失期初九日始入闈又

自言戊午至己卯歷場屋者凡八次此為先生應試南

少一

三

都之始作南都應試記一冊神宗崩在後年萬厯科場止此故集中己卯述歸賦云惟神皇之季厯兮余奉檄而觀棘又云遽一試而輒靡兮蹇余放乎中流又云次家舍而交承慰藉兮父老告余以盛年皆指是年初試事也臘月彙集讀書止觀錄自撰小引

時事

大清兵克撫順 加天下田賦

萬厯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二十七歲

時事

紅丸移宮案起 神宗崩光宗嗣位詔以明年為泰

昌元年踰月光宗崩熹宗嗣位詔自八月以後稱泰昌元

年案集中弔忠賦云鼎湖再泣皇
冲深拱蓋熹宗時方十六歲也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八歲

再試南都不第是科主試者為黃立極黃儒炳

時事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 魏進忠矯詔殺王安

詩文按先生存詩始於辛酉按年編目故未錄入僅錄文之可考歲月者

案集中己卯述歸賦云余志適而遭下兮奄再試焉猶不振又七言古吁嗟行云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學劍空踟躕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皆指是年報罷事也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九歲

時事大清兵克廣寧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三十歲

九月十一日先生三十初度族子諸文學觴之先生因著秃筆賦

時事魏忠賢提督東廠

詩文賣榴說 秃筆賦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一歲

七月至南京三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者李標姜逢元

時事魏忠賢專政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劾忠賢二十四

大罪旋削籍黨禍始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燦

案是年春吏科給事中缺阮大鍼次當遷高邑謀於應

山梁谿卒轉魏大中大鍼憤甚乃附忠賢與閹黨為死

友東林諸君子絕大鍼自此始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二歲

時事封疆獄起逮楊漣等下獄死熊廷弼亦棄市 榜東

林黨人姓名於天下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三十三歲

秋冬遊中州訪王乾純先生於汝寧遂留署中度歲

時事作三朝要典 逮周順昌等六人下獄死高攀龍自

沈於池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三十四歲

歸自汝寧秋至南京四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者陳其慶張士範

時事 熹宗崩莊烈帝嗣位 魏忠賢伏誅

詩文 真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張受先大令采始倡復社之

會於吳中江以上則先生及劉伯宗徵君城江以下則楊

維斗解元廷樞夏彝仲考功允彝陳卧子黃門子龍皆預

焉一時目為小東林

時事 毀三朝要典 卹贈死璫禍諸臣 陝西流賊大起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著兩朝剝復錄至南北二京察止

時事 大清兵入洪山口克遵化薄京師遼督袁崇煥率

寧錦兵入衛未幾詔下獄 定逆案 罷錢龍錫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秋至南京大會復社名士又與同里劉伯宗舉國門廣業

之社五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為姜曰廣陳演

時事 大清兵東歸 增田賦 殺袁崇煥逮錢龍錫下

獄遣戍

詩文 李行李詩序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遊吳越有詩曰前東遊草

詩文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上郡守孫公論

考童生薦名書 小試單騎詣虜論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禮部主事周鏞疏論不當專任閑官削籍歸先生聞而壯之遂訂心交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夏至南京再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為楊龍友文舉方

密之以智秋謁陳少保于處與陳定生公子貞慧冒辟疆

公子襄訂交六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為丁進蔣德璟

冬丁太夫人憂

詩文上嘉善錢相公書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一歲

夏再遊吳越有詩曰後東遊草新建蘇垣為之序為書林

刪選房牘數月始歸

時事流賊自陝西分犯江南江北湖廣

詩文 崇禎甲戌房牘序 歷朝科牘序 復楊維節國博
以任書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二歲

家居自癸酉葺園於舊宅萬山中至是始成自題曰暫園
流寇至江北池州戒嚴致書當事論防守事宜 是年長
子孟堅生妾陳氏出陳氏南京人

時事 流賊陷鳳陽廬江巢縣無為州圍攻安慶桐城

詩文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兩書 復王乾純先生書

暫園記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四十三歲

春服闋夏至南京主舉國門廣業之社主者之嘉興姚北
若滌訪周仲馭於茅山不值晤張受先秋與冒辟疆陳定
生顧子方果大會閩難死事之諸孤十三人於桃葉寓館

惟應山楊公子未至時懷寧阮大鍼因避寇來寓居遂起
留都防亂之議七試南都不第是科主試者為李建泰王
錫袞擬進策凡十事又草兵事策時務策周仲馭為之序
同里劉伯宗舉賢良伯宗上書當道舉先生自代力辭不
許是年次子稚圭生李夫人所生也

時事

大清兵入昌平喜峰口八月東歸 盧象昇敗流

賊於滁州

詩

擬進策十篇 兵事策十篇 時務策七篇 令文

士試騎射對

上鄭太宰玄嶽先生書 與顏徵士書

國門廣業序

詩經程墨文辨序 書木末亭酒閒話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四歲

夏三遊吳越自新安抵杭州遂溯湖州嘉興至蘇州之虎

邱凡數月歸有詩曰丙丁集劉伯宗為之序

時事 流賊犯安慶

詩文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丁丑房牘序 杭州書某孝

廉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歲

夏六月東遊梁谿主顧子方家凡兩月遊錫山謁道南祠
與子方合刻梁谿倡和集周鏞為之序時陳定生亦至示
以沈眉生劾楊嗣昌奪情疏遂及大鉞於是先生與子方
成留都防亂揭八月至宜興主陳定生家約遊南岳以十
五日往看月四日歸有南岳看月記留一月溯毘陵華陽
歸里

時事 大清兵入牆子嶺下畿輔城四十八宣大總督盧

象昇戰歿

詩文 與田令公論鄉中糶穀事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與孫碩膚職方書 與徐虞求通政石麟書 與金天樞

侍御光宸書 道南集序 梁谿唱和集序 南岳看月

記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刊播留都防亂揭先生應科試於池郡安慶就試者

方密之等同至郡中先生與羅季先劉德輿集而觴之有

池陽郡邸分韻集之刻先生自為序按夏燮遺事云與劉

合而梓之伯宗於戊寅八月入都應薦辟試在真如寺度

歲明春四月出都無日己卯正月在家之理蓋因先生有

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一語誤夏六月到南京與歸德侯

以為伯宗而不知為德輿也公子朝宗方域訂交時四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先生

與陳定生凡揭中之一百四十餘人大半入會中周仲馭

亦至焉於是留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大鉞欲求解於侯

公子不得遂與社中為仇秋八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

者為張維機揚觀光陳定生之子其年維崧來受業冬汎舟而歸著東林本末成定樓山堂初稟周仲馭張芑山自烈為之序又有詩曰己卯集陳子龍為之序

時事 大清兵下山東十有六城旋由青山口東歸 楊

嗣昌督師討流賊

詩文 上金楚畹督學書 復顧子方書 答陳定生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四書大全辨序 池陽郡

邸分韻序 述歸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七歲

夏遊南京歸在暫園避暑作園居賦冬至郡邸度歲著熹

朝忠節死臣傳成自序

時事 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詩文 園居賦 木山蜂房賦 憫亂賦 旅中除夕賦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八歲

與劉伯宗謀移家夏至南京又旋貴池留當塗度歲

時事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

王翊銘 楊嗣昌自殺

詩文 老娼賦 雪竹賦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歲

春自當塗至南京夏社中人先後並集時漳浦黃幼平詹

事道周 譚戊過南京寓石城橋先生謁之過從半月六月

至丹陽送周仲馭北上凡十日而返九應南都試中副榜

是科主試者為何瑞徵朱統錡副榜得人最盛冬歸貴池

留里中度歲

時事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張獻忠陷

廬州連陷舒城廬江含山巢無為六安南都大震起馬士

英總督盧鳳軍務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五十歲

春自貴池至南京時左良玉兵東下南都震恐熊大司馬

明遇請侯公子朝宗馳書止之而阮大鍼揚言謂侯實召

左兵侯即去適李孟閻尚書邦華內召過九江檄告良玉

止其東下並檄九江補缺餉十餘萬良玉兵遂旋楚先生

仍留南京度歲

時事夏 大清兵出口 張獻忠陷武昌 李自成破潼

關遂陷西安

詩文與袁臨侯開府書 劉伯宗癸未詩序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為明崇禎十七年二月真定守臣降李自成先生移

家歸貴池居山中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明帝殉社稷

五月初三日始聞變與劉伯宗哭於野福王即位於南京
 改元弘光鳳督馬士英以定策功入閣薦起廢籍阮大鍼
 六月定北都從逆諸臣罪案周鍾預焉大鍼追憾揭事將
 按揭中姓名盡殺之八月逮故禮部郎中周鏞下獄先生
 時在山中聞之亟走南京與陳公子定生謀救之留一月
 獄日急傳言大鍼且將甘心於先生及定生先生方視仲
 馭獄中大鍼遣緹騎捕先生先生跳身出走而定生已為
 緹緝縛致鎮撫司獄先生又會侯公子朝宗於燕子磯謀
 救仲馭及定生侯歸揚州先生亦溯江歸貴池仍居山中
 後

詩文

答客問五篇

公討從賊逆臣檄

書筵弟篆刻圖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為明弘光元年先生致書袁臨侯

續成

劉東平

澤清

為仲馭解四月左良玉率兵東下以討馬阮為名馬阮謂
 周雷實召之遂誅從逆諸臣周鍾等周鏞雷演祚賜死獄
 中良玉兵至板子磯為黃得功所破良玉死其子夢庚舉
 軍降於我 大清五月 大清克揚州史閣部可法死之
 渡江南京降弘光帝出走南都亡先生時在山中為文三
 祭仲馭而哭之閏六月金正希御史聲起兵於績谿先生
 亦起兵池州以應之時公奉唐王紹武正朔承制授先生
 池州推官監紀軍事秋攻郡城不克退駐泥灣以計復建
 德東流等縣九月金公敗於績谿執至南京不屈死十月
 大兵攻泥灣兵潰走山中遂被執行至距郡十餘里之石灰
 沖賦絕命詞弗去巾幘從容就刑時十月十七日也持其
 首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受刑處血跡雖經風雨不去
 夫人李氏殉焉二子長孟堅年十一歲次稚圭十歲為劉

伯宗所匿而免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

按先生家譜孟堅崇禎乙亥生推主丙子生先生正命時孟堅年十一歲推主年十歲與劉伯宗先生作傳稱次尾死時孟堅十一歲推主十歲正合孟堅於康熙壬辰序復社姓氏書時年七十有八更可確證也

詩文

漢光武中興論二

晉元帝中興論

唐肅宗中興

論二

宋高宗中興論

祭周仲馭文三篇

先生夫人李氏妾陳氏二子孟堅稚圭孟堅陳氏出稚圭李氏生孫六人本忠銘孝銘節銘義銘道銘德

貴池高田吳氏世表

椿林

國珍名

思周號

應箕原字

孟堅字

本忠伯字

永準冠字

瑋號藍田以文

由袁州張苞山

風之改字次尾

班號小山諸主

丹諸生

公

學名於時

自烈序

崇禎十年

尚任使

大郡

永謙自

少一吳集首世表

重

諸賢豪
長者遊
日購書
遺後裔
宗族貧
而文者
捐不能
之不能
嫁娶者
輒張給
之

配李孺
人妾陳
氏李孺
人同孺
節焉殉

銘義字
上諸生

永寬字
弘

永重字
公諸生

永振字
走嗣

永強字
臣矯

永畏字
抑衷

永澤字
存風

永嘉字
爾

吳集首世表

剛

言

績

永禮
受 字 太

永劼
士 字 力

永亮
顧 字 諸 隆 生

銘道
古 字 號 復 古 雪 山 民

永威
羽 字 諸 鳳 生

銘德
新 字 明 永勇
軍 字 冠

永年
秋 字 千

吳集首世表

韓 稚圭 又字

銘孝 仲字
進諸生

一 永定 行

永讓

公 永直 質字

永慎

筮 永鼎 定字

公 永範 洪字



張忠敏公遺集卷十

年譜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是年四月廿八日亥時公生太夫人虞氏生公時夢
旗幟環繞隣見公家有火光起先是族人夢上祖謂
曰必大吾門待有張國維者生故族生而穎者必以
公名名然名之輒死至公得是名不死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公七歲與兄國縉從陳可鑑學授讀孝經既而請讀忠經陳愕然曰孝有經忠無經移孝可作忠也出語人曰張氏有子矣

萬曆三十年壬寅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是年二月初十日王父贈太傅公枚卒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公十歲隨父贈太傅公希武謁始祖忠愍公像於吳甯臺繼謁八世祖冲素公像於西嶺祠太傅公曰汝後日出則蓋忠退則樂道當如二祖之所爲公應曰維必不敢負祖宗太夫人讀鳴鳳記慨然太息公侍側曰維若爲椒山夫人亦許之否太夫人色喜曰汝爲忠臣始無愧吾兒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公十二歲太傅公命公作百忍堂楹語公秉筆直書云祖有八行昭星日宜野宜朝垂紳繹思先德堂傳

忠節公集 卷之六十一
百忍紹箕裘是圖是究衍支永篤同居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是年與兄國縉讀書水竹庵太傅公自課之每日委
形宇內交天下第一流人讀天下第一等書做天下
第一件事方是奇男子嘗挈公登崑山爲歌始祖忠
愍公殉難石刻詞云臺有柏臺有柏經霜傲雪何烈
烈歲寒然後知忠節兩崑青青垂淚碣池有荷池有
荷亭亭翠蓋凌清波公不見兮可奈何留取芳名浸
汨羅顧謂公曰小子其識之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是年國縉入邑庠而公不售益淬厲攻苦公讀書於家如生時常有火光發家人入視但見巨鬼注其背自是其伯始加禮之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是年從吳其震讀書嶼里李氏有奇公之爲人者曰此不多得人惜我無一女字之勸厥兄婚以姪不欲曰烏有如此聳而長碌碌者乎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萬曆四十年壬子

是年正月初七日國縉卒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是年讀書西七里古昭德寺有術士席寺之山門相
公當大富貴同門生俱譁然失笑曰歸農圖有若名
術士曰不然但十年我言驗矣張故爲寺舊檀那公
貧甚躬自執爨有時至不能舉火諸沙彌俱易之獨
有智月師者高僧也每覩公月夜出山門有二燈隨
之行曰此必西聖而將現作宰官身者已藉藉謂公
必大張氏門矣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是年娶李氏夫人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是年四月十六日長子世鳳生七月三十日太傅公卒太傅病劇呼公曰祖所謂大張氏門者我意蓋有在惜吾不及覩可衣冠來吾決之公如言以進日觀汝爲人當綽可不朽慎毋忘忠孝二字箴爲誦張元怵登吳甯臺弔古詩而卒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制中輯邱文莊家禮儀節

泰昌元年庚申

是年三月廿三日次子世鵬生

天啟元年辛酉

公二十七歲春入邑庠秋登浙闈鄉榜第七名主試
爲虞山錢謙益謁見卽以國士目之

天啟二年壬戌

是年公登文震孟榜第十二名進士還鄉謁大司馬
許公宏綱旦入刺晚出見迎謂公曰閱時久人言必

躁而公不躁必以爲餒且疲而公不疲夫不躁則能
忍事不疲則能任事公但往異日當爲天下福

天啟三年癸亥

三月謁選至京師寓古剎篝燈披故牘輯古名臣言
行錄爲几上書率午夜不假寐寺僧曰公已達奚攻
苦爲公曰吾豈效經生事咕嗶願安得此暇曷與聖
賢對晤耶貧不能具肩輿敝裘羸馬蹣跚風雪中志
氣怡然一日以制藝謁楊大洪連閱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文驚曰他日爲名諫議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天啟四年甲子

九月選授廣東番禺縣知縣十二月至番禺任適粵東大飢粟騰貴直指使令下弗協民大哄公頌籌荒十二策解諭之乃各自罷去而價平如初

天啟五年乙丑

二月迎虞太夫人至番禺任禺故劇邑向稱難治公至增城郭平盜賊翦豪猾興賢才不踰年有神明父母之頌有沙田數萬畝明初以業貧民奪於豪紳公簡舊籍分授貧弱民甚德之建生祠祀焉

天啟六年丙寅

是時魏闢蠢國流毒海宇刺廣州某魏黨也與公語

楊左事公曰天不過欲不朽楊左耳若視委鬼爲泰
山乎直冰山爾見晚則消矣

天啟七年丁卯

是年三月授階文林郎八月初四日三子世鶚生十
月太夫人自番禺回東陽

崇禎元年戊辰

公年三十三歲以卓異第一擢刑科給事中上劾魏
黨疏四月上進賢退不肖疏慎名器惜人才疏五月
上條陳禦寇十策疏六月授階徵仕郎

崇禎二年己巳

三月轉吏科給事中上時政五事疏培元氣疏勸廉
懲貪疏是時遼警頻仍詔天下勤王上條陳戰守疏

崇禎三年庚午

二月告假省親三月返東陽十月葬兄國縉於雙牌
之原

崇禎四年辛未

三月北上四月至京師陞禮科都給事中冊封岷藩
侍經筵講官上保舉利弊疏

崇禎五年壬申

正月陞太常寺少卿上封疆大壞疏登州既陷議撫

議勦廟廊築舍上時勢五大可惜五大可憂疏遴選
督鎮疏

崇禎六年癸酉

崇禎七年甲戌

公年三十九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四月抵姑
蘇任六月上安慶增兵留餉疏九月上東屬請蠲疏
是年濬松江塘河嘉定上海二縣虬江無錫縣運河

崇禎八年乙亥

正月迎虞太夫人至姑蘇任二月上請會勦疏二月
上請復兵額疏五月覆奏嘉定漕糧疏六月上吳屬

雹災徽屬水旱災疏七月上陳形勢請增兵疏十月
提兵援皖是年脩吳江縣石塘長橋二江橋翁涇橋

崇禎九年丙子

是年次子世鵬入郡庠二月上潛太宿請蠲疏覆請
開浚吳江長橋襍疏四月上請津糧改折疏十月病
上疏請告不允脩松江府淙闕捍海塘疏導吳江縣
長橋七十二襍

崇禎十年丁丑

正月上請兵援皖疏二月再請兵援皖疏三月三請
兵援皖疏四月四請兵援皖疏六月五請兵援皖疏

是時賊陷和州含山定遠遂攻六合援兵不至公提
兵過采石磯燕諸將卽座上作饒歌詩星趨解桐城
圍再解江浦望江圍調兵戍宿松三檄左良玉入山
搜賊不應上薦史可法撫皖疏入月上請六合築城
疏十二月上請豁太平允汰疏再糾鎮守疏請潛太
兵行糧疏是年脩至和塘濬崑山嘉定縣寶山所各
城濠并彭華浜及脩槎浦海岸公年四十二鬚髮一
夕頓白虞太夫人返東陽

崇禎十一年戊寅

正月上嚴禁通番疏二月上請松江府均糧改正疏

三月上請蘇松二郡白糧腳耗蠲免疏四月上請武
進秋糧蠲免疏崇明坍餉懷甯舡餉蠲免疏八月上
應屬旱蝗疏十月上請高涇虛糧永折疏十一月提
兵勦賊建蕪湖關敵樓七座築太湖建平高涇城是
年濬鎮江府漕渠太倉州湖川塘

崇禎十二年己卯

正月上請會剿疏二月上請吳縣崑山漕折蠲免疏
輯吳中水利全書三十卷書成進呈帝覽焉刻徐文
定農政全書六十卷鄭所南心史十六卷六月病上
疏請告不允自甲戌至己卯撫吳六載吳人戴德建

生祠虎邱堤肖像祀之

崇禎十三年庚辰

公年四十五歲正月陞工部右侍郎加兵部右侍郎
總督河道兼提調徐臨津通四鎮漕餉事二月初三
日辭孝陵北上三月初七日抵都初九日陞見十二
日於工部衙門受事欽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十
三日謝恩出京二十六日至德州交印受代上謝恩
疏四月上運河六策疏八月上請增宋康惠祀田疏
十月上請疏引漳河疏籌賑山左疏是年三子世騫
入郡庠世鳳以第一補郡廩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

二月上請改疏魯橋疏二月上請濬汶河疏疏運六策疏九月上請禁旅疏是年冬平李青山諸寇蔭一子世鳳錦衣衛指揮使僉書

崇禎十五年壬午

三月平徐嶧諸寇六月三子世鸚省公濟上卒於途九月病上疏請告不允十月陞兵部尚書初八日抵都召見德政殿上糾督鎮疏十二月上定戰守賞罰格例疏次子世鵬加兵部職方司郎中

崇禎十六年癸未

正月上兵務七畧疏二月上請纓疏四月上請軍前
圖効疏是時

大兵在畿內公檄趙光怵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言者
詆公乃解職告歸八月緹騎逮公過蘇蘇人痛哭生
祭之獄中註心經解一卷金剛經疏芥二卷

崇禎十七年甲申

正月蘇民詣闕乞貸二月初八出獄復故官督理浙
直軍餉上生財七事疏初十日出都甫抵蘇而帝崩
社稷矣南京立擢協理戎政上中興要務疏七月上
請改折金紹南糧疏兵家要務八事疏八月上請飭

濟甯就地設兵就兵設餉疏與馬士英阮大鉞忤告
歸上乞恩例祭葬疏築遂初堂於白雲洞奉太夫人
以居

順治二年乙酉 宏光元年
魯監國

五月南都失公謁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移駐紹興
加太子太傅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七
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上兵權合一疏監國賜公上
方劍以統諸軍世鳳授提督援勦總兵官太子太保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永康伯世鵬授尙寶司少卿
閩中隆武立上唐王疏劾馬士英十大罪疏請諡駘

賓王疏

順治三年丙戌

魯監國

正月上古中興任賢從諫錄二卷於監國五月廿七
方國安劫監國南行師潰公振旅追扈至黃石巖監
國入海泊舟山傳命公相機圖恢復還守東陽六月
廿五日

大兵破義烏抵七里寺慨然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
死而已疏訣監國於海乃具衣冠從容賦絕命詞三
章赴園池死時六月廿六日丑時也年五十二先是
太夫人語公曰兒固當靖節然亦須一別我頃之太



ZW 21101000765558

S
K82-64
17(61)

夫人室坐見公冠帶告太夫人別問何往即不見而
 報者已告公於園池殉節死矣太夫人曰今而後始
 無愧吾兒是夕邑中人共覩星隕地大如斗諸小星
 隨之而隕云長子世鳳被執不屈殉節錢塘次年丁
 亥十月葬於四十三都郭塘之原

年譜一卷家乘僅載其目而書已散佚不可考
 茲從培君公聞見錄所著與曾伯祖脩菴公筆
 記所錄補輯成編附刻集後公生平出處始末
 未詳萬一畧識歲月以資考核云肯

咸豐己未桂月五世從孫振珂謹識